

岳飛故事戲曲說唱集

杜穎陶編



古典文學出版社







岳飛故事戲曲說唱集

杜穎陶編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出版說明

这是关于有名的民族英雄岳飛的戲曲說唱选集，共 14 种(另附錄 2 种)，包括的方面很廣，有山歌、八角鼓、竹琴、子弟書及弋陽腔、秦腔、崑腔等剧本，更重要的是集印了石派書的“風波亭”和明代作家寫的“如是觀”傳奇，这些都是根据罕見的刻本、鈔本校訂而成的，为研究岳飛故事在民間流傳、演变情况的重要資料。

岳飛故事，几百年來膾炙人口，在民間文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現在除了小說“說岳全傳”外，其他作品很难見到，这个集子的出版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为了保存資料的价值，选錄的各篇都不加刪節，各篇所根据的版本均在篇末注出或在篇前作簡單的說明。



岳飛故事戲曲說唱集

杜 穎 陶 編

•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永嘉路 692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字第 001 号

中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書 号 69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0 插頁 2 字數 228,000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7) 1.1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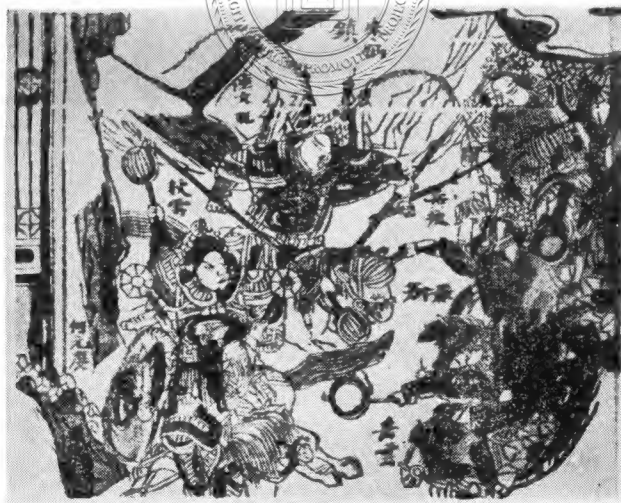
明富春堂刊本岳飛破虜東窗記



明天德堂刊本精忠傳小說



明刊万壑清音之精忠記瘋魔掃奸



苏州桃花塢年画二种

目 錄

精忠傳四季山歌	1
岳飛五更調	3
岳武穆(南詞小引)	4
精忠(八角鼓)	6
竇秋魁傳奇(弋陽腔劇本)	7
画地絕交(竹琴)	57
回府刺字(秦腔劇本)	63
牛头山(崑腔劇本)	66
附 錄	74
1. 十二金錢彈詞(摘錄)	
2. 精忠傳彈詞(摘錄)	
調精忠(子弟書)	120
岳武穆奉詔班師(鼓子曲)	122
風波亭(石派書)	124
罵閻(子弟書)	213
謗閻(快書)	216
如是觀傳奇	219

精忠傳四季山歌

春季里，草青青。
岳爺趕考上東京。
天下舉子奪魁首，
槍挑梁王一命傾。
英雄從此顯英名。

夏季里，庄稼忙。
金兀朮領兵進汴梁，
殺人流血八百里，
皇帝捆來賽豬羊。
大宋江山亂荒荒。

秋季里，雁南飛。
金兀朮陣前雙淚垂。
拐子馬，全不濟；
鐵浮圖，化成了灰。
“岳”字旗唬得他心胆碎。

冬季里，雪花飄。
汗馬功勞無下梢。

一連金牌十二道，
風波亭上泪豪啣。
不是天不保宋朝！

〔据清末旧鈔本校印〕

岳飛五更調

一更一点月升上。岳飛力勇壯，呀呀得而噲，槍挑小梁王，武場奪魁命險傷。岳家庄，兄弟結義，生死不得忘，呀呀得而噲，有難大家當。

二更二点月照山。韓世忠元帥，呀呀得而噲，炮打兩狼關。金兀朮反進中原，逢人斬。陸登盡忠，就此來歸天，呀呀得而噲，忠義有俠胆！

三更三点月光明。打到東京城。呀呀得而噲，二帝徽、欽，帶到番邦受苦刑。來顯聖，泥馬能夠渡子康王身，呀呀得而噲，千古是奇文！

四更四点月漸沉。山東何元慶，呀呀得而噲，力大并猛勇，幫助岳飛去破陣。楊再興，來收伏呀，大戰朱仙鎮。呀呀得而噲，高寵命歸陰。

五更五点月光微。秦檜毒心起，呀呀得而噲，一心害岳飛。風波亭上害忠義，血淋漓，一家門呀，忠孝全節義。呀呀得而噲，千古敬重俚！

〔據石印本最新時調秋集校印〕

岳 武 穆

(南詞小引)

長洲滄浪釣徒馬如飛吉卿甫著

一

束髮從軍武穆公，天生純孝與精忠，
幼年母子伶仃苦，恒產俱無赤骨窮。
慈母背間親刺字，一生忠勇有誰同！
奈何宋室遭離亂，南渡康王狼狽容，
當日幸而宗澤好，一雙眸子識英雄。
劉、岳、韓、張諸大將，岳家父子最威風，
數百余回大小戰，身先士卒建奇功。
金牌十二連連召，無可如何將君命從——
誤國病民奸相計，恐防和議不成功。
夫妻設計東窗下，王氏欺心分外凶，
說道：“擒虎萬難縱虎易，況兼聖意暗相通！”
“莫須有”三字成冤獄，父子可憐性命終！
雖死猶生新廟貌，忠臣浩氣滿蒼穹。
坟前鉄鑄奸臣象，千載游人恨不窮，
萬古罵名羞不已，而今添置石囚籠。可以補入西湖佳話中。

二

北宋江山一旦傾，徽、欽二帝已蒙塵，
養成千古非常禍，國破家亡玉石焚。

泥馬有靈能保駕，登山涉水到武林城，
因此把錢塘暫改為臨安郡，權把杭州作汴京；
百靈護佑中興立，還有那浴日補天眾大臣。
誰知完顏兀朮兵雄壯，天地無情喪斯民！牛頭山全仗岳家軍。
說道：“踏破賀蘭山下路，須把徽、欽二帝返神京。”
誤國害民秦檜賊，夫婦東窗把長舌伸，
“縱虎最難縛虎易”，“莫須有”三字計先成。
金牌十二連連召，岳將軍無奈暫收兵；
風波亭上風波起，害將軍父子喪殘生。
每見忠良遭挫折，從無奸佞有好收成；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姦臣。
將軍浩氣今還在，西湖佳話細詳明，有誰人不仰岳王墳！

〔據清光緒間刊本馬如飛先生南詞小引初集校印〕

精 忠

(八角鼓)

老夫人刺字，岳夫子把家离。路遇牛皋、王貴，結拜兄弟，他三人打擂投軍称为奇。牛头山大战，單人独騎。搶皇灵，識破了兀朮的哭喪計。槍挑兀朮环落地。只殺得金兵金將心胆虛，剩下了七人共七騎，天現銅桥逃命去。岳老爺得勝不班师，秦檜东窗定巧計，私造金牌傳假旨，暗使調虎离山計；風波亭上死的屈，他父子三人身归那世。瘋僧扫秦有玄机。胡迪罵閻題詩句。值日的功曹奏玉帝，敕封岳帅速报司，捉拿秦檜、長舌妻，因此陰曹受罪去。岳老爺忠孝双全万古題。

〔据清嘉慶甲子(一八〇四)刊本白雪遺音校印〕

奪 秋 魁

(弋陽腔劇本)

奪秋魁傳奇，据高奕新傳奇品著錄為朱良卿所作。

这里所收的乃是弋陽腔改編演出本。主要根据的是清初永慶堂抄本，并用清雍正間鈔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所收本）、乾隆間南府抄本來訂補。

各本錯譌脫落都很多，互相出入之處也不少。在訂補中，凡明顯處則擇善而存之；遇有似可兩存的，加〔 〕号附錄于下。

奪秋魁傳奇卷上

第一出 開道家門〔据乙本补〕

【滿庭芳】天降人豪，相州高隱，承歡菽水昂藏。牛皋、王貴，同約赴科場。無奈梁王柴貴，施猛勇，合罹災殃。堪憐處，几傾一命，母子突堪傷！司理矜梁棟，挽回留守，反荐賢良。除滅寇功成，朝野稱揚。相婿粗豪暢飲，二女并嫁双双。紫荊山精忠大戰，獻捷奏君王。

（白）來者，岳鵬舉登場。

第二出 約同赴試〔据乙本补〕（生上唱）

【喜遷鶯】射鵰精技，究三略六韜，妙法推許。武庫家聲，胸藏奇錦，浩然正氣流行。四海烽烟日盛，巍然京國堪驚。撥亂時怒髮縱橫，要見男兒骨鯁。

（白，鷓鴣天）茅廬未出請長纓，劍氣寒窗獨自鳴，浴日恐非投筆吏，補天未羨釣魚陵。懷經濟，待時行，一聲長嘯怒風生。妖氛四海紛爭已，誰展奇謀定太平？自家，姓岳、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年方二十，家貧未娶。自幼習嫻弓馬，好讀左氏春秋。暗想：岳飛懷才未遇，困守蓬茅，一腔義胆空懸，更于何處施用？先父棄世，遺下田業為生。咳，豈是大丈夫所為！年來家徒四壁，舉目無依，怎濟得飢寒二字！今當清明佳節，

要去先人坟上祭奠。已着鄰居小二备下祭礼，不知完备否。

(丑上)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紛然。大叔，祭礼完备了，請老夫人同往。(生)伺候了。母親有請！(老旦上唱)

【七娘子前】年來髻髮幡然盛，乐清貧有子芳齡。

(白)老身姚氏，幼適岳門。不幸夫君早喪，家道淒涼。孩兒正当壯年，不習祖家農事，專心武藝兵書，英名四海傳聞，孝義一鄉稱頌。奈生不遇時，姻緣未偶。薺鹽樂道蓬茅，榮達未知何日！老身想來，正是：勤家致富易，教子成名難。我兒，請我出來，有何話說？(生)告母親知道：今乃清明佳節，备下祭礼往父親坟上祭奠，为此特請母親同往。(老旦)我兒，你撫時玩景，思不忘本，真難得也！扣了門兒，一同前去！(合唱)

【錦芙蓉】柳青青，問花溪池塘路橫，流水小橋亭。看：杏花村翩翩紫燕雙鳴，和風扇輕羅耐冷，春光透一番佳景，清明候村郭半晴。听家家泪声，腸斷奠却一盃羹。

(丑白)來此已是了。(生)擺齊整些。請母親祭奠。(老旦)我那夫吓！孩兒备陈祭礼，望你陰灵保佑！(唱)

【芙蓉紅】人亡物又新，時去重還整。奠椒漿悄沒半毫形影。(生唱)白云滿目還思省，紅日催人泪暗生。(付、淨背行李上唱)穿花徑，風和日晴。酒旗颺，不覺翹首三叉徑。

(付白)俺、王貴是也。(淨)俺、牛皋是也。王哥，我和你走訪岳大哥，來此已是相州湯陰地界，但不知他住在那个村口。(付)他是个有名的好漢，这里人必然認得他。(瞧介)那前面林墓中，有一个人在那里，上前去問他一声，便曉得了。(淨)說得有理，咳！(付)問人家路，只管咳的！他是你家使喚的？(淨)怎么样問呢？(付)過去罷！吓，大哥請了。(生)請了。(付)借問一声，这里可是湯陰地界？(生)这里就是。(付)有个姓岳

的朋友，住在那里？（生）敝处姓岳的也多，不止一家。不知他作何生理，叫甚名字，才好指引你去。（付）这个朋友不作生理，他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汉，叫做岳鹏举。大哥你可晓得么？（生）有是有的。你们是他甚么人？问他怎么？（净）我们是绿林中好汉。（生）原来是绿林中朋友，不要睬他。（付）来不来就是绿林中好汉！你看人家听见绿林二字，竟自去了。这么馘头馘脑的蠢东西，过去罢！大哥转来。我们原在绿林中做些勾当，想来自觉有些没趣，因此改邪归正，故此前来寻访岳大哥，与他八拜为交，图后来有个出头日子。（生）你们改过了？（付、净）改过了。（生）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小弟就是。（付）怎么？你就是？牛贤弟，此位就是岳大哥，过来一同拜见。（付、净）大哥见礼了。（生）不敢！请问二位高姓大名，家乡何处？（付）小弟叫王贵。（净）小弟叫牛皋，关西人也。（老旦）我儿，他二人是什么样人？（生）告母亲知道：他二人原是绿林中好汉，如今改邪归正，特来寻孩儿八拜为交，图后来有个出头日子。（付）这老奶奶是何人？（净）问大哥便知。（付、净）大哥，这老奶奶是什么人？（生）这就是家母。（付、净）怎么？这就是老娘？过来见礼。老娘见礼了。（老旦）不敢。（生）你们到此何事？（付、净）小弟们闻知秋场考选武举，意欲邀几个朋友走走。江湖上都称岳大哥是条好汉，小弟闻之，如雷灌耳，因此上——（唱）

【朱奴插芙蓉】渡关河风霜夜行，投贤路千里非轻。

（付白）牛贤弟，我想选日不如撞日，今日就是个吉日，我与你拜了老母、大哥。老母，大哥请上，受我们一拜！（唱）

愿结同胞共乳生，小弟们执鞭听命。非闲等，图功名事成。

（老旦白）我儿，既有这等机会，请到家中安顿了，再作区处。

(生)曉得。二位賢弟！(唱)

到家門，剪燈叢話叙行程。

(白)草舍茅簷謾自論，且將盃酒洗埃塵。(付)莫愁前路無知己。(淨)天下誰人不識君。(付、淨虛白下)

第三出 父女分別〔据乙本补〕(貼、生上)

【海棠春】峨冠博帶尊周、孔，憂則是羽書飛控。執簡自非輕，持節如山重。

(白)滾滾蒙塵日夜驚，王家事業在中興，雖無三尺安邦劍，惟有丹心答聖明。下官崔縱，字廷直，官拜殿中侍御史。不想時值亂離，干戈擾攘，金兵南下，直抵皇都，遂使二帝蒙塵。想我為臣者，興言及此，豈不髮指！我想前番差去使臣三十二人，俱留在北，不放南歸；今聖上又命洪皓與下官為行人，前往。賜下官符驗誥命，限卽日出都。我想金人狡滑，必將南使磨滅，我若見難推辭，豈是臣子事君之禮！只是先妻棄世，止存一女，小字蓮姑，奈他年紀幼小，雖則愛如掌珠，怎奈君恩非細，行程在卽，不免喚她出來吩咐一番。院子！（院子）有。（貼生）吩咐乳婆，伏侍小姐上堂。（院子）后堂傳話，乳婆伏侍小姐上堂！（旦上引）

【搗練子】春事鬧，懶針工；韶景年年西復東！

(白)爹爹萬福。(貼生)罷了。(乳婆)乳婆叩頭。(貼生)起來。(旦)爹爹，你執簡皇廷辦豸冠，不負螢窗十載看。(貼生)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閑。(旦)爹爹，昨日朝命宣詔，却議何事？(貼生)朝廷命下非為別事，只因聖上每思二帝在北，欲遣使臣前去問候起居，打听消息，特賜符驗、誥命，命洪大人與我同去——限日就要去都了。(旦)爹爹，奴聞金人狡滑，前

番使臣有去無回。朝中多少大臣，難道再無人堪充此任？莫非朋黨妬忌，故有此推？爹爹何不上疏面辭？（貼生）說那里話！為人臣者：見難思義，為國忘家——正我此際之所為。我若畏避湯火，貪生利祿，豈是臣子事君之道！我此去誓必竭盡肝胆；不得二帝消息，決不南歸。自今以後，你同乳母勤治女工；爹爹的行藏消息，再不要牽挂了！（旦）呀，爹爹！念孩兒幼小無知，豈識大義。自從母親亡后，全仗爹爹教誨；今日去了教孩兒依靠何人？豈不痛殺孩兒也！爹爹，你此去呵！（唱）

【江頭金桂】須要：溫和謙重，雍雍柔士風；藏着銅肝鐵胆，傲國孤忠。那單于非仁義從，

（貼生白）那單于非仁義可化，難道我也忘了仁義么？（旦唱）休得要：任性興戎，直言廝哄；倘或一朝罹變，出使無功，反牢籠墮入在圈套中。

（貼生白）我若落他圈套，但憑他處便了！（旦）自今以後呵！（唱）縱有音書怎送？寒溫誰共！這飄蓬，受了些煩惱胡笳月，担盡淒涼牧馬風。（貼生唱）

【前腔】我在朝廷〔堂〕食祿，當堅心率鞠躬。憑着他舌劍唇鎗，萬般磨鑿，鉄錚錚不放空。

（旦白）爹爹此去，果是几時回來？（貼生）這個哪里定得歸期！昨日聖旨下來的時節，即置生死于度外了。我今此去呵！（唱）必欲見二帝行踪，將王命慳慳。

（旦白）難道不見二帝，終不然流落于金地么？（貼生）我兒，豈不開漢蘇武呵！（唱）

十九年〔載〕艱辛北海，〔歷盡〕嚙雪窖中。亡家為國節操同。慢干戈鎖尾，旌旗日永。

(白)乳婆過來！我去后，須小心伏侍，看顧小姐，不許到外閑游。我兒！（唱）

須要禮從容；須知四德三從事，莫學吟詩作對功。

(中軍引將官小軍上)有人么？(院子上)甚么人？(中軍)洪老爺府已久，各位老爺在長亭候餞，請老爺起程。(院子照前稟介)伺候了。(貼生)我兒，皇命緊急，就此相別了！（同唱）

【尾聲】杜鵑啼殘血淚紅，分離骨肉去匆匆。功成及早歸鄉井，父女團圓喜氣濃。〔一朝分手受淒其，何日春亭喜慶時？小亭閑看南來雁，望斷云山音已稀。〕（下）

第四出 刺字〔乙本：慈親刺背〕（老旦上）

【菊花新】孩兒有志未騰霄，虎豹修文潛養毛。（生上）

釜灶〔甌〕久蕭條，高堂菽水承歡少〔只菽水強承歡笑〕。

(掛介，白)母親，不羨人間萬戶侯，惟將忠孝自營謀。(老旦)我兒，你懷寶迷邦安足貴，空教了白少年頭！（生）母親，孩兒游手好閑，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三略六韜，篇篇記得。意欲圖個進取，將胸中所学顯揚，前日又得了兩個兄弟，正好一同到京取應。今欲收拾行李，同他們前去；奈母親在堂，甘旨無人侍奉，只恐孝義有虧，如何是好？（老旦）我兒，你名傳四海，義結江湖，倘或出外交游，朋友金蘭為重；切莫入于匪類，教老娘放心不下！（生）母親，孩兒此去原圖個出頭日子；若說游蕩江湖，交情四海，此非英雄之舉。目今宋室將傾，干戈未息，二帝有蒙塵之患，萬民無駐足之寧，若不趁此時報效，怎顯我胸中抱負！孩兒欲將“精忠報國”四字刺入皮膚：一則以報君父之恩，二則少誓不从奸賊之意。母親意下如何？（老旦）我兒，你力行忠孝，所志何患不就，何必刺字；毀傷遺體，恐非孝道！

(生)母親，忠孝本乎一体；我本取志立名，非自毀身。想当今呵！(唱)

【漁家傲】干戈擾，四海紛紛寇勇梟。潑〔攪〕得个社稷崩頽，黔黎去逃〔黎庶潛逃〕，攜妻負子，朝秦衛暮从齐趙。空負我憂國丹心，閑守着蓬門困熬，何日里奋达云衢展六韜？展六韜？

(白)母親，待孩兒脫下衣服，跪在堂前，把花針与孩兒刺成“精忠報國”四字便了！(老旦唱)

【剔銀灯】花針举，不勝綉〔血〕繞，皮膚里青白明照〔銀鈎分曉〕。几字行血点英雄稿，一字兒排成忠孝〔一字兒排成忠孝，一点点思將國報〕。堅牢，天神可〔人共〕表，待扫尽妖氛賀聖朝。賀聖朝。

(生白)母親請上，待孩兒拜謝刺字之恩！(唱)

【攤破地錦花】謝劬勞，教養恩非小。兒不肯自愧浪飄。不能够待母殷勤一点丹心〔义胆忠心〕為國勤勞。效英豪，憑策略輔唐堯。輔唐堯。

(淨虛上听介。老旦)你去取应，一人盤費尙难，况且又添兩個兄弟，那有許多盤費！(生)孩兒明日往朋友家借貸些來，以为行程之費便了。(老旦)我兒，自古道“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你是个做豪杰的人，要爭体面，为什么到人家啓齒？老娘还有些釵梳，典賣了，你弟兄三人起程便了。(生)多謝母親！夜已深了，請進房去睡罷！(淨暗下。老旦生同唱)

【麻婆子】你看冷風，冷風吹幔幃〔簾幃〕，篝灯火蕊消。有皓〔寒〕月、皓月滿庭，碧紗窗敗叶敲，更籌几点〔度〕闌樓譙。(老旦唱)待來朝打点〔叠〕行囊，祖席、祖席陽关道，願你一躍龍門夺錦標。夺錦標。(同下)

第五出 議劫〔乙本連前出〕〔淨上〕

(白)俠為知己用，貧不受人憐。我，牛皋。與王貴邀大哥去取
應武舉。不想我二人不曾帶了盤費來，岳大哥又是窮的。方
才老娘說：典賣了釵梳與我們做盤費。你道這個使得使不
得？不免叫出王貴來，與他商議便了。王哥！（付）來了。海
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你这个人！我在那里睡覺，叫我起來
做什么？（淨）住了罷！叫你起來，有話問你商議。只管在那里
貪睡！（付）有話坐下講。（淨）你我今番來得沒趣了。（付）怎
么沒趣？（淨）老母、大哥說長說短。（付）說你我什麼？（淨）你
我在此打攪；這一去求功名，又沒有盤費。大哥說：到那里去
借貸。老母說：你乃好漢豪杰，為什麼到人家啓齒；我还有些
釵梳，典賣了你弟兄三人前去求名。你道這可使得使不得？
（付）岳大哥委實沒錢，做不得好漢；你我又不會帶了來：這可
怎么處？（淨）這可怎么處？（生上暗听介）（付）必須商量个計
較，弄他几文錢使才好。（淨）我没有什么計較。（付）大家想
來。有了！（淨）拿來！（付）什麼就拿來？（淨）你說有了。（付）
有了个主意。（淨）什麼主意？（付）我昨日在那前村游玩，見一
大樹林之中，有一條小路。你我五更時分，各自帶了家伙，劫他
些銀錢來使使，豈不是好？（淨）這可使不得！老娘大哥再三
囑咐，不叫你我干這勾當；如今又去，使不得。（付）你我只干
這一遭兒，劫他些銀錢來，也遮遮你我臉上羞兒。（淨）這等，
走罷。（付）什麼就走！这里人誰不曉得牛皋、王貴？必須改
兩個鬼名鬼姓才好。（淨）什麼鬼名鬼姓？（付）大家想來。有
了，唐朝有兩個古人。（淨）什麼古人？（付）一個叫做尉遲，一
個喚做雄信。（淨）誰是尉遲？（付）你这黑臉的是尉遲，俺這白

臉就是雄信。私場演，官場用，大家試一試。尉迟！（淨）雄信！（唱）

【紅綉鞋】孤商不用鋼刀、剛刀，安身草內停牢、停牢。來往的，只〔且〕留宝〔包〕；留〔有〕賣路，自〔便〕相饒。要錢用〔只索要〕，待來朝。（同下）

（生上白）呀，你看他二人獸心又起，歹意復生，方才聽見我母子說沒有盤費，因此又要做出不仁之事，假妝体面；若不是我暗里聽見，不然險些做將出來了！也罷，我且去耍他們一耍。他二人五更時分，必竟到那里等候。待我扮做商人模樣，將大帽遮了臉，不要做聲，行囊中放些石塊在內。他們見了，必定來取；那時提起水火棍，各人與他几下。等待天明，看他二人怎生見我！正是：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下）

第六出 被傷〔乙本連前出〕〔付、淨上唱〕

【六么令】疏林月挂，漏將殘曉樹啼鴉，雞聲茅店客行車。休得叫賊爺爺。尉迟雄信稱豪〔強〕霸。豪霸。（丑上唱）

【前腔】我是田東老大。這柴兒值得一〔只用去〕爬。一錢銀子賣他家；買猪食，豆腐渣。賣柴早些〔自〕還鄉下。鄉下。

（付、淨白）呔，財寶來！（丑）饒命，大王爺。（淨）誰是大王！我老爺就是尉迟。（付）我老爺就是雄信。（丑）爺！我是賣柴的。（淨）你說有一千兩銀子，拿來！（丑）我說有一錢銀子，爺！（付）就是一錢銀子，也是好的。（丑）賣了這一担柴回來，才有一錢銀子。（淨）你一个大錢也沒有？（付）沒興頭，饒他去罷。（丑）二位爺饒了我了？（淨）饒你去罷！（丑）爺，不然拿我兩根柴火。（付、淨）做什么？（丑）自古“賊不空回”。（付）呔！頭一個主兒就無興頭！（淨）等這一個。（生上唱）

【前腔】天將曉也，負行囊路途三叉。憑他力勇過油滑〔果撐達〕；水火棍，緊隨咱。誰知我是為商詐？商詐？

（付、淨白）呔，財寶來！（生打付、淨介，下。付）尉遲！（淨）雄信！（付）尉遲，尉遲，背上打得去皮。（淨）雄信，雄信，腿上捫了一棍。好個利害小廝，竟將你我打了去了。（淨）這狗攬的手段倒也高強。（付）打是被他打了去。我見這廝去的毛毛的，有個包裹兒丟下，不曾拿了去。（淨）不知在那里？（付）大家找尋找尋。（淨）有了。（付）在那里？（淨）在這裡。沉顛顛的。（付）必定是銀子！（淨）不象銀子！怎麼七楞八瓣？（付）你不曉得，他是做客商的人，那散碎銀子難拿，都化成銀錠兒了。（淨）不象銀錠兒。待我上上牙。雄信，耍了你我去了，是石塊！（付）怎麼是石塊？待我來。果然是石塊！你看天明了，收拾家伙回去罷。（付、淨尋介。付）我的家伙不見了！（淨）我的家伙也不見了！（付）強盜運兒退，（淨）銀子變石塊！（付）尉遲打了腰，（淨）雄信傷了腿。（付）尉遲，你我今番折了本了！（淨）做强盜什麼折了本？（付）你我的家伙俱被他打去了，可不是折本？（淨）你我明日再來罷！（同下）

第七出 識破〔乙本第五出，秋闈赴試〕（生上）

【番卜算前】交友重疏財，有過須當戒。

（白）好笑我兩個兄弟，弄假成真。夜來我只道酒後狂言，不想竟真無忌憚！若不警戒他們一番，不然原做去不仁之事來了。且將這刀斧擱此處，看他二人怎生來見我！兄弟們那里？（付、淨上）

【番卜算后】暗中受了這場虧，是我〔只為〕心兒昧。

（白）大哥，見禮！（生）吓？你二人今日為何這樣行動？（淨）王

哥你說。(付)这个……,大哥你不曉得,昨日晚上多吃了几杯酒,在那月下耍拳,我二人招架,他就閃了腰。(淨)他就閃了腿。(生)原來如此。今日是个吉日,欲同你們前去求名。只是你們自到我家,沒有什麼款待你們。今日愚兄备得水酒一盃;一來與你們餞行,二來略表愚兄之意。(付)大哥,終日攪擾,不必罷。(淨)大哥有酒,我与你且吃几盃。(生唱)

【排歌】草舍茅簷,村醪相待。交情似水堪偕。餚[愧]無雞黍表愚怀,只在樽前有限杯。(淨唱)

承佳意,珠玉堆,相逢談笑喜顏開。金蘭契,骨肉排,一朝欢乐效驚駘。驚駘。

(生白)二位賢弟,今日出門,不要吃悶酒。(付、淨)吃什么得?

(生)大家行一令。(淨)吃个啞酒罷,我不会行令。(付)牛兄弟,大哥要行令,你我依着他,不要扫他的兴。(淨)我又不会行令。(付)胡謔兩句。大哥請講!(生)僭了。乾。还要念兩句詩。(付)請講。(生)尉迟從來不姓牛,雄信緣何王出头?(付)我这酒涌上來了。我走走來。(暗拉淨。淨)我也走走來。人家在那里吃酒,又叫我做什么?(付)你还在那里吃酒?(淨)怎么不吃?(付)你方才沒有听见大哥說?(淨)說什麼?(付)尉迟從來不姓牛,雄信緣何王出头?(淨)这是他行的令。(付)什么令!早晨打棍的就是大哥。(淨)你怎么曉得?(付)他故意拿那石塊做耍。(淨)我說手段高强!这可怎么处?(付)我这里也住不得了,你我走了罷。(生)哇!我把你兩個做怪的狗头,你們那里去?(付)你不要出言。(生)你二人做得好事!(付)我們做什么事來?(生)你二人还要嘴硬!我且問你,这刀斧是那里來的?你二人原說改邪归正,我才收你們为兄弟。誰想又做出不仁之事來!我与你們到軍政司那

里去。(付、淨)老娘劝劝大哥！(老旦上)养兒須侍老，積谷为防飢。我兒，这是怎么說？(生)啓上老娘，他二人原說改邪归正，孩兒才收他們做兄弟。誰想又做出不仁之事，孩兒在此戒他們。(老旦)他們做出不仁之事，打發他們去罢。

(生)但憑老娘。(老旦)你們过來，原說改邪归正，为何又做出不仁之事來？(付)老娘，孩兒們沒有做什么事。(淨)罢哟！老娘，大哥都知道了，你我明說了罢。(老旦)你說來。(淨)老娘，昨日晚上，孩兒听見老娘和大哥說沒有盤費，是我叫他出來，与他商議；他就說：“那沒本錢的营生做一遭來。”(付)誰对你說來？(淨)还要强口！你說：“唐朝有兩個古人：一个叫尉迟，一个叫雄信。”老娘，都是他对我說的，不与我相干。

(付)孩兒們改过了，老娘劝劝大哥。(老旦)你改过了。你呢？

(淨)我也改过了；如若不改，是个王八羔子。(老旦)我兒，他們也是做好漢的人，要爭体面，容他們这一次罢。(生)但憑老娘。(老旦)你們过來。如今秋試已近，盤費行囊俱已在此，今日就是吉日，你兄弟三人就此起程便了。(付、淨)老娘这样周济，孩兒們何日得报！(老旦)咳，兒吓！(唱)

【勝如花】但願你窮途去，錦衣归，一步英名四海。莫愁〔眼看〕着拜將封侯，惟願取驕場奏凱，又願得民安國泰。(生、付、淨唱)愁只愁蕭条陋齋，只落得蒼苔滿塔。菽水堪哀，料承欢最大〔無人依賴〕。(老旦)休憂慮熱油苦菜〔我兒，你休把家園牽帶〕。(合)願推輪捧盞〔願成名早〕拜金台。金台。(众拜，合唱)

【尾声】含悲〔開泪〕辞親去远游，須奮鵬程〔从教腸断〕在他州。晨昏定省容相待，(生白)兄弟！(唱)我和你整頓擎天存狀头。(同下)

第八出 逼降〔乙本第六出，出使金邦〕

（小番上白）百道金光大將營，韓、彭伯仲立勛名。直教塞外威風震，細柳營前宋將驚。自家乃大金韓离不元帅麾下众头目是也。今日元帅升帳，在此伺候。（四小番引丑上）

【引】驛〔籌〕划堪驚宇宙，孫、吳兵動〔勁〕貔貅。分爭南國江山秀，奮兵武，覓封侯〔奮揚威武封侯〕。

（白）自家大金國韓离不元帅是也。当年提兵犯宋，大兵直抵汴梁，擄二帝于行宮，劫二后于沙漠。大宋諸臣扶立康王，屢屢遣侍臣前來求和，咱北國因此退兵歸國。南朝又遣使臣前來打听二帝消息，俺只是不容他相見。昨日奉吾主之命，命俺聚集南朝使臣。肯降者，加官賜爵；不肯降者各自調開；只是不放南歸。为此要点查一番。小番，那些使臣俱在那里？（小番）都在金亭館驛。（丑）吩咐先將二帝押送五國城中，不許南朝使臣相見。（小番）着。元帅有令，先將二帝押送五國城中，不許南朝使臣相見。使臣們走動。（末上）

【上林春】懷忠執〔中持〕節承書〔封〕奏。（小生上）為〔專為〕國分憂搔首。（付上）大朝臣子被羈囚〔听胡笳牧馬便担愁〕。（小丑上）因此避其矛頭。〔机遇几時輻輳？〕

（末白）下官崔縱是也。（小生）下官洪皓是也。（付）下官秦檜是也。（小丑）下官湯思退是也。（付）列位老爺請了。（末、小生）請了。列位，你我去到那里，必須忠肝義胆，不可屈膝于他。（付、小丑）韃子們利害，動不動就要殺的！（末）信步行將去，（小生）憑天降福來。（付）在他矮簷下，（小丑）怎敢不低頭！（小番）使臣們都齊了？（众）齊了。（小番）元帅叫你們進去。（末、小生）連个請字也不說！（小番）誰請你！使臣進！（付、小丑）小

官拜揖！(末、小生)他不出位來，為何與他行禮！(付、小丑)隨拖些罷！(小番)喏！你說你是南朝使臣，要俺尊你？你那二帝，尚在俺這裡青衣侍酒哩！(眾)我那聖上吓！(小番)呌，不許哭！(付、小丑)我沒有哭。(丑)听点：吏部左侍郎洪皓。(小番)答应。(小丑)大人答应。(小生)那个答应于他。(丑)羽林兵馬司秦檜。(付)小官在。(丑)御史副行人司崔縱。(小番)答应。(付)大人答应。(末)那个答应于他，(丑)國子監祭酒行人司湯思退。(小丑)小官伺候。(末、小生)全無体面了！(丑)喏！你到俺這裡，還要什麼体面？小番，將他們手中符節去了！(末、小生)住了，我二人自出都門，料想再無还鄉之日，便是粉身碎骨，何足道哉！你要殺就殺！要殺就殺！(丑)住了，你既曉得粉身碎骨，就不該到俺這此地來。(末、小生)我二人此來呵！
(唱)

【降黃龍】為奉二帝南還，傳命將來，上答君憂。若乖睽孝義，傷風敗俗，我寧血濺吳鉤。

(丑)秦檜、湯思退，你二人怎麼？(付、小丑唱)

羈留，任從公相。效犬馬趨前退〔从〕后。

(末、小生白)他不出位來，為何與他行此大禮？(付、小丑)大人！
(唱)

看斧鉞臨身頃刻，教我怎不低头！(末、小生唱)

【前腔換頭】你从仇？侍君讒諂，暫尔榮華，污名标后。

(付、小丑白)大人，難道為了我國皇帝，坐在節旄上不成！(末、小生)秦檜、湯思退，我把你奸賊！(唱)

你忘宗負祀，倒亂綱常，只恐怕天理難留！(丑唱)

胡謫！假忠虛義，跳不出雁門關口。只叫你担飢受餓，海漠沙洲。沙洲。

(白)小番，將洪皓、崔縱發到冷山居住。(小生)大人，不好了！我聞冷山甚利害，料想你我再無還鄉之日了！(末)怎麼說？那冷山也罷。忠臣豈怕死？(小生)好個忠臣豈怕死！(小丑)大人，隨拖些罷！(小生)啐！我怕死豈忠臣！(下。丑)湯思退，你可回金亭驛館，候旨發落便了。小番，將符節與他。(小丑)多謝元帥。多言能諂佞，得命轉還鄉。(下。丑)秦檜，我在南朝掠得個婦人，叫做長舌，說起來是你老婆。(付)元帥在南朝掠得個婦人，說起來是我的老婆？未必，只怕那婦人冒認我秦檜，也未見得。元帥何不叫他出來認一認，就明白了。(丑)說得有理。小番，軍中喚出長舌來。(小番)長舌走動！(占旦上)昔為畫眉婦，今做汗顏人。(見介)我那夫！(付)我那賢妻吓！(丑)你這等個人物，倒有這樣個好老婆！也罷，看你老婆的分上，封你為軍前參謀。早晚叫你老婆到我帳中來侍酒。(付)多謝元帥。秦檜有一計獻上，使宋朝人馬盡遭荼毒；金國皇帝能一匡天下，以報大恩。(丑)有甚么計？(付)元帥在上。大凡欲破人國家，必先內攻。如元帥肯放我夫妻二人還南，元帥这里有甚么事，寄一封書與我秦檜；我那里有甚么事情，寄一封書與元帥；兩處相合，取那宋室江山如同反掌。(丑)秦檜，你莫非怀着脫身之計么？(付)元帥！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丑)也罷，我如今放你还南，把你老婆留在这里做个憑信兒。(付)不如夫妻二人同去，使他人無疑。(丑)也罷，我如今放你夫妻還南。你到南朝若干得此事來，我將中國三分，与你一分。軍前盟下誓來。(付)這有何難！(唱)

【黃龍滾】神天一筆勾，神天一筆勾，地獄重重走。多展奇謀，答報金邦厚。(丑唱)

要滅忠殺義，邦家掣肘。傳消息，遞机关，休泄漏。(付、占同唱)

【尾】鼠竊狗偷〔鼠行狗竊〕承乖醜，自喜〔自躊躇〕机謀成就，复雨翻云不〔殢雨尤云安〕足羞。（同下）

第九出 推算〔乙本第七出，香閨私卜〕（旦上）

【引】落花風雨竹慘然，輕盈卷却珠帘。〔【風入松慢】滿庭落叶弄輕盈，卷起帘旌。西風蕭颯閑中听，寂寥一片秋声〕。

（白）玉漏凋殘楓樹林，小窗閑坐欲停針。寒衣处处催刀尺，日暮聊为梁父吟。奴家張氏，生長宦門。父親張世麟，現任本处推官，今日秋場監考去了。奴家有一姑娘，傳授五星子平，能知生死。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將自己八字推算一番！（唱）

【集賢宾】蟾蜍玉露雀硯盛，早浮翠飛驚。玉池塗鴉〔靜坐蕉窗〕，推甲丙，細推敲花影云形〔就里飛星〕。紅塵自滾，問甚么行榮華佳境？心自惶〔駒中影〕，这滋味是〔有〕誰拂〔忽〕醒？拂醒？

（白）庚子、庚辰、甲寅、丁卯，專祿日主，時上傷官，年月帶煞。我想男犯傷官多尪子，女犯傷官定損夫，看來好个顛沛之造也！大运交二十九歲，当为一品之貴！（唱）

【黃鶯兒】只是四柱犯灾星，奈奎狼木怕金，計、罗三限皆凶境。天德曜臨，月德化生，夫榮妻貴，只在南方运。（小生上唱）

存秋名，雄威〔文韜〕武略，膂力自堪驚。自堪驚。

（白）我兒在此做甚么？（旦）孩兒在此看星書。（小生）那个的八字？（旦）是孩兒的自命。（小生）庚子、庚辰、甲寅、丁卯。七煞傷官時帶梟，运逢癸卯插金貂。欲圖花誥皇恩祿，須遇官星煞重招。我兒，何为官星煞重？（旦）孩兒推得自命帶煞非輕，有妨夫主。后来于归，須得大勇之士，方可無碍。（小生）大勇，必定是武士了，你此言正合吾意。今日在教場中監考武生，那些口勇力大者，不足为奇。内中有一武士，姓岳名飛，年方弱

冠，力大無窮。左右能開三百斤鐵弓，百步穿楊，猶如兒戲；那些眾武士，見之無不駭然。爹爹暗思：當今時值亂離，若得這樣個女婿，不怕功名不顯。但不知此人腹中如何，明日三場，須要看他策論，便可知了。我兒，你既凶限，待我留心于彼便了！
(唱)

【尾聲】男兒志氣〔榮顯〕何足論，文可安邦武可成，何必拘拘于公卿！（同下）

第十出 比試（乙本第八出，群英奪錦）（四小軍二中軍引丑上，唱）

【四邊靜】咱們威武誰能〔堪〕并？梁王勢勇〔榮〕盛。膂力舉千斤〔更超群〕，拳棒精無倫〔人難近〕。今屆選俊，誰人敢競？穩奪武秋魁〔這魁名〕，四海揚名姓。

（白）一世英名四海尊，猿腰熊背賽天神。拔山超海非誇勇，穩奪秋魁第一人。咱，小梁王柴貴。俺生性猛烈，力舉千斤，世人稱我萬人敵。本番太尉劉錡主考秋試武舉，前者頭場要武藝家伙，二場射箭，今日三場要講策論。我只弓馬熟嫻，並不曉得一些文墨，為此稟過主帥，扎下闌場，貼示曉諭：如有天下英雄好漢，能與我比武斗力，勝得吾者，即為今科武狀元。孩子們！（眾）有。（丑）你將告示張挂轅門，高高懸更鑼一面，但有武生能比武者，即鳴金揭榜而入。不得混亂，帶馬！（唱）

【光光乍】曉示在轅門，演武不須文。擺下闌場雄威震，誰敢與咱相親近！（下。生、付、淨上唱）

【前腔】抖擻武精神，勇略冠三軍。

（生白）二位兄弟，我三人到此，前兩場馬步箭俱已合式；只看今日三場策論，若是做得上，就是武狀元了。（淨）大哥，這個策論用多大力量拿他？（生）又來歪纏！今日舉子進去，各歸

号房。試官出一題目，若做得他过，就是武狀元。（付、淨）我們只憑力量弯弓射箭、耍拳走馬，这文字一竅兒也不通它。（生）不是这等講。今日举子進去，試官出一題目。会做文字是武狀元，不会做文字便是武藝家伙。（付、淨）又是難題目了，走罢！（唱）

試看英雄紛紛進，誰向龍門只一奮？

（生白）你我挨進去。有告示在此：“小梁王柴，为秋試夺魁事，照得：金兵侵地，四海分崩，事在选將取才，非大勇之士則不可矣！本藩名重当时，素称万人敌，名非虛譽，若有武士上台比試者，鳴金揭榜而入；勝者为魁，敗者不錄。須至示者。”（付、淨）大哥，上面是甚么言詞？（生）原來是小梁王柴貴要奪今科武狀元，許众武生与他比試。勝得他过者，就是武狀元；縱然打死，也不償命。（淨）怎么？打死他不償命？（付）这武狀元一定是啗家做了。（淨）你不要去，不是他的敌手。（付）大哥，也不是小弟誇口說，這兩臂能牽牛走，單拳力举千斤，大刀偃月鬼神驚，箭射穿楊过嶺；斬將犹如兒戲，擒王易似飛禽，不用盔甲护身兵，万馬軍中直進。（下。淨）王哥此去，不知如何？（內打介，付跌上。淨）好了，武狀元滾下來了。起來，怎么被他打下來了？（付）牛兄弟，好个利害小厮！我才与他交得手，他就是一拳，把我就打下來了。（淨）如何？我說你不要去，你苦苦只是要去。大哥，这武狀元一定是啗家做了。（生）牛兄弟，你也不要誇口。（淨）大哥，也不是小弟誇口說，俺這兩膀犹如鉄棒，十指生就如釘，一脚踹破錦〔荆〕州城，兩肩能容石鼎；三股托天叉起，翻江攪海難存，一声喝退万千軍，“大胆牛皋拚命！”（下。生）牛兄弟不知如何？（內打介，淨跌上。付）好，也滾下來了。起來，你怎么也被他打下來了？（淨）好个

利害狗攔的，我才与他交得手，就是一脚，把我踢下來了。
(付)牛兄弟，你我两个俱被他打下來了，如今須得大哥走走。
(淨)說得有理，叫大哥。(付、淨)大哥，两个兄弟俱被他打下來了，如今还是大哥走走。(生)二位兄弟，大丈夫凡事三思，不可造次。我聞得小梁王柴貴乃天下第二条好漢。(付、淨)你就是头一条。(生)今科狀元竟讓了他罢。(付、淨)別的讓他，这狀元也讓得的？大哥去走走！大哥去走走！(生)唉！(付、淨)这是怎么講？(付)牛兄弟，你我遣將不如激將。(淨)怎么激法？(付)你我如今只說要投柴貴，他必然就去了。(淨)你說，我幫着你。(付)牛兄弟，你我尋訪岳大哥，道他是条好漢；誰想今日这样个柴貴就比他不过。看將起來，什么好漢！諒他也数不上！柴貴是好漢。也罢，我們投柴貴去罢。(生)住了。我怎么数不上？我偏要打这狗头！(付、淨)你有甚么武藝？(生)听者！(唱)

【西江月】俺三略、六韜熟究，孙、吳兵法精詳，奇門遁甲我能强，談笑貔貅虎帳；饒他天蓬下降，管教地煞來当，不須兩手用慌張，一指教他魂蕩。

(下。付、淨白)大哥这一去，可打这狗头。(內打殺介。付、淨)咳？为何刀出鞘？(小生上)住了，不要动手！虽則一时之誤，只可下在監中，請旨定奪。(下。生上)两个兄弟，回家报与老娘知道，料我决死無生了。(下。付)牛兄弟，你在此打听，我回去报与娘知道便了。(淨)說得有理。(付)眼望旌旗起。(淨)耳听好消息。(同下)

第十一出 求乞〔乙本第九出，雪夜求乞〕(占、老旦上)

【小蓬莱】瑞雪寒侵幔〔罗〕枕，梅花暗里含香〔玉梅綻暗里傳香〕。

(白)青柳春才軟，冻梅寒更香。雪威助霄暮，玉塵敷林塘。奴家崔氏蓮姑。父親出使金邦，已去半載，杳無音信回來。今日寒天，瑞雪紛紛不止，我想胡地北風猛烈，老爺在彼，不知寒冷如何？今聞得聖上又遣使臣前去，我不免做起氍衣一件，煩他帶去，聊尽孝道。乳娘，取針黹過來！（唱）

【步步嬌】剔起銀灯思惆悵。塞北寒尤廣，氍衣助客場〔空閨心暗伤〕。原來是雪打紗窗，瓦簷声响。寒色闌罗帳〔冷意透罗裳〕，添得淒涼况。（淨上唱）

【江兒水】瑞雪長空舞，离情〔教人〕心痛伤。看迷踪失迹〔迷途失路〕今何〔安〕往？

(白)我弟兄三人到此求名，不想我大哥打死柴貴，如今監在獄中。我心欲思想去看他，怎奈我身边又無盤費。这样漫天大雪，叫我到那里去討？（唱）

猛烈寒威冤情狀〔無情况〕，無門進退〔可告〕身骯髒。难受千魔百障！

(白)住了。俺牛皋也是个好漢，为甚么干起这样討乞的营生來？也罷，把我沒本錢的营生做他一遭來。（走介）住了，使不得。想俺大哥打死柴貴，皆因为我二人起；如今又去干这勾当，这可怎么使得？使不得！（唱）

都只为义重金蘭，寧死在長安街上。

(白)雪兒越發大了，那里避避雪兒才好？（看介）前面有一大戶人家，不免到那廊下避避雪兒才好。（裹衣行介。占）乳娘，这样时候，又是这般大雪，外面还有人叫苦！（老旦）正是。（占唱）

【園林好】听嚶啣窮簷隔牆〔听呻吟茅簷那廂〕，莫不是怀藏着不良？口兒〔里〕叫，天寒淒愴〔苦况〕。

(白)乳娘，吩咐院子开了門，与他些热湯水吃吃！（老旦）曉得。

(占唱)

須知道有慈航，莫使他一命亡〔莫就開他命兒亡，須周濟氣兒揚〕。

(老旦白)院子，小姐吩咐你開了門，與他些熱湯水吃吃。(院上白)是。這樣時候，那里還有求乞的？(開門介。淨)好冷吓！(院)不好，有賊了！(老旦、占旦、院同下。淨)住了。方才分明是個人說話，怎么一時不見言語了？(看介)他把門兒開在这里。是了，他說我在外面寒冷，叫我進來避雪，不免進去。(院上)啊啲啊啲，唬殺我了！方才若是个賊，險些打進來。我且閉上門。(淨)老爺，老爺！(院)有了賊了！(淨)我不是賊，我是求乞的。老爺爺！(院)是求乞的。(老旦上)是求乞的。(占上)吩咐院子掌燈。(老旦)院子拿燈過來。(院)不要動。(占)那漢子，這樣時候，又是這般大雪，怎么還在街上求乞？(淨)說話的是奶奶？(院)是小姐。(淨)小姐容稟！(唱)

【五供養】為求名武〔榜〕場。駕海擎天，勇〔來〕試闌場。權門豪貴子，欲奪武魁郎。

(白)我弟兄三人上京求名，小梁王柴貴要與眾武生比試，不想被我大哥一拳將柴貴打死，如今監在獄中。我欲思想去看他，怎奈我身邊又無盤費——(唱)

無門進退，向何處〔更無處〕伸冤訴〔辯〕枉？為手足恩情重，痛悲傷，暫時求乞在他方。(占唱)

【川撥棹】看他英雄象，氣昂昂，人所仰！終有日奮發〔達〕廟堂，終有日奮發〔達〕廟堂，豈窮途終身乏糧！

(白)乳娘，吩咐院子與他十兩銀子，舊衣一件。(老旦)院子，小姐吩咐，與那漢子十兩銀子，舊衣一件。(院)是。那漢子，小姐看你說得可憐，賞你十兩銀子，舊衣一件——(唱)

在窮途，臥雪霜。休〔莫〕忘却〔恩〕，窈窕娘。（淨唱）

【尾聲】嚴寒得遇多情況，結草啣環當〔定〕報償。（占唱）

你是大海鵬飛羽暫傷。

（白）乳娘，吩咐院子，叫那漢子耳房宿一宵，明早打發他去罷。

（下。老旦）院子，小姐吩咐，叫他耳房宿一宵，明早再去罷。（下。

淨）好吓！老爺，這裡是什麼人家？（院）這是崔廷直的私宅。

（淨）方才賞我銀子的是什麼人？（院）是崔蓮姑小姐。（淨）吓，

崔蓮姑小姐。（院）住了，你問我一家名姓，有甚緣故？（淨）

我日後若有出頭日子，我好報恩。（院）看你這等，倒有這樣好

心。（淨）老爺，後而有酒沒有？（院）酒是有的。（淨）我身上寒

冷，喝些暖暖寒。老爺，你也是個好人！（同笑下）

第十二出 報信〔乙本第十出，王貴報信〕（老旦上）

【菊花新】思兒有泪不堪揮，離別家鄉何日歸？（付上唱）

【不是路】急走如飛，特〔忙〕到家中報事音〔是非〕。

（白）開門來！（老旦唱）

是何人？緣何叩戶如雷震？〔听人聲沸，急啓柴門看是誰？〕

（白）我兒回來了！（付）老娘，不好了！（老旦）怎麼了？〔（付唱）

听咨啓，說起叫人泪如雨，頓足捶胸不敢提。（老旦唱）

你休垂泪，其中必有詳和細。〕

（白）我兒，有甚話，慢慢講來！（付）我三人前去科舉，有個小

梁王要與眾武生比試。不想我大哥登上台去，才得與他交手

——（唱）

不想那梁王柴貴一命傾〔而危〕。

（老旦白）如今你大哥在那裡？（付）監在獄中了。（老）呀！（唱）

我听事音〔因依〕，唬得我魂飛心顫驚〔不着體〕，閃得我年老孤另

〔这是的禍从天至〕！孤另！

（白）我兒，那里有車？雇一輛來，同去看你大哥。（付）这样时候，还有什么車輛！也罷，待孩兒攙扶老娘去罷！（老唱）

【泣顏回】愁泪洒征衣，正〔又〕遇着朔風天气。披星霜露，何曾慣經这滋味！見閑花野草，縱芳菲，也是伤神气。听牧童短笛無腔，似关情断腸声沸。声沸。（下。淨上唱）

【千秋歲】恨难提，触起〔犯〕冲天气。一步一步，暗思無計。

（付扶老旦上。老旦白）我兒，你在那里來？（淨）老娘，不好了！

（老旦）怎么样了？（淨）大哥打死柴貴，問了死罪，后日就要处决了！（老旦）只怕沒有此事。（淨）怎么沒有此事？我終日在監門打听呵！（唱）

忽聞得傳報公堂，公堂。理〔行〕刑牌上，挂着岳飛名諱。

（老旦白）后日就要处决了？兀的不痛殺我也！（付）老娘甦醒。

（老旦）兒吓，指望你上京求名，母子还有出头日子。誰知你反來喪命，兒吓！（淨）老娘有甚么計較？說一个來，我們同去，好救大哥。（付）我是那里的計較？（淨）咳，怎么說，你們都沒有計較？也罷，你們这里站一站。我有个所在，去了就來。

（老旦）住了！好吓，当初我孩兒好的时節，你們都來了；如今我兒犯了天条，你們就要去。想你們这样人，好忘恩負义！好忘恩負义！（淨）老娘，你道我是無义之漢？我为大哥这一節事情，雪夜求乞，供养大哥。如今臨刑，你教我眼睜睜看着不成么？想俺牛皋在江湖上游蕩，結交好漢却也不少。为此一事，待俺到那綠林中去邀几个朋友，明日齐到法場呵！

（唱）

鋼刀架，强弓举，共同救金蘭契。攪海翻江沸。江沸。把負屈含冤〔啣冤負屈〕，劫去天涯际〔無际字〕。涯际。

(付白)好吓，救出大哥來再作道理。(老旦)住了！使不得。我孩兒一生忠孝，天日可表，却將“精忠報國”四字刺入皮膚。寧可啣冤而亡，不可背義而生，這可斷然使不得。兒吓！（淨）這個怎麼處？（付）老娘，孩兒想起來了。（老旦）我兒想起甚麼來？（付）當初我們一打擂台的時節，原立下生死文券。難道我大哥被他打死，也要他償命不成？如今寫下一張狀詞，大官官手里告，小官官手里訴，或着我大哥有個生路，也未見得。（淨）好，寫狀告他娘的！（合唱）

【尾聲】滿朝朱紫趨權貴，埋沒殺潑天武藝，只恐來朝血染衣！

（同下）

奪秋魁傳奇下卷

第十三出 鳴冤〔乙本第十一出，公署鳴冤〕（小生四皂隸上）

【步蟾宮前】為官清要廉為本，掌刑法須寬民命。

（白）簾外三竿日，須知位如何。欲清詞訟簡，暫理正先歌。〔簾外三竿日，光明照業冤，詞清還訟簡，草臥桁楊天。〕下官理刑張世麟是也。前日奉旨開科武舉，考舉天下英豪，不想梁王柴貴，欲奪今科狀元，擺下鬧場，與眾武生比試。他自稱豪貴，無人敢與他比對，穩拿今科狀元；誰想眾武生不服，搦出相州湯陰岳飛，才得交手，那柴貴便傾了性命。如今聖旨倒下來，明日要將岳飛典刑，本廳思之，自覺憤憤不忍。今日投文，左右，抬放告牌出去！（眾應介）（付、淨、老旦上）

【步蟾宮后】具冤呈哀告。望超生，出離龍潭虎穴。

（付、淨白）老娘，喊冤！（下。老旦）冤枉，老爺！（手下）什么人？（老旦）告狀的。（手下）告狀的，進！（末）接上來！具呈婦姚氏，為懇恩拔罪超生事：有子岳飛……，噯，那婦人，那岳飛就是你的兒子么？（老旦）爺爺！正是。（末）他犯着死罪，明日典刑了，你還來具呈怎么？（老旦）啊呀爺爺噯！（唱）

【一江風】我暮伶仃，所靠無倚趁。教子方，甚似浮萍根。〔為求名，到此圖僥倖，豈料干亡命！〕

（白）老爺！我孩兒與小梁王柴貴比試，原立下生死文券，縱然打死，不過是誤傷。老爺！（唱）

望你細垂審，判却其情，难免冤業境！〔細推評，電鞠其情，空照秦台鏡。〕

（小生白）你兒子犯了天條，本司也這里痛惜；只是如今聖旨已出，也難挽回了。（老旦）老爺說那里話！（賓）

我孩兒雖是武夫，頗有忠孝之心，却將“精忠報國”四字刺入皮膚。到今一時誤犯，誤犯，伏望老爺超生筆下停，下停，全却母子瑩瑩命。願老爺萬代公侯盛。侯盛。

（小生）不是這等說。你兒子的罪，其實是誤傷；只是聖旨發下，故此難救矣！（老旦）求老爺做主！（小生）你要我做主……我指一條門路与你：明日監斬官是留守宗爺。你再具一個情詞，到法場哀告宗爺，求他保救。待本廳將此情由細細與他講明，或者有個生路，也未見得。（老旦）多謝老爺做主！（小生）我还要問你，你兒子多大年紀了？（老旦）二十歲，二月十五日子時生。（小生）可有媳婦？（老旦）家貧未娶。（小生）你到此可見過你兒子？（老旦）不曾。（小生）左右，這是岳飛母親，到監中容她母子一會。姚氏！將此情由緩緩與他說明，本廳自有區處。（老旦）多謝老爺！（下）（小生）吩咐掩門！（眾下）（小生）我兒那里？（旦上）脂氣妝台繞，墨痕羅袖沾。爹爹退堂了。（小生）退堂了。這里有個八字在此，你既知星理，可拿去推算推算，看目下可遭一劫？有何吉凶？就來復我。正是：死生皆由命，富貴自天來。（小生下。旦）二十歲，二月十五日子時生——（唱）

【綉帶兒】拂塵座把云箋試整。花亂滴雀瓦清冷。落鳳池翰染霜毫，細書定宿飛星。

（白）壬寅年、壬寅月、丙寅日、戊子時，此乃八陽之格，煞重身輕，五刑制伏。大運交乙巳，木助火威，煞印相合，功名顯達。此乃大貴之造也！（唱）

要成名，运行东去非小等，怕离火再行南运。

(白)这八字也是煞贵之格，后有显达，目下非爵祿之鄉——
(唱)

但凶星繞紛紛在限經，剛只是移花接木佳境。

(小生上白)非知数与命，名利系人心。我兒可曾推完？(旦)已排下了。(小生念介)煞重身輕喜制看，少年困頓展舒難。运逢乙木东方地，煞印相生顯达間。我兒，东方运行几时？(旦)正是移花接木之鄉了。此去二十年荣貴，至三十九再行南方丙火，制煞太重，那时恐非吉兆。(小生)他目下有一大难亦可解得么？(旦)目下計、罗纏于太陰分野，太陰乃是他的身宮，該有百日牢獄之灾。明日午时三刻，是計、罗出命，必定有救。此去后运虽有折挫，祿位必在爹爹之上。(小生)我兒，只看明日果然有救，方顯你星学有准。待我慢慢与你說知便了。五行排定自無差，莫向青天長嘆嗟，(旦)此去前程終有吉，管教枯木再生花。(下)

第十四出 解釋〔乙本第十二出，法場恩放〕(付、淨上)

(付白)尚有梯袍贈，应憐范叔寒。〔(淨)要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付)牛兄弟，昨日老娘到張理刑那里具稟，理刑說道叫老娘到法場哀訴。你我在法場外面打听，沒有动静便罢；若有些風吹草动，牛兄弟，你的家伙可有么？(淨)帶在这里。(付)噲的家伙也帶在身边。大家拚命救他娘的；救出大哥來，再做法理。(內喝道介)那壁廂官兒來也，我們閃在一边。(下)(四小軍、二中軍引外上白)不向衡門問鸛冠，魚头、鉄面自驚看。須存明鏡三秋皎，莫使嚴霜六月寒。下官宗澤是也。今日奉旨監斬犯人一名岳飛，为毆死梁王柴貴。我想梁王柴貴乃天下勇

士，岳飛一拳能傷其命，必是當世之豪傑；況且又在武場比試斗力，其中之罪，莫非有誤？亦未可知。今日還將這樁公案細究一番，看岳飛是怎生樣個人物，也就明白了。左右，打道前去！（唱）

【新水令】玉綸傳奉主生殺〔杈決〕，審刑罰詳情細察〔閱〕。莫藏奸先滑，夜鏡養秋月。民命當嗟，莫成六月嚴霜雪。（下）

（二創子拥生上白）皇天，我岳飛指望學成文武藝，還想貨與帝王家。誰知今日遭此橫禍也！（老旦、付、淨上）（老旦）我那兒吓！（唱）

【步步嬌】桑榆暮景遭顛蹶，汨染猩猩血。存亡數定者。慢自傷心〔情〕，肝腸痛裂！

（生白）老天，我岳飛呵！（唱）

滿望利名捷，誰知惹起冤和孽！（下）（眾引外上唱）

【雁兒前】黃羅罩鐵面，人秉鉄鉞。虎皮坐，獬豸冠，威猛烈。須究恤民瘼順輿情，莫等待執法無生活。

（小生上介）（外白）賢司理，岳飛毆死梁王柴貴可是真的么？（小生）啓大人：岳飛之事，似涉冤獄。古來武場，原是出生入死之地。那小梁王柴貴自恃英雄，故爾在劉太尉面前說與眾武生；諒天下縱有有勇之士，也不敢與他交手，這秋魁必定是他僭去。豈料岳飛不懼生死，上前未到一合之上，那岳飛手過處，柴貴便喪了命。彼時他家將等，就要亂刀砍殺岳飛。是理刑闖上擂台，說將岳飛下在監中，請旨定奪；不想聖上就有点刑牌下來。此一節事，還望大人作一明府。（外）此事我也明白了。（付、淨、老旦上）冤枉吓！（雜）呸！什么人？（老旦）冤枉！老爺！（雜）啓爺：有個婆子喊冤。（外）帶上來！（雜）是，（老旦）冤枉！老爺！（外）接上來！咳，那老婆子，你兒子打死梁王柴

貴此時就要處斬，你还叫什么冤枉吓？（老旦）冤枉！老爺！

（外）有什么冤枉？訴上來！（小生）那老婆子，上面就是留守宗
爺，有什么冤枉，婉婉訴上來！（老旦）我孩兒呵！（唱）

【武武令】為求名風霜遠涉，誤墮入貴家枝葉；持執勛冒，不容人分
說。

（白）老爺，我孩兒與小梁王柴貴比試，原立下生死文券，縱然
打死，不過是誤傷。老爺！（唱）

生死券盡明結。他自恃霸富豪，要占狀元，料無人敢與他斗接。

（外白）賢司理，監考之時可有生死文券么？（小生）有，是理刑
與劉太尉同立下生死文券在此，呈上。（外）既有生死文券，就
是誤傷也無罪了。（老旦）青天老爺！若是不信，我孩兒〔志在
忠孝，他〕背上刺成“精忠報國”四字，望老爺虎目電明，就知明
白了。（外）既如此，帶犯人！（劊子手擁生上）（外）賢司理看來。

（小生）啓上大人：果然有“精忠報國”四字。（外）待我看來。（唱）

【得勝令】呀！險誤殺〔矢〕丹心草茅〔忠義〕杰。須究出落衡門忠義
節〔几枉了〕照秦台冤恨雪。釋無辜休亂施三尺法，舉賢能方顯得
臣分竭。休屈，看他是真豪傑〔觀着他雄赳赳有擎天業〕。

（白）劊子手松了綁！（唱）

英烈，觀看他貌堂堂非等別〔貌巍巍非等別〕。

（付、淨上白）冤枉吓！（雜）呸！什么人？（付、淨）我們是岳飛的兄
弟，前來替死，殺了我們罷！（外）岳飛，這是你什么人？（生）是
小人兩個异姓兄弟。（外）叫什麼名字？（生）一個叫牛皋，一個
叫王貴。（外）有何本事？（淨）會殺人放火。（生）〔膂力千斤。〕
是隨小人前來求試的。（外）既是你兄弟三人勇力過人，日今
楊么洞庭湖作亂，待老夫上一本，保你三人前去征剿楊么。倘
得成功，將功折罪。你意如何？（生）感得老爺釋放之恩，岳飛

願展胸中之志。兄弟們，我等拜謝老爺！（合唱）

【園林好】喜重重开怀暢悅，拜青蓮渡人的菩薩。我若似〔誣獄事〕復盆清雪。生死德，敢忘却！忘却！

（外白）賢司理，將他們招保出去。（小生）是。隨我來。（同下）

（外）左右，打道回去。（唱）

【清江引】招賢納士須搜括，為政之大節。文可主安邦，武可能興業〔興王業〕，指日里〔奏明君〕整雄兵〔師〕把湖〔敵〕寇滅。（下）

第十五出 重會（付、淨、老旦、生上）

（白）謝天謝地（付、淨）恭喜老娘、大哥！（生）二位兄弟，你二人在此打听消息，我同老娘先家去罷。（付、淨）說得有理，大哥扶了老娘家去，我二人在此打听就是了。（老旦、生下。付）妙吓！牛兄弟，這一節事情竟釋放了。我好爽快也！（淨）我也快活起來了。（付）大哥命你我在此打听消息，你可不要往那里去。（淨）不往那里去。你我且喝酒去。（付）方才說了不要往那里去，又是吃酒去！就是吃酒也沒有錢！（淨）沒有錢？實不相瞞，大哥監在獄中，我在那旅店中一文錢也是無的。你道怎么？（付）你怎么？（淨）我竟沿街叫乞。（付）怎么你竟沿街叫乞？（淨）正是。多蒙那崔蓮姑小姐，贈我十兩銀子，旧衣一件。銀子与大哥吃了一半，還有五兩，你我到酒店里喝他几碗酒再來。（同下）

懷私拘拿〔乙本第十三出〕（付上唱）

【一枝花前】包羞官顯爵，巧笑逢君面。

（白）下官，秦檜是也。曾与金人盟誓，与夫人得脫南还。聖上盤問我來由，我只說：金國監我在沙漠，被我一夜將守監人殺死，走到江邊，夺船而回。聖上聞奏，龍顏大悅，即拜我为礼部

尚書。这也不在話下。只可恨前番在金邦之时，崔縱那厮把我百般毀辱，至今怀恨在心。我要报此仇何难？恰好前日聖上又問起洪皓、王綸一班使臣，被我回奏道：洪皓、王綸面辱金國大臣，發在冷山駐札；只有崔縱已降金國了。聖上聞奏大怒，就着我將他家屬拿來羈候。我今早已差人前去，未知可曾拿下。待他回來，便知端的。（雜帶占上白）走吓！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啓爺：奉爺鈞旨，將崔府团团圍住，拿得家丁三十余人，不曾走漏一口，請爺鈞旨定奪。（付）那站立者何人？（雜）是崔氏蓮姑。（付）崔氏，你父親已降金國，聖上命我拿你到此羈候。你可曉得你父親的消息么？（占）我父親呵！（唱）

【大聖樂】他食君祿怀志不移，立綱常存委蛇；他心如鉄石，尊王事，決不肯順金祿。

（付白）我在那里親見的，难道是假么？（占唱）

这是怀生嫉妬生惡計，难道兒豈不知父母志奇！

（付白）喏！誰生嫉妬？你父親必有关節打通于你知道，你不說出來，就該死了！（占唱）

便粉身碎骨，怎妄認無中生有，叛國之罪！

（付白）人來，將崔氏送到宜城縣監候了。吩咐縣官呂中原細細審問复旨，說崔縱必有私書到家打通关節，接取家屬。要將崔氏嚴拷成招，不得有違！（雜應，帶占下。付）叫她渾身是口不能言，遍体排牙說不得。（下）

第十六出 三醉又名糊塗判斷〔据清南府抄本补入〕

〔乙本：第十四出〕

（丑上白）我做皂隸，才得人身；銅錢銀子，是我命根。三盃兩盞醉醺醺，若有差使來尋我，便落些須微金。自家宜城縣四班皂

隸頭兒是也。今日該我的班，不免前去伺候。這時還坐堂？是了，想是後面鬧酒去了。我閑着做什么？不免尋個酒鋪兒，我也喝他兩壺去罷！（虛下。淨上唱）

【青歌兒】三罈酒醕醕醕，好良宵休辜佳景。前街斜走后街橫，人人道我黑煞形境。

（白）我牛皋。為大哥釋放之後，不覺快活，同王哥到酒店中吃几罈酒，不覺有些醉意。王哥先去睡了；我見月明如畫，為此到街坊上閑撞閑撞。好一座大廟宇！這麼一個大廟宇，沒有個神道兒？我走來不覺酒涌上來了，就在桌底下睡他娘的一回！（內虛白介，丑上虛白介，唱）

【前腔】酸黃酒吃來有興，豬頭肉十分精品。那盤鹽豆活遭瘟，吃得我兩腳不定。

（虛白介。小生吏典上白）簿青堪寄迹，刀筆可容身。自家宜城縣吏典便是。可笑俺本縣老爺審事，直到黃昏時分，吃得大醉，方才坐堂。今日禮部秦爺發下女犯崔蓮姑在監；方才又差人來催審，要去復旨。我想怎得坐堂便好？這是皂隸，怎麼吃得爛醉睡在這裡！待我喚他醒來。皂隸醒來！（丑）誰喚？（小生）你又吃醉了！（丑）誰吃醉了？你爹才吃醉了！（小生）正是：酒官、酒隸能誤事，……。老爺升堂了，小心伺候！（丑虛白介，付上唱）

【前腔】我做官糊塗清怔。酒糟團終日〔朝〕不醒。蜜法一味打平人，叫我“青天爺爺饒命！”

（小生）吏典叩頭。（付）請起請起。（丑）老爺在上，皂隸叩頭。（付）誰？（丑）皂隸。（付）你這個樣兒，你又醉了？（丑）小的清清楚楚的，誰醉了！（付）你沒醉么？（丑）沒醉。（付）叫吏典把皂隸拉下去，打！（小生）哦。（丑）老爺，小的醉了！（付）你醉了

么？(丑)小的醉的动不得了！(付)你既醉的动不得，我就饒了你。(小生)老爺，皂隸醉了！應該責他几板，戒他下次，怎么倒饒了他？(付)我曉得你那个意兒了。你說皂隸醉了，應該責他几板，以戒下次；我老爺也吃醉了，也責我几板以戒下次么？叫皂隸把吏典拉下去与我打！(小生)这怎么处？老爺，小的也吃醉了！(付)你也吃醉了？我也饒了你。(小生)多謝老爺！(付)居政若当先，惟知酒味甜。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糊糊塗塗天〕！自家宜城縣呂中原是也。幼擢高科，心性好酒，不知民間稼穡。我想那錢糧事可緩，酒是不可不吃。吏典過來，今日可有什么事么？(小生)啓上老爺：有一起女犯，是秦爺發下來的崔氏蓮姑；方才又差人來，有書拜上老爺，說崔爺投順金邦，有書回來接取家眷，要老爺將崔蓮姑苦拷成招——有这樁公案，秦爺就好复旨。……他竟睡熟了！老爺醒來！(付)吏典，你說的是什麼？(小生)崔爺投順金邦，有書回來接取家眷，要老爺將崔蓮姑苦拷成招——有了这樁公案，秦爺就好复旨了。(付)哇！我老爺自然曉得的，誰要你叫我老爺？皂隸，帶犯人進來！看酒來！(丑)犯人，誰是犯人？走出來！(占上唱)

【梅子黃時雨】捨死招生，怎肯辱親命！

(丑白)你就是犯人么？生的倒也罷了。我對你說：我如今帶你進去，我們老爺必然問你：“你父親怎么降了金邦？怎么有書回來接取家眷？”叫你招，你必定不招。我們老爺若是打你的時節，我有个絕妙的法兒教給你，你說：“老爺，小婦人吃醉了，醉的动不得了！”你这么說，他就饒了你了。跟我進來。犯人進！進來。當堂去刑具。(付)崔氏，你父親降了金國，前日有書來接你可是有的么？快快招來，免得我三推六問。(占)爺爺

听稟！（唱）

【鎖南枝】家尊去，奉敕行。家尊去，奉敕行。丹心豈肯負聖明！

（付）你拿出你父親的家書來就明白了。（占唱）

他一去杳無音，無處來家信？

（付）沒有家信？叫皂隸替我老爺撈起來！（丑應介，撈付介，付嘆。）

小生）叫你撈起犯人來，你怎么撈起老爺來了？（丑又撈自己介，

自己嘆介。小生）叫你撈犯人，你怎么撈自己？撈犯人！（丑撈占介。

占唱）

這是同僚輩，生妒衅。（滾）我老爺素懷忠義之心，豈肯背主投順金邦？分明是平地波濤，捕風捉影。老爺呵！（唱）這的是同僚輩，生妒衅，望求高台作明鏡。望求高台做明鏡。

（付〔拍案〕介。淨从桌下出白）什么人驚醒我老爺的覺？（丑虛白

介。淨）那婦人，為什麼事在此拷打你？（占）我是崔家之女。道

我父親降了金邦，在此屈打成招。（淨）你父親是那個？（占）我

父親崔縱，官拜殿中侍御史，出使金邦。奴家是崔氏蓮姑。

（淨）怎麼？你就是崔氏蓮姑小姐？（占）我便是。（淨）原來是

大恩人。恩人請上，受我一拜。（唱）

【前腔】向風雪夜，感提金。向風雪夜，感提金。存心怎敢忘大恩！

（丑付譚介。付淨）。你这狗头！（唱）

她是忠良世第門，如何屈打成招認？（作繩縛丑、付介。唱）將麻繩捆狗弟們。教你吃大拳頭，叫你酒兒醒。叫你酒兒醒。

（背旦介下。丑、付虛白介。小生松繩介。付虛白介。小生）世間有這等糊塗官府！不免避了他罷。正是：雙手辟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下。付、丑虛白介，下。）

第十七出 仗义全嬌〔据乙本第十五出补〕(老旦上)

【番卜算】衰鬢久幡然，歷尽炎涼味。(生上)

親老家貧仕路迟，多少歎噓意！

(老旦白)世情多反复，人情薄似云。(生)飄泊來千里，归計喜重新。(老旦)我兒，你千里求名到此，不想受此一番狼狽！幸喜得清廉官府，將你罪名一旦开豁，又保举你前程。我想世途如此，流离颠沛，那得安靜日子？不如收拾回鄉，守自己的窮苦罢！(生)母親之言，敢不敬从；只是孩兒官事，着保在外，專待發落，收拾回家。(淨背占上)有恩必报，有德不忘。(生)兄弟，你在何处領來这个女子？莫非你又做出歹事來了？(淨)难道我牛皋就沒有一樁好事么？(老旦)你且說來。(淨)当日大哥在監中呵！(唱)

【桂枝香】衣無遮体，苦無奈〔粮〕窮途叫飢〔衣〕。遇天寒雪夜哀求，謝〔蒙〕娘行贈我朱提。今朝偶遇受刑时，感謝恩情救背归。

(老旦、生白)原來是大恩人，請上，容我母子一拜。(付上)春从天上至，恩向日边來。老娘大哥造化了。(生)甚么造化？(付)我方才在縣前行走，只見那些府官、縣官都去接旨，我也隨在后面打听。只听得那些人說：是宗老爺上本，保举大哥去征剿楊么。如今朝廷賜下官誥兵符，在留守府中开讀，快去接旨！(淨)妙！有兴！有兴！(生)且不要欢喜，我和你再去打听打听；是不是也未可知。(老旦)我兒說得有理。你三人同去打听的实，快來复我！(生)母親，权把崔小姐在我家居住了。我同兩個兄弟接旨就回。功思恢社稷，(付、淨)所念〔志〕在君親。(老旦)小姐权在我家居住了，等我兒接旨回來，再做道理。受得〔尽〕苦中苦，(占)方为人上人。(下)

第十八出 点將〔乙本第十六出，楊么点將〕〔丑上唱〕

【点絳脣】武庫家声，孙、吳兵动〔勁〕，威名振，海寇難寧，杖策〔方顯〕謀猷勝〔盛〕。（白）自家楊元帥麾下總巡中軍花卜方是也。今日元帥登壇議事，只得在此伺候。呀，水城中一棒鑼声，想是元帥登壇也！（淨上唱）

【混江龍】东山逸韵，指日間移星斗轉列成营，按着这周天太乙，甲、丙、辛、丁。統領的人中豹虎，穩坐着再世桓、文，披挂賜彝名甲冑，懸佩着盤郢奇琛。憑着俺貔貅万灶拥河中，一任他雄赳赳百万書圖陣，才顯得英雄气象，这便是龍虎交爭〔征〕。

（白）湖光灩灩蕩旌旗，草色青青映綠漪。鼙鼓一声魚鱉走，金鳴万將怒濤随。孤家，大聖天王楊么是也。昔年曾在鍾相部下为先鋒。因提師失利，主將被擒，是俺逃入洞庭湖中，聚集余党，自称为王，虎踞荆、襄一帶地方。自从建業以來，兵强將勇；不患天下大事不成矣。昔年宋朝王夔提兵到此，被俺殺得片甲無存；俺如今又得了王善雄師相合，三軍威名越加日盛了。这也不在話下。今又聞宋朝遣將發兵，到此征討，俺今日不免將各營將官親自点察一番。花卜方！吩咐四寨水營將官，各駕小舟前來听令！（丑）得令。呔！四寨水營將官听者，元帥有令：各駕小舟一只，向前听令！（末）傳過了？（丑）傳過了。

（末唱）

【油葫蘆】動地那軍声似山岳傾。太白旗，耀日明。只待要獐貌鑢鏑賽过犀丈，又要那青霜、紫電可也如風動〔奔〕，更有那鉄胎雕羽穿楊迅。这攻城略地能。太行堅，三山鎮，管教他望旌旗魂先遁。今日个英雄隊里，要选个長纓。

（外扮將官上）楊欽打躬。（末）楊欽听令！（唱）

【天下乐】俺只为宋室分崩也那金國侵，因此上鎮湖山用計深，憑着俺善武〔文〕能文〔武〕千里群〔郡〕，安社稷非小可，夺江山不徇情，方顯得楊元帥掌握中軍。

（外）得令。（下。生扮將上）楊佐（王佐？）打躬。（末）楊佐听令！

（唱）

【哪吒令】你看那黃云也那寒塵，滿眼的穢泥；征塵也那陣云，中兴的鼎新。撫楚兼〔的〕滅秦，擒飛虎〔無情和那〕孟賁，洞庭湖定霸基，英雄們延攬盡，共拥着坐貔貅小小的魔君。

（生下。小生上）刘橫打躬。（末）刘橫听令！（唱）

【鵲踏枝】俺这里左輔的巨灵神，右弼的是律令，一个个耀武揚威，一个个赤胆忠心。巨艨艟連环奋力安穩〔連环陣安穩〕，这便是九里山大会垓〔垓的〕排陣〔屯〕。

（小生）得令。（下。付上）陈濤打躬。（末）陈濤听令！（唱）

【寄生草】恁要提防緊，巡視勤，整〔枕〕干戈好护定〔定着〕先鋒印，撫軍兵务〔务須〕着多安靜，寨壘中輕舟須教定。有一日宴太平圖画列助名，那时節祝無疆万載称名姓。

（付下。末白）花卜方，吩咐每將各賞金牌一面。把旗門开着，战船一字兒摆進水城听令！（丑）得令。呔！四寨將官听者，元帅有令：各賞金牌一面。把旗門开着，战船一字兒摆進水城听点！

（四水手引四將上）众將打躬。（末）众將官！（唱）

【煞尾】从今甲冑要鮮明，刀槍时时整；三令与五申，休教是虛文。

（下。丑）众將官！元帅有令：各按汛地，准备來日交鋒！（众）得令。（唱）

【沽美酒】賞金牌，散各軍。賞金牌，散各軍。众〔水〕寨內，尽欢欣〔騰〕。棹槳揚帆如踏〔端〕平，把門旗〔旗旛〕整頓，海綣列万勇〔弩〕千軍。看：水营水軍强盛，施威武艨艟飛進〔迅〕，俺呵！那

怕他官兵、岳兵，怎敵俺奇兵、正兵，管教他望風逃遁！

【清江引】高輪大纛排營陣，畫槳輕搖引，滾滾怒波濤，吳山竹一根
〔隱隱山河振〕，指日里奪江山把邊定〔邊烽靖〕。（下）

第十九出 興師〔乙本第十七出，奉命起兵〕（淨上）

【一剪梅】一日男兒劍氣飈，執却戈矛，頂却兜鍪。（付上）

生平懷志覓封侯，撇却繩鉤〔憂愁〕，整却謀猷〔脫却咨諏〕。

（淨白）王哥，你我尋訪岳大哥，不想有此一番際遇！多蒙宗留守推荐大哥为招討使，你我为左右先鋒。今日大哥領兵前往洞庭湖征剿楊么，只得在此伺候！（三旦扮小軍，小生將官，生上，唱）

【臨江梅】虎豹騰空威欲吼，那堪自老丹丘！錦衣捧轂拥貔貅，佩却吳鉤，整却謀猷〔奇謀〕。

（白）箕裘敝盡莫長嗟，須信春來物自華。太平事業將軍定，錦衣壯士欲〔要〕還家。俺，岳飛。初出茅廬，几登鬼錄。幸蒙宗留守推荐，聖上拜我为招討神策將軍，命我前往洞庭湖征剿楊么；又賜下空头官誥，許我招用有才能戰之士。我想今番初次出兵，若不顯个斬將搃旗之勇，一則不顯我胸中大志，二則有辜負宗大人保舉。手下現有牛皋、王貴，力足制敵，不必选將募兵。只是今番利在水戰，不知戰船完備否？（眾白）戰船完備多時。（生）眾將听令：我三人幸蒙朝廷重用，宗留守保舉，况今番初臨戰地：須要努力制賊，臨陣生機。我聞楊么占据洞庭湖多年，官兵屢屢失利。你們勿得藐視草寇，輕自取敵；須遵關外奇謀，必用心思制敵。兵隨將轉，將听令行；聞金退，聞鼓進；兵家之常法。功者賞，罪者罰：軍令之規條。倘有少挫軍威，梟首示眾！（付、淨、眾）得令。（生）吩咐下船。（眾作上船介。

生)众將官!(同唱)

【梁州新郎】你看:波濤洶涌,騰翻魚溜〔鱗鱗馳驟〕;桂棹〔杏繪〕牙旗列宿;碧空鼙鼓,烟波声振蜃樓。見得蝦鬚、鱗翅、龜穴、螺窩,疾走驚回溜。清波飛百尺,湿衣簫,一劍平分破怒彪。(合)蘭槳動,輕舟驟,滿江中皂旗分前后。軍沸也,虎牛吼。

(众白)啓元帥:湖中水草挤積,大船不能行动。(生)待我看來。

众將官!(众)有。(生)我們大小船共有多少?(付)大船有三百。

(淨)小船七千有余。(生)吩咐众將官,把大船弃了,俱下小船。

俱要滿載水草;如無者,斬!(众)得令。(生)牛皋、王貴听令!

(付、淨)有。(生)楊么坐据洞庭湖多年,只靠水寨堅固。他四

下筑起水城,城中大小船只連環,以頭鎖尾,以尾鎖頭,名曰海

鯨:內中又有濠河,可容小船出入;船上兩旁,夾板平鋪,排陣

走馬,犹如平地;四圍画槳,約有千只;后有四十輪水車,水車

运动,行走如飛,——朝廷屢次征討,俱以失利。因此你二人

待等臨陣之時,看他水城中大船行动,即將水草滿湖撒開。水

草絆住車輪,海鯨不能行动,那時擒拿楊么易如反掌耳!(付、

淨)得令。(生唱众合)

【節節高】奇謀破海鯨,草盈收。清波浩渺如飛溜,輕相誘,出蓼洲,無容走。綠萍滿布三江口,饒他百槳難相扭。只恐流血繞清波〔染波紅〕,滄浪处处寒星斗。

(众白)离賊船不远。(生)众將官,离賊船不远,須要捨死忘生,

努力向敵。如違者,斬!(同唱)

【尾聲】赳赳武士齊叉手,擒王斬將仗吳鉤,初出茅廬第一籌。

第二十出 擒么〔乙本第十八出,洞庭大戰〕

(丑上白)滿目湖光似錦屏,波心处处颺魚鱗。旌旗摩起三江動,

鼙鼓声催舟欲横。自家，楊元帅麾下总巡中軍花卜方是也。今有宋朝招討岳飛打下战書，俺元帅批回，約在今日交战。早上奉元帅將令，着俺傳与四寨水营將官知悉，不免趁早吩咐進营飽餐战飯，有何不可。四寨水营將官听者！元帅有令：今日与宋朝招討岳飛交战，尔等各駕小舟，齐進水营，在濠河駐扎。將大海鯨四面鉄錨齐起，四下輪起水車，車夫齐备，待岳飛的兵到，那时把海鯨划动，元帅親自臨敌。違令者，斬首示众！（內应介。淨上）一叶扁舟烟霧中，騰騰殺气貫長虹。兴王定霸男儿志，試看今朝立武功。喏，牛皋。奉大哥將令，監督草船五百艘扎在东湖。王貴扎在西湖。但看他海鯨划动，即將水草滿湖撒开，恁着他水城中果然好营寨也！（內喊介）那壁廂俺大哥殺來也！（付、生上，殺介，下。淨）呀，你看海鯨果然行动如飛也！（唱）

【粉蝶兒】拥簇〔坐拥〕三江，摆〔排〕列着旗旛如嶂，建樓台千仞銅牆。繞青山，圍綠水，尽教他烟波飄蕩。帅纛旗蔽日光芒。呀！听啞水車兒聳來声响。

【醉春風】果然是踐驂騶摆列圍場〔排营陣的圍場〕，他那里三令五申也不尋常！俺大哥呵！休錯認做隊里兒郎，今日个立奇功煞教人亡〔万人之上〕。

（白）那壁廂王貴殺來也！（付、丑上，殺介，下。淨）那王貴今番好一場廝殺也！只見那員將官呵！（唱）

【上小樓】旗标着卜方花將，袍掩着护心鏡似过秋霜。只見他吞头魚鎧，丈八神槍，精神抖擻，气宇軒昂，脚踏着海鯨兒耀勇〔武〕在泓波得这大浪。

（生內白）众將官，將水草滿湖撒开！（末上）啊呀，你看这廝將水草滿湖撒开，海鯨难以行动。俺不免弃了海鯨，跳上小船擒他

便了，小船伺候！（下。生上）牛皋听令：楊么已上小船，不許放進水城；若放他進水城，斬首示众！（付、生殺介，付敗下。淨）且住。俺聞楊么久在水寨，難以輕敵，俺不免將身上衣甲脫了，先在水底等他便了！（唱）

【么篇】俺大哥將社稷扶匡，全憑着兵法精詳。因此上靖海邊疆，跨海擒王，奏凱還鄉。衣不包、甲不裝、一味粗莽，遇着俺牛爺爺，霎時魂蕩。

（末上白）啊哟，這廝好生梟勇，戰他不过！不免弃了小船，跳下水底藏身便了。（淨擒末下。前將官、四小軍引生上。众白）楊么已擒。（生）打入囚車。打得勝鼓回營！（唱）

【山花子】凱歌歡處三軍唱，升平樂迭奏無疆，喜雄師干戈戢揚，旌旗捷報朝堂。太平时激揚紀綱，烽烟靜息文較張，奸邪屏迹肇聖邦。看取奇謀，久誦甘棠。

第二十一出 議婚（乙本第十九出，朱門議配）（末、丑扮二中軍引外上）

【步蟾宮前】鷹揚奮武匡廊廟，魚龍混英雄堪表。

（白）烽火年來患，羽書日夜移。肱股懷社稷，將士臥沙堤。下官宗澤是也。前者在法場遇見岳飛，我見他相貌魁梧，言談闊略，又見他志存報國，因此免其死罪，保舉他征剿楊么。且喜馬到成功，一戰而捷。如今班師復旨，聖上大加獎諭，此亦不負下官舉賢之能也。（小生扮下書人上）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此間已是，門上有人么？（中軍）那個？（小生）下書人要見。（中軍）站住。下書人要見。（外）着他進來。（中軍）着你進去。（小生）下書人叩頭。（外）那里來的？（小生）是洪爺府中。（外）你是洪老爺府中人么？（小生）是。（外）你老爺在金邦，一向可有信息回來么？（小生）俺老爺自到金邦，并無音信回來。前日王綸老爺

回來，方知我家老爺發在冷山駐扎。有書達上。(外)接上來。

起在一邊！(外念介，唱)

【一封書】从出使到邊，罵金人拘冷岩。崔廷直節全，喪遐荒，突可憐！為國亡家無別事，只有一女蓮姑弱息年，托台前，主姻聯，擇配良人德怎言！

(白)咳！原來崔廷直盡節身亡，你老爺要將他小姐托在我身上與他招一佳婿。前者有奸人妄奏朝廷，說崔爺降了金國，將他小姐發在宣城縣審問，却被強徒劫去，至今沒有蹤迹。此事又成画餅了！(小生)求爺回書。你老爺在北，不便回書。中軍，取五兩銀子，賞那來人去。(小生)謝老爺！領着宗爺命，回復俺王爺。(下。下手引生上)

【步蟾宮后】一朝取法霍嫖姚，四海妖氛尽扫。

(手下)有人么？(中軍)甚么人？(手下)招討岳爺來拜。(中軍)稟老爺：招討岳爺來拜。(外)有請。待我出迎。招討請！(生)不敢，恩相請！(外)老夫引道。(生)大人請上，容岳飛拜見。(外)豈敢，只是常禮！(生)微賤之末，幸蒙山斗之瞻；几死之徒，叨荷珠玉之重。有負吹噓，突切惶愧！(外)豈敢！少年折挫，杰士之尋常；待時駕驚，英雄之際會——老夫何力之有！請坐。(各坐介。外)楊么生居洞庭多年，朝廷屢次遣將失利，招討用何奇計，却能電滅至此？(生)楊么一則依三江之險，二則靠海鯨為寨。其行船之法，用四十輪水車，運動疾走如飛，為此不能擒獲。前日臨戰，末將令小船先將水草撒在湖內，絆住車輪，那海鯨不能行動，因此被副將牛皋擒之。(外)那副將牛皋，可是前日那黑臉的？(生)便是。(外)招討計策難量，牛將軍英雄無比：真奇妙也！(生)不敢！岳飛一來拜謝恩相，二來有事相稟。(外)有何事？老夫領教。(生)岳飛呵！(唱)

【刮鼓令】遭顛沛在牢，慮飢寒為餓殍，喜得佳人贈金寶，今得重生榮聖朝。

（外白）招討既在監中，那佳人何來即有所贈？（生）是牛皋見岳飛飢寒難度，雪夜求乞，適蒙他贈金，以致重生。前者牛皋夜月醉后，撞入縣衙呵！（唱）

恰遇那多嬌，啣冤縲紲遭法敲。

（外白）你可問那女子姓名么？（生唱）

蓮姑小字，是崔嬌。

（外白）是崔蓮姑？这也奇怪！如今在那里？（生唱）

与他共登相府候呼召。

（外白）招討，这也妙得緊！这蓮姑小姐，是老夫同僚崔廷直之女，他父親出使金邦，在雁回嶺死節。如今聖上在这里追究這一節事。快請他進來相見！（生）岳飛告辭了。（外）不是一番寒徹骨，（生）怎得梅花噴鼻香！（下。中軍）啓爺：理刑張爺求見。

（外）前堂少坐片時。梅香，門外請崔小姐進來。吩咐掩門。

（中軍應下。占、丑上）

【引】何處寄鸛鶒！思親啣命，誰布这嫌謠！〔家君去北番，何日重相見！〕

（白）大人萬福！（外）小姐請坐。請問小姐，令尊大人降金這一節事，怎么样起的？（占）大人听稟。我父親呵！（唱）

【刮鼓令】南都下信杏。这降金，奴未曉。驀忽的一家星散，又逼奴信口招。

（外白）要小姐招些什么來？（占）那秦檜道我父親降了金邦必定有書回來接取奴家，將我發到宜城縣，三推六問——（唱）

為此執法仗刑条。只道紅顏命沒下梢，急切間忽遇醉英豪。

（外白）小姐遇見的可就是牛皋么？（占）正是。（外）他便怎么？

(占唱)他負回岳宅報瑯瑤。

(外白)小姐，你令尊呵！(唱)

【前腔】懷忠義氣豪，到燕京心愈皎。受跋涉風霜勞頓，更為君憂心自焦，病魔招。

(占白)家父有病，大人何所聞來？(外)前日聖上差杜時亮和書于燕京，昨日他回來，說曾見洪皓，故此知道。(占)若見洪大人，必知我爹爹的消息了。為何書也沒一封？(外)咳，說也傷心，那韓離不將洪大人与令尊呵！(唱)

發遣在冷山千里遙。誰知雁回嶺上兩分交！

(占白)大人，我父親与何人分交？(外)令尊懷病過雁回嶺，行至山頂，忽聞二帝崩于五國城，你令尊大哭一場——(唱)

竟自投崖，屍弃草茅荒郊！

(占白)這等說，我父親投崖而死了！兀的不痛殺我也！(跌介。

外)快扶小姐進去！(占)傷心不敢高声哭，只恐猿聞也斷腸。

(下。外)中軍，快請張爺在后堂相見。(中軍應，請介。小生上)

【引】欲覓英豪，求執斧，轅門候早。

(白)大人！蕩平巨寇，恢復荆、襄，皆賴大人荐賢之功，推官不勝欣幸！(外)此乃朝廷之福，賢司理贊襄出獄之功，老夫何力之有！(小生)推官有一事，瀆聞老大人！(外)願聞。(小生唱)

【前腔】麟有女幼嬌，在閨中知命早。

(外白)原來令愛知星家之學，這也難得。令愛貴造如何？(小生唱)喜日主、專祿虽好，時上傷官煞重梟。若覓鸞鳳交，夫星強旺，兩有相靠。

(白)前日岳招討在難時節，推官曾將他八字与小女推算，道他是八陽之格，又說他過了午時三刻，轉禍為福——(唱)果然今日似霍嫵姚。

(白)为此今日推官叩府呵！(唱)

敢煩執斧叩旌旄。

(外白)原來如此。賢司理可謂識人矣。(小生)不敢！(外)方才岳招討在此。賢司理早來一時，與他而講更妙。老夫謹領。

(小生)告辭了。欲擇東床婿，先央執斧人。(下。外)我道那理刑有什么公務事來見我，原來特央我做伐，要將自己女兒許嫁岳飛為妻。我方才一見崔小姐，也有此意，不想又被他占去。怎麼處？他更有眼力揀了一個英雄去，難道我就揀不得一個英雄么？那個該班的在此？(中軍)小人。(外)听我吩咐：你悄然到招討岳爺那里去，問那牛將軍可曾有夫人否。如有了，不必提起；若還沒有，你即到理刑張爺那里去，說我要將崔小姐配與牛將軍，央張爺作伐。不可有誤！(中軍)曉得。(下。外)雖然如此，只是岳飛眼見得文武全才，但不知牛皋胸襟若何。過來，听我吩咐：你去吩咐該房，明日整備三桌酒在后堂。看我兩個帖，去請岳爺、牛將軍明日晚堂赴席。(中軍)曉得。(下。外)待我明日請他到來，看他胸襟真偽若何。姻緣本無意，天遣偶相逢。來朝一席宴，試看那英雄。(下)

第二十二出 省親〔乙本第二十出，母子議飲〕(老旦上)

【鷓鴣天】孩兒立志聖明瞻，教子成名婦道傳〔兼〕。

(白)老身自為孩兒跋涉南都，母子難分，因此未歸故里。今喜他斬將立功，名揚帝里，又蒙宗留守一力保舉，官拜左軍招討使。今日本府理刑差人到此，請孩兒到府中去，不知為着何事，且待回來，便知端的。(淨上)正欲清談逢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老娘，大哥那里去了？(老旦)張理刑那里去了。你問他怎麼？(淨)要同他去吃酒。(老旦)那個請你吃酒？(淨)是那

个宗老头兒，下两个帖子，請大哥与我，为此要同他去。（老旦）我兒，你方才該同他去才是，怎么受他的帖！（淨）老娘，我想那留守的酒，也該去吃他的；我們与他干下这許多的功劳，不要說是一席，就是十席，也是該的。（老旦）这是为朝廷，与他什么相干？（淨）是。不过是，为朝廷他也应請我們吃酒。（老旦）等你大哥回來，再做道理！（二卒引生上）

【引】兵甲洗天河，待把中原安妥。【鷓鴣天】早是鵲桥天已定，不須金鼎再三占。】

（淨）好，吃酒的伙計回來了！（老旦）我兒，今早本府理刑請你去議甚么事？（生）母親有一樁喜事（老旦）甚么喜事？（生）与牛兄弟說親。（老旦）是那一家？（生）就是那崔小姐——他的父親死在金邦——宗大人如今做主，央理刑張大人作伐，方才請孩兒去講這一節事。孩兒已允了。（老旦）我兒，你恭喜了！（淨）甚么喜？（老旦）宗大人將崔小姐与你做媳妇了。（淨）咳，你娘、兒們不要做弄我。宗老头兒請我們前去吃酒。（生）那家來請你吃酒？（淨）就是那宗老头兒。（生）兄弟，你今日去不得。（淨）为甚么去不得？（生）今日留守必定是看你人品。你一來粗鹵，二來耽酒誤事；你不要把這一節好事弄坏了，不去的是。（老旦）我兒，婚姻事大，吃酒事小，还是不去的是。（淨）甚么婚姻不婚姻！我牛皋一世沒有老婆也罢了，这酒是要去吃的。（生）你要去，依我三件事。（淨）那三件？（生）第一件不許你說話。（淨）难道我是啞叭？（生）有問即对。第二件，看我一样行事。（淨）看你一样行事？这在我。（生）第三件，不許吃酒。（淨）又來了！为的是吃酒才去，不叫我吃酒？（生）我看你一眼，許你吃一杯。（淨）你若一日不看我，我就一日不吃？罢！（老旦）我兒，到那里多看他几眼就是了。（生）鵲桥自是可相通，

(老旦)須信朱、陳咫尺中。(生)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淨)大哥，到那里多看我几眼。(笑，同下)

赴宴 (二中軍、外上)

【探春令前】杯蔬一席宴英賢，試看偕姻眷。

(白)下官為崔廷直之女姻事未偕，昨已差中軍去問牛皋，尚無妻室，今日為此設下筵席，請他到此，看他人品如何。已差中軍前去催請，怎的不見到來？(二小軍、生、淨上。生)

【引】笙歌一曲〔派〕傳音奏。(淨)这也〔都〕是虛文串頭。

(卒白)有人么？招討岳爺、牛將軍到。(外)道有請！(見介。生)有辱恩和見招，恐拂台命，敢不趨從；但只一件，無可報效感恩垂青。(外)深慕招討忠義、牛將軍英名，荒蔬草酌聊屈叙議，萬勿見哂。(生)好說！牛兄弟，宗大人与你講話。(淨)你說不叫我言語。(生)我說有問即對。(淨)你叫我說什麼？(生)你說“好說！”才是。(淨)宗大人，好說！(生)岳飛啓上大人：愚弟牛皋性最粗鹵，倘語言非禮，望大人恕罪！(外)不敢，粗直無偽，正是英雄之本色。老夫正喜這輩人也。(淨)宗大人，我牛皋原是個老實人，你可不要惱我！(外笑介，唱)

【八声甘州歌】英才壯顏。喜宴乐欢笑，綺席華〔開〕筵。

(中軍白)請老爺上酒。(淨)我這里沒有酒吓！(外)咳，中軍連酒也不斟，跪在那裡！(生)這是怎麼說？(淨)方才你看了我一眼，我就吃過了。(生)啓大人：愚弟牛皋吃過了。(淨)我吃過了。(外)起來！換大杯！(唱)

新體〔簫〕佳釀，綠蟻小飲花邊，謳歌玩入竹屏前〔宛如行經前〕。

寶鼎香浮〔焚〕呈〔裊〕篆烟。駢填〔喧闐〕，听笙歌象板綿綿。

(生白)告辭！(外)后堂有酒尚未飲，且慢。(淨)我也告辭！(外)

中軍，請你牛爺到前廳！（中軍）是。請牛爺到前廳！（淨）前廳可有酒？（中軍）有酒。（淨）有酒？好！（下）（外）招討，老夫有一事相告。（生）大人有何事見教？（外）前日招討別后，那張世麟即到敝衙。他有一女，年方及笄，尚未適人，今見招討奇為〔偉〕，欲攀足下，央老夫為媒。我想此一段姻緣，實實相對，足下幸勿推辭！（生）大人在上，末將母子皆賴張大人之恩，未曾报答，豈敢重攀絲蘿？恐辱門楣！（外）眼見招討文可治國，武可安邦；他日之顯爵，豈在吾輩之下！今日一言已決，待老夫回復他，擇定日期，送過成親便了。中軍，請牛爺上席！（中軍）是。請牛爺上席！（淨上）（外唱）

【前腔】絲弦重整調再選。乍見得〔那〕溶溶夜月天。庭槐鴉宿，沸聲驚不成眠。

（白）請問招討，牛將軍這樣海量，平常飲多少酒？（生）平常只吃得几杯酒。（外）豈有此理！牛將軍，果然如此？（淨）牛皋原不會吃酒，就是平常也不過吃三四罈子的光景。（生）胡說！（淨）咳，大哥，那出兵的所在管我罷了。吃酒的席前也來管我？宗大人，也不是怎麼說。這酒要是有，拿來盡量兒吃；若是沒有，也就罷了。（外）妙！古來大將頓餐斗米，食肉數斤，酒為止渴之常，就是大杯也不足興。中軍，將大罈抬來！（生）大杯足已够了。（外）非也，今日此宴，別無外客，原說與二兄盡歡。若不醉歸，道老夫有慢。大罈抬過來！（淨喝酒介）吃的嚙家好快活也！（下）（生）牛皋放肆，下官明日轅門請罪。（外）豈敢，牛將軍非等閑人也！（唱）

粗豪直量無隱瞞，罈大還教一口乾。姻緣，這絲蘿定結鸞箋。

（白）今日此宴，原要觀牛將軍本色。今見他勇而無偽，量如滄海，真乃一員大將也！老夫將崔廷直之女配與牛將軍，明日是

个吉日，待老夫送过成親便了。（生）謹領尊命，告辞。正是：
不將漁夫引，（外）怎得見波濤！（同下）

第二十四出 圓聚〔乙本第二十二出，二門团聚〕（老旦上唱）

【風入松】喜看游子志凌霄，喜捷奏凱還朝。洞庭一戰功成早，又奉命淮西征討剿。（手下引生、淨上唱）

展奇謀〔勛〕立功這遭，聞奏凱喜上眉梢。

（老旦白）我兒，姻親之事，怎么样了？（生）宗大人双双送親到門。（丑扮僕相上。生）伺候了！（生、正旦、淨、占拜天地介。淨）原來是你老人家！与你磕个头兒。（生）咳，這是怎麼說？（淨）這是你我的大德恩人，如何不與他叩頭？（唱）

【川撥棹】加冠誥，感皇家恩非〔不〕小。喜一家〔門〕盡得封褒，（重），更團圓琴瑟永調。謝天恩，答聖朝，願無疆萬壽考。

【尾聲】封妻蔭子皇仁浩，青史垂名姓字標，齊祝嵩呼賀聖朝。（同下）（完）

畫地絕交

(四川竹琴)

〔一字〕瞬息寒冬又一春， 光陰荏苒事無成，
何日方把家聲振？ 長使英雄泪滿襟！

〔詩〕怀抱定國安邦謀，功名蹭蹬使人愁。一朝得遇風云湊，要把平生志願酬。（白）俺，姓岳名飛字鵬舉，河南湯陰人氏。自幼慈父見背，門衰祚薄，終鮮兄弟，全賴老母義方，教誡成人；又蒙義父周同訓習詩書，操練弓馬。虽有凌云之志，却恨時運未通。自那年武場槍挑柴貴命喪之後，回在湯陰，自知功名無分，甘守田業，侍奉老母。不料天災流行，河南干旱，米貴如珠。牛皋、湯懷、王貴等一班義弟，乘此荒旱，不務正業，在外做些不公、不法、違條、犯例之事。俺几番勸誡他們，竟執迷不悟。一朝破犯，豈不誤了一生！改日見面，當再苦苦相勸便了。昨日聞听金人渡河，汴京已失，二帝被擄，真乃千古奇事，令人聞之不勝氣忿！當日若留得俺岳某在朝，那金人焉敢正視汴京！这都是朝廷任用奸佞，致有此事，眼見大宋一座錦綉江山，將來定送在几个佞臣之手！俺岳某怀才莫用，時數限人，殊可嘆也！

〔一字〕俺非當世大英雄， 兵機戰策也粗通，
論文不敢稱出眾， 武略願效古人風。
自古行兵呵！

喜的是先軫、伍員
稱智勇， 喜的是班超、馬援
建奇功。

而今朝廷仍听讒言呵！

某有大志不能用，空生俺岳某^{在天}_{在地中}！

〔詩〕手捧香茗進書房，見官人愁眉不放。（介）官人！一人在此嗟嘆何來？（介）娘子不知，想某今年已是二十三歲，犹恐日月蹉跎，老而無用，是以愁嘆耳！

为此思想悶悠悠，未知何日才出头！

我为比苏^{秦求官}_{名不就}，反惹时人笑敝裘。

說什么錦心并^綉_口，說什么投筆与^封_侯！

俺空有浩气冲^牛_斗，又怎奈时^{乖運蹇}_{難强求}！

（介）官人此言差矣。豈不聞孟子有云：“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方能成其大器。”古來聖君賢相尚且如此，何況相公乎？

虽然目下命運乖，好比那明珠^內_埋。

天地萬物有成敗，榮枯得失早安排。

若論你儀表出^人_外，胸懷韜略非庸才。

相公，你时机一到呵！

求取功名如拾芥，富貴自然逼人來。

多少英雄將付待，磨礪以須等云开。

（介）娘子所言甚是，只是我如何耐得！（介）官人，有道是：“蛟龍豈是池中物，只待風云便上天”。（介）虽無榮封、誥命，且喜子孝、孫賢。（介）母親來了，孩兒跪接。（介）媳婦拜見婆婆。（介）罷了。鵬舉！（介）孩兒伺候。（介）為娘在窗外听了半时，你怎么时運不至，埋怨媳婦！（介）孩兒怎敢因时運不至埋怨媳婦？想孩兒身有武藝，

不能与國家出力，恐老死牖下，辜負此身。正向媳妇言說，就被母親聽見。(介)鵬舉，娘聞古人有云：“學而優則仕。”凡人只患自家無才；若果有濟世之才，何患不能用于世耶！

古來多少知名士，	要安心守分待 <small>天時</small> 。
孫叔敖志同窮 <small>百里</small> ，	負薪、牧羊把身棲，
時來秦楚為丞相，	匡君圖霸震華夷。
安貧樂道聖賢志，	妄自強求總非宜。

(老夫人正在訓 <small>鵬舉</small> ，	岳云放學轉回歸，
將身來在內堂里，	拜見祖母與嚴慈；
面見雙親俯伏地，	即忙下跪屈雙膝。
老夫人一見心 <small>歡喜</small> ：	“聖賢道理化庸愚。
孝順還生孝順子，	忤逆定產忤逆裔。”)

(介)岳云起去！(介)孫兒要爹爹母親起身，方敢起來。(介)鵬舉夫婦起去！(介)謝過母親！(介)岳云隨為婆上房去者。(介)孫兒知道。

(太夫人手 <small>攜</small> 岳云	岳鵬舉低頭自 <small>尋思</small> 。)
上房去，	

(介)且慢，適才母親講得明白，凡人只患無才，不患不得功名。某想那年武科場之時，蒙恩師宗澤向某言道：“今科雖然不第，不可少一跌便灰了進取之心。回家也要講究些武略，不時操練弓馬，遇有機緣，我當力保賢契做一番事業。”這是恩師好意。今日悶坐無聊，不免備下鞍馬，整頓戎裝，去在寬闊之處，操練一番則个。

(言罷起身入內房，	取出軍器與戎裝，
全身披挂把馬上，	出庄加鞭走平陽。
郊外景致無心望，	偶憶當年武科場：)

那廝行事不付量，
他叫俺將此秋魁^魁，
他要奪秋魁為那^那，
我取秋魁如反掌，
頭次比武比不上，
恩師一見呵！

兩下立了軍令狀，
張邦昌要某把命^命，
恩師乘勢把某放，
百姓日夜在吵嚷：
朝廷差官把旨降，
弟兄聞听喜心上，
冲鋒陷陣誰抵擋，
殺賊敗軍入賊帳，
恩師寫表奏皇上，
天子信讒無獎賞，
建此奇功難為將，
耳邊急听串鈴响，

現是云南一藩王，
讓他去奪狀元郎；
却原來要奪宋家^家，
豈可讓与小賊強！
二次要與我对^刀，
槍。

槍挑柴貴在校場。
众舉子不服鬧^科，
弟兄貪夜出汗梁。
金刀王善犯帝邦，
命恩師挂帥剿^賊，
隨侍恩師到沙場，
好似猛虎扑群羊，
槍挑王善一命亡。
凱歌一片返帝邦；
只封俺為承信郎。
怎不教人意感傷！
勒馬停鞭看端詳。

(介)岳大哥請了。(介)我當何人，原來牛皋、王貴、湯懷一班兄弟。你們這般打扮，向那里去來？(介)大哥，不瞞你說，小弟們又將那不要本錢的買賣做了兩樁來了。(介)呀，列位賢弟，愚兄那等相劝你們，為何執迷不悟？須知人生天地之間，務要正大光明，做那顯親耀祖的事業；只圖目前受用，為非作歹，干些殺人放火的事情，一旦破犯，被那官府拿獲，不但性命有虧，身家莫保，更把祖宗清白家聲，都被這強盜二字污辱了。你們身死之后，有何面目見祖宗于地下乎？務望列位兄弟听兄良言，改邪歸正，萬不可再做此事。

(介)大哥所言是理，只是如今河南干旱，米貴如珠，我們湯陰縣貧窮人多，富戶稀少，难以借貸謀生。况小弟們生就穿衣的架子，吃飯的筴子，別的生活一些不会——虽说有点武藝，無奈奸臣当道，朝廷不用——难道叫我們餓死不成！(介)列位賢弟話休如此，豈不聞邵康節先生有云：“为人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如今虽说天旱；受苦人多，不止你們几人。只要耐得困苦，上天断無絕人之路，自然好事到來。(介)大哥你是讀書的人，說的乃是迂話。依小弟看來，如今之事，寧可邪而有余，不可正而不足；后來的事，更靠不住。(介)据賢弟們所說，是死心塌地要做强盜，不肯改悔的了？(介)小弟們听大哥相劝，再搶得几千兩銀子，不受飢餓，便不再干了。(介)也罢，既不听愚兄相劝，就此画地絕交。前途有了好事，某也不眼紅；你們若有破犯，也不要連累于我。請了！請了！(介)大哥慢着！(介)你們若不同心，我断难回口。請了！請了！

有牛皋聞此言哈哈大笑，“岳大哥又何必画地絕交？

做强盜玷祖宗固然不好，須知道綠林中也有英豪。

程咬金瓦崗寨做过强盜，到后来归了唐身着紫袍；

刘知远像雞人那个不曉？到后来为漢王駕坐龍朝。

弟兄們因荒旱才做强盜，太平时又豈肯去犯律条！

大哥！

况如今汴梁城金人占了，乘此时去入伙免受煎熬”。

“呀，呀，呸！

叫匹夫你休得胡言乱道，說的話沒道理胆比天高。

他二人年紀幼要你指教，反引他走邪路犯法違条！

似你这寡廉耻去做强盜，管教你到后来王法难逃。

我岳某清白体豈做强盜！从今后与你們画地絕交。”

“大哥請！”

（有牛泉怒轟轟揚長去了、
此一回画地絕交存友道、

岳鵬舉轉回家侍奉年高。
下一回刺背聘賢入聖朝。）
〔据傳抄本校訂〕

回府刺字(清代中叶流行在北京的秦腔所演剧本)

第一場

(正生上引)

为國尽忠保宋朝，兵扫北番占地豪；为人需要全忠孝，不負皇家爵祿高。

(白)本帅岳飛，扫北十二載，今乃回朝。人馬可齐？(众白)齐备多时。(生)人馬前行！(下)

第二場

(老旦、小生、院上。老旦引)

我兒征北塞，老身常挂怀。

(白)老身妍氏。吾兒岳飛身为宋室皇封大將，領兵征却金人，十二載未回；昨日有报到來，回家探望。哼！我自有道理。金安！(院)有。(老旦)將我拐杖速放到大門首！(院)正是。(正生、众上)接馬！(众)哦。(众下。生坐上場。院)金安与老爺叩头。

(生)起去。金安，老夫人可在堂上？(院)現在二堂。(生)去稟老夫人，就說我回府。(院)是。(生)金安为何去而复返？(院)哎呀老爺！老夫人明知老爺回府，將拐杖立于門首了。(生)呀，娘哇！(唱)

听得金安一声稟，我心中好似滾油烹。我的娘將拐杖立于門首，不由一陣心不明。見拐回身这里双膝跪倒，起四拜礼如与娘相逢。拜罢門权把金安叫，叫一声金安，听分明！

(生起拜完，坐白)金安往里稟報：太夫人容我見，我見我娘；不容我見，我就打馬而回。(院)是。(生)回來！太夫人性傲，你要小心了！(院)曉得了。(院拍手，正旦)婆母在上，今日我家老爺回府，母子見上一面，娘要恕過。(老旦)你婦道人家曉的什麼！還不下站！(院拍手，小生跪)啓祖母：孫孫爹爹回家，十二載未曾見面，團圓片時才好。(老旦)哼，小孩子曉的什麼！下站！(小生、正旦哭。院子跪)啓稟太夫人：今有我家老爺征剿十二載回府，望老夫人開恩，一家老少見上一面。老夫人開恩！(老旦)哦，你有主僕之義，我就沒有母子之情？喚他進來！(院)有請老爺入府！(正生唱)

哎呀娘啊！我的娘傳出信叫我相見，進大門不由人好不慘然！十二載我未曾見娘一面，我心中好似見了青天。叫金安帶路把二堂上，見老娘打坐二堂前。雙膝跪在二堂上，与老娘九叩首兒問金安。

(老旦白)起去，那旁坐了！(小生、旦前見禮完，歸坐。生坐)中軍，吩咐人馬扎在庄外，不可踏害鄉里；踏害鄉里，梟首來見！(中軍)人馬扎在庄外！(众)哦！(下。老旦)兒吓，宗將軍可好？(生)宗將軍死在營中。(老旦)可嘆我朝一員大將！宗將軍死，何人照管軍中大事？(生)軍中大事，命孩兒執掌。(老旦)哈哈！我兒執掌兵權，叫老身可喜可賀。老身謝天謝地！我且問你，二聖可曾請問？(生)沒有。(老旦氣介)哈哈，罷了！二聖未曾請問，你回家做什麼來了！(生哭唱)

娘啊！一見老娘怒氣生，不由本帥掉淚痕。孩兒出兵十二載，聖上見喜把官封。為兒与娘見一面，難道說不叫把孝行？

(老旦白)哈哈，哇！(唱)

娘說的是軍情話，那個說的把孝行！常言說：“有忠必有孝，有孝之

中必有忠。”人生世上只要忠孝耿，才能天下揚大名。回兵去把二聖請，那才算兒有才能。今日听了娘的話，兒吓！落一个忠孝双全好美名。打开祖先堂娘还有話講。

(院白)是。(拜完祖先，坐。老旦)兒吓，坐了！(唱)

有輩古人娘講來你听。

(白)昔日有齐湣王，去赴龍虎大会。他有一臣，名叫王孙賈。这赴宴之中，燕、趙軍兵大乱；齐王一見，滾席而逃。王孙賈君臣冲散，君不能見臣，臣不能見君。王孙賈不見國主，找了三日，他竟回家見母。好一老夫人，一見說道：“好冤家！主公不知在那里被困？”那王孙賈言道：“是为兒來找齐王，三日三夜，誰知來在自己門首，老娘莫怪！”老夫人言道，說：“兒不能尽忠，其有孝乎！”(唱)

王孙賈乃是一忠臣，他母命授太夫人。我兒你把忠心穩，为娘要比田夫人。迎請二聖回朝轉，你才算的人上人。

(白)跪了！(唱)

祖先堂与兒背后刺上四字，“忠孝保國”忠孝心。將字刺在兒身后，

(白)起去！(唱)

免去为娘一重心！

(白)这是眉公賜与鉄弓一張，你在軍前一战而成。看酒來！

(生接酒，唱)

接过酒來辞老娘，不由一陣泪汪汪。出府門，回头望，老娘送我大門上。

(老旦白)快去罢！掩門！(下)(生唱)

府門以外忙跪倒，得勝回來再見娘。

(白)中軍帶馬前往！(同下，吹牌子，完。)

〔据清同治、光緒間北京泰泰山刊本校訂〕

牛 頭 山 (崑腔劇本)

(外—李綱，占—趙構上。占唱)

【□□□□】金風頻頻下，秋月正光華，看長空云淡星稀；主臣潛行曠野，淒清寒露加。

(白)孤窮，高宗康王在位。被金人圍住牛頭山二載有余，未知何日才有歸國之期！今當中秋夜月，不免私自出營，看他動靜。李卿，叫開營門，孤私行玩月。(外)領旨。開了營門！(二小軍上)住了！(念)

軍令如山靜悄悄，何人大胆把門敲？不論皇親并國戚，打死無論定不饒。

(外白)天子在此。(軍)慢講天子，就是皇帝老子也是不開營門的。(占)你們難道天子都不尊么？(軍)啓萬歲爺：非是小卒不開營，元帥吩咐：“一应文武大臣，不遵軍令，俱是斬首。”(占)既知元帥將令，難道孤王斬你不得？(軍)好吓！萬歲也要斬，元帥也要殺，小人們只有一个頭，那里應得兩處殺！古言說得好：“朝中天子三宣，闔外將軍一令。”小人們到底要遵將令，萬歲還是請回去罷。(占)你們且開了營門。元帥知道，孤王与你担待。(軍)萬歲爺料想也抵擋得起，只是賞賞月就要回來；倘若元帥知道，小人們吃飯的買賣就保不住了。(外)開了營門。(軍)開了營門，就要回來；倘若是被金人拿住，那時沒有你，還沒有我哩！(二軍下。外)主公，可知軍令如山，今日方見。(占)岳飛真乃將帥也！(唱)

轉過玉虛殿，且向平川崖。層營緊鎖，劍戟森森架。

(白)又有營門。(外)開了營門。萬歲在此。(二軍、末上)何人保駕？(外)老夫李綱。(末)李太師，此乃亡命之地，何等保駕私行玩月！元帥令嚴如山，萬歲請回。(占)你既知道元帥將令，難道不尊天子？(末)臣諸葛英見駕，願吾皇萬歲。(占)平身。(末)萬歲，非是小臣不開營門，元帥令嚴，臣只知軍令為重。(占)好沒意思！(外)且開了營門，萬歲再不犯將令。(末)來，開了營門。(軍)吓。(末)李太師保駕，游玩一時，就要回來。惟恐元帥知道，末將吃罪不起。(外)自然。(軍)萬歲請上馬。太師請上馬。(二軍、末下。占)元帥將令好威嚴也！(外)主公，有道：“令不嚴則軍不威。”(占)好个赫赫威名岳飛也！

(唱)

令行山搖動，天子亦彈壓，赫赫威嚴心胆怕。乘此皓月皎、玉兔當空挂。蟾蜍慶佳節，是誰人隱此弄琵琶？(下。四軍、四旦引淨上。唱)

我是漢朝單于后代裔、后代裔，雄鎮北番立帝基，人稱金邦四爵主，蓋世英雄稱第一。堪恨小子名岳飛、名岳飛，磐石山川阻了期。塞外秋叶全落地，正當八月十五日，打辣蘇兒腰間攜，戎姑蠻婆吹簫簫，高唱一回征南曲，橫梁江心吟新詩，歌罷南風歌北曲。

(白)孤，四太子金兀朮的便是。俺國中擒了徽、欽二帝，監禁土牢。康王那小子，拜在孤家名下為兒，他今逃出幽州，南蠻立他為主；且喜被我圍困牛頭山。這且不言。今當八月十五日，眾蠻女歌舞一回，孤家賞月飲酒！(11)領旨。(唱)

【哭皇天】暢飲打辣，傾盃倒，羽觴馳。斜倚高臥，鼻息轉呼吸。咕嚕嚕遞盞傳盃，打辣辣吹簫簫。陽春歌曲，俺蠻女音聲囀，誦一

回嚙新詩。

【雁兒落】慢斟高陽台。象枝移，尽欢娛。此良宵沉寂寂。桂殿今夜声声沸。呀！看人間欢娛褪罗衣。金風陣陣起，雁行对对飛，乐人在金城，

（淨白）好，賞他們的酒，大家同飲一回！（旦）謝千歲。（唱）

佳餚擺設在平川地。舞一回，歌一回。舞一回，歌一回。

（淨笑。占上）卿家，看番營連寨，怎生得退？（外）便是。（众）啓千歲：山頂有人悲嘆。（淨）是誰？待我瞧來。哦，是了，一定是康王那小子。你們不必高声，待我前去拿來。帶馬！呔！康王那小子休走，你父王來也。（占）賊人來了！（趕下。四文堂、四將、生上）本帥岳飛。軍人來報：天子与李綱私自玩月。倘金人知道，身首不保。众將，速去救駕者！（淨追外、占上，生众攔殺，淨敗下。生）番賊那里走！万歲受驚了。（占）不是卿等救駕，險遭不測！（生）李太師，自古道：“龍不離潭，虎不離穴。”何等保駕私行？（外）此乃万歲旨意，与老夫何過？（占）此乃寡人旨意，与李卿何干！（生）臣不敢，請駕回玉虛宮去者。（占、外下。生）众將，乘此月色，追趕兀朮者！（众同下。金彈子起霸上，唱）

【醉花陰】大金風雷昊天縱，出宋界百萬英雄。稱猛士怯戰非勇，方知咱塞北風。

（白）俺、金彈子完顏的便是。四太子在狼主面前請下百萬精兵，夺取宋朝花花世界。仗着俺這兩柄鎚，誰人敢犯也！（唱）智難用，武侯在、也力盡計窮，轉天心挽不來南北西東。（淨上唱）好一場机会難逢，虎已擒平白的相縱！

（白）殺敗了吓，殺敗了！（金）吓？殿下為何這等狼狽？（淨）再也不要說起！只因康王那小子堪堪拿下，又被岳蠻子奪去，險

些性命不保！（金）吓，那岳飛若遇着俺金彈子，只叫他了命！

（淨）好，随俺生擒岳飛去者！（金）得令。呔！众小番，随俺出馬！（众一四小軍下手、四高照一应，金唱）

【画眉序】輕騎跨青鬃，鉄馬金戈宝雕弓。征南圖王，只在画閣丹封。匈奴圍漢求花容。塞北主山河一統，血战長江踞南宋，息兵停，整軍戎。（下。四文堂上手、四將引生上，唱）

【喜迁鶯】擎天手中兴梁栋，洪誓願報國精忠。英也波雄。請二帝南面相逢，起黄壤、九泉醒矇矓。

（白）俺：岳飛、何元慶、諸葛英、張憲、牛皋。（生）众位將軍，此番与兀朮交战，必接二帝还朝，殺尽金人。（四將同）元帅虎威，我等惟命是听。（生）齐心努力，殺下山去！（唱）

俺离高峯，按龍泉一战成功。姜里主頓出樊籠。（同下）

（众引淨上白）小番兒的，踹他营盤，一拥而上！（生众上会陣。滴溜子。淨白）呔！岳蛮子！你二帝已擒，天心归北，早早投降，还有王侯之位！（生）哇！胡騷羯狗，俺大朝乃天府之國，尔敢輕覬！（唱）

【刮地風】噯呀！罵恁个犯天顏蠢愚蒙，領豺狼大胆縱橫！为什么統無名螻蟻集一叢！恰便似奴主相冲。

（淨白）呔！岳飛休动殺法，早早投降，免得生灵塗炭！（生）胡說！（唱）

恁金邦國富民足丰，挨身在灵霄天宮。尔有的冲天翅能向空，俺也知步云乘龍。岳飛也，保國家鉄石桶；請二帝回南朝，日午、天雄。

（白）蒼天吓，蒼天！俺岳飛若不得二帝还朝，誓不生还也！

（唱）

今日里昊天鑒元戎，正乾坤醜虜潛踪，正乾坤醜虜潛踪。

(白)众將，压定陣角！

(众下。淨生对搶，淨下，生追下。金同四將上，殺下。四上下手上，打掇盤下。金同四將上，破四將下。淨、生上，生殺淨下。金上，生架，众上同架，同敗下。金笑下。小生上唱)

【滴滴金】听鼓角高揚軍声哄，旗幟裊裊映天空，牢騷心痒小英雄。

(白)俺，岳云。听战鼓齐鳴，正是俺爹爹与金人交战。俺欲向前助陣，奈無軍令。咳！好不悶煞人也！（唱）

且吞声做無用，亦难立功。暫饒他金人馬暫威風，岳云此时不与爭鋒。（下。四文堂、四將、生上。生唱）

【四門子】呀！殺得俺力尽筋酥鬢蓬松，殺的俺力尽筋酥鬢蓬松，这一回，縱有翅难逞勇。恨野奴兵如山、戈戟重！

(生)俺岳飛自出兵以來，未挫一日銳气。不想金彈子如此利害！（付）咳！那个囚娘养的兩柄大鎚犹如泰山一般。元帅，这个忠臣只怕做不成了，大家逃命去罢。（生）胡說！俺岳飛除死方休。权且將免战牌懸挂营門三日。众軍不許囉咷！（付）吓，免战牌挂。（生）蒼天吓蒼天！难道金兵如此猖獗，我朝就沒勤王之师？（唱）

盼得个九霄上神錫护拥，豈容他胡犬羊跨馬持弓，臥榻旁那有得鼻息容、鼾睡重！蒼天！助岳飛全此功，大宋主華夷重。（小生上）

【鮑老催】远觀高峯，軍营層層叠路通。因甚靜悄旗不动，免战高懸緊緊封？

(白)为何挂了免战牌，沒了俺爹爹体面？待我打下來。（付）吓？是誰將免战牌打碎？（小生）叔父！（付）吓，兒吓！为何將免战牌打碎？（小生）侄兒呵！

一时烈火上九重。滅咱天朝，欺大宋？食皇家，当报效，滅賊众。

(付)吓，兒吓！你爹爹將令如山——連当今皇帝也不敢犯他的

軍令——這便怎處？（小生）待我回去。（付）你來得就回去不得了。（小生）望叔父解救！（付）不妨。你爹爹見下罪來，待俺把这个黑頭就替了你罷。來，見過你爹爹。啓元帥：公子到。（小生）爹爹！（生）兒吓！（小生）孩兒拜見。（生）罷了。見過众位叔父！（小生）众位叔父！（众）公子！（生）兒吓，你不在家中侍奉祖母，為何到此？（小生）孩兒奉祖母嚴命，到聖駕台前叩恭，爹爹跟前問安。（生）罷了。（報子上）啓元帥：兀兀討戰。（生）我已挂了免戰牌，為何又來討戰？（報）沒有免戰牌。請元帥出馬。（生）再探！（報）得令。（下。生）來，是何人將免戰牌拆除？（付）啓元帥：公子上山，誤碰落免戰牌，望元帥恕罪！（生）啊呀！（唱）

【水仙子】呀、呀、呀，怒滿胸，呀、呀、呀，怒滿胸。可、可、可，可兀的包天胆量當吾鋒！

（白）岳云跪上來！（小生）爹爹！（生唱）

慫、慫、慫，慫違軍令胡行，把殘生送。

（白）兒吓！（吹打。生唱）

慘、慘、慘，慘岳家今朝絕代宗！

（白）來，推出斬首！（众邀前。生）众位將軍！敵兵在近，國家大权只在軍令施行。（众）公子年幼，望元帥恕罪！（生）俺岳飛之子擅敢輕犯，众軍亦犯；不能正己，焉能掌軍！定斬不饒！（众）元帥不准，這便怎么處？（付）不妨。你們好生保護着公子，待咱去請了天子前來。（众）好，速去！（付下。众）公子，還要前去哀告你爹爹。（小生）啊呀爹爹吓！要斬孩兒，可放孩兒回去見過祖母一面，再斬兒罷！（唱）

望、望、望，望爹行暫時容；哭、哭、哭，哭离咱祖母共。（众）拜、拜、拜，齊拜下叩元戎；懸、懸、懸，懸恕却無知乳兒童！（生）吓！俺、

俺、俺、俺絕后代宗枝气宇宏。

(白)你們苦苦哀求,想是不遵軍令,乱國家法度么?(众)我等不敢。望元帅开恩!(生)殺的俺岳飛之子,你等何得苦苦哀求?定斬不饒!(付引占上。付)聖駕到!(众)啓元帅:聖駕到!(生)摆香案!臣等見駕,吾皇万歲!(占)平身。(付)來來來,把万歲一刀殺了,大家散了罢!(生)胡說!(占)卿家!小爱卿誤犯軍令,看孤王分上,饒恕他罢。(生)万歲,令乃軍中命脉。臣子可犯,众軍亦犯;不能正己,焉能掌軍!定斬不饒。(报子上)啓元帅:金兀朮討战。(生)再探!(报)得令。(下。占)既是金人討战,就命岳云出馬,殺退金人,有功回朝,將功折罪。(生)他年幼無知,怎沮國家銳气!(付)这个娃娃武藝是好的,俺牛皋願做个保人。(生)好,立下軍令狀來!(付)吓,他明知俺牛皋不識字,要俺寫甚么軍令狀!有了,不免請皇帝老子与俺寫个軍令狀。使得使不得?(占)这个使得。看龍表過來!(付)領旨。(唱)

【双声子】倖王寵,倖王寵,邀天赦飛出彩鳳。賀君王,賀君王又添架海一梁棟。丹書保,鉄券封,御筆親書保狀合同。

(白)來來,軍令狀有了,拿去。(生)來,將岳云恕回!(付照白。小生)有劳叔父搭救!(付)恭喜賀喜,恭喜賀喜,百歲長寿,長命富貴。過來,見過万歲!(小生)万歲!(占)謝过你爹爹!(小生)謝爹爹!(生)兒吓,你此番前去,若勝金人回來,聖上自有旌獎。牛皋略陣!(付、小生)得令。(下。占)孤王回玉虛宮去者!(众)臣等送駕。(唱)

【尾】感君恩喜得親臨用,表战馬功劳將帥渥寵。有一日麟圖画容,青史标,社稷共。

(生白)众將,同到营門,看金兵动静,一拥而上!(同下。小生、付

上唱)

【園林好】抖神威臨戰場，催坐騎虎奮龍揚，扫尽他狐群狗党，免使他施强梁。免使他施强梁。

(付白)兒吓，不要走了，前面就是番营了。(小生)叔父前去罵营。(付)兒吓，拜將封侯，就在今日一战。(小生)叔父前去叫陣。(付)金兀朮，我的兒！岳小爺前來会陣！(幕內)小番的，將陣势摆开！(四下手，金彈子、淨上。淨)牛蛮子，岳飛往那里去了？为何帶了个小孩子前來送死？(付)呸！金兀朮，我的兒！俺元帅这几日不耐煩，懶得殺你这些狗头，叫他兒子前來代勞了。來來，試試岳小爺的傢伙！(唱)

【叨叨令】異國各一方，年年馬蹄忙。南北息，干戈讓。一主生，一主亡。一主生，一主亡。

(淨白)俺們百万雄師，不殺無名小卒，快叫岳飛出馬！(小生)住了！諒你們这些狗头，怎当我爹爹威風！少爺這兩柄銀鎚，足尔等受用的了。(付)兒吓，不要閑話，殺这些狗头。(四上手、四下手打下。付、淨殺下。小生殺死金彈子，殺四下手下。生众同上，生)众將，同向营門略陣者！(众应。淨上与生殺。生)众將，押定陣角！(众下。生殺淨敗下。众上，付上笑)元帅，雄父虎子，咱牛皋这个保人做得成了。(生)好，兒吓！这一陣殺得好，金兵从此再不敢輕犯我朝也！(同唱)

【叨叨令】逞英雄，金奴魂胆喪。

(生白)此去黃天蕩有韓世忠夫妇把守，我修書札叫他除賊便了。岳云听令：命你向天長关埋伏，金兀朮到此，一鼓擒拿！

(小生)得令。(下。生)众將，速保天子回朝去者！(唱)

云开現出太平象。凱歌声，合营唱。凱歌声，合营唱。(同下。完)

【据清道光戊申（一八四八）怀寧曹氏金玉堂抄本校訂】

附 錄(一)

十二金錢彈詞(摘錄)

十二金錢彈詞，今僅見有殘本，存開首八卷，從楊再興誤走小商河說起。估計全書，可能有三四十卷之多；“十二金錢”故事，當在岳飛被害之後。

在戲曲中，有岳雲以十二金錢聘定羣氏的一段情節。這彈詞當然不是敘此故事；但可能也是與婚姻有關，或者用在岳雷、岳霖……中的某一人士上。

就彈詞殘存部分來看，其故事，甚至回目，都和錢彩的說岳全傳極近似。當然我們可以說彈詞是因襲着說岳；但是說岳的內容，大部分本來也是集自以前的戲曲、小說，而這部彈詞的年代也很早，那麼是誰因襲誰，這也還有待於考證的。

在這殘本中，原板被剝去的字很多；各卷首及書口的書名是多被剝了；文中有些剝去的字，從文意上看去，多是“番”、“虜”等字樣——可以說明這彈詞是曾被清統治者列為禁書的。從板式來看，似是乾隆間翻刻本；原作時代，當然更早於此。

此本殘缺破損太甚，只寫王佐斷臂的一節，比較完整；連綴起來，附錄於此，作為一點參考材料。

第二回 送欽差湯懷自刎 斷臂膀王佐降金

話說：湯懷與張九成出了〔番〕營，九成洒泪而別。湯懷回轉營來，見有無數〔番〕兵，如蜂裹蝶一般，团团圍繞，擋住他的歸路，喝道“湯蚤子！俺家狼主有令。我們在此拿你。你若早早

投降，不但免死，还要封你一个大大的官兒咧。”“哇！休得胡言！俺湯老爺乃是宋朝名將，怎肯降虜！快快讓俺的归路，万事全休；若有倔强，俺就殺進營來了！”

雄赳赳舞动一条槍，挑去挑來誰敢当！一众〔番〕兵多呐喊，
犹如倒海与翻江。声声“捉住湯蛮子！不可將他性命伤！”

列位！湯怀虎势多凶勇，奈他本事却平常。

更伶这座营盤五十里路，怎得浪众兒郎！总只被他挑死人無數，
然而难爭沒主張。独馬單槍殺不出，但听得

〔番〕兵呐喊叫“投降”！围古攏來如鉄桶，不通水泄好心慌！
刀、槍、劍、戟層層密，此刻湯怀急断腸，架得槍开刀又逼，
撇开刀去又逢槍，一双手臂酸麻木，气喘吁吁告上蒼：
“湯怀不得全忠义，难保江山接二王。与其死在〔番奴〕手，
莫若今朝自刎亡。”大叫一声：“休动手！”勾开兵器气昂昂。

腰間拔下龍泉劍，自刎〔番〕营好惨伤。翻下了馬，
丟下了槍。几員〔番〕將报金狼。

兀朮聞言点首嘆：“这般忠烈世無双！”

吩咐：“把首級軍前來号令，尸骸埋葬好平陽。”

少云兀朮营中事，再表元帅心中自忖量：“本帅

常思二聖蒙塵苦，音信全無日久長。張九成、苦差当，
歲大望聖徵欽二帝也無妨。願他此去安無事，本帅寬心放下了腸。”

报：“啓上元帥爺：湯將軍送了欽差出去，回轉金营，〔番〕兵逼降不肯，已經自刎。首級号令了。”“啊？有这等事么！再去打听。吓！”

帅爺聞报怒冲冠，立起身來只叫“天！可憐一位湯賢弟，
与我同窗在幼年，聚首犹如親手足，和諧一直到今天。
竭心勞力圖名節，血战沙場那得安！不曾受享平安福，

先为朝廷把身 ^体 捐。	骨髓一根多不轉，	伤哉勇將死含冤！”
旁边众將多号痛，	那个心中不慘然！	只得望空遙 ^{祭含冤鬼} ，
焚化黃錢且少言。	元帥終朝心納悶，	愁怀漸漸減三餐。
又說完顏金兀朮，	安排打仗搶中原，	正与軍師同計議，
忽聞小卒到軍前。		

“报：啓上狼主：殿下到了。”“呵呵呵，妙啊！傳進來。”吓，列位！你道这位殿下是誰？听我講个明白，免得看官們不解其人。

这一位 小英雄，	取名叫做陸文龍；	父是陸登为節度，
母親誥命受王封。	金兵初進中原地，	父母双双尽了忠，
公子多虧徐馬氏，	乳娘怀抱小孩童。	兀朮帶轉黃龍府，
赤心馬氏也到 ^{黃龍} 。	撫养到今一十六，	眉清目秀小英雄，
身長九尺腰圍大，	背厚肩寬体似龍，	善使双槍本事好，
力如項羽楚重瞳。	年長不知年幼事，	乳娘目下未通風。
兀朮認做親兒子，	爱惜犹如寶貝同。	

列位！若講陸文龍既已成丁，兀朮認為己子，为什么不姓完顏，原使他姓陸呢？只因兀朮为人最愛忠义，況且昔年有言說過，說道：陸先生，你且放心。待某家把令郎养成人，接你的香烟便了。”有了這句話，常記在心——

故尔使他原姓陸， 待他長大好归宗。

那曉得陸文龍到了七歲，就有數百斤強力，气概剛强，死都不怕。兀朮四太子倒忌着文龍，故而吩咐乳娘：“不可將当年之事，說与殿下知道；倘漏机关，活活处死！”

所以公子至今^还未曉， 但知生長在黃龍。

那日文龍动身时，乳娘撇不得公子，公子离不得馬氏——

故而一同多進中原地，乳母心焦苦万重。 “十有余年居此地，
常將老主挂胸中； 今朝得見中原土， 最苦亡靈泣曉風一
有兒反做無羹鬼， 不斬宗而自斬宗！” 故此乳娘心苦切，
愁怀那有一時松。

那日陸文龍已到大營之外，早有人報知兀朮。昌平王吩咐：
“傳見！”不一時，文龍進內，曲背呼腰，說：“父王在上，臣兒
參見。”“王兒罷了。為何來得甚遲？”“只為臣兒貪看中原景
致，故爾來遲。望父王恕罪。”“呵呵呵，誰來罪你？”“敢問父
王，為何不發兵馬前進，反在這裡安營，是何緣故？”“王兒有不
知，那日秦檜書來，說岳飛中毒而死，那曉得這句話是假的！

岳飛不死仍然在， 統領兒郎眾弟兄； 被他擋住了朱仙鎮，
欲往臨安路不通。”

“吓，不知父王與他打過几仗？”“呵呵呵，不要說起！
前隊先行才到小商橋， 有一南蠻本事驍， 楊再興三字為姓名，
薛里花南在他槍上挑。 連傷三將東、西、南， 殺得巴多們
死自死來逃自逃。”

“吓，楊蠻子如此利害？待臣兒前去會他。”“呵呵呵，我的兒不
消你去了！

小商河陷楊蠻子， 亂箭攢身命莫逃。 今朝正義交兵事，
難得王兒也到了。”

“既如此待臣兒出馬，拿几个南蠻來，與父王解悶便了。”“王
兒高興，須要小心！”“得令。”

這員小將象天神， 手內銀槍拿兩根， 帶領〔番〕兵三百个，
有所說： “不在多而只在精。” 馬過小商橋一座，
宋營討戰喊高聲。 軍士報知元帥曉， 岳爺便問兩旁人：

“众位將軍誰出馬， 去同〔番〕將見輸贏？”

岳元帅問之未已，早有呼天慶、呼天保二人应声而出。“末將願往。”“二位將軍各帶五百人馬，須要小心！”“得令。”

呼家手足应同声，	貫甲頂盔帶了兵，	身跨坐騎拿軍器，
号炮轟天殺出營。	呼天保先看〔番〕 ^{邦將} ，	“呀，你看他
赫赫威風驚鬼神！	年紀約來十六七，	唇紅面白小將軍。
头戴紫金冠一頂，	飄飄雉尾兩边分，	身穿战袄猩猩紅，
綉就团龍簇簇新；	外披鎖子黃金甲，	閃閃毫光耀眼明；
左肋宝刀懸一口，	刀的名字叫乾坤；	右肋雕弓壺插箭，
紅沙宝馬象龍形；	使着六沉槍兩柄，	光華燦燦自然生一
南方少此英雄將，	北國新來第一人。”	呼天保暗暗來 ^{稱贊} ，
駕住双槍通姓名。	拍馬搖刀來抵敵，	那知宋將却無能，
不消兩合难招架，	落下鋼刀槍刺心，	翻身跌下呼天保，
一旦沙場喪了身。	旁边大怒呼天慶，	日月双刀手內擎，
上得手來刀落地，	一槍頃刻送殘生。	宋軍飛報元戎曉，
唬坏驚天动地人，	便問兩旁“誰出馬”？	忽聞左右应同声，
乃是嚴成 ^{方与何元慶} 、	張憲相隨小岳云。	“我等四人同出馬，
管教〔番〕將立时擒。”		

元帅說：“尔等四人出馬，不可同上。可一人与他交战，战了数合，再換一人；此为車輪战法。須要小心！”“得令。”

四位英雄滾滾威，	各穿鎧甲戴头盔，	身乘坐騎拿軍器，
炮响轟天响过雷。	岳云小將冲头陣，	高擎兩柄爛銀鎚，
接住文龍三十合，	此番本事岳云虧。	成交交替双鎚打，
战得無多三十回，	呼呼气喘难招架，	原是文龍算頂魁。
这边殺出何元慶，	也舞双鎚拍馬催，	三十合中擋不住。

年輕張憲縱双眉，	一声大喝槍搖動，	四散光華人面輝，
騰蛟奔蟒渾無二，	吐霧噴云槍打堆。	四員虎將車輪戰，
直殺到西方 <small>一點太陽</small> 歸。	小卒報知金兀朮，	傳令鳴金且解圍。
收兵各自回營寨，	元帥愁煩沒處推，	先把呼家手 <small>足尸</small> 埋葬，
备礼殷勤祭一回。		

岳元帥傳下号令：“緊防陸文龍偷營劫寨，各營小心把守！”

各營將士应声同，	大家防备陸文龍；	文龍却不偷營寨，
众將劳心用了空。	次日文龍來討戰，	帥爺仍令四英雄，
照依昨日車輪戰。	閃出將軍余化龍，	“願为押陣。”元戎准。
三震天庭号炮轟，	五人好象搜山虎，	威勢犹如縱海龍。
小將岳云飛出馬，	仍如上日打头冲。	南北招軍胡哆哆，
东西战鼓擂咚咚，	傾江倒海渾無二，	复天翻地一样同。
仍旧車輪交替殺，	总之难敗陸文龍。	余化龍見了伸 <small>伸舌</small> ，
“这員〔番〕將果然凶！”	把馬一拾冲出陣，	五人大戰比雌雄。
混殺一天無勝敗，	宋營悶倒岳元戎，	沒奈何傳令“鳴金！”
各自收兵归寨中。	完顏兀朮心花放，	擺起華筵慶大功。
称赞：“王兒真本事！”	英雄亘古却难逢。”	小將文龍叉手告：
“父王不必挂心胸，	只在三天五日內，	宋室江山一扫空。”
書中少表金營話，	話文又講岳營中。	元戎心焦長嘆气；
“未知何物陸文龍？”	这般驍勇無人敌，	二聖还朝非易容！
众將多言难取勝，	誰人敢去与交鋒？”	內有一人王統制，
無心夜膳悶重重。		

“我王佐自从投宋以來，未有寸簡之功。怎么想一个計策出來，上可報聖上之恩，下可分元帥之憂，博一个名兒留傳青史，方能遂我的本怀才好？”眉头一皺，計上心來。“吓，吓，有了！有了！我曾看过春秋列國，有个‘要离斷臂刺慶忌’一段故事。我

王佐何不學他，斷了臂肘，潛進金營，倘能騙得兀朮，拚得捨了此身，將他刺死，可不是一件大大的功勞？說得有理！”

主意定，心快哉，一人獨酌自家篩。三分酒意方住盞，便叫軍士“前來，把酒取開”統制王爺忙卸甲，左臂伸伸露出來，龍泉出鞘鋒光射，脖子登時砍下來，一交跌倒昏沉量。軍士旁邊多看呆。一拥上前多叫喚，還陽王佐歎聲：“咳！

咳！蒼天呵，蒼天！自古‘父母遺體，不可毀傷。’孝之始也。我王佐今朝斷了臂，毀傷遺體不應該；只因報國心如火，膀子今朝砍下來，全了忠時全不得孝，只得把孝字拿來丟一丟。丟開。

阿唷唷！好疼痛人也！”

一班軍士多來問：“老爺何故這般狀！今朝斷臂因何事？小人們難解又難猜。”

“啊，軍士們！我老爺有冤苦之事，爾等不知，休來問我。”

妙藥連忙把患處敷，取方帕子就包頭。斷臂也須包好。等到更敲兩記鑼，便教軍士看營寨，踱出拚生大丈夫，悄然元帥營前立，只見周圍拆與巡邏。

營門上的軍士便問：“王老爺夜靜更深，到此何干？”“有樁机密軍情，要見元帥。快些通報！”“是，王老爺請少待。”

守營兵士忙傳稟，帥爺吩咐請王佐。岳爺定口將他看，“啊，賢弟！你遍體鮮紅却為何？面如土色神思薄，為甚容顏憔悴得？”王佐听，“告大哥：我是歸宋多時功并無。金〔虜〕兀朮凶如虎，怎得班師奏凱歌？故此我學學要离斷臂事，詐降兀朮見〔番虜〕。見机而作來行刺，請教哥哥意若何？”帥爺听說心驚战，

“啊啲賢弟！ 你因甚今宵主意^无！ 为兄自有平〔番〕智，
賢弟因何心太粗！ 此事断然使不得， 今人不便比当初。
速即回营調治好。 咳，賢弟啊！ 只恐你一世^{还为}殘疾徒！”

“啊唷，哥哥呀！小弟主意已决，臂已断下，縱使留在营中，也是个沒用的廢人了。

劝哥哥不必动^心焦， 好歹金营去走一遭； 如若不容小弟去，
先將此命赴陰曹。” 帅爺長嘆称：“难得！ 果然賢弟是英豪。
但是此去金营^須仔細， 休做了飛蛾^{扑火}自身燒。” 赤心王佐言称：“曉！”
別了元戎往外跑。 但見星光燦， 月兒高，
寒風颯颯遍荒郊， 聒耳胡笳声不断， 鑼声才断鼓兒敲。
行來已到金营寨， 少刻天明難報曉。 守营軍士高声喝：
“你是何人在此瞧？” 断臂將軍聞喝問， 假裝低首便呼腰，

“我是宋將王佐，有事來見狼主的。相煩傳稟。”“站着！”軍士去不多时，出來說道：“狼主着你進去。須要小心些！”“是，曉得。”

断臂將，走進來， 低头曲背跪塵埃， 叩見完顏金兀朮。
昌平王吩咐把^头抬。

“你这蛮子叫王佐么？”“小臣姓王名佐。”“來見某家有何話說？”“臣啓狼主：

臣向在 洞庭湖， 随附楊么数載多。 只为奸臣行暗算，
獻了君山地理圖， 故被岳飛來殺敗， 家亡國破一些無。
小臣無奈來归宋， 也叫做‘事^{急燃眉}沒奈何。’”

“住了。你既投了岳飛，到此何干？”“今因狼主大兵到此，殿下英雄無敵，众將寒心。岳飛無計可勝，高懸‘免战’。昨夜聚集众將商議，小臣進言：‘目下中原殘破、二帝蒙塵、康王信任邪

奸、忠良退位，天意可知。金兵二百万，犹如泰山压卵，諒難对敌。不如差人講和，庶可保全。’”“哈哈，岳蠻子怎么講？”“啊，狼主啊！不道岳飛不听好言，反說臣有二心。喏，將臣斷去左臂，着臣來降順金邦报信：

說他即日前來把 狼主擒，	殺透黃龍將二聖 迎。	臣是執意不來他惱，
喝教此臂也加刑。	微臣因此前來到，	狼主！喏，
斷臂拿來做証憑。”	完顏兀朮來看，	“可惱！”連連說兩聲。
“岳飛呵，岳飛！	你身為元帥把兵 符掌，	愛賢重士極該應。
將他如此來磨滅，	恨你為人大狠心。	索性將他殺干淨，
為什麼弄得他死 不成來活不成！	還要叫他來报信，	岳飛你好太無情！

啊，王佐！”“有。”“你且不要跪，站了起來。”“多謝狼主！”“你為某家受此痛苦，封你做個“苦人兒”，不要你做什么勾當，養你一生快活。你道如何？”“多謝狼主洪恩万代！”“小〔番〕！”“有。”“往各營中傳我号令：苦人兒到此為居，任他行走。違令者斬！吓，与他換了衣服。尋个好医生与他看治。”“曉得。”

小〔番〕各处去傳知，	此番大悅苦人兒。	“番〔虜〕中我的牢籠計，
這是你目下應該 送命時。”	謝恩“千歲千千歲！”	完顏兀朮向軍師：
“殿下英雄無敵手，	殺得岳飛眾將沒 支持。	但能破得朱仙鎮，
殺到臨安也易如。	軍師聽說言稱：“是。	滅宋成功定有時。”
不說莽夫金兀朮；	話文原說苦人兒，	常思行刺無机会，
只為他	帳前不斷有人伺。	只得各營頑要團 定，
暗里机关那个知？	这一天到了殿下 營門首，	只見小〔番〕叫喚：“苦 人兒！”

啊，苦人兒！你到哪里去么？”“我到这里看看殿下的營案。”

“殿下到大營去了。你自進去便了。”

斷臂將軍進里边，	只見營盤一座甚 威嚴，	几个小〔番〕盤膝坐，
----------	----------------	------------

嘻嘻笑笑話談言。

那王佐到了帳前
閑觀看，

只見一個老婦銀
絲髮挽盤，

見了王佐開言問：

“你是何人到此間？”

那王佐听他說話，却是中國口音，即便上前，叫声：“老奶奶！我是苦人兒，到此頑耍的。”“吓？你就叫苦人兒么？我正要看。苦人兒，这里來坐。”“有，在此。敢問老奶奶莫非是中國人么？”

此言觸了這婦人
心，

不覺傷悲兩泪淋，

咽喉塞住開言說：

“我是河間府內人。”

“吓，老奶奶！

既然住在河間府，

隨侍〔番〕家為甚因？”

老婦揩揩眼泪說：

“將軍不象外邦音。”

“老奶奶，听稟明：

我住中原湖廣城。”

“吓，

說來多是同鄉里，

我將實事告將軍。

斷然莫與〔番〕人曉，

洩漏机关禍不輕！”

“这个自然，决不說出來的。”“我家老爺姓陸名登，官為河間節度。只生一位公子，雇喚老身做個乳媪。那年公子只得三歲，被狼主搶關，可憐主人盡忠而死。老身怀抱孤兒，沒處躲避，被狼主拿住，同轉〔番〕邦，把公子認做親生。老身一同在此，一十三年了。

追思故主盡忠亡，

日日時時心慘傷，

總只如今得
到中原地，

孤兒未曉細端詳。”

王佐正要開言問。

“殿下回營了！”

斷臂將軍并不慌，

大着胆兒旁邊跪。

“苦人兒跪迎殿下。”

文龍一見喜洋洋。

“啊，苦人兒，某家父王說你吃了岳南蠻的苦，為此十分憐恤，養你到老，乃是你的造化咧！”“苦人兒感不尽狼主洪恩，生死不忘也。”“阿，苦人兒，你在此做什么？”“苦人兒偶然閑

走到此，看看殿下的營寨；與這位老媽媽講講閑話，說幾個故事，與她听听。”“吓？你會講故事的么？”“苦人兒會講的。”

文龍聽說笑音，“故事乃某家最喜听。”站起身來說幾個，賞你一个馬蹄金。”

“多謝殿下！當初吳、越交兵，那越王把个西施美女獻與吳王。

那西施帶得一个鸚鵡，教好詩、詞、歌、賦，件件皆能好比人。只因吳王好色最貪淫，使他國政來荒廢，越王就好奪乾坤，”

“哈哈，使得好計！以後便怎樣？”“那吳王把西施十分寵愛，誰知鸚鵡不肯說話。”“這却為何？”“後來吳王害了伍子胥，越王興兵伐吳，無人抵敵，伯嚭逃遁，吳王身喪紫陽山，那西施仍歸越國，鸚鵡仍然講話。此曰越鳥歸南的故事。

苦人兒思想目今，怎及當初越國禽？正是人而不如鳥，看來乃是枉為人！”

“這個故事講得不好。”“再講個好听的殿下听來：

本朝天子是真宗，朝中出了大奸雄，此人名喚王欽若，暗里交情外國通，一心要害楊家將，巧語花言騙九重。”

“吓，這奸臣怎么講？”“那王欽若哄騙真宗出獵行圍，在駕前謊奏中國坐騎不佳。惟有遼邦天慶梁王有一匹日月驪驄馬，乃是龍駒，只消萬歲降旨一道，命楊元帥前往遼邦要此寶馬。”

“住了，那楊元帥去也不去？”

“那楊景，守雄關，有一員良虎將孟勇非凡，善能六國、三川話，差往遼邦去一番。”

“啊啊，那馬兒來也不來？”“那孟良用盡千方百計，把這匹寶馬騙回本國。誰知這匹龍駒，自進中原，向北而嘶，一些草

料也不吃，餓了七天，就餓死了！”“呵，哈哈！好義馬也！”

“这就教驍騾向北的故事。

苦人兒思想這驍騾，身在南方心北方。嘆息今人難比馬？
今人不比獸心腸！”

“哈哈！人有几等人。或者有人象得此獸，也不可知。過來！”

“有。”“賞他一錠馬蹄金。”“謝殿下恩賞！”“啊，苦人兒，你得空之時，常來走走。”“是，曉得。”

苦人兒別了陸文龍，回到自己房中，想胸：“我今朝說着他的事，只恐他黑白難分在暗中。

吓，有了，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有何不可？”

不言王佐存忠義。……（下略）

第三回 述往事王佐獻圖



（上略）……

且說將軍斷勝人，心存報國心無二，畫就丹青圖象形
來到殿下營門內，文龍招手笑音音。

“啊，苦人兒來得正好。某家在此想你。”“多謝殿下！”“手中拿的什么东西？”“乃是一幅丹青。”“與某家看看。”“乞殿下屏退左右，方能觀看。”“小〔番〕們，迴避了！”

一聲吩咐應同聲，紛紛迴避小番們。王佐丹青雙手獻，
文龍即便展丹青。定睛細看心中想：“此人好象父王形。”
又見一座大堂無別物，中間自刻一將軍。有一個，死婦人。
抱一嬰孩象哭形。旁邊多少〔番〕兵將。此刻文龍疑惑生。
“呀，苦人兒，這是什么先朝事？說與某家聽一聽。”

“啊，殿下，這個所在乃是中原潞安州地方。喏，這位自刻的老爺，官居節度，姓陸名登。這個死的婦人，乃是陸爺的夫人。

这个是陸爺的公子，名喚陸文龍。”“住了。他也叫陸文龍么？
呵呵呵，这又奇了！那个何人？”“乃是昌平王兀朮太子。兵
搶潞安州，那陸文龍的父親尽忠，母親尽節，一同身死了。

四太子搶了这小孩童，
可憐他
反叫仇人为父翁。”
指着西边說着东。
生長中原陸府中？”
命乳母怀抱轉黃龍，
十三年光景未归宗！
文龍听，臉漲紅。
分明說着某家了，
断臂將軍开口說：
將他認做親生子，
父母之仇全不报，
“啊，苦人兒，我看你
难道我
“难道殿下字一般同？”

“啊，苦人兒，你却來得刁了。”“苦人兒怎敢？”“你既知某家的
始末，何不講个明白！这般弄巧，把这丹青來戲弄某家么？”
“苦人兒該死，望殿下恕罪！”“啊，苦人兒，你今日說得天花乱
墜，某家不信。”“殿下不信苦人兒之言，但問乳母便知明白
了。”“你且住着。某家去了就來。”“曉得。”

說罢將身立起來，
袍袖一展步洒开，
手中拿了丹青画，
后营啓口問年迈。

“啊乳母！

你把某家細底根由事，
口中不語暗疑猜：
一一□□說出來。”
乳母聞言心着急，

“这節事情必是苦人兒与他講的，
故此他來盤問我，
沒有说什么
我若說明
恐怕惹非灾。”
叉手向前称：“殿下！
言語講出來。”

“啊哟，乳母啊！你且看画圖上几个形象，象是何人？你若說
明，就是我的恩人了。

若还不把真情說，
唬坏年高乳母來，
我就死在你跟前不走开。”
腰間拔下龍泉劍，
双手上前忙夺住，
登时屈膝跪塵埃。

“啊，殿下啊！”

我是未曾開口心先痛，怎把情由訴出來！”

“啊乳母！你且不用悲伤，快些說罷。”

双手來扶老白头。	乳娘兩眼淚交流，	犹如亂箭鑽心孔，
宛象肝腸燒滾油。	“啊啲殿下啊！”	若問起這情由，
有一位	陸登節度潞安州，	單生公子才三歲，
一脉香烟有所留。	只為金兵初進中原地，	打破城池一旦休，
老爺自刎夫人死，	家將、梅香四散溜。	老身怀抱賢公子，
却被〔番〕兵一把揪，	狼主是	□然認做親生子，
連及老身	帶轉黃龍十幾秋。	啊啲殿下啊！
我是殘生非為別，	常把那	老爺苦處挂心头，
不辭萬苦千辛處，	原指望	殿下成人報大仇。”
話未說完雙脚躁，	一堆苦楚塞心头。	文龍聽到伤心處，
咬緊牙关手足扭，	大叫“爹娘！”翻倒地。	乳娘急得肚腸抽，
高聲“殿下！”連連叫，	冷汗犹如水潑頭。	招住人中忙□氣，
悠悠甦醒恨無休。	“啊啲爹娘吓！”	枉生不孝孩兒在，
未報深恩未報仇。	啊啲蒼天啊！	不該應
反把仇人叫做生身父，	好叫我	掬盡西江洗不尽羞！”
對乳母亂叩頭。	奶娘唬得色斐斐，	“啊啲！”連聲沒主意，
連忙跪地苦哀求。		

“啊啲殿下啊！”

休悲泪，免痛傷，	這些說話我難當。	怨山仇海如何報？
殿下還須自主張。	今日里	說明十幾年前事，
就死黃泉也不妨。”		

那陸文龍收拾圖畫，揩揩眼淚，對了王佐納頭便拜。
連聲只把“恩人！”叫，斷臂將軍心胆荒。 “殿下因何如此樣，

苦人兒^{何福}敢承当!” 急忙也跪塵埃地， 低着头兒自忖量：
“必定乳母明白講， 此人還有孝心腸。 文龍若得歸于宋，
那怕金兵如虎狼！” 文龍哭把“恩人！”叫， “難得你觸破我
十二年前事一庄。 斷斷難容金兀朮， 待我去
立刻將他賞一槍。” 王佐上前忙攔住， 叫聲：“殿下，莫匆忙。
大營帳下人多少， 却不道 事不成功反受殃？
凡事三思休莽撞， 權將虎性暫時降。 十二年來挨過了，
報仇不在这時光， 莫如早晚先歸宋， 見景生情再主張。”
……（中略）

次日呂平王升帳，正与众平章議論交兵之事，忽聞報說：“本邦元帥完木佗赤、完木佗澤帶領連環甲馬前來候令。”“哈哈！这也妙哉！”

完顏兀朮一聲宣， 二將同行進里边。 帳前參見稱“千歲！”
四太子添花^{笑言}帶笑言：“連環甲馬非容易， 教練工夫有几年。
明日就煩卿等去， 用心拿捉岳南蠻。” 二人答应稱言：“曉。”
那晚營中飲酒筵。 过一夜，又一天， 來朝紅日起東边。
兩個〔番〕官端正好， 領兵來到宋營前， 大叫：“南蠻休□避，
快來陣上共爭先。” 宋軍報入營中去， 元帥連忙問兩边：
“众位將軍誰出馬？ 擒拿〔番〕國將双員。”

元帥道言未了，只見兩边閃出五員虎將，乃是董先、陶進、賈俊、王信、王义，同声說道：“末將等願往。”岳元帥分撥五千人馬，命董先率領四將出戰。“須要小心！”“得令。”

五員虎將应同声， 頂盔貫甲領雄兵， 轟天号炮驚神鬼，
呐喊搖旗金鼓鳴。

董將軍一馬當先，四員虎將紛紛在后。看那兩員〔番〕將，怎生

模樣？這半边完木佗赤生得來——

賦曰：

眼大鼻高，豹頭□額，膀闊腰圓，身長八尺，一部浪腮鬍子，滿臉渾如漆黑；若不是源水鎮上的王彥章，定是灞陵橋邊的張翼德。

又見那完木佗澤，亦有賦為証。

賦曰：

頭戴雉尾鬧獅盔，身穿鎖鐵烏油甲。臉麻生殺氣，怪睛如吊□。渾鉄鎗，手中提；狼牙箭，腰間插。戰馬咆哮出陣前，分明天降凶神煞。

兩員〔番〕將呼：“南蠻，尔等何名來會俺？本事平常非敵手，不如帶馬轉回還。”董先大喝：“休猖獗，說出名來你胆寒。”不知〔番〕將如何說，下卷書中細細談，設計破連環。

第四回 演鈎連大破連環馬 射箭書潛避鉄浮陀

講到完木佗赤問道：“你这蠻子莫非就是岳飛么？”“呀、呀、呀呸！我把你这瞎眼的〔番奴〕，你这样無名小卒，俺家元帅怎肯自來會你？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董先便是。你这兩個〔番奴〕也須報個名來。”“蠻子听着：俺大金國元帅完木佗赤、完木佗澤的便是。”“呀，哈哈！叫得累贅的名字！着爺爺的家伙罷！”

月牙鏢，打過來，完木佗赤把槍^架，分心就刺槍鋒狠，
逼去槍頭鏢又來；二將交鋒七八合，忽听得^{邊一將喊}旁聲：“呸！”

呀呸！南蠻休得無禮，俺完木佗澤幫助哥哥來也。”

渾鉄鎗 手內擎，催开坐騎上前迎。董先不懼双員將，
独虎沙場戰兩猩。四員宋將掄刀出，一双將戰五將軍，

七騎战馬团团轉， 好象元宵走馬灯。 劍、戟、槍、刀光耀目，
旗旛招展盖征云， 地也黑，天也昏， 紅日当空也不明，
声声喊殺驚神鬼， 滾滾塵沙迷眼睛。 一边是
耿耿忠心扶社稷， 一边是 昂昂气宇夺乾坤
直殺得 草地磷磷堆白骨， 潤澤溜溜流紅濱。
大殺一場〔番〕將敗， 兜回馬匹叫連声：

“南蛮休赶，我有寶貝在此。”“呀！什么寶貝！宝你娘的貝！”
五人拍馬來追赶； 兩員將誘五將軍， 殺一陣时敗一陣，
看看引誘到营門。 蔦地里，炮一声， 〔番〕將登时左右分，
中間营內如潮浪， 推出三千馬共人。

列位！这三千就是連环馬。怎見得？如何利害？听我講个明白：馬的身上披着生駝皮甲，馬的头上俱用鉄勾鉄环連鎖着，每三十匹馬一排。馬上的軍兵，多穿着生牛皮甲；做成牛皮假臉，戴在臉上，單單露得兩只眼睛。一排弓弩、一排長槍，共是一百排，一齐冲將出來。好不利害！

人如虎，馬如龍， 团团圍住五英雄。 槍挑箭射難招架，
顧了西边顧不得东， 可憐多喪連环陣， 肉踹为泥气化風，
五千人馬難逃命， 一齐死在陣圖中； 并無一个逃出去，
只落得怨^{鬼冤魂}泣^{凄風}。 正是出师未^{捷身}先^喪， 常使英雄泪滿胸！
〔番〕邦元帅洋洋喜， 得勝回营去报功。 宋朝主帅聞飛报，
气得人來臉漲紅 連声“可慘！”忙傳令：“安排祭禮拜遙空。”
一众英雄多不服， 同声來問大元戎：

“請問元帅，那〔番〕邦的連环甲馬这等利害，不知如何可破？”

“啊，众位將軍，当年呼延灼曾用連环甲馬，有徐寧的勾連槍可破。

如今若要破連环， 須当上緊演勾連。” 就差張顯相^{同孟邦杰}，

“精兵各自帶三千， 用心去把勾連演。” 二人答应不迟延。

岳元帅又差張立、張用各人帶兵三千去練藤牌，二人同声“得令”而去。

少談元帅营中事， 再把金邦几虎言。 帳中說与軍师道：
“我只道今次成功在指日間， 那曉得岳飛仙鎖， 枉有那將兵多難上前。
連环甲馬虽然好， 还要防备南蛮众將官， 倘或坚守营盤不出戰，
何时才得搶中原？”〔番〕國軍师摆手說，叫声：“狠主，放心寬！
臣今还有良謀計， 管取中原唾手間。”

“軍师又有何計？你且說來。”“狠主可差一將暗渡夾江去取臨安，岳南蛮知道，必然回兵去救。我以大兵過後，使他首尾不能和顧，岳南蛮可擒矣。”“呵呵呵！軍师之言有理！”

就差鵲眼郎君勇將官， 健馬強兵帶五千， 暗渡夾江抄路走，
滔滔一路望臨安。 一口難分几处事， 再談朝內一官員。

講到朝中有一奸臣，姓王名俊，乃是秦檜門下走狗，只因妄想求榮，把这秦檜十分趨奉。此时秦檜威权甚大，就把王俊升做了都統制之職；又奏過朝廷，差他帶領三千人馬押送糧草，往朱仙鎮來。不想这一天行至中途，恰恰碰着了鵲眼郎君，提刀勒馬，大声喝道：“來者何人？快把糧草留下，放你過去。若敢倔強，教你性命難保！”“呀，俺乃大宋天子駕前都統制王俊是也，你是何處〔番〕人，擅敢劫搶軍糧么？”“咦，哈哈！俺乃大金國昌平王四太子帳前元帅鵲眼郎君是也。

奉令提兵伐尔邦， 踏平宋室捉康王， 若是你今朝要活殘生命，
投順金邦送了糧； 若有半声言不肯， 俺就一刀砍死你見國王。”
王俊听，气昂昂： 喝声：“休得这般狂！” 提鎗直向咽喉刺
大怒金邦鵲眼郎， 舞动刀光來敌住。 二人各要逞高強。

不上十几个回合——

宋朝王俊难招架，帶馬拖槍敗落荒。鵲眼郎君追得緊，
趕得那解糧王俊好慌張。忽听得
一声大喊牛皋到，总領催糧到这地方，只見一員宋將拖槍敗，
后面〔番〕官胖叉長，掄刀拍馬追來急，那牛皋
舉鎗來迎鵲眼郎。二十合中分勝敗，此时〔番〕將力难当，
手内一松刀落地。牛皋鉄鎗打肩膀，喊声“啊唷！”人翻地。
取級懸腰喜气揚。莽將軍乱把〔番〕兵殺，一半逃生一半亡。
王俊旁边心大悅，“謝天！謝地！謝三光！若無这位將軍到，
穩被〔番奴〕搶去糧。呼腰便把“恩人！”叫，“不知尊姓威名住那方？”

“啊啊啊你要問我么？俺乃岳元帅麾下大將牛皋是也。你叫
什么名字？”“小將姓王名俊，官为統制。蒙秦太师差我解送
糧草往朱仙鎮去的。”牛皋听說，暗暗思想：“早知秦檜差來的，
我不救他也好。

既然救了姓王的，俺家乐得占便宜”。开言便把“將軍！”叫，
“俺今有事要重勞你。”

“將軍有甚事情？小將敢不效劳。”“我对你說：俺是个总督
催糧的。如今还要往別处催糧。現在的糧草，勞你順便帶到
朱仙鎮上岳元帅帳前交割，肯也不肯？”“呵呀呀，將軍又來了，
些須小事，当得效劳。但有一言，要求將軍一發做个人情，不
知可肯？”“什么事情？你且說來。”“將軍的功劳很多，这一
点功劳什么希罕？伏望將軍賜与小將，感恩不尽。”牛皋一想：
“奸臣打發來的，也是奸詐的。我的功劳，怎么要我送他起來？
也罷，待我耍他一耍便了。”

主見定，笑呵呵，“我的功劳立得多，小小功劳希什麼罕？
在元帅跟前只言你自己殺〔番虜〕。”

“多謝將軍!”“糧草、首級，一併交代于你，小心前去!”“曉得。”
牛皋去，不必言；再談王俊喜心歡，首級一顆收拾好，
押齊糧草到朱仙。閑話丟開休細表，數天早已到軍前，
稟明元帥來傳喚，王俊忙忙上帳參。

“元帥在上，小將王俊奉秦太師之命，着令小將押送糧草前來
元帥帳前交納。不想行至中途，遇着牛皋被一員〔番〕將追殺
下來。小將殺了〔番奴〕，救了牛皋，帶了首級、糧草，俱在營
門，候元帥号令。”“你可知道是那里來的〔番〕將?”“〔番〕將
口稱金兀朮差他暗渡夾江去搶臨安，却碰着了牛將軍殺他
不过，若非小將前來幫助，牛將軍性命休矣。”

元帥聞言暗忖量：“我想牛皋本^{領甚}高強，如何殺敗〔番奴〕手?
早難道番將本領又高強?

況且看王俊不象个有本事的，如何反把〔番奴〕殺死?并且王
俊滿腔并無正氣，內中必定有詐。我今权且記了他的功劳。
是非且等牛皋到，“便曉其人惡与良。”登時傳令收糧草，
查点全無虧缺糧。首級營前來号令，暫將王俊記功賞。
分付：“下營安息去。”此話書中且慢講。

到了次日，孟邦杰、張顯、張立、張用各人所練槍牌已熟，前來
交令。元帥就命四位將軍去破〔番〕陣，又叮囑了几句，四將領
命而去。“岳云、張憲、嚴成方、何元慶!”“有。”“尔等四將帶
領五千人馬前去接應，不得有違!”“得令。”

森森号令应同声，滾滾威風驚鬼神，各帶五千人馬去。
先講那前^{邊四將}領雄兵，直抵陣前來討戰，金邦二將出營門。

“呔!南蠻通下名來。”“俺岳元帥麾下統制張立、張顯、孟邦
杰、張用是也。番奴叫甚名字?”“南蠻听者:俺金國四太子麾
下元帥完木佗赤、完木佗澤是也。”“吓，原來正是你這兩個

‘番奴’！不要走，正要來拿你，着俺的傢伙罷！”

四員虎將舞槍刀，浩氣冲冲貫九霄，“番”邦二將來招架，
战鼓咚咚不住敲；虎斗龍斗十几合，〔番〕人詐敗落荒郊。
后边四將追來緊，忽听得天山也搖，頃刻間馬周圍裏，
总還你蓋世英雄雄沒處逃。

宋將張立看得分明，吩咐三軍將藤牌四面周圍遮住，有箭射不着，有槍刺不進。四位將軍各用勾連槍，一連勾倒數騎連環馬，其余皆不能行動，俱已自相踐踏。又听得炮声响处，岳云等四位將軍左右殺來，如入無人之境，把这些連環甲馬尽行□□。兩員“番”將无心恋战，敗轉金营去了。

話文先說八英雄，大破連環本事凶，咚咚战鼓回营轉，
元帅跟前去報功；各人上了功劳簿，大家將息在营中。
丟下西，又講东，再說完顏兀兀想心胸：“某家練得好連環馬，
未知今朝交战可成功？”兀兀正当思想处，兩員敗將轉营中，
稟明破陣情由事。“軍师怎么好？可憐我
數年辛苦一場空！”軍师滿面無光彩，只得立起身來叫：主公！

狼主且免心焦，連環馬虽破，尚有鉄浮陀未到；只等鉄浮陀一到，南蛮尽可滅矣。”

四太子沒奈何，只得安心等候鉄浮陀。吩咐二將“后营將息去”，
好生煩悶在心窩。宋营大破連環馬，元帅心中喜气多。
烏飛兔走光陰快，一月光陰來了牛皋莽撞徒，
催齊糧草來交令。

“帅爺吩咐，查收明白。”

“照数分明缺少无。”

“牛將軍催糧辛苦，后营少息。”“小將前日路逢王俊被一員

〔番〕將追殺下來，小將路見不平，殺了〔番〕將，救了王俊，就把首級、糧草一併交他到元帥帳前交令，不知來也不來？”“來是來的，但據他說起來，乃是〔番奴〕把你追殺，全虧王俊殺死〔番奴〕救你的性命，怎么將軍又是這等說？倒叫本帥理會不來！吩咐立傳王俊，與牛將軍對會！”“吓。”

去不多時王俊來，見了牛皋頓覺呆。帥爺冷笑呵呵說：“啊，王俊，你貪冒功勞理不該！”

“阿呀元帥，小將是有功報功，並不貪冒的噯。”“牛皋現在，對會分明。”“呀！王俊，你被〔番奴〕追得尿屁直流，虧俺救你，怎么冒我的功勞？該當何罪！”

那王俊好慌張，奸詐之徒硬口光，叫聲：“將軍休得^{得良}心^心，元帥跟前要老^案講。你被〔番奴〕追得緊，幾乎性命立時傷，全虧小將把〔番奴〕殺，救你的殘生^{保你的}。为什么把我功勞奪？瞞了元帥瞞不得皇天日^月光。”牛皋听，气昂昂，高声大罵：“狗戎囊！”上一把來揪住，夾嘴連腮打耳光。

“帥爺吩咐：有話好說，不可胡鬧。”牛將軍剛剛放手，只听得外邊喧嚷之聲。帥爺吩咐：“查明何事？”少停報說：“數百兵丁要請退糧。”“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請退糧？吩咐喚他們進來！”“吓”。

喚進兵丁數十名，一齊跪在地埃塵，人人多把頭來叩，个个俱將“元帥！”稱。

“啊，軍士們，本帥看待你們并無差處，怎么平白無端要退起糧來，是何緣故？”“元帥爺看待小的們恩如天大，小的們碎身難報。只是近日的糧米，只得八折，小的們吃不來，故此众心不服，要請退糧。”“啊，王俊，近來的糧米多是你經管散給，为什么剋減他們而使軍心不服？該當何罪！”

王俊聞言魂也无，面皮漲得紫烏罗，一时頓口无言答。
帥爺拍案問奸徒。

“啊，王俊，到底是何緣故？快快講來！”“啊，元帥，那錢糧总只小將經管，但多是吏員錢自明經手開發，有无剋減，小將不知道的。”“呸，胡說！自古‘典守者不得辭其責’，怎么推在他人身上？也罷，且傳錢自明來，本帥問他。”“吓。”

应声去得無多久，錢自明來見帥台。

“元帥爺在上，吏員錢自明叩头。”“啊，錢自明，日下的軍糧是你經手開發的？”“是吏員經手開發的。”“为何剋減軍糧以致兵心不服？該当何罪！”“啓稟帥爺：这是王老爺对吏員說，開發糧米，总拆折八折開發，以符正額，故而吏員如此的。”

帥爺听說怒冲霄，“剋減軍糧不可饒！”吩咐：“速把吏員來斬首！”
登时綁得緊牢牢，將他推出营門外，頃刻之間砍一刀。
血淋淋首級來呈献，号令营門風化消。

“啊，王俊，你把軍糧照数賠补，再行發落。”“是，曉得。”“軍士們！”“有。”“本帥賞罰嚴明，尔等勿生异念。速隨王俊照額領糧便了。”“是，多謝元帥爺！”

奸徒喏喏应連声，	就把減下 ^{的軍糧} 賠补清。	元帥跟前來繳令，
帥爺便叫姓王人，	“啊，王俊！	你剋減軍糧該 ^死 罪，
奈何你是奉朝廷。	从寬四十龍鬚棍。”	打得他
肉破皮开鮮血淋。	备了文書發 ^往 監安去。	王俊心中恨恨声，
咬牙緊記把冤 ^仇 報，	此話書中且慢云。	牛皋上帳称：“元帥！
王俊居心太不仁，	冒我功劳該有罪，	如何不究發回京？”

“啊，牛將軍有所未知，那王俊乃是秦檜差來的。

今朝且自做人情，免得冤家結得深。王俊功劳归与你，
須知本帥最公平。”牛皋喏喏連声应，辞出营門归本营。

一口难分几处事，書來又要說金營。完顏兀朮終朝悶：
“可恨南蠻謀志深，被他破了連環馬，扫尽威風气死人！
等候鉄浮陀一到，安排滅尽宋朝兵。”兀朮正当思想处，
忽來小卒报軍情，稟說：“鉄浮陀已到。”完顏兀朮看分明。

“呵呵，哈哈！妙啊！鉄浮陀已到，憑那岳南蠻通天本事，管叫他一兵不剩、一馬不留，才見某家的利害也。傳令推过一边，等待天晚之时，推往宋营前打去，管取南蠻人馬尽成灰燼便了。”

金兀朮果然凶，那知驚动陸文龍？便与王佐來商議，
要到元帅营^{中把}信通。断臂將軍称：“極好！”悄悄修成書一封。
文龍等到黃昏后，一人一馬出营中，將近宋营忙發箭，
忙归营內喜心胸。

且說宋营軍士拾得箭書，稟知元帅。元帅拆書細看，又驚又喜；驚的是完顏兀朮暗用鉄浮陀之計，喜的是陸文龍箭書通信。
“哈哈！此乃是聖天子洪福齊天也！”便叫岳云、張憲帶領人馬，如此如此的吩咐一番，兩位將軍答应而去。岳元帅暗傳号令，通知各位將軍，將各营虛設旗帳，懸羊打鼓；各將本部人馬退往鳳凰山去躲避。

元帅令誰敢違？各位將軍听指揮。人馬一齐多退去，
帅营空設假施威。

到了二更时分，金营內推出鉄浮陀，轟天大炮，烟霧漫漫，直望宋营前打來。岳元帅与众將在鳳凰山上看得分明，仰天長嘆。
再講岳云、張憲領了人馬，埋伏半路。听得大炮打过，金兵回去后，黑暗之中，身边取出鉄釘，把火炮的火門，尽行釘死。

吩咐三軍把这^{鉄浮陀}，尽行推入小商河，鳳凰山上來交令，
元帅溶溶喜气多。仍令軍兵归旧处，营盤重整有規模。

再談兀朮心中樂， 成功全仗鉄浮陀。 与軍師兩^{下开}懷款，
直到更鼓五記鑼。

那里曉得陸文龍与王佐同了乳母，各人收什停当，等到四更时分，悄悄出营而去。

同归宋室投元帅， 此話書中且慢提。 原說完顏金兀朮，
已經吃得醉如泥； 醒來已是天明亮， 忽聞小卒報如飛。

“報！啓上狼主：苦人兒同了殿下、乳娘，一同投奔宋营去了。”

“吓？有这等事么？咳，陸文龍啊，陸文龍！”

我当初原与^{你父}親言， 許他决不断香烟， 故而帶你回邦去，
恩养成人十几年。 到今日不^{別而行}留了去， 我也并无別^{事挂}胸前，
只恐你不念^{好情归}宋室， 不帮为父助中原。

啊哟，軍師，今日某家想起來，上了王佐的当了！

必是他巧^{言煽惑}陸文龍， 故而兩個一同竄。”

“啊，狼主，如今岳飛等數十萬人馬已經打成灰燼。王佐乃一殘廢，总讓陸文龍归了宋朝，我这里自有鉄浮陀的利害，怕他怎么？”

管教指日中原得， 何用憂愁？把心^{放寬}。”

“報！啓上狼主：岳南蠻营內仍然如旧，旗幟分外鮮明，一發雄壯了。”“吓？有这等事么？待某家親自看來。”

兀朮連忙往外边， 但見宋营威^{武照}从前， 槍刀密布旗幟展。
四太子忙將令^{冒傳}。

“莫非昨晚鉄浮陀打得不好？速整鉄浮陀，今晚再打！”“吓。”

“報！啓上狼主：鉄浮陀不見了！”“速去查來！”“得令。”

此时一众小巴多， 分头查取鉄浮陀， 查去查來无影迹，
看看查到小商河； 一齐多在淤泥內， 火門釘死待如何！

稟知兀朮冲霄怒， 蹬足呼天兩手搓。

“啊喲！皇天啊，皇天！某家枉勞數載功夫，空費錢糧不少，造就鉄浮陀，那知今日一旦成空，豈不可恨！”軍師便叫：“狼主！必是王佐、陸文龍暗通消息，使他先行躲避了，故而鉄浮陀打來沒用。”“咳！岳飛呵，岳飛！你使得好斷臂詐降的巧計也！

某家想，那王佐 乃是人間大丈夫， 為國甘心能斷臂，
這般豪傑世間無！” 昌平王氣得如^呆漢， 旁側軍師把心^口撈。

“啊，狼主不必心焦，待臣明日擺一金龍攪尾陣，誘出岳飛打陣，擒他便了。”“既然如此，速速準備！”“曉得。”

丟下西邊再講東， 書中又說陸文龍， 同了斷臂將^{軍徐馬氏}，
三人多到宋營中。 帥爺聞報忙傳請， 歸宋將軍^{馬氏}鞠躬。

“元帥在上，小將誤認仇人為父，實為不孝。若非王恩公說明其事，小將那里知道！伏望元帥恩寬收錄，待小將共滅金酋，同扶宋室，感恩不尽！”“哈哈！公子說那里話來，尊大人為國捐軀，公子年幼，那里知道！今得還朝，不但有益于國家，而且高堂香火不致無后也。”

文龍禮畢見諸人， 斷臂將軍禮就行， 元帥欢然忙挽手，
“多能賢弟！”叫連聲，“若非斷臂降金國， 怎得文龍歸服心！
不是箭書來通信， 滿營將士化灰塵。 十大功勞虧着你，
為兄拜謝禮該應。” 王佐連聲稱：“不敢！ 一般多是为朝廷。”
言講一回茶用畢， 帥爺當下就差人。

点了二十名家將，“送公子后營安歇，小心伏侍！”一面差人
“护送奶娘到陸公子的家鄉居住；賞他白銀五百，以為養老之費。”奶娘叩謝帥爺，又別文龍，叫道：“公子啊！

我為你 用心机， 算來已有十年余。 難得你^{萬金歸宋}我心安放，
只望你志^{氣凌云}切祖基。 我在家鄉專等你， 早歸鄉井正門閭。
我已年將花甲外， 遲來只恐會無期。” ……（下略）

附 錄(二)

精忠傳彈詞(摘錄)

精忠傳彈詞，是清光緒間嚴周穎芳所編。故事基本上是根据錢彩的說岳全傳，但也略有發展。第五十回和第五十一回，寫張俊奔淮和岳飛收復淮西、兵救襄陽兩事，是其它書中所沒有的，今摘錄于此。

第五十回 无恥徒殃民誤國 精忠帥力疾勤王

却說：兀朮自蕩湯(懷)將軍之后，日在營中与众平章、各番師稱揚湯懷的忠義和岳元帥的軍威。正在說得高兴，忽見軍師入內稟道：“探得岳南蠻屯扎朱仙鎮上，尚未回兵。聞日在營中督令將兵操演水陸战法，并調集各路人馬；將來必有一場惡戰，我軍須要嚴加戒備為是。”兀朮道：“某家也曾慮及此舉。因此想起秦檜夫妻二个，他們臨去的時候，對天立誓，必將宋室江山送与某家；今看他兩口兒在內，全不見照應，莫非忘了旧情？竟白養了這兩個娼盜了！”哈迷蚩道：“吾主且免心焦。只要到得臨安，他必將金殿獻出，請吾主登位的。”兀朮大怒道：“軍師，你倒說得好！現有岳南蠻大隊屯扎在朱仙鎮的要口，叫某家何處進兵？夺取中原，恐成虛願了。”哈迷蚩道：“臣有一計：不若請二王爺統領一万人馬去取淮西。張俊坐鎮其地，能力本弱，較易攻取；加以張俊系与秦檜同党，此去必能制勝。再請三王爺帶領重兵繞出朱仙鎮地界，直达至楚。如獲勝利，再作計議。”兀朮听了这番言語，望着淮西進發。

看看將近淮西界，	離城百里下番營。	咚咚鼙鼓敲來响，
唧唧胡笳振耳鳴。	二王喇罕傳軍令：	“埋鍋造飯飽餐吞。”
明知張俊無能物，	不加威勢暫屯兵。	擇期吉日將城占，
奏凱歸來可預矜。	慢說番王商議定，	提出狐群狗黨人：
居然鎮守淮西郡，	酷民虐吏太橫行，	欺壓同僚文共武，
屬員下吏被他凌，	貪贓枉法人民累，	地皮刮去兩三層。
今逢賊檜登黃閣，	猖狂倚勢更胡行，	窮奢極欲肥家室，
巍巍勢若帝皇尊。	民間婦女憑他欲，	地產錢糧細細尋，
分半送呈秦惡賊，	余色余財屬自身。	怨言載道声名醜，
民不聊生議叩閭。	三番通稟難呈闕，	弄權鼠賊蔽天心，
暗將通稟來交下，	不容犯上再投呈。	高宗天子無知曉，
一任權臣亂國情。	氣殺淮西諸父老，	同聲合語罵昏君。

原來淮西父老不堪張俊虐政，曾三次上疏懇乞撤懲，誰知凡有各路文書奏章到京，須經賊檜閱過，方許入奏天子，故淮民三次疏請，皆不獲上達。群情憤激，頗懷異志；會合遠近人民計議，定有“除張不叛”的口號。張俊耳朵里也听得些風聲，只做不聞，也毫不改變為政的方針；見賊檜勢焰熏天，他更肆無忌憚了。過了兩日，張俊正拥着十个擄搶來的有夫婦女開心作樂，忽見家丁入堂來稟道：“不好了——金邦喇罕統領人馬來取淮西，離此不遠了！”众姬人听到这一句“金賊離城不遠”的話，就一哄大哭起來。張俊好不着惱，瞪圓了眼睛大罵道：“賊奴才，好不知眼色！你老爺正在與姨太們尋歡取樂，你偏來報他媽的喇罕來了！就失了這淮西，也值得甚么大事。且等四太子進了臨安，殺了那昏君，再報與老爺知道也還不遲。快些滾出去罷！叫那探事的人少亂道些！”家丁只得退去。且說張俊叱退下人，向众姬人道：“我的众姣娘啊，不要嚇坏了！”

你可曉得老爺是秦相門下第一個得意的人？秦相是私通金人的，兩下俱有关照。只要候喇罕二大王來至城下，你老爺自會開城迎接的。只怕他喜上了老爺，那時候众姣姣就享福不盡了。”

言時張俊笑呵呵，	擺擺搖搖着了魔，	勾肩搭背形容顛，
嬉皮笑臉對諸娥。	外廂探子重重報，	道：“快請張爺會 ^{干戈} 。”
聞言張俊高聲喝：	“奴才報事大羅哩！”	老爺願把降書獻，
太平指日民頌歌。”	說時換了金邦服，	手捧降旗艷艷過，
當時出了迷魂陣，	來順金邦喇罕阿。	离衙忙把城樓上，
圓睜騷眼細梭梭，	却怪金兵猶未至，	轉恨重重報事訛。
正當扮做番臣去，	忽聞四下响鳴鑼，	一片喊聲民叛了，
四城門閉奈他何！	同聲吶喊：“拿張俊！”	動地人聲盡罵訶：
“你不思報國將 ^民 護，	降旗豎起順妖魔！	你無能忍辱投 ^金 去，
不思拒賊整干戈！	害得我們塗 ^炭 真 ^慘 苦，	你到安然去順他，
居然換了金邦服，	我等大眾良 ^民 死 ^賊 窩。	不若開刀先 ^把 官殺，
也叫你相 ^{陪我等} 見 ^開 羅。	人間少有貪賊貨，	誤國誤民賊駱駝！”
言時同把槍刀舉，	四面圍來人愈多。	張俊此時魂胆落，
狼心狗肺自猜磨，	暗呼：“此事真完了！	若動凶時待怎么？
不若遁逃先出去，	看他怎么奈吾何！”	想得停當回身轉，
一縱城樓跳下坡，	放开大步飛奔去，	撞來沖去似流波。
一程逃至城垣下，	見一通衢有暗河，	那張俊 ^{是慌忙便} 把頭鑽進，
帶水拖泥進犬窩。	此時金兵却好至，	倉皇遁身刀下過，
不見淮民追趕上，	潛行暫且避刀戈。	忙來不辨高低路，
急急匆匆踏淺莎，	离却淮西城四里，	招商客棧隔岩阿。
連扒帶滾行來快，	初更時分月婆娑，	深林見一民房屋，
愁中不覺笑呵呵。	放开大步由前進，	眼花頭昏費娵娵，

脚踏空时身落坎——原是个过^{往行人}一^{溜便竊}——今朝張俊真該死，
糞蛆入耳溺滂沱。几番跳躍無門路，流來蕩去急如梭；
惡貫未盈淹不死，救星來了众奴哥。

原來張俊鑽狗洞的時候，正值金兵進南門來，众百姓倉皇奔避，便散了多半，各去保護自家的家室去了。二王喇罕進城安民，到了鎮使大堂坐下，命召張俊進見。當有張俊手下家奴見張俊遁逃，他們想到上房擄些財帛；忽听二王傳張俊封官，众人慌慌張張，推一个年迈旧僕來到堂上，双膝跪下，口称：“王爺饒命！若要財宝，衙中堆山積海，所有淮西精華，全在此中。只要王爺饒命，小人情願獻呈。”喇罕便問道：“你是張俊家奴么？”老僕答道：“小人正是。”喇罕又問道：“你不要慌。且問你的主人現向那里去了？”老奴道：“因王爺到來，懼罪越城而逃，想去此不远。”喇罕听了，不覺仰面呵呵大笑，道：“原來世上有这样怕死瘟官！难怪百姓要叛了。为何不学学那仁心保郡的張叔夜！也罷，咱家也不要你們來獻金帛，且去尋他受封。还怕这城中輻重不是咱家的么！連你們这一班人俱是咱家名下的了！”老僕听了，就磕了一个头辞出，領着那些家奴同去找尋。互相商議道：“不知他向那一門出去的？”内中有一个道：“見他向北而去，我們就由北門尋去，看有什么形迹，便知去路。”說罷，一同來至北門城下。一个低首看去，不由一哄而笑，道：“有了！有了！你看那土城脚下有个大大狗洞在那里，想他定由此洞鑽出去無疑。”

家奴一众笑难停，	当下齐齐出北門，	轉灣抹角多时久，
尙然不見影和形。	荒涼一片行人路，	官富民貧落莫村。
行來有一东坑廁，	一个家奴說事因：	“众位少停权等我，
出恭我去片时辰。”	說时轉進东廁坑，	登坑当时大吃驚。

耳听扑咚声不絕，宛然跳躍似人声，家奴立起高声喊：
“快把灯來照一巡！”众人聞喚忙來到，道：“大驚小怪為何情？”
言时齐把灯籠举，見那登坑之人战战兢兢，立在牆根言不出，
手指廁坑向諸人。大众家人齐掩鼻，提灯近坑看分明，
只見坑內一人微露首，手搖脚动要翻身。众人也覺心生怕，
齐声高喝問原因。坑中張俊回答道：“老爺不是等閑人，
右軍都督張元帥，掌管軍符千百兵，現守淮西宣撫鎮，
統帶城中武共文。只因金主將城犯，老爺避劫出淮城，
不料暗中來失足，翻身跌入屎坑存。不知尔等何人氏？
快來救我感恩！”大众家奴齐暗笑，口內惟將“不敢！”称，
道：“小人們是家丁輩，不是他方別处人。”其时張俊心明白：
原來多是我家丁。快些設法來相救，老爺尿糞实难吞。”
一个家奴忙走上，手抽坑板入廁津，道：“老爺双手來^拿着，
小人着力上边擎。”众人齐道：“斯言是。”同心救起坑中人。
齷齪情形言不尽，有汚霜毫寫佞臣。地中扒起奸張俊，
臭气熏天了不成，渾身尿糞糊头面，从何下手脫衣襟！
內中有个高年僕，硬着头皮代洗清；上下衣衫都脫下，
宛若猪羊待典刑。

众家奴只得一齐上前，同了張俊來到水溝边，与他从头到脚的洗刮了一番。那老奴把双眉皺一皺道：“只是臭气洗不去，如何是好？”張俊道：“臭气到随他去罢，秦相爺也有这股气味呢！”老奴道：“如此說來，老爺也要拜相了。”張俊道：“你老爺在这臭水中泡了这一次，还想什么好处！想起來，真真晦气！”众人同声的道：“却是运气來了哩。”張俊听了这句话，翻轉臉來怒喝道：“放你媽的狗屁！你这班奴才，敢如此取笑你老爺么？”老奴道：“老爺息怒，待小人講來。”当时众人將奉

命尋去封官的話說了一遍，張俊喜得拍手拍腳道：“如此說來，果然运气到了。只是舍不得那些金銀、珠寶、美妾、嬌姬，皆付与金人，枉費了你老爺多年汗血！”老奴道：“这些閑話暫且抛开罢，快請換了小的的衣服，去見了他再說。”

当时張俊換衣衫，	一群主僕繞堤还，	望着淮西城里去，
匆匆覓路想封官。	自然喇罕加封重，	不必重重集細端。
回文听表朝中事，	这朝天子坐金鑾，	景陽宮里朝參畢，
文武东西归了班。	早有黃門官上殿，	兩封边报献台前；
值日侍臣开赭袱，	君王龍目細詳观。	原來是：“金 ^{邦刺罕} 提人馬，
陷了淮西大城垣，	張俊生死無下落，	合城文武尽伤殘。
猖狂賊势真凶勇，	又愁大隊搗臨安，	望王速發天兵剿，
扫尽妖氛國始安。”	“潭州節使徐仁本，	伏乞天恩遣將材。”
高宗閱罢双眉皺，	又看潭城奏折來：	先說那：“答罕三 ^{王將近楚}
胡兵百万勢雄哉，	欲思重覩太平日，	回兵請調岳侯來；
棠蔭長留民尽乐，	蒼生渴望正思梅。	一从元帅离潭地，
烽烟漸起时多灾，	塗炭民愁遭浩劫，	金兵陷郡怎安排？
虽逢節度廉明使，	独乏安邦定國材。	江山屏障都元帅，
到处旗开詠凱回，	金兵潛迹無侵犯，	方保潭城系馬台。
倒懸民苦求恩庇，	嗷鴻載道不勝哀，	恳乞天恩求允准，
名香万柱献龍台！”	王皇三复潭民稟，	沈吟良久發長唉。
当时下旨忙准奏，	諭示諸臣龍口开：	“今观兩事非輕可，
得失須臾怎主裁？	岳卿重任朱仙鎮，	分身怎得轉高駱？
淮西地屬金人去，	深愁彼意取臨安。	可恨金人真惹厭，
三番九次把人纏！	恨他銳气偏难降，	平寇誰如岳某先？
奈他抱病朱仙鎮，	請纓誰敢去平番？	朱仙一鼓平金寇，
朕怀喜慰杞憂安。	社稷江山他独任，	豈堪力疾唱刀环？

况且三处长征剿，	怎得分身法术来？	旗麾到处妖气靖，
劳瘁勤王朕不安！”	高宗能鉴贤臣苦；	班中桀黠大凶顽，
贼眼圆睁三角起，	面颜变色象猪肝，	黄牙咬得吱吱叫，
挺身直欲上金鑾。	痛恨黄门呈报者，	恨他直达与君看。
“理该先达我知晓，	方许高宗知这端；	如何先使他观本？
分明有意作讒言！	待我慢把黄门治，	试试当朝宰相权。”
一边思想将班出，	弄舌君前奏一番：	“望王休允潭民稟；
召取三边岳某还，	命他去剿淮西郡，	救护人民及众官；
力疾勤王無不可，	武臣原合濯忠肝。	世忠仍扎朱仙鎮，
未必金人就犯关。	楚江旨令儲君去，	御駕親征理所然，
使他金國人欽羨，	吾王不弱將才賢。	天下軍符归岳某，
豈非主上亦心殫？”	賊言偏中君王听，	当时依奏散朝班。

且說賊檣当时回府，暗暗寫下一封密書，差了几个走狗，星夜向淮城去知会喇罕，說：“有宋王調岳某來征剿淮西；他应詔不应，事虽未可知，吾主須要留神防备”等語。又差兩個心腹走狗，火速至答罕三王处下書，特告：“奏請儲君親征楚江，請四王爺趁此机会進剿朱仙鎮，兩路進兵，何愁宋室江山不归你掌握里！更請三王爺布置人馬，候儲君到时，小心擒獲，以絕宋室宗祧。事关重大，万不可洩漏。”当时再三叮囑兩個走狗道：“只要兩樁事情成功，你二人重重有賞。”賊檣明知儲君庸懦；岳元帅現在病中，不能三处兼顧——这是复滅宋朝社稷的好机会。你想，君前有了这样奸臣，焉有不亡之理！可惜負了岳元帅一片忠君愛國的心腸啊！

住言惡賊謀傾國，	听表無双第一人。	威名赫赫驚胡虜，
父老欢騰享太平；	路不拾遺歌政美，	吏無餽送尽迁升。

循撫有方施德澤，
誓搗黃龍志破金。
鞠躬尽瘁耽王事，
感伤一病到而今，
進餐不使軍心乱，
同衾义重怎忘情！
此朝升座蓮花帳，
欽差宣讀聖明文。
“朱仙暫令韓卿任，
克复淮西要口津，
使臣讀罢皇王詔，
款待慇懃送起程。
大营見礼分宾坐，
令人切齒恨难平！
勤王只有元戎任，
貴恙加增怎理論？
重肩使弟难当受，
平淮別遣慣征軍：
長征星夜如何去？——
“大才休得过謙遜。
金人多詐君深識，
凡事留心察探明。
坐視君憂非弟意，
弟思來日即行兵，
欲思統率全師去，
統制施全守故營，

文全武备治乾坤；
丹心常把迎鑾念，
費尽玲瓏七竅心。
神倦屢形常倚榻，
强展龍箴演將兵，
因而外面难知道，
报說臨安費旨臨，
前示淮西金寇占，
星夜馳驅莫憚辛；
救护生灵深慰朕，
岳爺遙拜九重尊，
世忠也奉君王旨，
說起淮西失陷情。
而今事迫無能挽，
东蕩西除歷尽辛，
況且此地軍情重，
尙乞三思安國民。
一因要口朱仙鎮；
兩事思量殊悶人！”
軍威何慮朱仙任？
帷幄軍符望小心。
休因弟疾縈怀抱，
勤王力疾轉安心。
只帶長征軍一万，
攀轅为慮众黎民。
聊安父老紳耆意，

屯兵養馬籌全策，
边塞頻屯百万兵；
一自鍾情悲故友，
病軀不樂尙安民。
軍政事煩犹独任，
誰識元戎抱病身？
当今令下排香案，
后令移兵進剿情，
無違聖旨兵行速，
卿承聖詔代天行。”
遂留欽使开佳宴，
特來相見岳軍門，
“張俊殃民真誤國，
救援誰肯拒金人？
今朝力疾淮西去，
朱仙有失事非輕！
如何且达天顏曉，
二慮元戎体未寧，
岳爺良久回答道：
循撫安民保國臣。
帳前諸將留君用，
为國何辭跋涉辛！
深愁聖上遙相盼，
余皆留此守防營；
印符張憲暫相代，
諸事还須請命君。”

韓爺當下連稱謝， “如此周詳慰弟深。” 言論多時方別去。
晚堂少保集諸軍， 安排進剿淮西寇， 又展神謀定太平；
回天全仗孤忠力， 方保天家基業存。 欲知此去勝和敗，
下回書中听曉分。

第五十一回 保儲君三番臣力瘁 進讒言一夕帝心更

却說岳元帥準備親督所部進剿淮西；所有朱仙鎮防務，暫委施全、張憲護理。隨征將士，盡留朱仙鎮，以資防守；僅帶岳真、李保、余化龍、諸葛英、董芳、牛皋、伍尙志、云公子八將隨往。當下元帥傳上張憲吩咐道：“凡有軍情大事，必須知會韓帥，不可擅自爲之。”又命：“制紅羅幟十杆，上書‘岳’字。若遇金兵犯界，只消如此如此，即可退之。”張公子唯唯退去。元帥向着云公子道：“吾兒可約令三軍黎明起程，不須升炮奏金，悄悄而行。”公子稟問道：“此是何故？”“一來欲令金人不知我已離鎮，二來可免衆百姓攀留。”公子听了，方知父親用意，當即出外與七位將軍預備一切，以便起行。到了次晨，元帥率領諸將出發；行至界口，換船望着淮西前進。韓帥因得了岳公手書，故不出營遠送；百姓見元帥征騎無多，只道去左近查哨，因此也不上前攀留——元帥得從容出境。且說淮西城里的番二王喇罕正在安享得高興，忽然接到賊檜密書，不免吃了一驚，恐岳軍不日進剿，十分着急。暗想道：“兀朮四弟何等本領，尙不是岳南蠻的對手，咱家豈能抗衡！若一敗塗地，進退無門。不若走爲上着，慌忙傳上張俊商議，道：‘咱想秦檜在朝，怎不照應照應？’”張俊道：“適才送來的書，豈不是照應主公嗎？若是不照應，就不預先知會咱們。”喇罕道：“如此說來，果然全仗他了。咱家并無別法，打算回兵，將淮城自行退出，免得那

时弃甲曳兵而走，空遺話柄。”張俊道：“主公且慢。臣想岳某未必分身來此，無非差几員战將，懼他作甚？”喇罕道：“不須他自來；只消他部下那几个小南蠻，就尽够了！”張俊道：“既是如此說，小臣不敢强留主公了。事不宜迟，快請起駕。”喇罕道：“你便怎样？”張俊道：“小臣自有道理。”当时二人分手。張俊看他去了，也不敢回進城去，勒轉馬头，抄着臨安的便道而來。不一日，到了帝京，鑽了賊檜的狗洞；賊檜就在君前巧奏一番，將張俊的罪名洗得乾乾淨淨。高宗一味昏庸，也不察情由細底，即時准奏，“命張俊速即前往，隨同都元帥征剿便了。”按下不表。且說那岳元帥到淮西地界，早有淮民聚集，頂香盤、具牛酒，出百余里外來迎迓。

喜殺淮西諸父老，	香花載道迓行旌；	迎得君侯臨境地，
萬口歡呼見太平；	金兵百萬聞風避，	風調雨順象更新。
攔輿遞狀人無數，	投呈爭上岳軍門，	張保、王橫隨左右，
打開一一看分明；	萬民一口無他告，	單告貪賊誤國人。
岳爺分付收收下，	大隊雄兵進了城，	安民下寨清羽黨，
号令如山不擾民。	秋毫無犯軍威重，	方之召杜勝三分，
體恤流離民意苦，	廣加德澤庇生靈。	一邊清理城中事，
一邊寫本奏朝廷，	請旨速差文共武，	重鎮淮西要口津。
旬日光陰諸事畢，	城垣無患水澄清，	欢声動地諸民吏，
戴德承恩衛護深。	誰可及？儒雅休、吳 <small>儒雅休、吳</small>	更贏得民 <small>呼生佛、</small>
生靈百萬逢時雨，	只苦勤王元帥身，	精神耗盡忘餐寢，
為國為民日不寧，	腰圍漸減松金帶，	清瘦英姿秋水神。
十分憂慮云公子，	欲覓良醫恐惱親；	几番商議諸軍將，
人人不敢亂軍心。	慢言細柳營中事；	無限淮民沐大恩，
歸耕旧業營商理，	雞犬無驚樂順平。	無恩可報英雄帥，

建祠塑象志敬忱，
三尺兒童知感德，
稟述淮民感德因，
深喜黎民皆可化，
不施德澤，虐于民。
帳前諸將聞公語，
報說臨安詔旨臨，
“前獎奇功加爵位，
重給軍前一萬兵。
朕心慰甚忘宵旰，
屯兵保守要塞城。
不日之間當到郡，
岳爺承詔謝王恩，
坐中言及張節度，
“辜負安民一片心！
沉思良久將言問：
道相公容稟這情。

香花果燭朝朝獻，
萬民齊意祝長生。
岳爺不覺長吁嘆；
奈他酷吏太無情！
安得蒼蒼垂下念，
同聲拜服主軍云。
公爺接旨行臣禮，
相封樞密輔朝廷；
喜卿奏凱獲全勝，
卿才豈獨畫麒麟！
淮西節度仍張俊，
卿家有代即回兵。”
留下使臣開大宴，
英雄元帥系愁心，
仍令他來為節度，
“張俊何時入帝京？”

上燈結彩几層亭；
此朝諸將營門集，
“何德如斯這等誠！”
窮奢極欲無休息，
普教時雨化甘霖！”
正當將帥言談處，
欽差宣詔示功臣：
隨征八將皆封獎，
不動干戈退妖氛，
事平早轉朱仙鎮，
更遣出總鎮諸將
武共文，
欽差讀罷君王詔，
細柳營中斟玉樽。
雙眉時蹙頻嗟嘆：
苛虐黎民，玷官箴！”
欽差一听連搖首，

遂將賊檄護庇張俊復職之事，从头至尾的細述了一遍。元帥嘆道：“既出自聖旨，怎敢有違！然憫淮民顛沛已極，使其重位此地，又必淪于金人之手。此事怎么周全，方免后患？”言罷，傳過左右將淮民所呈狀紙一一檢出，元帥親自遞去，道：“欽使大才，作何處置？”欽差躬身接了過來，一一展看，遂向元帥道：“此賊真罪不容誅，且與淮民勢不兩立。如相公一去，后患不堪設想！朱仙鎮軍情虽甚急迫，幸得貴部下張將軍扯起元帥尊姓的旗幟，击退金兵三万余人；足見威名遠震，今古無雙，令人欽服！聖上深為喜悅，欲使相公解救楚、襄之圍，被秦賊

阻止。下官起身前一日，聞御命遣儲君親征，只帶着万把人馬，入此重地。”元帥听了，不覺大驚道：“儲君年未弱冠，素未嫻習武藝，怎使統軍臨敵？內中必有陰謀，如之奈何！”

思量元帥生煩惱，	“獨木焉能支危傾？	兩番秦賊施奸計，
竭盡微勞力保君；	此番儲君親征楚，	暗謀失陷宋乾坤。
余欲勤王臨楚省，	淮西一郡托誰人？	瘡痍遍地如何扫？
內逢權奸外妖氛！”	岳公沉想開言道：	“使君奉屈暫稍停。”
元帥當時書聖表，	奏達高宗聖主聞：	“淮西請調他任臣，
深愁張俊碍民情。	楚、襄軍迫臣應去，	勤王隨駕慰龍心。
朱仙鎮有韓軍在，	更兼張憲代臣行。	扫清妖氛安楚郡，
回兵至鎮守防營。”	岳爺筆洒風云色，	情文宛轉上明君。
欽使旁觀頻側目，	拜服乾坤蓋世英，	“儒雅多文誰可并？
神威定勝武昌軍！”	少保書成無片刻，	親交欽使代呈君。
使臣奉表相辞去，	岳爺令出起雄軍，	只留尙志淮城候，
三千軍校护淮城；	等待京中文武到，	也教尙志撤回兵。
此時調度皆齊备，	祭旗升炮奏金聲。	离幘未尙三余步，
馬前拥滿尽淮民，	耆老兒童皆伏道，	哭声一片阻行旌，
香花百里遙相送，	依依難割相公恩。	元帥此時心不忍，
“何德斯民恋恋深！”	須臾离了淮西省，	人声稍靜覺心寧。
七千兵馬如流水，	隨行坐騎七將軍；	令下不分風雨急，
勤王星夜赶征塵。	先鋒差出云公子，	統令健兒八百軍，
“火速進程臨楚境，	更探儲君消息聞。”	住說救援神武帥，
詞中要集楚江情。	答罕三王兵入境，	逢州遇縣尽遭兵，
哀鴻載道人心乱，	將犯襄陽古郡城。	急得刘錡無所措，
知会徐仁節度聞；	潭州知報驚非小，	防嚴遣將扎連營。
稟請岳侯君不許，	時雨甘霖盼不臨，	徐仁失望民心惱，

十分無奈這椿情； 今聞楚省軍情迫， 焦灼湘、潭官共民，
聞得劉錡城緊閉， 別無良策退金兵。 探知御駕親征楚，
太子年輕未慣征， 急殺徐仁賢使節， 上書求請岳軍門。
回言：“劉帥城中困， 魂消胆落日憂心， 看看賊勢多猖獗，
救兵不到怎開城？” 這朝正坐城樓上， 報說金兵大隊臨，
胡笳一片聲繚亂， 霎時圍了四城門。 急了城中文共武，
退賊無能怎理論！ 正當難解難分處， 到了神威定勝軍；
“岳”字旗開紅映日， 管教立洗甲兵清。

原來云公子是抄着小路而來；一路探听得皇太子尚未入境的消息，不覺大喜，慌忙催動三軍，趕至襄城。進了界牌，只見金兵如同螻蟻一般團團圍住四門，望去一座大營正對襄城屯扎，暗想道：“若踏賊營而進，恐彼趁機陷城，豈不有誤大事！待我來叫他出營會戰：一則可以解圍城之急，二來顯顯我的手段。”想罷，一馬沖將上來，直抵賊營門首，立住了馬，舞起這對八十二斤的爛銀鎚，大喝一聲：“岳小爺在此，有本領快來迎敵！”答罕在營坐待破城，只見眾小番一群群橫沖直撞趕將進來，口中只叫：“不好，岳爺爺來了！”答罕一听此言，急得措手不及，同着并肩王完木孫商議道：“不若咱家与你先向後營門逃出，速覓歸路。”完木孫道：“不妥！不妥！俺意先陪三王主出營會戰；如果不能勝他，再回本國不遲。”答罕言道：“善！”當時一同披挂跨馬。出了營門，只見一員小將，全身披挂，容光奪目，秀氣逼人，手舉雙鎚，坐下赤兔馬，好不威風！又听他通名說：“岳小爺。”答罕好生不懂。完木孫道：“主公快尋歸路！此是岳南蠻的長子，他有萬夫無敵的本領，四王主屢次敗在他手下。”答罕大驚。完木孫道：“待咱上前一戰，且看勝負如何，再圖他計。”說罷，擎叉拍馬，大叫道：“快來送死？”公子喝

道：“賊將快通名姓，殺死你待小爺好去報捷。”

當時兩下通名姓，
爛銀鎚法妙無倫，
完木孫怎敵神仙子，
漸漸輸來力不禁。
腦漿裂出隨駒倒，
答罕魂消象死人，
一萬胡兵存一半，
危解襄陽古郡城。
歡迎公子居鎮府，
屯兵住扎外城門，
回文听表英雄帥，
御林軍在半途停，
襄陽危解當無事，
抄行小路探番情。”
“領兵伏在三叉路，
方可前行取進程。”
牛、余二將齊聲應，
又繞羊腸路几程，
催動三軍登嶺表，
一開炮聲上山林！”
不說元戎施妙計，
遣出番邦拒后兵：
全身本領無人及，
統領千余鉄甲兵，
其山高聳無人迹，

各展威風決死生。
神威定勝人間杰，
到此時手中又法亂紛紛，
銀鎚舞動非常妙，
身為泥醬骨為塵。
拋資弃馬回軍轉，
班門弄斧枉勞人，
一片欢声通四野，
文武同声“拜服！”称。
須臾升炮安營寨，
行旌將近楚、襄臨，
當時元帥心思忖：
須保儲君御駕行。
傳上化龍余統制，
專候儲君御駕臨。
囑咐二將同受令，
跨馬揚鞭各轉身。
宛若胡笳聲宕漾，
憑高扎下七千軍。
令旗展去三軍應，
伏下神謀定勝軍；
大帥名呼丁尔謂，
鬼面獐狍勝几分；
要拿御林皇太子，
山腰有洞甚深邃，

將門公子通天藝，
陣前豈懼斗番人！
欲思遁迹無門路，
直打完木孫面門，
胡軍傾刻如潮退，
潛形逃命几曾停！
妖相相繼隨風散，
刘錡大喜啓城門，
云爺不允忙推謝，
專候元戎大隊臨。
探得儲君犹未至，
“聞得云兒早至城，
吾今不可乘虛入，
更點牛皋奮勇軍：
小心听我軍聲起，
御前保駕护儲君；
岳爺率領人和馬，
料因左右伏胡兵。
“遙觀動靜查虛實，
絕頂峯頭探賊情。
听言金國完顏賊，
二王帳下一能人，
領着二王喇罕旨，
固石岩頭暗扎營。
屯兵可伏十余万，

賊兵藏迹最难尋。	糧草丰盈輜重廣，	尔謂屯兵此内存，
并帶四員豪勇將，	孙、曹、張、魏郡名称，	在此專候儲君过，
个个爭先要建勛；	留心探查南朝事，	有心要絕宋乾坤。
望中过隊雄兵馬，	旗書“岳”字大于盆，	故而不敢輕追战，
深畏神威定勝軍；	候他过境多时節，	又遣胡兵暗探明。
看看已近申牌后，	隱隱东南有炮声，	不多一刻金鑼响，
滔滔征騎御林兵。	对对旌旗龍鳳舞，	金光耀目赭黃綾，
刀槍劍戟行行过，	簇拥中心一俊英：	紅袍錦綉拴龍帶，
金冠束髮夜光明，	手执令符騎寶馬，	腰橫秋水系紅繩。
胡軍探看多明白，	一哄离洞伏途迎。	誰知元帅居高处，
山下情形了了明，	当时率領随征將，	發动金声下嶺行；
一声号炮驚神鬼，	排成陣势象嶙峋。	

那边賊人正探得御駕远远而來，正安排动手，忽听得号炮一响，有点着慌，不想面前早已立滿宋軍，扯起那“岳”字旗号，嚇得个个魂消胆落，措手無及。早見岳元帅立馬陣前，大喝一声：“賊將看箭！”飈的一声，早將那“丁”字坐纛大旗，从中射断；逆那执旗的人，跌落馬下，踏为泥醬。丁尔謂幸虧轉身的快，除下了头盔，跳下馬來，落荒而遁。所部三軍，如落花流水的一般，四处奔竄。四个番將——孙汝权、曹汝操、張汝嵩、魏汝賢——見此光景，十分驚恐，欲待退回洞去，但見洞門已被宋軍把住，前面又有宋兵阻路；料想無路逃生，只得硬着头皮一个个上前迎敌，分开四路，將岳元帅圍在中心。元帅見他四人耀武揚威，便將手中这杆槍一舉。这四番將眼睛內只見銀光燦爛。

神威凜凜英雄帥，	瀝泉槍法世無倫，	一揮孙將翻身倒，
刺中心窩一命傾；	槍杆轉处張軍沒，	頂冒鮮紅腦水噴；

又战汝賢魏姓將，	腰支挑断兩平分；	元戎誅戮曹汝操，
槍穿背腹命归陰。	略約一个时辰候，	誅却孙、曹、張、 <small>魏車</small> ，
馬踏尸骸为塵土。	“無能番寇敢称能！”	岳爺未展平生力，
从容單騎扫妖氛。	三軍呐喊搖旗鼓，	搜山搜洞細追尋。
且言尔謂逃生日，	潛形無路苦難禁，	前边“岳”字旌旗在，
后有王皇太子兵，	左思右想無生理，	算來还是后边行。
“秦檜來書知內事，	太子無能武藝平，	仗咱双刀犹可勝，
且看生机再理論。”	想得停当忙回馬，	加鞭催动豈留停，
一馬冲來投網里，	御林軍在前面存。	当头見一英雄將，
一声高喝攝人魂，	號殺番將丁尔謂，	悠悠頂上走原神；
驚弓之鳥無能甚，	跌下征鞍象死人。	牛皋仰面呼呼笑，
跳下彫鞍舞鋼臨，	笑言：“無用痴呆賊，	也來陣上論交爭！
快些伸首來待死，	老爺鋼下不留情。”	左一揮來右一打，
打來尔謂身首分。	牛皋此际多高兴，	双鋼揮來那住停！
舞來跳去無休息，	那尔謂 <small>是身為肉 為骨為塵。</small>	可笑牛皋犹不厭，
搜尋遍地覓番魂。	一馬冲來余統制，	一見其情大吃驚。

化龍远远望見这种情形，明知他在那里乱打乱嚷，必是拿了个番將，拍馬上前大喊道：“牛將軍住了手罢！可記得元帅吩咐的話嗎？”牛皋听了这句话，叫声：“啊呀！”將那对鋼插在腰下，道：“你为何不早來一步？如今害我出了这大拐！”化龍道：“你好糊塗！太子差你在前，令我押后，怎敢有違聖諭？”牛皋道：“这样說來，又是有理了。只是元帅吩咐的話，俺与你一同受令的，并不重在俺一人身上。”化龍道：“事虽不在你一人身上，今日將这番將打死，滅了活口，豈不違了元帅軍令？”牛皋道：“打已打死了，要活口作甚？”化龍听了这般口气，轉覺失声而笑，只得同着他至儲君前繳令去了。原來岳元帅早經料

到檜賊請儲君親征，必有異謀，因此留心防備，故差牛皋、余化龍在御前保駕，“屯扎緩行，不可冲敵前進。但所固石崖头炮响，請旨前來探看；若遇陣前脫逃番兵番將，切不可死拒，必要活捉來營繳令。”不料皇太子偏偏差个猛牛皋上來，不問青紅皂白，一頓鉄錘，送了番將性命。謀殺大案，不致敗露，也是賊檜的运气。

且言元帅屯崖脚，	燒山搜洞事完成，	探得答罕回兵遁，
危解襄陽定勝軍。	岳爺聞報丹心慰，	統軍來見小儲君，
大营参拜行臣礼，	儲君御口叫：“平身！”	当时賜坐英雄帅，
皇王太子喜言云：	“若無元帅全师至，	御軍失事怎回京！
咫尺平戎功第一，	何幸江山得賴卿！	智勇兼全文武备，
栋梁才干整乾坤。”	岳爺盛頌朝廷德，	“微臣何德受知恩！
將士效勞应分事，	獎助却使汗顏增。”	言时展拜重啓奏：
“伏惟殿下至襄城，	屯兵歇馬安民意，	鏡歌早奏甲兵清。”
大喜英明皇太子，	允准賢臣所奏情，	当时起駕臨襄郡，
文武官僚伏道迎。	御駕停留宣使府，	刘錡率众叩儲君，
玉音一一皆称獎；	慰勞公子俊才能，	儲君注目非常喜，
道：“將門天賜玉麒麟。”	十分獎贊英雄帅，	岳爺展拜却天恩，
推功將士諸文武，	“幼子軍前敢冒助！”	紀功不及諸人上，
各官欽服岳軍門。	岳爺輔助儲君德，	济貧筹餉慰蒼生。
固石洞中糧草足，	运至軍前平半分：	一作王家軍餉用，
交割刘錡元帅身；	一为父老諸民餉，	一毫不受本营存一
更兼輜重金人業，	一概充公富國民。	請命儲君安調妥，
万民感德叩重生。	御駕停留方匝月，	鏡歌皆頌太平声。
臨安到了皇王詔，	來詔儲君返帝京；	奉詔欽差張俊賊，
手捧絲綸走上廳。	一封詔賜皇太子，	一封开讀示功臣：

“太子回京安帝念，	賢卿暫扎古襄城。	今差張俊隨征剿，
軍前復取建功勛。	扣陵一事卿休議，	僞王他事暫稍停。
朱仙鎮有卿軍守，	高枕無憂慢進兵，	願卿遵照皇王旨，
屯兵養馬撫黎民。	金人頗有求和意，	生靈護惜體天行。”
岳爺當下承皇詔，	撤開香案始抬身，	隨同張俊參儲主，
坐中太子令：“平身！”	錦椅賜坐都元帥，	玉音下問姓張人：
“淮西今遣誰臣守？	議和之意出何因？”	張俊叩首忙啓奏：
“僞王奉旨扣陵，	議同岳帥全師去，	暗探番邦袖里情。
早晨天子歡然應，	忽地龍心起變更，	此事看來成罷議。
淮西任重李怡民。	議和出自君王主，	朝內無人專奏君。”
儲君不省其中故，	奧妙奸情那得聞！	公爺听罷甚懷喪，
座中惟聞嘆惜聲。	“深恨杈奸能惑主，	肆無忌憚目無君。
聖明忽有通和議，	金人得志更橫行！	此番太子親臨陣，
袖中未必少謀深，	幸得蒼蒼全宋室，	使余料到这椿情。
明知賊計難明奏，	更且憑据一無存；	欲思略奏儲君曉，
恐減皇家天性恩”——	委曲求全英雄帥，	費盡三番救主心。
君臣略集軍情政，	來朝送駕出襄城，	各官伏道遙相送，
香花夾道眾民呈。	少時聖駕離城去，	望着臨安取進程，
夜宿朝行非一日，	御舟到处有逢迎。	慢說儲君朝帝闕，
听言蒼狗蔽紅輪。		

原來賊檜自發出三處私書，終日暗暗探听金國消息。“可惱岳元帥軍行所至，皆獲全勝，淮西、襄城相繼克復，朱仙鎮之警，亦已奠定，弄得金人喪師棄甲！”連得兀朮來書道：“現在岳某銳氣甚盛，如何滅得宋室？議和一事，茫無端緒，奈何？必須先斷送岳某，吾國始得生機！”從此賊檜屢思加害岳元帥，只是無從下手。聞得皇太子脫離虎口，也被岳元帥保全了，更加

切齒。奏請高宗，令太子早日回朝，隱居東宮——彼意恐儲君在外得志的意思。高宗一味庸懦，即時准奏，遂遣張俊奉詔而至。賊檜看看天子近來頗信任他，思得一計，密奏高宗道：“天下無敵者，惟岳某也。然使其縱兵滅金，得奉淵聖而歸，將置天子于何地？或效劉裕滅秦故智，天子焉得而制之？且金人得中原，必不能有，故始以封楚，繼以封齊；而不以遂歸我國者，恐我得中原而遂令岳某得長驅也。若岳某戮則彼無所忌，必竭誠通好，而中原與旧臣俱歸矣。就使中原終不可得，而偏安江左，亦不失為帝王，宗廟血食，綿延勿替；若使岳某得志，天子可得安枕而帝江南哉！”

誤國權奸言一夕；	頓滅君臣父子情。	徽、欽二帝無歸日，
孤忠元帥志難伸。	乾坤日月何昏暗？	玉鏡青天終染塵！
當時納下奸臣奏，	議和為重國為輕。	時值儲君來奏捷，
進宮朝聖賀升平，	君王听信奸秦賊，	獎功諸事假惺惺，
不提元帥勤王苦，	只詢張俊近來情；	儲君昏暗年且幼，
不敢君前辯一聲。	高宗昏昧何如處，	盈庭宵小任縱橫。
朝中無事何須表，	回說襄陽楚省情。	元帥旌旗留匝月，
萬民重見太平春，	馬到功成民賴德，	烽烟頓息甲兵清。
甘棠政美都元帥，	武鎮乾坤文撫民，	載道歡聲傳四野，
農、工、商、士盡營生。	武昌昔日留遺愛，	保全城郭救黎民，
感戴隆恩成再造，	兒童也解識英名；	今聞駕住襄陽郡，
望風父老盡來城，	牽牛餽酒簾幰獻，	奉鼎焚香表至誠。
不辭跋涉來程遠，	只求一覲故侯君，	其時得把仁風仰，
个个歡騰戀旧情；	雜沓旬余方散去，	口碑到處眾人欽。
襄陽文武皆全庇，	德厚、威嚴兩服人；	只有張俊居麾下，
宛如小鬼對天神，	十分偏促難安意，	藏頭露尾畏軍門。

此日岳爺軍政畢，
元帥傳諭允見稱。
見禮完時分次序，
張俊躬身稟事因，
因此間蹂躪遭金破，
何如修造動工興？
城壕加高防守易，
正色開言示彼云：
連年百姓遭荼毒，
為官須要較風清，
兵燹之余宜賑恤，
何勞城郭費千金！
言至此間增嘆息，
一團高興化為塵，
欲思重把言詞進，
起身告別轉回程。
小人賤性貪財色，
怎解仁人雅化深！

閑展平番六策文，
家將啓簾言“請！”字，
就其側立坐安身。
道：“有下情，專稟達：
城垣窄小怎屯兵？
勸捐富戶資財助，
元戎少費幾多心。”
“吾曹豈作偷安計？
理宜撫恤廣加恩。
勸捐之諭休輕舉，
何堪徭役又重興？
窮奢極欲原無厭，
英姿減色少歡心。
惱羞變怒私懷恨，
又愁觸犯虎威軍，
口中不住聲聲罵，
求之不得反生嗔。
書中慢敘閑文事，

報言張俊來趨謁，
走進殃民誤國人，
一巡茶罷收杯去，
要求元帥玉言成。
目今遠近兵戈息，
算來只用萬余金；
所言元帥心不悅，
南北紛紜未罷兵，
富戶未能如鄧、石，
逼叛黎民卽此因。
惟期將士同心意，
當念蒙塵二聖君。”
當時張俊成呆面，
入手錢財無一文，
只得唯唯連應“是”！
痛恨多謀足智人；
衣冠禽獸無人道，
下卷重開軍政情。

〔据一九三一年商务印書館鉛印本摘錄校訂〕

調 精 忠 [一名詔班師]清虬髯白眉子撰

(子弟書)

棲霞嶺畔草青青，	古樹深藏武穆陵，	讀史無人不抱恨，
題詩有客盡傷情！	朝中將相和戎日，	塞上編氓失福星。
宋沒，公祠今尚在，	酸風苦雨响檐鈴。	
說一回： 武穆兵	燕地南， 金人號	臨行時 上長請
駐鄆城際，	令不能行。	將中原復，
立志深防大廈傾。	這一日兵破朱仙鎮，	為破兵 正欲擇
		吉把敵征。
又遇着韓常以 五萬金兵來內	因此上 金人動	真正是 敵國君
附，	靜盡知情。	臣無斗志，
更加那 兩河豪	賊陷處 民變也	暗約下以“岳” 字旗為號系
杰助軍聲。	與官軍會，	金鈴。
岳武穆 心中大	說：“这可該 中外權聞	破敵國，千 萬迎回二
悅語諸將，	奏凱聲！	帝聖駕；
殺敵兵，千 萬莫留一	急速 的直抵黃龍府，	休待他流 賊逃走三
點虛情。		窟兒成。”
正論時 朝廷忽	詔班師，恐孤軍 駐久致敵國疑	岳武穆 一聞此
降和戎旨，	生。	詔長吁歎，
說：“不料功 將成就事	自古 來和字千秋誤，	有几个 和我能
忽改更！		與魏絳同！
我正欲 酒飲黃	誰料想 盟訂白	莫不是 不知軍
龍賊盡破，	馬議空成！	民皆用命？
莫不是 不知豪	莫不是 不知官	莫不是 不知敵
杰盡從風？	軍連日捷？	寇望風驚？
莫不是 朝廷聖	莫不是 邊塞將	既不然 班師之
主懷別兒？	軍少至誠？	詔因何下？
全不念交虎的 皇帝、塗炭的生	我不知 是誰鑄	他竟肯 甘願偏
靈！	此九州錯，	安半壁中，
致使那 二帝零	孤臣憤惋拜朝東！	料今 朝難
丁身羈北，		遂微臣的志，
何日得瞻二帝容？	雖然說金人仲辛 甲拋戈全朝北遁，	開風 喪胆
		不敢向南行；

我未得面称臣子，
致他北真可惜志你成城！
可歎他二連朝至，
金牌十君致說：“有却愁容！
臣如此可到如今言竟違意，
犹在耳事枉辜負楚姓深情！
然礼云：君召臣行不俟駕，
教为教官德与字文同；
罢了么！拚着一旦失机功归逝水，
空对这残山剩水陣云紅！”
好叫咱一言难尽岳武穆班师一段古事，

他尙觉朝若弟兄。
与我南众軍民仇敌愾气，
同作同致使我血泪千行似雨傾！
設施之方，全由着你；
好叫我量一慟情！
虽然說：君命不受，
將在外我豈肯把那抗旨的心生！
倘不还，又違母訓，
背君命十年征战志付春冰；
岳武穆無可如何說声：“反旗！”
喜的是忠孝節义万古留名。

細思量賊他誤國，
都是奸再想要斬怕不能！
將寧旗恐想昔时将臣召至寢閣內，
中興之事，一以委卿。”
咳！可惜十年一旦內，
之功，廢于亦可以整頓軍旅把賊平；
况背后高忠报國”，
高刻字精好教我左思右想难以为情！
但只是未得入庙獻俘將元龙头斷，
獸听得哭声振野，黎民遮道，不放登程。

〔据清末抄本校訂〕

岳武穆奉詔班師

(河南鼓子曲)

【鼓子頭】蓋世英雄，萬古留名，精忠報國遵母命。最可恨權臣當道，大事不成！

【陰陽句】宋室微弱，金人犯境，汴梁失守，徽、欽被擄在京城。岳武穆屢奉君命，帶人馬前去戰爭；師出整嚴，秋毫不驚。

【打棗杆】岳少保，把帳升，叫三軍，听軍令，準備要殺金奴兵。

【羅江怨】三軍得令，奮不顧生，磨拳擦掌，秣馬厲兵，一個個爭先恐後行。兩軍對敵，旗幟鮮明，戰鼓震野，甚是威風，人嘶馬喊大交鋒。

【坡兒下】拐子馬隊實難沖——三馬并行、鉄鎖連成。眾三軍個個心中無計生。岳武穆當時解開其中情。岳少保傳令：“三軍細听！一個個提刀低頭陣前行，砍斷他、砍斷他馬腿算頭功。

【滿洲】緊遵本帥令，陣前去立功”。一馬腿斷，二馬不能行，拐子馬一隊一隊倒陣中。金人敗了兵，兵敗如山傾。追奔逐北，殺氣騰騰，真是將在智謀不在勇。

【銀紐絲】整軍經武，指揮兵丁；斬將奪旗，陣前立功——岳飛智謀高，韜略比人精，只殺得金兀朮棄甲曳兵。金兀朮在馬上自傷自慟：“這一陣殺得我胆戰心驚！自幼在北方，提刀任縱橫，全仗拐子馬陣陣立功；

【漢江】岳少保果算得智謀出眾，五百兵殺退我十萬精兵。敗了陣必定要失南朝地界，大料得難守這汴京城！”叫：“三軍！四營去，

收拾財寶；將金玉和財寶，帶回燕京。”金兀朮催三軍速速逃命。
恨爹娘生腿少，難以兼程。

【潼關】金兀朮馬上暗忖度：“他朝秦檜是奸佞，現與我國暗結好，大將立功他不容。”金兀朮想罷心暗喜，傳令三軍且暫停。

【詩篇】岳少保馬上傳將令：“大小三軍你們听！此一陣殺得金人大敗，只殺得他胆寒又心驚。”叫：“三軍！披堅執銳，努力進攻，直打到黃龍府共飲劉伶。從今後歲幣可不貢，從今後可請回徽、欽二宗，從今後可雪割地深耻，從今後可免称臣辱名。”夜晚灯下修表章，一封報書到南京，宋天子一見心歡喜。秦檜一旁奸計生，他想到：“若是岳飛一戰成功，十數年和議一場空！”金鑾殿上奏一本：“啓奏我主龍耳听：岳飛孤軍不可久在外，怕的是事變禍又生。既然是北方亂已定，可速請他暫且罷兵。”宋天子准了他的本，恰中秦檜計牢籠。假金牌一天十二道，岳飛一見吃一驚：“今若班師回朝轉，最可惜累年血戰一場空！若執定：將在外不受君命，大將抗詔為不忠！”無奈大帳傳下令：“明日班師回朝中！”

【鼓子尾】國運將終出奸佞，得志在朝胡亂行；將軍正破敵，奸臣主和兵。至今中興無可望，從此偏安局已成；失機原可惜，違旨不算忠。至今廟內松柏樹，不使南枝往北傾。武穆報國把命喪，最可嘆，宋室從此國運難興！

【據張長弓鼓子曲存校訂】

風 波 亭

（石派書）

“石派書”是清代中叶时候北京著名民間藝人石玉崑所創造的一種說唱形式。石氏生平作品很多，其三俠五義一種，曾經俞曲園改編為平話。風波亭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今存的有百本張抄本、百本剛抄本和寒香居訂本（殘）。這裡所根據的是百本張本，並參照其他兩種本子加以校訂。

風波亭卷一

詩曰：莫向中原嘆黍離，英雄生死系安危。
內庭不下班師詔，朔漠全歸大將旗。
父子一門廿仗節，山河萬里竟分支！
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几句題綱念罷，書歸正傳，接續前言，乃是：精忠大帥開國公岳少保威鎮朱仙鎮，伐金征北，義秉忠直，只想迎請徽、欽二帝；誰知朝出秦檜，通金和議，十二道假金牌調回岳家父子；萬俟卨等結黨為奸，冤審，神歸風波亭。這些節目，俱在武穆精忠傳上言講明白，非是愚下敗筆不寫；就是據實寫出，眾公聽之也不爽力，替古人憤氣難舒。岳夫子原是中興南宋頭一員大將，只因被奸秦所害，人人內心不服，才有：

宗親，安樂王諫言自刎；
文臣，有周三畏棄職歸隱；
武將，有曲端保奏捐生；
將校，有施全暗中行刺；
民間，有劉允升鳴冤枉；
僧，有無能和尙謗泥神；
道，有一真羽士告陰狀；
儒士，有胡迪毀冒閻君；
神，有伍子胥怒目顯聖；
佛，有地藏王警世臨凡。

只因：忠良被害，虎將含冤；上天震怒，百姓成仇，災殃累侵，賊盜

四起，时令不正，五谷不收——此正君昏、臣佞、文貪、武惰之时。到后来陰瘡爛死秦檜，惡鬼活拿長舌妻——此是陰報；碎剮秦熹，箭攢張俊——这是陽報。循环之理，报应昭彰。書已表明，言归正傳。單說精忠父子在風波亭上升天，秦檜奏准高宗：“岳某謀反是真，應該全家問斬，禍及九族。首惡虽死，家屬尚在，我主降旨查拿逆臣的家屬，以正國法。”

秦丞相	俯伏金塔來奏主，	只把当今万歲称。
“岳家父子情謀反，	大宋律	造定‘族誅滅滿門’。
虽然，首惡三賊死，	未除全家兩姓門；	若要是
施恩饒放不拿問，	只恐怕	武將功臣照样行：
滅門絕戶須殺淨，	恐生后患乱朝廷。”	奸賊奏罢將头叩，
宋高宗	帶笑开言把話云：	“卿家条陈我朕准，
先皇定律理当行。	岳某他	通金謀反親招認，
三賊自縊在監門，	尸骸不准人收殮，	理應該
暴露三光風雨淋，	烏啄狗啃憑他去，	以警生心叛逆臣。
那个不循朕的旨，	定是三賊一党人，	鎖拿家口交刑部，
審訊明	斬、絞、充、發，按律行。	先生就領朕的旨，
暴露三尸曉諭民。”	高宗言詞还未尽，	只听得
班部中有人云。		

宋高宗明知情屈，不肯認錯——一來岳帥已死，弄假成真；二來恐人議論不明，將錯就錯——聞听奸賊所奏，昧着良心，傳出惡旨。言犹未尽，只听班部中有人大叫，說：“万歲！不可！臣等見駕啓奏。”天子往下观看，乃是礼部尚書何彥猷，都察院薛仁輔、太常寺李若朴，一齐在金塔拜倒，口呼：“万歲！”

三官政	金塔拜倒呼“万歲！”	口內連連尊聖明，
“明皇聖主行仁政，	理國事	賞功罰罪要公平！”

何爺說：“岳某江邊救過駕，忘生捨死整疆紃。”

薛爺說：“父子勤勞征塞北，奪旗斬將建功勛。”

李爺說：“早知無故遭屈害，何必當初苦尽心！”

彥猷說：“掃北平金出過力，其功非小可寬容！”

仁輔說：“我主休听讒言語，莫把忠良當奸臣！”

若朴說：“陛下自知炎宋律，不把賢愚忠佞分？”

尚書說：“自古人死冤仇解，何須荼毒暴尸靈？”

察院說：“良將尸靈不埋葬，以後誰肯報朝廷？”

正卿說：“倘若金兵再犯境，邊將寒心誰守城？”

何爺說：“只想北宋如何破，二帝被擄主何情！”

薛爺說：“伏乞聖上開恩赦，饒放全家、葬尸靈！”

三賢奏罷將頭叩，失了政的朝廷無話云。秦檜着忙說：“不好！”

這個賊不好明言腹內云：“必須我再上一本。”

急忙忙出班進禮呼聖明。

三賢奏罷，高宗皇帝未及開言，秦檜着忙，暗說：“不好！”口呼“萬歲！休听流言，有誤軍國大事。這如今南北結盟，已成和議。軍無刀兵之苦，民無塗炭之災；干戈寧靜，省無限的國帑，免耗多少糧草。那金邦四太子應許：准在明春三月內，送二聖還國。何彥猷、薛仁輔、李若朴原系岳飛一黨，意存叛逆，毀謗朝廷。新春元日，口出不利之言，說陛下昏愎無道；金兵入境，勢如破竹，國危身亡，家邦難守”——駕前冒犯，實屬欺君藐法。”秦檜的一夕話，把高宗說惱，不由龍心大怒，滿面生嗔。

宋皇帝	偏心專听秦檜話，	不由的忿怒 <small>面生</small> ，
圓睜二目雙眉皺，	在座上	手指三賢罵“佞臣！”
岳某謀反該他死，	暴露尸骨按法行。	你三人
胆大欺君來保奏，	明是一黨護奸雄。	大年初一元旦日，

不利之言信口云，說‘朕江山如破竹，’分明賣國順金人！

按國法 以臣犯君應該斬， 有碍新春吉慶春。”

叫声“武士，搯出去！ 便宜这 三个奸賊，貶为民！”

左右武士往上走， 進前拿官綁將人。 众侍衛

揎拳捋袖迎上去， 圍住忠直胆烈人，打去烏紗揪玉帶，

剝了朝服袍大紅， 齐把三人^{推出}朝去。^噍坏了合朝武共文，

一个个 面帶噴容不言語，人人心中各沉吟：

“功勛保奏都遭貶， 何况是 一派斯文三个人？

是非只为多开口， 禍福無門自己尋， 可嘆那

^{三位}文臣不达时务， 不該出头把禍尋！”

那些在朝的文武不敢出头諫言——皆因懼怕秦檜当权，誰敢招灾惹禍！高宗往下傳旨，說：“万俟卨呢？”“臣在伺候，参拜吾皇万岁！”高宗說：“爱卿領朕的旨意，到監中，將三个反叛的尸首擲在監外牆下，任憑烏啄狗啃，不許埋葬收尸，以警后人那些不忠于君的佞党叛臣，叫他們以此自戒。”万俟卨磕头，領了聖旨出朝。

惡奸佞 手捧失政皇王旨， 謝恩出朝往外行，

奉旨办事且不表。 宋高宗 复又傳旨叫大臣，

御前宣近名王瓊， 俯伏金堦尊聖明。 宋天子

宝座之上傳御旨：“賢卿領旨走一程。 星夜速往鄂州去，

鎖拿逆党進京城。 岳某的 老幼举家逃一个，

罪归于卿法不容！” 王瓊叩头說“領旨！” 起身出朝且不云。

高宗傳旨宣王俊， 鎮殿將軍跪在塵。 昏君親口來吩咐：

“卿家你 帶領京兵一千名。 无論官兵与百姓，

不許收尸葬入坟； 有人要 不遵朕旨即拿獲，

一党同群問罪名。” 傳旨已畢离宝殿， 回宮院

漫散合朝文武臣。

風波亭卷二

宋高宗傳旨已畢，朝袍一揮，駕轉回宮。文武朝散。萬俟卨領旨露暴三尸；錦衣衛指揮使王夔，領大半兒鎖拿家口，星夜上鄂州；鎮殿右將軍王俊，領羽林軍來往巡尸，訪拿余党：三个賊分头行事，不在其言。單說張保清晨來到監門，用声高叫。監門里边答应，問道：“是誰呀？”好漢說：“是我張某。”里边說：“張三哥，今日監內比不得往常。本官說道：稽查甚緊。你略等片时，且別進來。”好漢說：“列位，我此一來，一則与家主磕头，二則与众位新春拜年。放我進去，这有何妨？”里面人又說：“隗大哥不得閑兒，我不敢作主。你且在外略等片刻。”張保聞听，心中急燥。

聞听那	禁子里面說的話，	不由焦燥自沉吟：
“平常來往看親友，	走監牢	來往如同自家門；
今朝到此相阻擋，	此事蹊蹺有別因。	莫非是
隗順好意全然假，	外裝俠义內貪銀？	若不然
昨日禮節送得少，	心中不悅把我噴？	想來是
獄官姜明生醋意，	吩咐手下緊閉門？	莫不是
老爺監中銀缺少，	伺候的	禁子牢头想金銀？
不知何事他等惱，	把住監門不放行！”	張保正自心思忖，
猛听得	喝道之声振耳鳴。	但只見：
執事擺開鑼响道，	大理寺	开放居中兩扇門；
四人大轎如飛跑，	滴水簷前放在塵，	下人栽杆拿扶手，
萬俟卨	端帶毛腰出轎門。	

奸賊端帶毛腰，出了大轎，升堂歸坐；執事的人站立兩旁。只听上邊的皂隸一聲吆喝，說：“大老爺吩咐，快傳獄官前來！”“哦！”有人答應。不多時，只見獄官慌慌張張跑來，在階前雙膝跪倒。張保在暗中觀瞧，仔細留神，側耳聞听；只是离得甚遠，听不明白。恍惚听見上面吩咐獄官：“把三個尸首拉出牢去。差禁子看守，不許埋葬；有人多事，立刻鎖拿。禁牆邊搭蓋蘆棚，本司親自看守。你就去吧！”“哦！”姜明答應，磕頭站起，各自回獄去了。咯噹一聲，虎頭門緊閉。只听噹、噹、噹、点声响亮，万俟卨退了堂。奸漢滿心狐疑，心中焦燥。堪堪天色挂午，嘩唧唧禁門大开，只見牢頭隗順領着許多禁卒走出監門，拉住奸漢說：“兄弟，你不必進去了，跟着我們來罷！”

那隗順	伸手	拉住奸漢名張保，	迈步如飛往前行；
獄卒禁子跟在后，	往前走	人多勢众走如風。	
順着獄牆往西走，	牆根下	橫躺三個死尸靈。	
隗順撒手呼“賢弟！	快去看你主人公。”	張保時下魂不在，	
意亂心忙看分明，	但則見	正是夫子人三個，	
他們的	耳、眼、鼻、口血流紅。	張保一見疼難忍，	
心似油煎一般同，	跑上前	雙膝跪在塵埃地，	
兩手抱定死尸靈，	大放悲聲嚎啕痛，	不住的	
呼天喚地手捶胸，	“可憐你	血戰功勞終何用？	
朗朗蒼天少神靈！	小人有意將仇報，	怕的是	
有碍東人忠義名。	張保不把秦賊斬，	叫我心中氣不平！	
這一回家報凶信，	嘆壞公子與夫人。”	張保哭的 <small>英雄</small> 心碎，	
他的那	悲聲兒慘慘血淚紅。	霎時間	
周圍觀看人不少，	都是那	<small>拜賀</small> 新春的軍共民。	

張保放聲大哭。過往的人圍繞着觀瞧，不知就里，一齊混談：這

个說：“不知三个人犯了何罪，被仇家所害，死的可憐！”那个說：“此人慟哭，一定是至親厚友。”众人一齐紛紛議論。猛見一家好漢，用手分开了众人，就闖進來，蹀脚捶胸，嚎啕大哭，只叫：“仁兄，痛殺我也！”

众百姓	一齐举目瞧义士，	打量俠义美英雄：
將巾窄袖殺鸞帶，	薄底云靴足下登；	赤面虬髯如金綫，
豹头环眼貌驍雄；	凜凜的	七尺虎軀多雄壯，
腰圓膀乍兩头停。	分开了	众人，挤入，嚎啕痛，
眼望尸骸放悲声，	口中只把“仁兄”叫，	“患弟的仁兄！”那住声，
“这如今	奸賊害你死的苦，	閃下了
結义連心的一拜朋，	再不得	汗馬營中同患难，
商量妙策退敌兵；	休想那	談講韬略圖报效，
疆場奋勇报朝廷；	枉拚下	汗馬功劳如山重，
难免被害赴幽冥；	可憐你	胸怀赤胆要斬子，
为宋室	不顧天倫父子情；	难为你
帶兵威鎮朱仙鎮，	哭喪計	捨死忘生請宋灵！
你只說	迎回兩聖兒心願，	扫滅金番社稷平；
誰知橫遭奸賊害，	半途而廢喪殘生；	早知汗馬也如此，
又何必	捨死忘生苦尽忠！”	

統制施全越哭越慟，訴說夫子的忠勇。此时圍着的人更多，就有听出这話來的。認得隗順的，开言就問，說：“隗大哥，这二位哭的这样悲痛，不知是誰？死鬼姓甚名誰？望乞指教。”隗順見問，点头嘆气，說：“三个死的不是平等之人，乃是：精忠大帅武昌開國公岳老爺，左边是金槍大將烈武伯張憲，右边是銀鎗大將英武伯武昌岳云；抱主哭尸的乃是家將張保——如今也作了統制官；这一位姓施名全——是岳元帅結义的朋友，也是統制官。只因

岳老爺奉調進京，他們放心不下，从边庭跟來打听吉凶。”众軍民聞听，說：“大哥，这話是眞么？”隗順說：“难道說我还哄你不成？”众人聞听，眞是不約而同，哭声震动。

众百姓	听说精忠岳帅故，	个个嚎啕泪兩行，
“今日倒了擎天柱，	恰好似	折了大宋的架海梁！
此言傳到金营去，	兀兀定要搶三江，	紹兴的
生灵要遭刀兵苦，	誰能冲鋒擋番王？	毛袄到处先放搶，
难保家破与人亡，	保不住	白头父母遭刀剗，
难顧那	爱女、妓妻臥胡床，	田園家產全难保，
買賣家私一扫光；	这如今	誤國的奸賊害良將，
分明是	要滅大宋錦家邦！”	众人大哭声震动，
登時間	众人不忿鬧嚷嚷。	隗順看着風不順，
好漢腹内暗着忙，	大喊道：	“遵奉万歲皇王旨，
兵嚴巡，閃开尸場！	不許一人來祭奠，	誰若是
抗旨不遵命必亡；	有人敢把此尸祭，	一律問罪斬殺場。
你等在此哭元帅，	倘若是	官府來查必受殃；
快些个	躲避散开回家轉，	少時間
官來拿住命必亡。”	軍民听罢这些話，	登时之間散了个光。
只剩下	張保、施全与隗順，	三人計議暗商量。
虽說大宋王法緊，	他們是	一定偷尸埋葬忠良。

風波亭卷三

众軍民百姓誰不知秦檜的勢大权高？誰肯惹禍？一听隗順之言，心驚胆怯，紛紛散去。只見施全、張保兩個人又想起夫子素日恩情，不由的复又大哭。隗順着忙，連呼“二位別哭了哇！死人不能复生，大約哭也无益。难道不知旨意利害么？有人哭尸祭灵，要問立斬；收葬其尸者，与謀反者同罪。大丈夫俠烈义勇，要留清名于后世，豈可作兒女之态！还不快走！本官若來时，豈不白送了性命？死也不值！”几句话把施全提醒，止住泪痕。又見隗順点着手兒說：“二位，随我來。”三人一同轉灣磨角，登时之間來到隗牢头的下处以外。

三义士	來到隗順下处外，	迈步一齐走進門，
叙礼已畢归坐位，	伺候的	献茶已畢左右分。
隗順帶笑呼“列位！	貴耳留神听我云：	方才在
街市之上难說話，	人多有碍叙其情。	可嘆忠良遭屈害，
奸賊奏王暴尸灵，	荼毒尸骸行暴虐，	令人观眇气怎平！
有心偷尸暗埋葬，	就只是	單絲不綫事难行。
你二位	素日豪杰多仗义，	有忠又烈是英雄，
若肯帮我來作事，	今夜晚	盜了三尸葬入塋；
到后来	縱然事犯全有我，	情願餐刀頂冒紅，
断不肯	怕死貪生胡扳扯，	留一个
俠烈之名与后人。”	隗順說罢一夕話，	張保、施全长笑容，
齐說是：	“兄長果能行此事，	真正是

死生感佩領高情， 赴湯投火願幫助， 咱三人
合意同心事必成。”

施全說：“隗順大哥，我施全是一勇之夫，若論冲鋒打仗、臨陣殺賊、以死相拚，不肯退后；似這用計施謀，一概不懂。情願出力相幫，任從指撥；小弟遵奉而行，不至誤事。”隗順說：“今夜三更時分，你倆暗藏在監牆以外，若見灯火全滅，就是此計作成，只管向前。咱們三個人揹走尸首，繞過監牆去，揀那幽僻之處，抄到城根。打城垛口爬上城牆，拿長繩拴住尸首，系將下去。明日一早，你二人清早出城，揀塊低窪之地，暫且掩埋，暗暗用心留下記号，等待寧靜之時，再請公子夫人收尸。張兄弟事畢回家去報信，施賢弟权且隱避。但願平安，大家造化；倘若事犯，我隗順敢做敢當，斷乎不肯連累了你二位老爺干系。”

隗義士	嘆氣開言呼“二位！	仔細留神听我云：
今夜三更將尸盜，	全仗着	岳帥陰中暗顯靈；
倘或事犯吾承認，	無非一死報忠臣。”	張保他
聞听此言双膝跪，	尊一声	“賢弟！仁兄！請听云：
多蒙二位真俠烈，	真算是	濟困扶危大英雄。
但能够	家主三人尸入土，	張保知恩深感情，
今生无可將恩報，	轉世在	背上搭鞍把鉄銜。
縱然犯了這件事，	情願出头自應承；	我若是
連累仁兄与賢弟，	一定要	雷打天誅尸化塵。”
隗順、施全遂还礼，	說道是：	“丈夫何須把誓盟？
但願意	作成这件俠豪事，	咱三人
斧剗鎚顛豈懼疼？	遺留下	忠义之名傳后世，
視死如归样样同。”	語罷言絕分了手，	隗牢头
惦记官差，怕誤了事情。		

三个人把事言妥，彼此分手。隗順恐誤官差，竟扑了衙門而來。心中有事，低着头只管往前走，忽听迎面有人高声叫道：“隗順！你往哪里去了？”隗順举目观眇，認得是禁子汪老，說：“兄長，你往哪里去？”汪老說：我正來找你。棚已搭完，本官就要升堂，还不快去？仔細誤了点卯！”两个人說着，穿街越巷，奔走如飛，走的渾身是汗。來到棚前，只見本官坐在棚內；衙役三班，列在兩旁。又有二三十匹馬，押着六架食盒，飛奔前來。不多一会，到了跟前，扑、扑、扑，众家將跳下馬來，举着鞭子，唰，唰，唰，乱抽乱打。

众家將	手举鞭子抽又打，	不住的
怪叫吆喝口內云：	“功臣老爺虎駕到，	尔等閃开往那边行！”
看尸的	衙役着忙东西跑，	有人去
稟报本官進蘆棚，	跪倒磕头回了遍。	万俟卨
無話低头腹內沉吟：	“这些人	倚仗功高結成党，
縱性狂为任意行。	武功侯	，曲端前日把朝闈，
秦丞相	打破現在帶伤痕。	众功臣
今朝上本諫奏主，	一个个	口出不遜謗朝廷；
当今皇帝尚不懼，	何況我刑部大理丞？	我若是
仗着聖旨來阻擋，	恐他們	不肯凜遵任胡行。
头一个	韓世忠就难說話，	虽然遭貶橫犹存，
倚仗功高曾駕救，	欽賜的	上方宝劍管諸臣，
統理天下人共馬，	先斬后奏有权衡；	他若是
心中一怒动粗魯，	殺了我	豈不白饒枉把命坑！

再者武烈侯王德这个賊最惡，是不是就揎拳捋袖，真叫他搗頓拳头，打个鼻青臉腫，也是白打，难道为我还殺了他不成？罢呀，“忍是防身宝，过后得便宜，”不如做个响情，憑他們祭奠去罢。省

的磨牙招气。家將，少时众大臣來到，任他等祭奠。”“哦！”众青衣答应一声，退將下去，远远站立——皆因本官胆怯，誰敢惹事？不多时众功臣來到，下馬，叫家將“拉馬回去！”“着。”十三節度迈开虎步，同到尸前，睁眼望下一看，实在可憐！三位爺尸骸暴露、七竅流血、鬢髮蓬松、灰塵滿面，直挺挺的虎軀躺在地下。众功臣瞧見了，一个个心如刀攪，泪似涌泉。

齊來到	監牆以外留神看，	睃見那
<small>被害遭屈</small> 的賢士英豪，	心如醉，	慟泪拋。
嘆忠良：	志气高；	扶社稷
把江山保，	使碎了心	把賊剿；
被奸臣	用計調，	誰料你
<small>屈死臨頭</small> 无有下梢！	想当初：	逞英豪；
在軍中，	把兵教；	捨性命，
不避槍刀，	使机謀，	心計巧，
只殺得	尤兀 <small>聞名</small> 胆裂魂消；	帶兵將
把心勞，	如骨肉，	似同胞，
冲鋒仗	把兵交，	无一个不尽皇朝。
可嘆你：	志气高；	收良將，
殺毛祆，	把心机	使碎了；
战陣贏，	把將調，	<small>殺得那毛裨番兵望</small> 影而逃。
似你这：	苦心勞，	費尽了
七孔毛；	心使碎，	不負勤勞，
好容易	<small>殺的那尤兀无路天現</small> 銅桥。”	众功臣
泪滔滔。	“誰想你	到今朝？
只落得	把骨拋！	汗馬的功

用不着！

我与你

是意投的一同僚。”
合情

众英雄

哭訴多时如痴似醉，

众家將

跪劝功助把酒來澆。

風波亭卷四

众家功臣眼看三尸，心如刀攪，肺似油煎；似醉如痴，泪往下流。家將向前一齐跪倒，口尊：“老爺！祭奠摆齐，請老爺們上香行礼。众虎將聞言，把泪止住，各按尊次，拈香插在爐內，一齐跪倒，奠酒三盃。

拳膝跪、	世忠韓帥三奠酒，	一齐哀慟吐悲声，
呼兄喚弟悲声慘，	大慟 豪陶哭的更因。	口中只叫“精忠帥！”
負屈含冤嘆死人！	可嘆你：	忠孝双全無好报，
文武奇才少后程；	痴心只想兴南宋，	秉忠心
執意常怀滅北金；	壯志未遂身先喪，	千古人人恨不平！
只落得	有功無过遭人害，	夾打嚴追动非刑，
干國良將为囚犯，	可憐你	披枷帶鎖入監門。
真可嘆；	百战功劳成画餅，	臨危只落一条繩；
父子三人死得苦，	血口污言洗不清！	可憐你
身臥監牆情最慘，	暴露三光風雨淋！	我等替你將言辯，
宋高宗	逆耳忠言不肯听。	只怨朝廷心太狠，
不許收葬死尸灵。	最可嘆	英雄身喪輕如土，
不若平常一小民！	嘆惜忠良心伤透，	裂碎肝腸陣陣疼！”
公、侯哭的如泥塑，	節度、侯、伯似啞人；	只哭得
气敗神虛兩眼閉，	哽噎难抬面皮青；	哭的那
家將伤心流痛泪，	手下仆人兩眼紅。	節度、公、侯还犹可，
哭坏了	义 重情深的韓总戎。	

众功臣哭够多时，把泪痕止住。惟有韓世忠与岳夫子最厚，越哭越痛，甚实悲哀。口中只叫：“岳賢弟！我与你同甘共苦，智勇相投。再有刀兵國难，还有何人协助？”說着，腹內濁痰往上一涌，心內發迷，虎軀往后一仰。賽夜叉王德緊挨着大帅，慌忙扶抱怀中，連声大叫：“兄長醒來！”

王節度	双手扶住紅袍帅，	連忙抱住在怀中。
公、侯、節度唬一跳，	一个个	团团圍住叫“仁兄！”
众將上前盤上腿，	扶肩靠背叫國公。	福國公
半晌“哎呀！”心明亮，	甦醒回來把眼睜，	一口濁痰往外吐，
兩泪千行大放声：	“岳鵬举	賢弟你死得真苦！
公与子	三位陰灵你是听：	非是愚兄打撒手，
只怨高宗負你功。	無道的	昏君安心不認錯，
捕風捉影假作真，	硬把忠良污反叛，	这样的
不白之冤嘆死人！	尸骸不許入埋葬，	想是朝廷昧血心！”
福國公	越哭越痛劝不住，	只听得
喊道之声振耳鳴，	大喝：“尔等快退閃，	阻攔住
奉旨欽差問罪名。”		

福國公正然痛哭，众功臣劝解不住，忽听青衣吆喝：“閑人閃开，欽差來了！若不迴避，鎖拿問罪！”韓老爺聞听，止住悲声。众公、侯、節度掌首观眊，只見無數的官兵，簇拥着一將：头帶金幘头，身穿綉蟒袍，腰橫玉帶，手執絲鞭，生的权骨臉、兔头、蛇眼、鼠耳、鷹腮，坐跨駿馬，帶領許多家將，揚威作势，蜂拥而來，甚实的威武。大家認得，是王俊。

众節度	眊見惡賊名王俊，	个个心中气不平。
夜叉王德性子暴，	一时间	圓睜虎目动无名，
一声怪叫驚人胆，	不亞虎嘯与龍吟。	“什么是

青差、綠差來乍刺？	却是那	負義忘恩惡奸雄！
鬼使神差循環至，	定要追取惡賊魂。”	王俊聞言語惡，
連忙的	攔騎閃目看分明。	睃見那：
節度、公、侯俱在此，	把一個	奸黨着忙心不寧，
弃鎧离鞍忙下馬，	緊走几步口中云：	“我下官
尊奉当今朝廷旨，	前來查守死尸灵，	不許軍民來弔祭；
有人要	哭啼拜祭罪難容。	列位快些去迴避，
違背皇宣了不成。”	奸黨的	口中之言還未盡，
王德時間脹氣紅，	緊皺双眉睜怪眼，	啞吱吱
銼碎鋼牙咬下唇，	用手一指開言罵：	“負義奸賊敢胡云！
汝本山中一草寇，	蒙岳帥	施恩收用在軍中，
又与你	結拜为友圖患難，	义重情深勝他人；
誰知惡賊恩成怨，	串通了	奸黨秦檜害忠臣，
刁詞謊狀來抵賴，	信从奸佞奏朝廷。	恨只恨
群賊為惡結一黨，	將無作有任胡行，	人死還要結仇恨，
倚仗着	昏君聖旨暴尸灵。	

自古常言：“人死不結仇”；誰知道群賊更狠，啓奏昏君，還不准收尸埋葬。別人尚可，你这忘恩負義的賊，竟敢領人前來巡查，要拿弔祭的功臣！狼心狗肺，令人可惱！吾今若不將你除却，也難解心头之恨！”

王德將	越說越惱双眉皺，	冲冠髮乍動無名，
揎拳捋袖往前奔，	把一個	佞黨奸賊唬冒魂，
骨軟筋酥往後退，	戰戰兢兢眼似鈴。	福國公
站起相攔來解勸：	“賢弟息怒請听云！	王俊現奉昏君旨，
欽差王命守尸灵。	這如今	殺却小輩如草芥，
只恐怕	人造蜚言玷忠名；	擅打欽差違聖旨，

尤如反叛逆朝廷。	賢弟你	殺殺雷霆息息怒，
看着昏君面上情。”	福國公提醒王醜鬼，	只急得他
捶胸躁脚喊連声，	口中大罵：“賊王俊！	今朝暫且我容情。
佞党須要加仔細，	久后相逢定追魂。	我把尸灵交給你，
小心着	赶狗哄鴉要留神。	明朝一早上保本，
必要收葬死尸灵；	三个尸首伤一个，	定把賊
剜眼	摘心不能善容。	

風波亭卷五

且說王俊這個賊，一團的奸詐，慣會見景生情——他先見武烈侯王德口出不遜之言、怒髮冲冠、揎拳捋袖、要動粗魯，一來是自己的情虛理愧，不敢爭論；二來眾功臣一齊變臉，倘若相持，沒有他的便宜。後來聽到福國公韓世忠說他是奉旨的欽差，傷損即是欺君；又見王德止步停拳，大約着不能動他，奸賊把胆子壯將起來。看了看：官兵、衙役、家丁人等不少，還有那些軍民百姓圍着似千佛頭一般。他受了王德的辱罵，自覺顏面無光；仗着口巧舌辯，也要分爭分爭——微微冷笑，說道：“武烈侯！你且听我言講。”

惡奸佞	微微冷笑開言道：	“武烈侯爵你是听！
若論責備虽有理，	皆因你	大義綱常不甚明。
自古君臣如父子，	朋友無非是弟兄；	縱然那
結拜交情深又重，	怎比朝廷雨露恩？	岳飛謀反吾出首，
不顧私情為盡忠。	周公執法誅管、蔡，	弟兄成仇只為君；
所以才	姬旦千古稱賢聖	傳流萬載落忠名。
古時骨肉尚如此，	何況是	同盟結拜異姓人？
公、侯、節度不明理，	反說王俊負賓朋，	這件事
列位上裁仔細想，	我不仁來？是你不通？”	王德聞听氣破胆，
大罵“狼心狗肺人！”	仗你舌巧來分辯，	昧却良心誣好人。
岳鵬舉	若是叛逆真謀反，	首告于他情理通；
將無作有誣忠良，	你这廝	以假為真弟害兄。
無情無理真禽獸！	翻臉絕交狗畜生！	自古來

只有龐涓奸賊狠， 你比龐涓加萬分。 侯爺平生忠義烈，
專與人間報不平， 有心拔劍將賊斬， 又恐欺君被罪名；
欲待要 寬恩饒恕你的命， 情理難容惱人心！”
餓虎扑食拿王俊， 一伸手 抓住不忠不義人。

武烈侯心中大怒，氣往上撞，一聲喊叫“哎呀！好惡賊！你行奸狡，陷害忠良朋友，还敢出言無狀？甚屬可惡！待吾先將你这奸賊痛打一頓，以洩心中怨氣。”說着，使了个箭步，撲！躡到面前，一伸虎爪抓住王俊，底下使个扫脚，只听“咕咚！”一声，將惡賊摔倒塵埃。騎馬式一屁股坐在胸膛之上，一揚虎爪，照着奸賊打去。只听“吧嘎！”一声，打在臉上；只打得鮮血直流，疼痛難禁。

这奸佞 臉中虎爪疼難忍， 順着腮邊淌鮮紅，
一疊連声喚“左右！ 御林軍！ 快些擒拿萬惡人。
王德行凶身背反， 擅打朝廷使命臣。 休胆怯，
尔等只管用繩綁， 解送到 聖上駕前審訊明。”
护衛軍兵遵將令， 一齐的 吶喊揚威往上行。
众功臣 当下俱个心中惱， 一个个^{叱咤}似^{鳴雷}，
“我等都是國家將， 各鎮的 節度、公、侯、汗馬臣。
只为搭救岳元帥， 特來諫主進都城。 那一个
大胆向前來动手， 叫尔等 劍下無情作鬼魂！”
众軍校 誰人不知功臣勇？ 听罢时
往后倒退閃身形。 忠良王德心中恨， 双眉緊皺氣難平，
圓睜二目將牙咬， 高声叱咤罵賊人： “倚仗犬羊欺虎豹，
你这賊 致使魚蝦困蛟龍。 若不 將賊人來打死，
滿腔忿怒怎得平！ 說着把 單臂一揚加勁打，
皮开肉綻血流紅。 王俊哎呀說：“罷了我！” 只疼得

头晕眼花冒金星。 一連又是十数下， 鼻青臉腫尽皆平。
惡賊难挨輸了嘴， 口內哀憐“望留情！” 福國公一見賊^{傷重}，
急忙的 走上前來把話云。

福國公韓世忠見王德按倒王俊痛打，鼻臉皆平，昏倒在地，恐有疏虞——奸賊現是奉旨的欽差，天子聞知，一定要归罪。心內着忙，搶步向前，双手把武烈侯的胳膊抱住，說是：“賢弟放手。”王德焦燥，喊叫如雷，說道：“兄長休劝我，今日定要打死这个奸賊。情願替他偿命！”福國公說：“賢弟暫請息怒，听我道來。”

韓元帥	手拉王德不肯放，	攀住臂膀把話云：
“打死王俊何足論？	有碍着	奉旨欽差是使臣。
你我既來求恩赦，	如何得罪与朝廷？	賢弟要
性執不依劣兄劝，	只恐怕	暴露三尸葬不成。”
夜叉聞聲長吁气，	他只得	挺身起來立彪形。
一松手	王俊甦醒忙爬起，	这賊人
不顧渾身遍体痛，	連忙的	抱頭鼠竄脫逃去，
鬼見黃鷹走似云；	御林軍校随將主，	上坐騎
展眼之間影無踪。	福國公 ^{扭頭} 叫“左右！	尔等速將紙錢焚。”
手下家將忙答应，	登时燒着杠天紅，	烟云一般遮旭日，
滴溜溜	旋風攪起透凌云。	众功臣
一見不由將頭点，	齐說是：	“鵬举忠魂却有灵！
旋風想是收錢紙，	來領賓朋一点情。”	众將嗟嘆腮流泪；
忽見那	旋風刮的令人驚，	唿！唿！唿！
紙灰飄揚犹帶火，	騰騰热气似蒸籠，	黑烟滾滾瞧不見，
乱竄金蛇看不清。	伺候的	衙役弓兵朝后躲，
一縷紅光進蘆棚，	奸党臉上灰攪火，	万俟卨
“哎呀！”了 ^一 倒在塵。		

旋風攪着火焰，竟自飛進了蘆棚。奸賊万俟卨正在公案上端坐，
唵的一縷紅光扑在他的臉上，只燒得鬚髻焦卷，滿臉上都是燎漿
大泡。奸党驚慌，“哎呀！”了一声，栽倒在地上。跟隨的家丁着
忙，一齐上前攙扶。賊人疼的叫苦哀哉。众功臣看的明白，尽都
称願。武烈侯拍手大叫說：“燒的好！好！好！岳兄有灵有聖，
把这奸党燒死，才顯得循环报应！”福國公便說：“賢弟，天色已
晚，你我在此無益。权且回去，明日清晨俱在午門以外会齐，好
一同啓奏聖上，收葬三尸。”众人齐說：“有理！”一齐上馬，各自
回府去了。不表。且說这賊万俟卨。

万俟卨	爬起坐在蘆棚內，	緊皺双眉只是哼，
咬牙暗罵众汗馬：	“匹夫們	結党成群胆包身！
不遵聖旨來哭祭，	毀打欽差惡又凶。	一个个
欺心放火燒錢紙，	偏遇着	就地無故起狂風，
竟自刮進蘆棚內，	把我的	臉上燒得糊圖村。
明日里	早朝見駕上参本，	不殺这
万惡群賊气难伸。”	这奸佞	咬呀切齒頻發恨，
皆因是	滿臉疼痛甚难禁。	眼看着
紅輪西墜天色晚，	蘆棚内外挂明灯。	那些个
禁子獄卒看尸首，	四角上	栽杆拉繩加小心，
火球灯笼都点起，	就如白晝一般同。	猛听得
噹噹一陣鑼声响，	呐喊揚威定了更，	步营兵丁將箠送，
手敲着	梆鈴不断往來巡，	都只为
奉旨看尸欽命緊，	更加仔細并留神。	奸賊悶坐蘆棚內，
头昏眼花不安寧，	吩咐獄官來看守，	“本部堂
暫回府第养精神。”		

風波亭卷六

奸賊万俟卨被火燎了鬚鬚眉毛，滿臉起泡，疼痛難忍，只覺得頭迷眼昏，肉顫心驚，毛髮悚然，暗說：“不好！我虽奉旨監守尸骸，大料也無人敢來偷盜。莫若且回府去安歇，把這件事委派獄官姜明看守，有何不可？”奸黨想罷，便叫獄官。那姜明連忙走進棚來，公案以前，雙膝跪倒，口尊：“大老爺在上，呼喚卑職，有何吩咐？”奸賊說：“本部堂身體勞乏，要回府去歇息，委你看守三尸。須要小心在意！”獄官說道：“不勞大老爺吩咐，卑職知道。”奸賊說：“既是同獄應承，本部堂暫且回府。”即命搭轎伺候。青衣答應一聲，將轎搭在棚前。万俟卨出棚上轎，打道回府。

万俟卨	心中不爽回家去，	看尸大事委姜明。
獄官坐在蘆棚內，	那些个	禁子、牢頭坐在塵，
猶同眠，又說又笑，	不知不覺二鼓臨。	四面上
梆鈴來往聲不斷，	尽是傳籌查夜人，	隗順一看巡邏緊，
义士着忙帶憂容。	“馬步兵	兩營當差人不少，
來往的	穿梭一般緊又勤，	虽然我
胸中有智，難施展，	如何能	誑哄多人入牢籠？
痴心妄想成何用，	大料三尸盜不成！	少時節
張保、施全來到此，	必然耻笑我無能。”	英雄着急渾身汗，
不住的	爬起坐倒把眉擰，	短嘆長吁只搓手，
噙聲不止叫“蒼穹”！	看看就敲三更鼓，	漸漸的
四面巡邏缺少人。		

常言道的好：“官無三日緊。”這些京營武弁，奉差該班。前半夜恐怕上司來查，說他誤差懶惰——輕者罰俸，重則革職——关系着自己的前程，誰肯偷閑睡覺？熬到三更以後，估量着沒有人來巡查，放心大胆，解衣就寢。那些當兵的人，見主將睡熟，也就偷安打盹，因此來往的人稀少，巡更的漸漸全無。義士一見，不由的心中歡喜，迈步走進棚來，帶笑開言，眼看着獄官，說是：“老爺！夜靜大寒，涼風透體，小人備得一盃水酒，特請恩官与众位伙計們盪寒。”列公！但凡小官兒，合衙役三班都是貓鼠同眠；當差各為官吏，背地里就如賓朋一般。獄官姜明與那些牢頭禁卒聞听隗順相請，一个个滿心歡喜，都說：“今日擾了掌事的，改日還席奉請。”獄官便說：“众位伙計言之有理。快些取來，大家受用。”

姜司獄	聞聲請他吃酒肉，	滿面堆歡長笑容，
一執手	把“隗頭兒”稱，	“多謝你
賜盃茗。	無故的叨擾	感盛情！”
義士吩咐众弟兄：	“快把那	美酒佳肴端進蘆棚。”
但只見：	猪羊肉	用大盤盛，
燒黃酒	十數瓶，	獄官一見
似饑虫。	呼禁卒，	喚營兵，
“不必看尸	都進棚。	咱們且吃个團圓會，
大料着	黑夜有誰來偷死人！”	众禁卒
齊答应，	乱哄哄	走進棚，
一个个	笑盈盈，	尊“司主！”
把“老爺！”稱，	“托賴洪福真僥倖。”	姜明說：
“只管吃喝不必斯文，	我姜某	是直性人。
授微職，	管你們；	如兄弟，

似宾朋——	那个若拘束說套話，	定然要
燒酒先罰他十大盅。”	雁排翅，	左右分，
团团坐	地埃塵。	隗义士
不稍停，	連忙斟上一盃酒	桌案前
遞与那官卑职小人。	姜明接过	面含春，
也不謙讓	一气吞。	喝干了，
說：“不爽神，	必須要	把令行。
滿滿的斟上一大碗，	吃他个	流星赶月月赶星。”
众人說：	“願把命从。	这个喝法
倒也通。	使大碗，	勝小盅。”
把抓口噙 ^{吃个} 不住，	犹如那	餓鬼 ^{爭食} 的一般同。
不用讓，	尽量吞——	一霎时，
醉酩酊——	閉二目，	晃身形——
东西倒，	酣睡沉。	隗順一見心暗喜，
說道是：	“ ^最 盜三尸的事穩成。”	

隗順見獄官伙計們酒够八分，滿心欢喜，对众开言，說道：“列位！我昨日治办年菜，買了一樁寶貝。”众人便問：“但不知什么寶貝？”隗順說：“新春佳節，親友們都來拜年，少不得要款待酒飯。黃酒又不对葷菜，燒酒又俗气。如今新兴有一宗神仙藥酒，一兩藥只要三錢銀，管泡二斤酒，顏色好看，味道受吃，能解燒酒之毒，寬胸順气。我就買了他四兩，灵与不灵，总沒試过。”獄官說：“既然如此，你且拿出來大家尝尝，吃个稀罕物兒。”隗順聞听，心中暗喜，伸手向兜肚內把紙包兒掏將出來，用手打开。大家观看，綠蓊蓊的顏色。众人說道：“这个藥怎么漆黑的？”隗順說：“这叫做葡萄藥酒，怎么不黑？”說着，把藥抖在瓶中，用筷子攪了一回。滿滿的斟了一盃，双手高擎，說道：“恩官！小人大

胆，以此为令，吃一个長流水。”獄官接將過來，喝了一口，順流而行遞下去。

姜司獄	貪杯	接过喝了一口，	遞与挨肩順領人；
隗順旁边催的緊，		这正是	酒令如飛往下行。
登時間		人人沾唇飲在肚，	俱中了
蒙汗妙藥善迷魂，		一个个	头昏腦悶心撩乱，
天旋地轉晃身形，		兩眼發黑坐不住，	不由的
东倒西歪躺在塵，		順着那	口角俱各漾白沫，
嘴眼歪斜似啞人。		隗义士	一見不由心欢喜，
連忙的		迈步翻身出蘆棚，	來到尸場不怠慢，
鞘內拔刀割断繩。		只听得	吱嗒吧嗒連声响，
乱墜天星一般同，		上挂灯籠落在地，	唿！唿！唿！
燃火烧着遍地紅。			

三俠盜尸，商量就以灯滅为号。尸場四面拴着兩道長繩，繩上挂着几百盞明灯，一時間那里能够吹得滅？隗順性急，拔出解手刀來將繩割断。他指望灯球落地，一跌就滅；誰知道灯見火，燃着就燒！霎時間灯球乱滾，滿地通紅，好漢着忙，赶上前去，用脚乱踩。

隗义士	一見灯籠落在地，	燃火就着遍地紅，
心里着忙說“不好！”	跑上去	用脚乱踩那稍停。
一時之間焉能滅，	又恐驚动兩营人，	只急得
面貌失色心中跳，	登时热汗似蒸籠。	忽然就地旋風起，
走石飛沙滾灰塵，	灯球火亮都刮滅，	星斗迷漫黑霧濃。
尸場內	义士嘆气將头点，	暗說：“忠魂有聖灵！”
閃目留神四下看，	專等那	合意同心作事人。
耳边廂	只听	梆声不住的响，
		远远的

來了巡更查夜人。	英雄焦躁心冒火，	仰面長吁叫“蒼穹”！
常言“好事多魔障”，	今夜晚	委然不錯矣且真。
偷尸骸	偏遇巡兵查的緊，	大料着
屈死三忠葬不成。”	隗義士	又是心驚又是急燥，
抱怨那	張保、施全欠聰明。	“为什么
一味的耽延誤大事？	想必是	害怕不敢盜尸靈！”
思忖之間梆鈴近，	恍恍惚惚兩個人，	仔細看
天黑難辨容與貌，	影影綽綽看不明。	只听脚步看看近，
不住的	口內吆喝把話云：	“坐冷支更須仔細，
來往巡邏要留神！”	他的那	声音洪亮嗓子大，
夜靜更深分外明。	隗順听出熟人話，	不由的
撇却憂容換笑容。		

風波亭卷七

隗順聽見是施全的聲音，心中暗喜，往前迎了兩步，說道：“巡風的是誰？”那兩個人答應：“是我。”義士說道：“二位來的正好，劣兄在此久等。”施全、張保走上跟前，隗順說：“施賢弟，你如何扮作當差軍校的模样？”施全說道：“兄長有所不知，小弟自到京都，住在一座廟內，與外營一個吃糧當軍的相住一處，甚是投機。他今日派着看尸首的差使，偏偏的身體不爽，煩小弟頂替，故此趁勢前來。”隗順說：“如此甚好。趁着獄官禁卒人等都被我用麻藥醉倒，快些偷尸，不可遲誤。”二人說道：“兄長，我三人每人揹負一個，趁早快走。”

三義士	說罷一齊蹲在地，	月暗天黑看不明。
隗順揹起精忠帥，	張保他	肩頭扛定勇岳云，
施全馱着金槍將：	三俠仗義盜三忠。	暗暗的
蹣足潛踪朝后走，	不由胆怯又揪心，	惟恐逢着兵與將，
露出形藏了不成！	但則見	陰云一片遮星斗，
四下里	灯火全無墨染成。	深一脚來淺一脚，
磕磕絆絆路不平，	一氣兒	走了約有二里地，
迎頭只見閃燈籠；	馬蹄亂响灰塵滾，	來了那
巡夜兵將許多人。	三義不敢向西走，	慌慌張張竟扑東。
街道不平脚步亂，	驚動了	巡夜將弁與軍兵，
一齊的	喊叫如雷說：“那 ^里 走！	晝夜間
私行不知是什麼人？”	三俠胆怯無言對，	張口結舌不能云；

都只为

身上揹負三尸首，

怕的是

暗見追蹤橫禍侵。

三家好漢揹定死尸，指望抄過小巷，無人知覺，不料頂頭撞見查夜的官兵。三位爺的心虛，不敢前進，折轉回來，往東就走。怎奈街道不平，腳步散亂，守汛的兵丁聽見，高聲吆喝：“呀！什么人這時候在街上閑走？”三位爺心忙意亂，答應不來。營兵見不敢回答，就知必有緣故，齊聲發喊：“快來拿賊！”傳將下去，夜靜聲多，聽的真切，那些堆撥柵欄該班的將弁、當差的營兵虽是像安睡，到底驚醒。從夢中驚覺，順口答应：“哦！來了！來了！拿呀！拿呀！”吵吵嚷嚷，喊聲四起，一似海沸山崩。三位義士只唬得胆裂魂飛。頃刻間守汛的將弁各執器械，帶領馬步官兵，四面一抄，圍裏上來，犹如鉄桶。

四面上

一齐發喊往里裏，

三俠圍在正當中。

油松亮子如白晝，

守汛的

將領軍兵勢派凶：

有几个

手內持弓弦搭箭，

有几个

腕上懸刀把利刃擎，

有几个

抖索提繩雄似虎，

有几个

撓鈎高舉猛如熊；

齊聲大叫：“拿賊盜！

休放走欺心大胆人！”

隗順、張保黃了臉，

施全嘆氣口中云：

“你我只为惜良將，

全憑着

一腔俠烈盜尸靈；

誰知道

蒼天偏不從人願，

驚動了

查夜巡風守汛人。

噲若動手來拒捕，

尸骸須當擱在塵；

束手若被他拿住，

罪犯餐刀頂冒紅。

殺身全義死無怨，

落一个

匹夫無謀少智名！”隗順、張保說：“正是。

蒼天不佑怨何人！

我三人

生前不得埋良將，

死后厉鬼斬奸臣！”

三俠正在心中恨，

起了股

怨氣沖空透凌云。

三俠士的怨氣沖空，把一位尊神的云頭阻住。你道是誰？原來是春秋戰國時，臨潼會上斗寶的明輔伍老爺——只因忠心輔保吳國，被西施女陷害，死后成神，上帝勅封為“威鎮錢塘江大元帥，水府正神”——這一夜出巡，打從臨安經過，正走之間，只見一股怨氣沖空，把云頭擋住。江神聖眼一觀，早知其意。

伍神聖	慧眼一觀知就里，	觸景嘆氣自傷情：
“岳家父子風波死，	他的那	冤屈恰似楚伍員！
忠臣實有匡扶志，	昏君無道枉盡誠，	細想來
生不遇時遭殘害，	一場忠勇化浮雲！	可羨三俠把尸盜，
難得凡夫義烈情！	世人尚能惜良將，	神明豈可負功臣！
現如今	三人被困誰搭救？	我不慈悲命難存。”
江神想罷用手指，	忽然間	平地陣陣起風雲，
冷氣颼颼扑人面，	黑霧迷漫看不清，	傾刻將
火把燈球都刮滅，	走石飛砂枉煙塵。	征駒亂竄“啾啾”叫，
東西混路各奔騰，	步下的	軍兵亂晃站不住，
一个个	豎倒橫歪躺在塵。	水卒齊把神通使，
抬起豪俠三個人，	啾！啾！啾！	越刮越大好幾陣，
漸漸的	風定塵息星斗明。	守汛的
將弁聚集眾手下，	眼望兵丁把話云：	“此風刮的真邪怪，
三個人	莫非怨鬼與精靈？	爾等不可來聲嚷，
怕的是	兵部聞知又要想銀。”	

眾將官囑咐兵丁等：“不可聲張此事。怕的是言官上本，說是疏放賊盜，才力不佳。兵部交議，又要想賑；無銀打點，難免處分——輕者罰俸，重則革職。”不表營伍中的軍將私下籌議。且說錢塘江的水神令水族們把三個義士抬起——張保、施全、隗順如醉如痴，恰似夢中一般——催云趨霧，來到九曲巷，放在塵埃。

三忠的尸灵，葬在螺蛳壳底。明輔顯出聖相，手指三人，开言講話。

三俠士	忽听有人來呼喚，	高声叱咤似雷轟，
迷迷忽忽睜二目，	一翻身	坐在塵埃看分明：
半云半霧顯法体，	堂堂聖相甚驚人！	头戴著
鑲珠嵌宝三山帽，	素纓罩頂戲双龍；	魚鱗密砌連环甲，
層層鎖子現玲瓏；	蜀錦白袍金綫蟒，	玉帶羊脂腰內橫；
护心鏡	閃閃光華如明月，	勒甲絲縑九股擰；
弓弯画角無窮力，	攢竹箭	百步穿楊敢指名；
銀鞭倒挂如豹尾，	太阿宝劍鞘中盛；	素纓槍
梅花纏杆擎手內，	金鞍玉轡馬白龍；	鳳目蚕眉天庭滿；
耳大鼻高地闊丰；	唇似塗硃面如玉；	五綵長髯墨攪銀；
八尺軀	祥光罩定旋紫霧：	凜凜神威相貌雄。
口中大叫：“三俠士！	吾乃是	威鎮錢塘江水神。
只因为	你等义烈多英勇，	憐忠良
忘身捨命盜尸灵，	偏遇官兵圍裹着，	危險難逃要遭擒；
因此上	吾神暗里將你护，	使神風
退去官兵搭救出城。	此处名为九曲巷，	螺蛳壳內葬尸灵。”
江神說罢云磨响，	登時不見影和形。	三俠士
一齐進礼將头叩，	拜謝神的指引明。	

風波亭卷八

話說三俠士謝过神明，一齐立起身形。猛然心中十分詫异，只見迎面三堆螺螄壳，黑夜观看，犹如坟墓一般——当中的高，兩边的略矮。張保、隗順、施全三个人飲服江神灵应，一齐撩衣向坟前跪倒。施全叩首大叫：“元帅！小弟与你自幼結交，同甘共苦。仁兄父子三人一旦被奸賊所害，我若不与你报仇雪恨，愧見九泉；一定要刀剗秦檜，以洩胸中之忿！”隗順聞听，不由的泪流滿面，說：“賢弟且住。仗义誅賊，自有神明护佑。只是一件，奸賊行动，势大人多，倘然不能得便，他那里人众，如何敌攪？”施全冷笑說：“兄長，大丈夫‘殺身取义，捨命全交’，但能遂吾之願，虽死何妨！”

隗义士	聞听施全一夕話，	緊皺双眉把話云，
口內連將“統制！”叫，	說道是：	“賢弟仔細听分明：
古來多少人行刺，	虽然成功命不存。	豈不開
趙府报仇亡豫讓，	荆軻仗义喪秦庭？	將軍要去誅秦檜，
叔臣护衛許多人，	惟恐怕	彼众我寡难抵擋，
那时節	画虎不成类犬形。”	义士說罢長吁气；
俠烈聞听心不平，	微冷笑	帶怒含噴呼“兄長！
你的言辞欠聪明。	施全自幼身落草，	我也曾
聚众称王作綠林，	倖僥結拜岳鵬举，	弃邪归正保朝廷。
滅寇征賊剿金北，	誰不知	大宋精忠众武臣？
汗馬膏	布衣起首为統制，	腰金衣紫鎮边庭。

只為奸黨害岳帥， 我與他 結拜同盟甚慘情，
安心要殺賊秦檜， 雪恨伸冤盡朋情； 但能够
遂了血誠英雄志， 就把我 碎剮凌遲無怨心！”
越說越怒將牙咬， 一腔忿氣貫天庭。張保、隗順忙相勸，
 說道是： “賢弟三思看事行。”

隗順、張保一齊解勸，說道：“賢弟息怒，不必生氣。殺賊行刺，須要小心仔細。”施全回言說：“二位不必過慮，小弟知道。”隗順說：天已大明，事不宜遲。張賢弟回家去報喪；施賢弟遇便誅賊；愚兄依舊當差，見機而作。”張保、施全一齊答應，說道：“隗兄之言有理。事不宜遲，我三人就此分手。”

三義士 語罷言絕一執手， 各自分頭把事行。
不言施全與張保， 單表那 身在公門應役人。
隗順出了九曲巷， 只听金雞報曉鳴， 一壁里
走着心中暗思想， 腹內顛奪暗沉吟：“皆因仗義將尸盜，
違背皇宣有罪名。 若要是 神人保佑機不洩，
就犹如 再造重生復降塵； 倘然事犯難瞞昧，
拚着一命受非刑， 任憑他 嚴加苦拷吾承認，
斷不肯 扳扯施、張兩個人。” 好一位
輕生重義勇隗順， 可稱俠烈一英雄。 眼看蘆棚離不遠，
舉目留神看分明： 棚前跪滿人無數， 都是牢卒禁子們。
好漢他 明知昨夜事情犯， 不肯抽身害好人，
往前緊走三五步， 鑽進了 叢人之中跪在塵；
細听那 眾人口詞怎么样， 賴不過
他好承認此事情。

隗順挨身鑽入人叢中，雙膝跪下，側耳留神細听眾人的口詞，賴的過去便罷；若是賴不過去，他就一口應承。“作好漢的不肯連累

別人。”——這是隗順心里的話，並不曾說出口來。只見萬俟卨在上面把驚堂木一拍，怒髮沖冠，高聲斷喝：“唛！好狗官，為何巡守不嚴，把三尸被人盜去？藐視王法，該當何罪？”獄官叩頭，口尊：“大老爺！卑職焉敢藐法欺公？雖然失去三尸，大料無人敢來偷盜。”萬俟卨聞听，心中大怒，說道：“大胆的狗官，還敢強辯？無人偷盜，三尸因何不見？你且說來！”姜明見奸賊發怒，只唬得篩糠抖戰，向上咕咚、咕咚的只磕响頭，口內說道：“求大老爺的天恩明鑒。卑職奉委看守三尸，小心了又小心，一睡不睡，連眼也不敢閉。不料三更以後，忽然陡起狂風，燈籠火把尽都刮滅，塵砂迷眼，二目難睜，眾人昏昏栽倒在地。天交五鼓，幸虧營中的將官帶領兵丁前來，將卑職與眾禁卒等喚醒。同去觀看三尸，不想被風俱已刮去。”

姜司獄	明知昨夜人弄鬼，	不敢實說酒醉情，
借將佐兵丁的話，	只說是：	“昨夜狂風刮倒人。”
磕頭如同雞啄米，	連稱：“恩官老大人！	念卑職
奉命委派看尸首，	首意仔細更留神。	帶領禁卒尸旁坐，
周圍四面挂燈籠，	明晃晃	火光照耀如白晝。
京營的	將校督兵往來巡，	巷口堵截多嚴密，
坐冷觀風無數人，	不斷的	打梆搖鈴將籌遞。
大人想，	誰人敢盜死尸靈？	此乃是
千真萬真風刮去，	天降非災害眾人。	懇求司馬行方便，
超卹革命感大恩！	老爺若不發慈憫，	文武軍兵都活不成。”
姜司獄	說着向上連叩首，	他的那
勸如梭不住的淋。	萬俟卨	坐上聞听全不信，
這奸賊	帶怒含嗔把話云。	

萬俟卨聞听獄官之言，全然不信，微微冷笑，說道：“你这狗官好

一張利口，善于巧辯！分明是貪贓賣法、私通反叛、將尸盜去，还敢妄造非言，欺哄本部堂？大胆的賊徒，你真身該萬死！”獄官着忙，連聲說道：“大老爺冤枉了小官。量姜明就是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盜賣三尸。現有將校兵丁可証。只求大老爺開恩，超生革命。”說罷，連連的叩頭。奸賊聞言，低头暗想：“細觀姜明的詞色，竟象是實情。大風刮去三尸，真乃奇聞異事。我且問問眾將校，便知真假。”奸賊一臉的怒氣，開言說道：“眾將官！”兩旁齊聲答應：“伺候大人。”奸賊問道：“姜明所供大風刮去三尸，是真是假？尔等据實說來。如敢朋比为奸，欺瞞本部堂，倘然發覺，一定嚴加治罪。”列公！萬俟卨現兼兵部正堂大司馬，乃是武官之祖。眾將見奸黨發怒，只唬得胆戰心驚，一齊跪倒，向上磕頭說道：“大人容稟！”

眾將校	一齊跪倒將頭叩，	口內連把“大人”尊，
“我等當差守汛地，	督率着	馬步三軍在京營。
干系重大非小可，	支更巡夜往來行，	惟恐怕
三尸被人偷盜去，	天子的	聖旨皇宣不同尋。
疏防覺察應該斬，	末將等	焉敢偷私自獲罪名？
誰知道	三更以後狂風起，	走石飛砂滾灰塵，
黑霧迷漫星斗暗，	只刮的	二目難睜看不明；
越刮越大人栽倒，	足足的刮了一個 ^{時辰} 。	五更后
風定塵息天待亮，	小將等	率領兵丁看分明，
獄官牢卒并禁子，	一个个	昏迷不醒躺在塵；
令軍校	攙扶擻喚方甦醒，	跌跌發怔似啞人。
小將等尸場去查看，	誰知道	被風刮去影無形！
這件事	千真萬真原不假，	求大人
施恩搭救眾生靈，	聖駕前	上本免究赦重罪；
願大人	公侯萬代子貴孫榮！”	

風波亭卷九

万俟卨見众將异口同声，并無差言，奸賊信以为实。心中思想：“古人云‘察言觀色’，听他們并非謊話；三尸被風刮去，大料竟是真情。”說：“众將、獄官、兵丁、衙役，既是尔等众口同音說三尸被風刮去，本部若是執法用刑拷問，你們在背后一定怨恨，說我無德。本部施恩，行个方便，啓奏朝廷，若是天子开恩，免究不問，这是你們的造化；倘或龍顏大怒，追問其情，只要你等咬定牙根，不可改口乱道。”官、將、兵、役一齐磕头，說：“这是大老爺的天恩，我等感激不尽！”奸賊說：“既是如此，尔等專听綸音。人來。搭橋！”“哦！”一声答应，將橋搭來。奸賊出棚，立刻上朝。

万俟卨	惟恐事犯干連己，	情急無奈哄朝廷。
奸賊出棚上了橋，	手下人	前呼后拥有威風。
獄官众將担驚怕，	人人口内念观音，	“但只願
神佛暗中加保佑，	万歲皇爺开聖恩！	只求天子不究問，
文武官兵有救星；	怕的是	朝廷忿怒嚴追訊，
我等的	性命殘生一定坑。”	按下众人心恐怕；
再表欺君作弊人，	坐下的	暖轎人抬來的快，
到了朝前午禁門。	鐘鳴鼓响忙升殿，	宋高宗
駕坐龍樓殿九重，	三下淨鞭傳王嗽，	文武行参左右分。
殿上吆喝傳聖旨：	“有事出班啓奏明，”	言还未尽人答应，
金塔下	跪倒文武二奸臣；	万俟卨与賊王俊，
一齐磕头呼聖明。	坐上的	皇爺閃目朝下看，

認得是 鎮殿將軍、司馬臣。

紹興皇帝往下開言：“來見朕者可是大司馬、右將軍？”“臣：万俟卨、王俊。”“二卿何事奏聞？”“吾主哦！昨日欽命微臣看守逆叛岳某之尸，誰知众功臣不遵聖旨，哭祭三尸。燒紙錢火滾烟飛，把微臣的鬚眉燎盡，燒的肉爛皮焦。微臣的不敢惹他，只求皇帝爺作主。”高宗聞听，把頭点了几点，說：“大司馬，常言道：‘物傷其類。’众功臣憐念岳某，皆因是同僚一氣；燒紙錢哭祭，乃是人之常情；不必苛求，何須議論？”万俟卨碰了个釘子，复又跪爬半步，口尊：“万歲！臣还有异事奇聞，奏明陛下。”“卿有何事？只管奏來。”“主哦！微臣奉旨看守三尸，嚴查官弁，防守經心。不料三更以后，陡起狂風，把三个尸灵刮得無影無踪。臣不敢不奏啓，我主龍意天裁。”高宗聞奏，在宝座上默默無言。

宋皇帝	聞奏不由心展轉，	沉吟不語自思參：
“奇聞异事從來有，	从古时	傳到如今总一般。
想当初	大唐高宗意汗馬，	屈殺了
大將功助薛丁山，	薛蛟曾被風刮去，	后来兴兵大报冤；
我朝太祖先皇帝，	因酒后	汝南王鄭恩把刀餐，
一陣風	也曾刮去鄭英子，	蒼天不肯滅忠賢。
只因我朕失仁政，	風波亭	岳某自縊死的冤，
昨夜間	刮去三尸無踪影，	这也是
蒼天有意向忠賢。	我寡人	只因听信秦丞相，
作事不明用奸讒，	后世难免軍民議，	定然說
無道昏君朕不賢！”	宋高宗	腹內懊悔良心現，
眼望着	誤國奸雄把話言。	

宋高宗自己知过，不肯深究，說：“大司馬！”“臣在。”“岳某三人既然犯法伏誅，尸首被風刮去，何足为奇！免論勿究。爰卿归

班。”“謝主的龍恩。”万俟卨磕头退將下來。紹興皇帝看着王俊，开言說：“右將軍！”“臣在。”“你的鼻青臉破，必有情由。”刁賊肘膝半步，往上磕头，說：“万歲，这是武烈侯打的。”天子問道：“王德因何打你？”“主哦！不但毀打为臣，他还訕謗我主。”高宗聞听，微微冷哂，說：“右將軍王德他竟敢侮辱我朕？不必隱瞞，从实啓奏。”刁賊見問，复又磕头，口尊“万歲！”

万惡的	刁賊王俊爬兩步，	向前磕头尊聖明：
“微臣奉旨去查詢，	尸場內	遇見功勛汗馬臣。
四公八侯众節度，	不遵皇宣聖諭文，	焚錢紙
祭奠三尸哭反叛。	夜叉王德把凶行，	破口出言將我罵，
脚踢拳打下絕情。	他惱恨	为臣断义害朋友，
說我主：	‘昏庸無道斬功臣，	信寵奸相成和議，
胆小偷安欠豪雄。	不念那	父兄深仇陷塞北，
缺少德仁孝悌情；	捕風捉影誅良將，	分明是
移花接木沒賢能。’	‘既是昏君忘赤胆，	非我不忠乃他不仁；
王某今打賊王俊，	安心是	羞辱中兴昏憤龍。
明日早	会齐功臣把朝進，	大家鼓噪問朝廷。
他若回心認了錯，	埋葬了	三忠尸骸斬佞臣，
押下我等心头气，	讓他依旧掌疆紃；	倘或是
牙齦半个說“不”字，	另換位	有德明君管万民。’
痛打一頓將臣放，	他說是：	‘傳言报与宋朝廷，
众边鎮	公、侯、節度齐心反。’	为臣实奏与君聞。
王俊若敢說瞎話，	殺尽举家問罪名。”	謊話刁詞說的狠，
把一位	耳軟皇爺怒氣生。	

王俊的刁詞，戳着朝廷的心病，不由龍顏大怒，望着左右开言說：“在朝的文武公卿！我朕自从繼位以來，惜軍愛民，修文演武，存

心救还二聖。累歲征殺，不能得勝，事急無奈，方与北金和盟。只因岳某謀反，众功臣物伤其类，哭祭可恕。王德竟敢毀謗朝廷，說我朕信寵奸相、誅貶功臣、願成和議、不肯中兴、忘父兄之仇、不仁不孝！……”

宋皇帝	說着不由龍心怒，	大叫合朝众武文：
“可恨王德真胆大，	倚仗着	勛重功高任胡行！
对朕尚且言不遜，	背后行凶是实情。	逞凶强
毆辱欽差犹自可，	抗旨哭尸朕也容；	狂言說我忘君父，
不孝之言朕怎禁！	公、侯、節度同一气，	^{举意} 安心臣要廢君！
合朝的	九卿、四相从公議，	侯、伯、王、公評一評，
君的是來？臣的是？	这还是	他不忠來？朕不明？”
兩班群臣無可对，	文武低头不敢云。	大位上
越說越惱趙皇帝，	緊皺龍眉冒火云，	喝叫：“駕上官領旨！
快拿欺君反叛們，	暫且刑部收監內，	过了新年問口供。”
护衛的	將校侍尉領聖旨，	一个个
抖擻威風	出了午禁門。	

風波亭卷十

駕上的官帶領武士侍尉急出朝門，高声大叫：“公、侯、節度，快來接旨！”众家功臣清晨一早，齊集午門，指望要在駕前討赦，埋葬三尸，忽听喊叫旨下，众家功臣一齐跪倒。駕上官把龍牌一舉，用声吆喝：“众公、侯、節度抗旨不遵，毆辱欽差，謀为不軌，國法难容。着武士拿下！”

众护衛	口内喧嚷天子旨。	武士發威震天庭，
抖擻緹繩朝上涌，	裹住了	南宋中兴众功臣；
四公、六侯身受綁，	節度時間背剪繩。	跟隨的
家將一見魂不在，	个个伤心嘆主人。	兩個武士駕一个，
把一个福國公 <small>兩眼都氣</small> 紅。	韓爺仰面長吁气，	吳璘、吳玠气难平。
夜叉王德心不忿，	气的他	叱咤如雷震天庭，
口中大叫：“宋皇帝！	昏庸無道害功臣。	就便是
我等一死忠名在，	再有了	國难刀兵誰去迎？
大料江山不長久，	可惜这	半壁華夷早晚傾！”
福國公	微微冷笑叫：“賢弟！	不必多言怨恨人；
我等披麻來救火，	皆因是	禍福無門自己尋。
安心要救岳元帅，	立意來參奸相秦，	这正是
忠言逆進昏君耳，	佞話偏投庸主情。	盤古至今从头論，
歷朝代代斬功臣：	漢光武	中兴方定誅次况，
吳姬光	定楚回兵害伍員，	未央宮中亡韓信，
敬德碰死在禁門。	俗言道：	‘太平本是將軍定，

不許將軍享太平！’ 你我痴心輔大宋， 战边庭
妄想只要把金平； 蒼天不遂忠良志， 昏君無故害功臣。
英雄屈死何足怨？ 留取英名与后人！” 福國公几句剛直話，
众虎將 無語低頭默無云。

公、侯、節度聞听韓元帥之言，俱各無言低頭，口中長嘆，一个个身受大綁，押着离了朝門，竟扑刑部而來。就驚动了京城的那些軍民百姓，一齐議論紛紛，都說是：“众家功臣不知身犯了何罪，被朝廷綁將出來？押赴刑部，未曉作何發落？”

臨安的 軍民百姓私議論， 你言我語口中云。
一齐怨恨当今主， “为什么 偏心耳軟信奸臣？
自从秦檜为丞相， 惑乱朝綱不太平。 樞密使
首相李綱因他貶， 趙鼎含冤死不明， 追劾拔黃鎮張所，
貶了刘縉与胡寅， 屈殺節度毛叔度， 誣害言官張九成，
風波亭 殺却精忠岳元帥， 今天又綁众功臣；
乾坤有道王無道， 这就是 日月常明帝王不明！
朝廷專信奸雄話， 坑尽文修武备臣； 边庭上
節鎮良將遭誅貶， 滿朝中 都是秦賊一党人。
大約不久金兵到， 四兀朮 帥众又要往南侵，
那些个 战士遭屈心寒透， 誰还肯
捨命廝殺擋夷人？ 一齐要 不管退步打撒手，
國破家亡早晚傾。 紹興百姓逢劫数， 苦死了
沿路边关老幼民， 一定是 夫逃、子散、妻被擄，
那时節 國難臨頭才想功臣！” 黎民贊嘆跟着走，
到了出生生死門。 不表功助交刑部， 且說那
大宋中兴失政龍。

朝廷一怒貶了众家功臣，复又下旨封王俊为唐、鄧二州的总鎮。

奸党謝恩出朝，挑选兵將前往。宋天子朝袍一擲，聖駕还宮。文武皆散。且說秦檜出朝上轎，家丁圍隨，十分英耀。不多时來到格天府門內，栽杆，去扶手；奸賊出轎，迈了步，進了儀門。早有丫环稟報王氏長舌妇，往外迎接。夫妻見面，行礼，走入臥房。奸賊更換衣巾。

秦奸相	進屋摘冠解宝帶，	脫去朝服蟒大紅。
更換便衣披鶴氅，	戴一頂	忠靖青巾嵌珠明。
夫妻归坐將茶飲，	王氏含春帶笑云：	“今日个
老爺回府有喜色，	不知何事称心情？”	奸賊帶笑呼誥命，
“夫人洗耳納吾云：	皆因是	当今聖主隆重我，
專國政	諸事条陈尽依从。	岳家父子三人死，
朝廷不許葬尸灵，	可恨那	公侯節度众汗馬，
擅違聖旨祭三人。	王德忿怒打王俊。	化錢紙
燒燎司馬帶伤痕。	二人今早同上本，	參倒功勛众武臣。
四公、六侯、众節度，	现如今	摺在南牢監禁門；
只等着	过了年節开印后，	差派那
有司刑官問罪名。	滿朝中	都是羽翼結一党，
令他等	嚴刑拷打众仇人，	群賊虽是英雄將，
肉拌乾柴豈不痛？	当堂上	謀反情由叫招認，
矇矓啓奏与朝廷；	当今聖主龍顏怒，	众惡党
料想殘生活不成。	只因趁了吾心願，	故此回家帶欢容。”
長舌妇	聞听諂佞一夕話，	不由的
短嘆長吁帶憂容。		

秦檜見王氏面帶憂容，沉吟不語，說：“夫人，多虧你妙計良謀，指教与我害死岳家父子。如今和議已成，有喜無憂，何須过慮？”長舌妇聞听奸相之言，把手一擺，众使女俱各退將出去。王氏低

言口呼：“夫主！岳某虽死，和議已成，全不想：‘斬草不除根，萌芽复又生。’那些革职遭貶的众文武，还都現在；岳某虽死，他的部屬犹存：倘或聞得主帥身亡，兴師造反，來犯紹興；众功臣齐心接应，里外夾攻，文武共同上本——

倘或是	边庭众將生心反，	來犯京都紹興城，
遭貶革职文臣在，	那些人	一定修本奏朝廷。
豈不知？	李綱性拗多强暴，	胡寅的
舌能口快慣条陈，	足智多謀名張所，	張浚、傅亮有才能：
保举忠心众汗馬，	一定要	連名上本奏朝廷。
他参你：	私通北金成和議，	欺君誤國賣疆紘，
位大权高專朝政，	結党同謀害大臣，	假旨誅殺名趙鼎，
暗害言官張九成，	擅斬大將毛叔度；	發金牌
私調精忠岳元戎，	風波亭中縊三將，	父子含冤罪不明。
件件据实参劾你，	耳軟高宗豈不从？	那时節
兵臨城下專用武，	烟塵犯境廢斯文，	若要追究从前事，
只恐怕	嚴加審問动官刑。	相公你
要想推托胡廝賴，	除非是	二聖还朝大事平；
若無徽、欽回宋室，	賣國求荣是实情。	夫主呵！
按到实情有殺身禍，	保不住	妻子全家刀下傾！”
長舌妇 <small>說道說着長吁</small> 气，	止不住	杏眼秋波滾泪痕。
奸秦檜	聞听此言無主意，	不由的
面帶憂容叫：“夫人！”		

風波亭卷十一

秦檜聞听長舌婦之言，竟無了主意，呆獸獸發楞，半晌開言，說：“夫人！你我欺瞞宋主，誘哄高宗，只說和議是真，包管二聖還朝——這不过是哄朝廷的話，好報四太子的私恩。岳某已死，大金心無畏懼，一定要興師侵奪宋室，成其一統，他怎肯罢息刀兵，送還二聖？”狗婦說：“却又來。既知二聖不能還朝，四太子必來吞宋，你就該明哲保身，早尋平安之計。”“哎！夫人，我如今到想靜求安，怎得能够？”狗婦說：“不受險中險，難成人上人。咱如今賣宋通金，身帶迷天大罪。一不作，二不休，爽的把冤家殺盡，獨霸朝綱，任用一黨，制住了高宗；叫朝廷敢怒而不敢言，無可奈何于你。然后着人暗送蠟丸書去，催着四太子興兵，里應外合，并吞南宋；輔保大金一統，你我長享富貴。”

好一个 万惡欺天長舌婦， 心奸意狠更陰毒。
望着秦檜尊“夫主”！ 說道是： “相公不必再躊躇。
主意圖謀宋社稷， 一心歸順四兀朮。 常言道：
‘不入虎穴難擒虎， 怕進龍潭龍怎誅？’ 既要殺人須見血，
安心斬草把根除， 常言：‘恨小非君子’，自古：‘無毒不丈夫’。

夫主你 如今已是騎上虎， 凡事須當依着奴；
將無作有參一本， 把你那 對頭冤家一概除。
滿朝都是咱家黨， 那時昏君勢派孤， 然后好
把这半壁江山賣， 差人密送蠟丸書， 勾引金兵來犯宋，
席卷長驅似破竹， 包管那 大金皇帝成一統，

我的夫
这个賊

功大如山盖世無。” 秦檜聞听長舌話，
仰面不住長气出。

奸賊長嘆了一聲，說：“夫人，你劝我殺尽仇人，免貽后患；这些人有功無过，却叫我如何下手？” 狗婦口尊“夫主！ 要害仇人，少不得將無作有。現今信王御弟十千歲趙榛，他部下有一員大將姓馬名擴，此人勇猛非常，身雄力大，騎一匹青鬃馬，使一口飛廉刀，無人敢擋；統領三万精兵，現在河陽威鎮。咱如今無賴不成詞。只說：“革职的文武怨恨朝廷、勾連馬擴、里外夾攻、兵取臨安、爭奪天下，安心要廢我主，另立信王为君。他們都只圖功高封賞；为臣深受龍恩，豈坐視机密？上本私奏我主，望祈万歲早除反叛，以安社稷。” 相公，話要对景，不怕他不听。当今的天子原吃过此虧——昔年苗傅、刘正彥作反，廢了朝廷，囚在后宮；若不虧張浚、韓世忠勤王救駕，宋高宗准死無挪。你將此事为題，戳着朝廷真病，天子必然动怒，一定殺尽群賊。这是妾身的拙見，相公斟酌而行。”

賊奸佞	聞听長舌王氏話，	低言悄語叫：“夫人！
今夜灯下修成本，	到明日	清晨一早奏朝廷，
哄过高宗准了本，	殺尽汗馬众功臣。	倘若是
天子生疑不憑信，	五十人害不成，	文武齐心也參奏，
亂正情真話怎云？	拙夫难免尸灵卸，	妻子、举家項冒紅！
我的这	禍福吉凶拿不住，	也只是
听命由天闖着行。”	夫妻倆	說話之間天色晚，
侍女燃灯照耀明，	擦桌調椅放小菜，	委然是
煎、炒、烹、炸味美馨。心中有事难用飯，		酒可消愁飲几巡。
奸賊吩咐把殘席撤，	相府內	巡查更夫二鼓鳴。
手下的	使女丫环安床鋪，	錦被鴛衾香气濃。

夫人摆手仆妇散， 一个个 迈步出房帶上門。
那些个使女丫环散出內房，把門帶上，都在外廂歇宿上夜。不
表。且說是長舌王氏与奸賊秦檜夫妻兩個在灯前对坐，狗妇研
得墨濃，取了一張花箋，放在桌上。惡賊添得筆飽，先打草稿，要
害那文武群臣。

好一个	心毒意狠奸秦檜，	灯前寫本害忠臣。
長舌玉手研香墨，	惡賊人	未从下筆先沉吟：
“成敗全憑這張紙，	不得殺人就害自身！”	鋪花箋
想一句來寫一句，	打了草稿再謄真。	上寫：“首相臣秦檜，
竭忠一本奏明君。	荷蒙聖主隆恩重，	削除奸佞尽孤忠。
只因为	遭貶革職众文武，	五十三人起异心，
抱怨天子輕文武，	众汗馬	惱恨朝廷負武功。
只說：‘信王賢千歲，	仁德堪可立为君，’	勾串那
河陽總鎮名馬擴，	不久兴兵犯帝京；	‘里应外合夺天下，
廢了庸王立明君。’	同謀一党众文武，	微臣細細說花名：
头一个	宰相李綱他为首，	吏部天官叫胡寅，
戶部司農名□□，	何彥猷	作过禮部大司空，
大理寺卿周三畏，	御史監察喚尹焞，	大司馬
兵部尚書是張浚，	翰林學士叫曹勛，	京营軍門刘光世，
福國公爵韓世忠，	輔國公爵是吳玠，	弼國公是將吳玠，
定國公	名喚刘錡鎮河北，	武定侯封揚沂中，
武安侯乃刘子羽，	武政侯	威鎮青、徐在山东，
武青侯爵呂頤浩，	武烈王德撐兵权、	还有那
各处節度整十鎮，	都是同謀一党人；	举意生心廢我主。
微臣的	暗訪其中就里情。	

文武叛臣共是五十三名，結为一党，商議廢立之事。微臣暗中查

訪，果是实情，故此竭尽愚忠，冒死上本啓奏吾主。伏祈聖意天裁，早除群逆为幸；倘或耽延，禍不远矣！”下贅年、月、日、时，“誠恐誠惶樞密使秦檜奏聞聖上。”秦檜把底稿寫完，拿起來遞与長舌妇。狗賤伸玉腕接將过去，閃秋波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不由点头，腹中思想。

長舌妇	至尾从头看一遍，	心中犯想自沉吟：
暗暗只叫：“四太子！	义重情深御儲君、	都只为
待我夫妻恩德重，	为你的	江山叫奴使碎心。
但只願	人意天从神保佑，	殺尽了
武烈、文忠众禍根，	那时節	扫滅大宋，金一統，
兀兀繼位掌乾坤。	一定从重來相待，	必与奴
重續旧爱沐新恩；	終日宴乐皇宮院，	方遂平生一片心。”
想到此間如酒醉，	不覺的	口中長吁嘆兩声，
遂把那	本章底稿遞过去，	悄語低言叫：“相公！
筆力如刀繕的好，	莫宜迟	細細謄寫要清明。
明晨五鼓王登殿，	駕前啓奏宋高宗；	聖天子
一見此本定动怒，	管把那	結党群賊一并坑。”
奸賊回言：“謝芳口，	惟願夫人話有灵、	賢妻弱体劳碌过，
你如何	能够坐待我謄清？	夫人只管先安寢，
夫妇何須礼太恭！”	惡狗賤	粉面含春腮帶笑，
“相公痛妾深感情。	既是夫君憐惜妾，	你的那
金石良言敢不遵？	和衣而眠打个盹，	^{暫且} 失陪我的相公。”
甜言蜜語哄秦檜，	好色权賊面帶春。	狗妇上床剛然睡，
只听得	房外凜凜起陰風，	渺渺冥冥將屋進，
顯露出	負屈含冤三聖人。	

風波亭卷十二

長舌婦几句甜言，哄的賊满心欢喜，說：“夫人請自安歇罷，恕我失陪。”狗賤帶笑，斟了一杯香茶，玉手高擎，遞與秦檜，說：“丞相恕罪，奴暫且失陪。”奸賊笑說：“夫人，你忒也多禮。”狗婦輕搖玉體，慢款金蓮，走到床前，掀起錦帳，脫下三寸宮鞋，和衣而睡。奸賊把茶吃完，將盃放下，剔亮銀燈，展開素紙，研得濃墨，添的筆飽，端端正正，把那參本謄清；明早五鼓，好上殿參奏。正然寫本，忽然從窗外刮進一陣涼風來，颯颯有聲，吹的毛骨悚然，心中害怕。耳內只听脚步乱响，奸賊着忙抬头觀看，只見一個人，影影綽綽，打面前走將過去。

這奸相	安心要害忠良將，	在燈前
端然坐定，寫本提參。	桌兒上	鋪下龍邊花文紙，
提筆才書十數言，	猛然間	燈兒暗。
忙停筆	細詳參：	陰風起
扑人面，	花文紙	落下案，
冷颼颼	透骨寒，	只覺的寒光對面冷，難言。
步履聲	似進前——	渺茫茫
似人面——	恍惚惚	露容顏——
影綽綽	走向前。	把一個候奸賊唬了一躡，
战兢兢	把头探，	使聲兒
乍着胆，	移燈燭	滿屋
細細的	找一遍，	“却原來望風扑影是我心懸！”

这奸贼	心疑悸，	“我相府
甚是嚴，	有何人	敢向前？”
正然在	<small>疑思</small> 之間 <small>似有</small> 人啓簾。	眼看着
一近前：	鳳翅盔	光燦爛，
連環甲	玲瓏嵌，	紅蟒袍
招金錢，	护心鏡	光閃閃，
还有那	<small>嵌美玉的</small> 繫在腰間，	虎头靴
皮护面，	肋下懸	青鋒劍，
五綰髻	似墨染，	臥蚕眉，
双鳳眼，	鼻端正，	耳垂肩——
这便是	<small>在世全忠的，都</small> 称为聖賢。	惡奸雄

認得乃是岳元帅，胆裂魂飛似軟癱。

奸賊一見，認得是岳元帅，心中害怕，只唬得胆裂魂飛。只听对面那人罵道：“万惡的奸賊！当今寵用于你，当作心腹之人待你，你却为何不尽忠心报效？反倒賣國通金、暗使奸謀、阻擋中兴、使二聖不能还朝！你这奸賊，朝中的功臣，你害了有多少？

指秦檜	罵声：“奸賊真可恨！	<small>万惡</small> 的奸雄听我言：
当今待你隆恩寵，	当作心腹骨肉看；	却为何
不把赤胆忠心尽，	反倒通金暗使奸？	阻擋中兴坑二聖，
自主和議賣江山！	奸相自从为宰相，	無端起意害忠賢：
用藥酒	鴆死樞密賢趙鼎，	<small>貶了</small> 李綱你問的言，
追劾拔黃鎮張所，	參忠正	革职为民害死王淵，
胡寅、張浚流嶺海，	傅亮充軍上嶺南，	屈殺了
節度勇將毛叔度，	逼死曲端、安乐賢。	將無作有誣害我，
父子三人身受冤，	風波亭內逼屈死，	不平怨气恨权奸。

今夜晚 听信狗賤王氏話， 还要起事又生端。
殺身之仇深似海， 你这賊 欺君賣國罪如山！”
岳夫子 說着說着翻了臉， 咬牙切齒皺眉尖，
揎拳捋袖扑面打；怕死奸賊便開言，大叫：“岳爺！”求饒命；
岳帥聞听眼瞪圓， 气忿忿 拳打奸賊脊梁上；
“哎
啲！”一声眼往上翻， 咕咚栽倒塵埃地， 賊人的
鼻子口內血直躡。 夢中驚醒長舌婦， 狗賤床上把身翻，
战战兢兢掀起帳， 但則見 夫主躺在地平川。

狗婦声見喊叫，睡夢之中驚醒，一咕嚕爬將起來，楞里楞怔，唬的
她胆战心驚，手擦帳幔，睜杏眼往外观眇。只見那：桌上的殘燈，
半明半暗；奸賊橫扒在地上，不見声音。狗婦一見，意乱心忙，連
說：“不好！”

長舌婦 意乱心忙說：“不好！” 高声大叫众丫环。
使女答应將房進， 跑上前 抽起奸賊把脚盤。
狗婦連忙伸玉腕， 拉住佞党問其原。 只見那：
奸賊無言双目合， 渾身冰冷咬牙关， 面如金紙唇如靛，
鼻子口內血直躡。 長舌婦嘴对奸賊臉， 口中不住叫“恩天！”
丞相你 若有不測好共歹， 撇下奴家好孤單！”
一边哭着一边叫， 由不得 滔滔珠泪滾腮边。
丫环使女齐声喚， “老爺速醒！”叫回还。 惡奸賊
陽寿未尽不該死， 秦檜气轉吐涎痰，“哎啲！”一声“痛死我！”
姓岳的爺爺饒^怒啲！” 这佞党 迷迷忽忽睜开眼，

望着那 惡婦長舌心慟酸。

秦檜甦醒多时，睜开二目，眇見王氏香腮偎着他的狗臉，宛轉悲
啼，止不住心內發酸，扑簌簌泪流滿面。長舌婦口吐悲声，姣
動問，說：“夫啊！你好好的修本，为何跌倒發迷？必有原故，可

細細說与奴家知道。”“哎，夫人，不好啊——咱倆人在东窗下那件事情犯了！”

賊奸佞	口內長吁心酸痛，	眼中揮泪叫：“夫人！
我若說出昏倒事，	只恐怕	賢妻吃驚也不定神。
我不該：	可南可北依你講，	不义不忠順北金；
求榮賣主成和議，	坑邦喪國阻中兴。	我不該：
全憑勢大欺良善，	倚仗权高压武文，	讒言陷害安邦將，
毒計坑殺治國臣！	我不該：	激怒朝廷貶首相，
李綱罢职去为民；	藥酒鴆死名趙鼎，	貶了張浚与胡寅！
我不該：	追劾拔黃鎮張所，	革职为民虞允文，
海南流楚胡安國，	嶺西充發晏敦复！	我不該：
屈殺大將毛叔度，	誣害言官張九成！	別的事件还犹可，
决不該	陷害精忠父子三人！	

風波亭卷十三

奸賊秦檜追悔從前的過惡，口中長吁，不住的嘆氣，說：“夫人！只因信你之言，蠟丸書私通金北，十二道金牌召取精忠的岳帥——

只因為	兩國和議成隙怨，	皆因忿氣怒難平。
惱恨岳某上參本，	故此才	施謀用計害忠臣。
我不該	調唆張俊告誑狀，	誣害那
父子三人有反情！	不該那：	逼走大理周三畏；
屈殺良民劉允升；	主使問官萬俟卨，	夾打精忠開國公；
听信汝楫羅察院，	套寫招詞假口供！	我不該：
讒言惑主曲端死；	安樂王爺一命傾；	東窗定下縛虎計，
用黃柑	內藏“密”字害三人！	我不該：
斬草除根拿家口，	心毒意狠暴尸靈！	你說是
一網打盡絕戶本，	信從你	參奏之言害眾人。
只說是	勢大權高沒人惹，	逆者傾生順者存；
誰知報應循環快，	岳元帥	黑夜索命顯威靈！
拳打背後傷痕重，	透骨鑽心陣陣疼，	大料我
無常不久陽壽盡，	獲罪難逃入幽冥！	夫妻眼下生离散，
路阻陰陽難再逢，	空掙下	金玉滿堂榮華富貴，
到臨期	一場大夢化浮雲！”	奸賊說着流下泪，
旁边里	慟坏長舌狗婦人。	

長舌婦見奸賊怕死，追悔從前的過惡，也竟心下驚慌，秋波杏眼，

紛紛落汨，帶慟含悲，尊了一声：“丞相！事已过去了，追思也是枉然。常言道：‘苦海無边，回头是岸。’依妾身的愚拙之見，倒是叩佛禮拜，懺悔前非，祈求轉禍成福为上策。久聞杭州靈隱寺，如來十分感應——”

長舌婦	口內連連呼“夫主！	丞相在上請听明：
久聞杭州靈隱寺，	納福的	佛祖如來顯应灵，
若依妾身愚拙見，	快去祈福叩神灵。	到那里
揚旛挂榜虔誠拜，	跪嚙那	法華佛經救苦文，
施餐三坛放焰口，	超度那	亡灵屈死众冤魂；
全仗着	佛法無边冤孽解，	我的夫
免禍消灾保安寧。	豈不聞：	僧、道兩門通玄妙，
神、佛奧妙甚高明？”	奸賊無奈將头点，	口中說：
“夫人此話礼通情。	明日親到靈隱寺，	拜佛拈香济僧人，
若得冤魂饒放我，	从此后	改过前非把善行。”
長舌婦	点头含泪呼“夫主！	你且將養少劳神。”
呼喚那	使女攙起奸秦檜，	这个賊

只覺背脊陣陣疼。

長舌狗婦和使女將秦檜攙起來，扶上牙床，將衣服解开，拿灯來照。只見奸賊的背后有碗大的一塊，不好着比，竟象發面包子——明溜溜的高起有三寸，酥酥酥的乱跳。犹如剮肉剜心，疼的奸賊咬牙切齒，只是哼哼。狗賤打發奸賊躺下，連忙取出銀子。这才是俗言說道：

閑時不燒香， 忙來抱佛腿。

当下王氏將銀子交付与得用的丫环，差他送出与掌事的家丁何立，着他连夜出府到靈隱寺修齋——五百名僧众，每人僧帽、僧鞋各一件，佛施銀一兩；搭棚挂彩，擺設法器經文，不必細訴。

單表倒運的賊，哼哼了半夜，盼到天明，扎掙着起來，梳洗冠戴。
使女攙出儀門，奸賊上轎，扒伏着扶手，只是嚙疼。

倒運漢	奸賊人攙上暖轎，	八夫人抬穩又輕，
執事排開前喝道，	對子馬	護衛家丁十數名。
秦檜惟恐人行刺，	只為冤仇結的深，	一个个
滿壺弓箭腰間挂，	利刀純鋼鞘里盛；	左右前后人保護，
猶如鐵壁似銅城。	順着那	大街一直朝前走，
登時間	出了錢塘水旱門，	远远只見山一座，
望見飛來峻嶺峯。	不覺的	到了禪院靈隱寺，
山道旁	跪下緇衣五百僧，	一群和尚接丞相，
八抬大轎至山門。	栽杆落轎去扶手，	出來了
供佛齋僧宰相秦，	奸雄他	一邊迈步往里走，
留神閃目看分明。	但則見：	高挑長幡懸寶蓋，
一对对	金鎖提爐 <small>把紫</small> 降焚，	左右兩溜站和尚，
笙、管、笛、簫入耳鳴，	有一名	知客僧人前引路，
談經棚上挂花紅，	金剛四位多英耀。	越過了
掌教弥勒殿一層，	<small>脚踏</small> 甬路把月台上，	大殿內
站住通金賣宋臣。	淨手拈香插爐內，	暗暗祝告秉虔誠：
“我弟子	意秉虔心來叩拜，	望我佛
大發慈悲顯聖靈！	頭炷香、	保佑兀朮四太子，
早滅南朝興大金；	二炷香、	保佑弟子與王氏，
長享榮華不受驚；	三炷香、	保佑岳家三父子，
解了冤孽早托生。”	祝贊已畢拳膝跪，	參拜如來三世尊；
拜罷平身下大殿，	往后走	進了禪堂方丈中。
居中坐下秦丞相，	惡奴分班站身形，	有一名
沙彌上前將茶獻，	奸相擎杯放在唇。	大眾和尚來叩謝，

一齐說：“深感鴻慈布施情！”

众家僧人謝过布施，退將下去，各归經棚，宣揚佛事。不提。且說秦檜悶坐無聊，往下叫：“住持呢？”“有！小僧伺候。”奸相說：“引路本閣到冷泉亭游嬉游嬉！”

住持和尚	口中答应前引路，	倒运奸雄在后跟，
众多仆从随家主，	出了禪院却向东；	順着那
齒曲小徑朝南拐，	不覺得	來到一座冷泉亭。
但則見：	怪石嵯峨如臥虎，	蒼松古柏似蟠龍，
僻陰之处犹存雪，	向陽高地草發青。	此時間
正逢二月初春景，	一陣陣	暖風吹來和气温，
桃紅柳綠真堪賞，	粉蝶飛舞在長空。	奸賊坐在亭子內，
不由的	憂悶追思自沉吟，	想想前情与后事，
双眉緊皺好灰心。	“我老夫	只为爭名与夺利，
結下冤仇似海深。	昨夜晚	灯下遇見岳元帅，
他的那	口口声声 ^{要把} 冤伸，	雄赳赳
一拳打在我背后，	脣發起	陣陣疼如刀攪心。
大料着	我的殘生不長久，	既然是
怨鬼來纏豈放松？	情急無奈求佛祖，	保护消灾免禍星。
这是我	权高势大將人害，	才有那
冤冤相报不非輕。	早知为官招罪孽，	只該削髮去为僧，
無榮無辱多清淨！	算將來	富貴榮華尽皆空！”
正在懊悔从前过，	猛抬头	瞞見了詩詞面改容。

風波亭卷十四

秦檜这个賊，被冤魂要命，無計奈何，求佛护佑，追悔从前的罪惡。正然洗滌塵心，猛然抬头睺見了粉壁牆上，墨迹犹新，是一首詩詞——七言絕句。奸賊留神仔細觀睺，上面寫着：

無言終日倚欄杆， 縛虎容易縱虎難。
男兒兩眼栖惶泪， 流入胸襟透胆。

奸賊睺罢，暗暗驚慌，說：“此詩乃是我与夫人在东窗所作，外人何以能知？詩句不全，少个‘寒’字。墨迹未乾，料此人去也不远，待吾喚來問他，一問便知明白。”遂往下开言說：“住持呢？”“有，小僧伺候。”“壁上詩句何人所作？”“啓上相爺，是个游方和尚信筆寫成。”“这个和尚今在那里？”“稟爺：現在寺內。”“叫他來見本閣。”“啓相爺：这个和尚素有瘋病，身上腌臢。”“不妨，只管把他叫來。”“是。”住持答应，去够多时，把个瘋僧帶到亭上來。秦檜閃目觀睺。这个和尚是怎生的打扮。

西江月：

奸相睺睛細看， 留神座上睺觀，
瘋僧迈步到堂前， 顛狂形容罕見。
渾身衣衫藍縷， 头拖短髮披肩，
眼斜目瞪口流涎， 手拿筥帚乱顛。
敞怀身披短袄， 赤脚兩足精光，
布袋一个挂胸前， 火筒裝盛里面。
行动哈哈大笑， 時間点破机关，

偈言几句透心寒， 皆因东窗事犯。

但只見： 面黃飢瘦身軟弱， 口眼歪斜在半边，
半節絲縑攔腰系， 披一件 破衲僧衣黃配藍，
兩手亂顫身不穩， 行哭行笑瘋又顫。 眼望着
秦檜只是微冷哂， 皺双眉 咬牙切齒怒冲冠，
口中大叫：“秦丞相！ 樞密使 前來何勞呼喚咱？
你的那 虎符難調瘋和尚， 金牌只好召‘丘山’。
汝今請吾因何故？ 莫非是 又要東窗制蠟丸？
寺內僧多眼目廣， 千萬別叫用黃柑！” 瘋僧言詞還未盡，
把一個 誤國奸賊心胆寒。

秦檜被瘋僧說着真病，不由的心內發毛，暗暗說：“奇怪！金牌与虎符、蠟丸、黃柑，这都是老夫的私事，他如何件件皆知？况且口提‘丘山’，明明是个岳字，莫非是仇人的刺客？倒要小心仔細。”奸賊想罢，微微冷笑，帶怒开言，說：“和尚，你叫什么名字？”和尚拍手笑道，說“丞相，我叫也十一和尚。”“也十一三字忒俗，不象是出家人的法号。本閣呼喚，為何來迟？”“丞相，我在那油鍋內洗澡，飯甑上乘涼，不得閑兒，故此來迟。”众惡奴聞言，俱各掩口而笑。秦檜拍手大笑不止，說：“和尚，滾油鍋內如何洗澡？飯甑上如何乘涼？”“丞相，滾油鍋洗不得澡，風波亭就殺不得人；飯甑上乘不得涼，黃柑也藏不得計。”秦檜聞听，心中大怒，說：“呸！果然是个瘋顛和尚！”“丞相原來是个万惡奸雄！”“和尚，此病從何得來？因何不治？”“東窗下得來的，沒岳，難治。”“要什麼藥？只管說來。”“丞相，五岳俱全，單少父子。”“和尚，既沒附子，本閣賞你。”“丞相，不是那个附子，只要岳家父子。”“呸！胡說！我且問你，這詞可是你寫的？”“丞相，是你作的，是我寫

的。”“和尚为何胆字寫的甚小？”“丞相，和尚的胆小，只会念經；不似你奸臣胆大，專好殺人。”“住口！此詩为何不全？”“丞相，你見不的詩全；見了施全，就該死了。”左右的惡奴一齐發威吆喝：“瘋僧少要胡言，仔細討死！”瘋僧聞听，哈哈大笑，把头搖了兩搖，將手顫了几顫，說：“我和你主人說話，誰許奴才們多嘴！”

大叫：“奴才別多嘴！”	霎時間	惡奴个个似痴人，
站在左右如釘定，	把一個	萬惡奸賊唬冒魂。
“莫非是我時運背，	青天白日遇妖人？	有心要把瘋僧害，
本閣的	牙爪全無事怎行？	手下仆人如泥塑，
和尚要行凶了不成！”	惡奸雄	座上着急心胆怯，
無語低头不敢云。	瘋僧拍手哈哈笑，	叫了聲：
“萬惡陰毒宰相秦。	倚仗威權勢力大，	無端陷害眾功臣，
今朝運敗不改悔，	還敢欺心害我僧人！	你瞞我世外瘋和尚，
我說你	朝內專權一奸雄；	你說我
滾油鍋內難洗澡，	我說你	風波亭上怎么殺人？
你說我	飯甑乘涼全是假，	我說你
黃柑密計是實情；	你說我	瘋病如何不醫治？
我說你	岳家父子那邊存？	你說我
和尚胆小看經卷，	我說你	奸雄胆大害忠臣；
你說我	詩句不全落了字，	我說你

遇見施全活不成。”

.....

.....

笑哈哈	便開言，	罵了聲：
“萬惡陰毒的蓋世奸！	佞奸黨，	你占先。
決不該	听妻言，	殺功臣

結下冤。	岳家父子	死的可憐！
留下惡名	后人傳，	我勸你
及早回頭免用机关。	使机关，	把心瞞，
害大宋，	通北番，	招的各處
起狼烟，	不忠孝，	于后傳。
你不听	苦良言，	你真是
歷代的好臣你占了先。”	叫“奸賊！	你听言：
你的那	罪如山，	結下了
天大的冤，	奇冤報	在眼前。
若不听	良言劝，	到臨頭
墮落輪迴留下千秋的警言。	你若回頭	向善跟我去， 削髮出家上灵山。”

奸賊坐在上面，就象膠膠粘的一般，睨了睨左右的家丁，犹如木雕泥塑，一个个啞口無言。“吾党总有势力，不能施展，”無奈冷笑开言說：“和尚，你言之差矣！本閣官居一品、位列三台、权重如山、威顯盖世、錦衣玉食、翠繞珠圍、享不尽的榮華、受不尽的富貴，焉肯削髮出家，跟你去做和尚？我看你身上腌臢、貧窮微骨、衣不能遮体、食不能充飢，作这样的窮和尚，与乞丐相同！瘋僧聞听，不由哈哈大笑。

这瘋僧	聞听拍手哈哈笑，	大叫：“痴賊听我言：
自誇为官真富貴，	全不想	結下深仇天大冤。
可嘆众生食欲重，	痴迷不悟性愚頑。	說什麼
錦衣玉食？花間露！	翠繞珠圍？草上霜！	官高位顯？欺人店！
美妾姣妻？送客船！	你就有	势力、威权，不長久，
臨死如同夢一場。	反倒笑我窮和尚，	那知富貴非無邊！

隨身形 現有三角無價寶， 你就有
萬兩黃金買也難。”秦檜不解玄機意， 這個賊
帶怒含嗔把話言。

秦檜聞听，微微冷笑，帶怒開言，說：“和尚，你有什么寶貝，千金不換？”瘋僧手拿筭帶，指定奸賊，說：“秦檜，這是什么東西？”奸賊冷笑說：“和尚，那是一把筭帶，有何希奇之處？”瘋僧大怒，一聲斷喝：“哇！你這誤國的奸賊，滿口胡說！此乃佛門至寶，有無窮的奧妙，料你這貪痴之徒，那里知道！有四句偈言，待吾念來。

一掃，風調雨順年； 二掃，國泰與民安。
三掃良將忠臣怨， 四掃求榮賣主奸。”

說着又把火筒拿將起來，眼望着秦檜大叫：“痴賊！你可認得這件寶貝么？”“瘋僧，那不過是個火筒，何足為奇？”“秦檜，這雖是一個火筒，能通兩國的狼烟；這頭兒通金，那頭兒通宋。也有四句斷章，待我道來。

火筒本是鉄打， 特來手內擎拿，
這頭吹火那頭髮， 兩國何曾干罷。”

說罷，哈哈大笑。“秦檜，你猜吾袋內盛的是什么？”“瘋和尚，你裝的東西，本閣如何能夠知道？”“孽障！出家人的袋內裝得是：
為善的因果， 作惡的循環。

若還不信，給你睇。”說着伸手掏出一張紙來，瘋瘋顛顛遞與秦檜。奸賊接在手內，仔細觀睇，却是鳥文番字，認不明白。說：“和尚，這紙如何有許多皺紋？字迹甚是糊塗，本閣難認，拿將去罷。”瘋僧點頭笑着說：“奸賊！蠟丸里裝的如何不皺？你看着糊塗，我看着倒也明白。

這瘋僧 帶怒含嗔雙眉皺， 叫聲：“秦檜你听知：
筭帶本是佛門寶， 這物件 善惡稽查那有私！

一掃，雨順風調日； 二掃，民安國泰時。 三掃那
 良將忠臣心中忿， 四掃求榮賣主痴。 火筒就是奸秦檜，
 無端節外耍生枝， 一头通金一通宋， 兩國狼烟由你噓。
 我的这 布袋裝滿不平氣， 今日‘丘山’怨深時。
 這張皺紙机关妙， 上边寫 報应循环不差毫厘：

長脚奸臣長舌妻， 可南可北把心虧，
 不忠不孝憑人作， 無仁無義任你為。
 黃柑用計三忠恨， 青衣行酒兩君悲。
 再若痴迷不省悟， 禍到臨頭命危垂！”

瘋僧点化秦檜，惡奸雄全然不理，他反倒手指着瘋僧微微冷哂說：“瘋僧，你好胆大！倚仗着妖術邪法，治住我手下奴仆不能動轉；口出狂言，任性施為，欺凌當朝宰相。王法難逃，真該万死！”

奸秦相	心中全無悔過意，	用手一指罵瘋僧：
“禿驢倚仗奸邪術，	敢施展	障眼法兒治住人？
胆大狂言罵宰相，	不拘王法任橫行。	你未从
作耗興妖想一想，	自古來	邪難侵正是俗云。
大晉時	出一妖人黃宗道，	興妖作怪保王敦，
倚仗邪術奪天下，	拿住了	太子儲君馬潛龍；
倒運臨敵逢五鳳，	妖道難逃劍下傾。	大唐荊州興邪教，
毘陵賊王沈法興，	玉天仙是胡娘娘，	善祭那
飛刀百步取人魂，	秦維、良弼二和尚，	禪仗騰空變飛龍；
彌勒佛	下界臨凡救敬德，	乾坤布袋把妖擒，
靈官鞭打妖妃死，	沈法興	却被黑氏用刀傾。
我朝貝州王則反，	山寇部下有妖人，	聖母姑姑多妖術，
胡永兒、	蛋子和尚會駕云，	在河北

殘州破府無人擋；

文彥博

自古至今誅魔亂，

本閣乃是當朝相，

最惱游僧與玄門。

你要叫我为和尚，

宋仁宗

挂印提兵平邪寇，

誰知你

命大福洪胆量雄，

和尚道士千千万，

除非你

差遣丞相滅妖人，

一陣成功把妖平。

更又胆大任胡行！

從來不信妖邪道，

作祖成仙有几人？

喚雨呼風能請神。”

風波亭卷十五

瘋僧說：“我若呼風喚雨請下神來，你可跟我出家，不許改口。”

秦檜說：“和尚，你若能呼得風來，喚得雨來，那時一定情願拜你為師，去作和尚。”瘋僧說：“善哉！善哉！”眼望西天大叫：“如來佛！賜奸臣一陣大風！”

這瘋僧	口中言語還未盡，	忽然就地起狂風，
卷土揚塵忽忽响，	登時間	遮天盖日霧沈昏。
風搖大樹如波涌，	攪海翻江滾响凶，	霎時間
塵沙迷目使人冷，	恰似虎嘯與龍吟。	不是片時法定住，
惡奴个个倒埃塵。	大風刮過剛然迷，	瘋僧復又顯神通，
大叫道：	“如來快賜一陣雨！”	但則見
西北乾天長陰云，	咕嚕嚕	只听一陣雷声响，
霧滿長空不見明；	北海神龍來降雨，	就犹如
發倒盆傾一樣同。	秦檜衣袍俱濕透，	惡奴个个水淋淋。
這正是	狂風暴雨剛過去，	漸漸的
霧散云開天復明。		

瓢潑大雨，下得澗滿溝平。秦檜與眾惡奴淋的渾身濕透——不好着比，竟象水雞一般——瘋僧的身上，半點全無。奸賊着忙，心中詫異，說：“這個瘋僧甚是利害，他若是個刺客，只怕今日我秦檜准死無挪。”奸賊無奈，座上開言說：“和尚，雨暴風急，怎么來的甚快？”瘋僧笑說：“秦檜，這是十二道金牌取了來的，如何不快？”說着，拍手大笑。

這瘋僧	拍手端肩哈哈笑，	懵懂痴人听我云：
“風雨不是真風雨，	其中的	奧妙玄机你不明。
只因屈殺岳元帥，	上聖神佛不安寧，	天宮的
慟泪滔滔變成雨，	群生怨氣化為風。	秦檜造下無窮孽，
只怕天、人兩不容，	愛子姣妻難替死，	積玉堆金怎買生！
此乃是	善果惡報憑你揀，	苦李甜桃任你尋。
吾今點化為和尚，	可肯出家去為僧？	肯與不肯別撒謊，
只管笑語當面云。”	惡奸賊	座上聞听微冷哂，
“瘋僧枉費這場心！	呼風喚雨虽靈應，	似你这
妖法只好哄別人！	本閣素日觀青史，	三教皆通見得明，
自古來	信佛求仙無好處，	我把今人比古人。
五胡乱華梁武帝，	尊依佛教敬禪門，	他也曾
捨身三進同泰寺，	不動葷	口吃長齋心志誠；
他也曾	修寺建塔翻蓋廟，	跪請禪師叫室榮，
講法說的天花墜，	高僧法力果然靈。	只为好佛廢國政，
侯景興兵侵犯城，	那時節	佛祖不肯來搭救，
把一位	皇帝餓死在台城。	

梁武帝只因好佛，後來侯景兵霸京都，無人搭救，可嘆活活餓死在台城。還有本朝先皇徽宗天子，燒丹煉汞，一心向道，只恐長生無術。信寵妖道林靈素，踏罡步斗，參禪打坐，夜上天椅，盤坐甘露——

只因為	天子參禪身向道，	荒廢國政用奸臣，
蔡京、楊戩同作弊，	童貫子	高俅玩德愛金銀。
天下荒荒民含怨，	四時不正欠收成，	誰知道
金兵乘虛來犯境，	徽、欽二帝被塵蒙，	好道求仙成何濟？
急難之中竟不靈。	此乃是	耳聞目睹兩件事，

本閣的	心中參詳盡浮云。	任憑瘋僧說破口，
想我出家萬不能。”	這個賊	妙藥難醫該死命，
俗言說：	“良詞不入孽深人。”	咬呀切齒罵秦檜，
說道是：	“孽重奸賊要听云：	出家人
這一摔袖歸山去，	我叫你	明月蘆花無處尋。”
語罷言絕往外走，	一溜歪斜去似云，	轉眼之間無踪影，
冷泉亭	唬壞時衰運敗人。	

秦檜見瘋僧走去，其快如飛，轉眼之間，竟無踪影。奸賊心內吃驚，唬了一身冷汗，暗暗說：“奇怪，這個瘋僧妖法刺人，說話點着真病，一定必是個劍客俠士之流。自此以後，倒要小心，謹防刺客要緊。”奸賊坐着，只覺身子活動；睜了睜手下的家丁和那住持僧人，一個個猶如酒醉方醒，揉眼伸膀，回轉過來。奸賊心中思想：“我是一個當朝的宰相，赫赫揚名，滿朝的文武，天下的軍民，要殺就殺，要貶就貶，誰敢多言說個不字？今日運敗時衰，遇着這個瘋顛和尚，用定身法把我定住，被他辱罵不堪，叫這些家人和尚觀之不雅；抬頭鏘臉，怎好為人！怎麼得殺了這瘋僧出我胸中惡氣？”想罷，帶怒開言說：“住持！”“有！小僧伺候。”“你可傳知合寺的僧人，不許放走瘋顛和尚。”“是。小僧遵命。”奸相吩咐已畢，出寺上轎。

秦奸相	無精打彩將身欠，	少魄失魂面帶憂，
下了山亭上暖轎，	离禪林	皂役喝道喝聲高。
前呼後拥多威勢，	執事排開把鑼敲，	惡奸雄
八人轎抬輕又穩，	家將跟隨保護着。	奸党轎內沉吟想，
腹內覺乎越發毛，	“瘋僧和尚真作怪，	句句言詞把我敲，
竟被他	參透已往從前事，	猶如眼前事蹊蹺；
說出心病不由怕，	他的那	喚雨呼風法力高！”

惡奸雄 正然思想抬頭看， 堪堪來到眾安橋，
耳內只听人叱咤， 奸賊留神仔細睇！ 對面一人如驍虎，
雄威猛烈手提刀， 大叫：“奸賊那里去？今日一定不輕饒！”
躡到跟前揮利刃， 照着那 大轎跟前砍一刀。

風波亭卷十六

奸賊秦檜出了靈隱寺，上轎回程，一路上思想瘋僧點化之言，不由心中懼怕。正往前走，堪堪來至眾安轎不遠，忽見一人彪形虎體，直仆向前，照著大轎剗就是一刀，“吡呶！”將轎杆子砍斷。轎夫害怕，一齊栽倒，咕碌碌滿地亂滾。大轎一歪，倒在塵埃，把一個奸賊就摔出轎外；只跌得頭破臉腫，鮮血直流。眾家將驚慌，一个个催馬向前救護。

眾家將，	護衛、家丁說：“不好！	一齊撒馬縱能行，
喊吶連聲往上裹，	拔利刃	倚多為勝奔英雄。
施全一見心不忿，	雙眉直立把刀掄，	睜虎目
高聲大叫如雷震，	喊罵：“仗勢惡賊人！	烏鴉斗胆欺鸞鳳，
癩狗欺心惹大虫？	施爺不得殺秦檜，	殺了賊奴把氣平！”
虎將他	躍走斜行威風抖，	左右掄刀亂砍人，
家丁着傷栽下馬，	護衛的	豪奴紛紛走如風。
霎時間	尸倒橋邊橫滿地，	但則見
血染白石一片紅。	眾奴難敵刺客勇，	唬坏总管叫秦能，
慌忙上前扶秦檜，	扶起了	賣國求榮狗佞臣；
亂紛紛	一群惡奴為家主，	驚慌逃命走如風。
往前正走人發喊，	迎面上	一枝軍隊把路橫，
為首將佐多威武！	雙刀大馬甚驍雄，	綠扎巾
紅纓罩頂紅抹額，	掩心甲	連環密鎖透玲瓏，
箭插壺中弓插袋，	寶劍純鋼鞘內盛，	翠藍征袍团花綉，

絲纓帶 护心宝鏡顯光明， 白面無鬚方海口，
雄眉虎目有精神。 秦能一見倭坐騎， 这个賊
作勢揚威把話云。

总管秦能一見，就知是京营的將弁領兵來拿刺客來了。这賊手挽絲纓，用声招呼：“呖！何汛的官兵？少往前進！太師爺在此，快叫將官前去參見！”惡賊之言未尽，早有一匹馬飛至奸賊的跟前，弃鐙离鞍，撩袍跪倒，口尊：“太師爺在上，末將京营巡捕使文汴护駕來迟，乞相爺恕罪！”奸賊說：“文將官！”“有”。“汛地有了强賊行刺，本閣的性命几乎不保了！还不快去拿賊？倘或走脫凶犯，本閣一定不饒！”“是。”

这文汴 口中答应連說：“是。” 磕头退步把身平。
認鐙拔鞍忙上馬， 挎着双刀催走龍。 帶着那
京营軍卒齐縱馬， 扑桥口 人人威勇逞其能。
堪堪切近离不远， 文汴閃目看分明， 只見相府众家將，
一个个 奔逃四下跑迷門。 顯露出
一家豪杰多英勇， 手掄鋼鋒赶^{着殺}人： 綠緞扎巾硃纓繞，
身穿着 紫色罗袍綉花叢， 腰束絲緞双垂穗，
薄底快靴足下登， 面似那 紫玉一般生光彩，
眉稀目朗似明星， 眉直口方天庭滿， 唇边鬚鬚墨染成，
凜凜身才高七尺， 腰圓膀乍甚驍雄。 文巡捕
看罢英雄心中怕， 腹內思忖暗暗云：“此人健壯多英勇，
他一定 力大身强有武能， 他若拒捕來动手，
取勝爭先万不能； 輕則間 帶伤，重則喪了命，
走脫了 刺客难免有罪名。” 心驚思想生异見，
吩咐那： “馬步軍兵听我行： 务須要
奋勇施威拿刺客， 被他脫逃了不成！ 太師一怒身究問，

倒只怕	將与兵丁頂冒紅。	不可以力來爭斗，
尔等与我放鵬翎！”	众兒郎	一齐遵命迎面射，
驟雨飛蝗一样同。	施全时下撒冷笑，	俠义士
喊叫如雷把話云。		

施全見官兵放箭，恰似飛蝗驟雨，迎面射來，遂即殺住脚步，用声招呼：“呸！尔等住手！仔細听真，吾有話講。”施爺的声音洪亮，將官听得明白，把刀一摆，众兵把箭止住不放了。文汴口中大叫：“呸！那个壯士，既來行刺，就是不怕死的英雄，豈不知秦太师的威势？鈞諭傳出，不許放出刺客，誰敢叫你逃生？若是束手受綁，倒落一个囹圄尸首。再要逞强，一頓箭攢你一个稀爛！”义士聞言，微微冷笑。

施統制	聞听此言双眉皺，	雄心不忿眼睛圓，
用刀一指声叱咤，	說道是：	“將佐兵丁听我言：
老爺本是無敵將，	統制官居二品銜，	我在那
精忠營內剿北虜，	只殺的	兀兀聞听心胆寒。
皆因奸賊害忠良，	某与那	岳帅父子报奇冤，
也是那	秦檜不該刀下死，	被他逃走轉家園。
赶殺賊奴为解恨，	你領着	官兵前來把路攔，
某若一怒动了手，	殺个血海与尸山，	要出这
重圍重地如兒戲，	远走高飛不費难。	惟恐連累众百姓，
家家戶戶定不安——	秦檜执意拿刺客，	迈步挨門都去翻。
相府中	豪奴个个凶又惡，	倚仗强梁不怕天，
軍民受害心含怨，	难免那	人人遭屈吐罵咱。
既作英雄为义士，	豈肯遺臭被人言！	大丈夫
死后还要人欽敬，	施某敢做敢称然；	我把腦袋交給你，
人头捐去見权奸。”	就說“刺客留姓名！”	“精忠營統制叫施全。

生前时	虽然走脱贼秦檜，	死后追魂把冤完。”
刺客說着揮利刃，	只听得	唳呀一声血直蹿，
血染衣袍咽喉断，	死尸不倒眼睜圓；	豪杰英魂不散去，
把那些	將佐兵丁	唬軟癱。

巡捕使文汴心下吃驚，眼望隊長开言說：“头領，你看世上竟有这等惡人，抹了脖子，尸首还不倒！”隊長說：“老爺，这个刺客施全，他与岳元帅同盟，在精忠营內为將，殺的金北四元尤亡魂喪胆。那些有名的韃子，在他的刀下也不知死了有多少了！似乎相他的鋼刀，相府的护衛至少也有二三百，虽沒本領，那至于叫一頓刀砍的星飛云散？若要不虧將爺使軟局子局他，他如何就肯回刀自刎咧！要是方才一动手，只怕咱們还有些虧吃呢。托將爺的福，他已經是死了，少不得割了他的首級，到相府呈献不咧！秦太师巧了还可以將功折罪。

这文汴	聞听此言說：“正是。”	弃鐙离鞍下走龍。
众兵役	誰还敢跨能行馬，	乱紛紛
跳下坐騎步前行。	这巡捕	往前迎，
撩起袍	跪当中，	三叩首
把礼行，	他的那	口中禱告把“义烈”称。
“勇將軍	你是听：	在生时
称英勇，	为統制	在精忠营，
扫狼烟	把金北平，	怀俠义
有威名，	你的那	灵魂一定把閻苑登。
你死的	甚惨情，	大丈夫，
美英雄，	为結义	把性命傾，
我文汴	沒世不忘，我知义知情。	吾奉那
秦相令，	敢不遵	鈞諭命？

笑無奈，
將軍首級我怎交呈？

祝告畢，
顯威靈，
文汴使觀瞻復把。

取首級，

帥領眾，

領着那

要回稟

乞魂靈，
義士神，
把身平，
倒在了
眾兵役
包裹定。
攀鞍轡，
手下兵卒一齐行。
奸雄秦檜望恕寬容。

若無有
望寬容！”
義烈的尸
地流平，
往前行，
文汴使
認上鐙，
催馬直扑格天府，

風波亭卷十七

巡捕使馬至相府，弃鎗离鞍，把首級遞給了隊長，連忙趨步向堦台閃目觀看，只見總管秦能坐在板凳上面。文汴拾步上前，躬身控背，口尊：“大太爺在上，末將有話來稟。”惡奴眉头一皺，帶怒開言，說：“將官，你拿着了刺客沒有？”文汴說：“啓上太爺：这刺客实在是利害。他把刀掄開，只听風聲索响。末將着忙，叫馬兵把他圍住，一齐放箭，逼得他無奈，回刀自刎了。末將把他的首級割來，听太師爺的發放。”秦能冷笑說：“將官你呢？你吃了灯草灰了不成？說这个輕巧話兒！打你的汛地鑽出賊來、捉溜着明晃晃的腰刀、來刺當朝的宰相、把府里的親兵一頓刀殺了七八十个，你就該拿个活的才是——太師爺好審問他的口供：誰是作主、誰是窩家，惡賊共有多少。怎么你竟擅自作主，割了頭來？啊！是咧，想必这件事情之內一定有你，惟恐賊人脫不过刑法，說出實話來，你才把他殺了，好沒對証。好个將官的胆子，晒乾了比巴斗还大！”文汴聞听，只唬的面目更色，就知道他是勒掯金銀。

这文汴	聞听秦能口气緊，	就知總管詐金銀。
事到急危無其奈，	他只得	忍气吞声把話云，
悅色和容腮帶笑，	控背躬身把礼行，	說道是：
“太爺吩咐真有理，	小將無知望寬容。	虽然素日失親近，
皆因是	不敢高攀表敬情。	諸事包涵担待我，
只看寒親我表兄。”	秦總管	聞听冷笑將頭点，

未領教	令親貴姓是何人？”	文汴說：
“舍親居官大司馬，	<small>大理寺</small> 兼轄掌刑名。”	惡奴听聞心內惱，
帶怒含嗔把話云：	“怪不得	武官自尊胆子大，
全仗着	高親貴友任胡行。”	文汴一見風不順，
帶笑含春把札行，	說道是：	“未將不才明世務，
從來不肯賴乾情。	<small>‘管山燒柴，管河吃水’；</small>	‘在其位，
必謀其政’；是俗云。	願奉敬	一撇之數為薄意，
望乞慨允表微情。”	秦能見	文汴許他送銀兩，
这个賊	惡氣全消換喜容。	

众公！世間中惟有豪奴，衙役最难相与，是一付吊打臉尔——沒錢的是冤家，有錢的是朋友。秦能見文汴提他表兄是財主，只当他是要賴乾情兒呢，急忙咬文嚼字，拿話戳心。文汴着忙，親口許他一千兩銀子。惡奴聞听見賄賂，滿心欢喜，把那滿臉的寒霜，變成一团的春色，欠身站起，帶笑開言：“原來是万俟兄的親眷，多有得罪。請坐，請坐！”文汴說：“不敢，一撇之數，少刻送來。”惡奴說：“將爺坐下，咱倆商議。”巡捕拱手，挨肩而坐。秦能帶笑說：“將爺，你不曉得，我与令親是癢不開的交情，托妻、現子的朋友。你既提他，諸事就完了，何必你又費心？既承厚愛，小弟竟不推辭。將爺只管放心，这件事情在我身上，若有一点磕碰，抹了紅嘴唇兒見你。”文汴道：“諸事仰仗老兄，小弟領情。”

忙离坐	說着站起一執手，	帶笑開言把話云：
“將爺少待等一等，	小弟去	回稟和爺鈞諭行。”
說着轉身往外走，	迈步登台上儀門，	击云牌
回事丫頭問緣故，	細把那	已往情由訴說明。
且說奸賊名秦檜，	惡賊人	害怕耽驚入府門，
進臥室	將身躺在牙床上，	对王氏

談談瘋僧点化情。忽見那丫环迈步往里走，
床前双膝跪在塵，口尊：“相爺！奴婢稟：咱家的
总管回話講其情，說道是：京营巡捕官文汴，
武藝高強智略能，众安桥拿住刺客身被斬，
献首級請示太師鈞諭行。”秦檜聞听心欢喜，
眼望着回事丫头把話云。

秦檜聞使女之言，心中甚喜，“速去傳与巡捕官，把刺客的首級号令，懸挂桥边，曉諭軍民！”“是。”丫环答应，才然要走，王氏說：“住了，你去問他，刺客姓甚名誰？好拿家口問罪。”“稟夫人知道，奴才已經問过了他的名姓，他名喚施全。”秦檜聞听，一声喊叫，說：“哎呀，唬死吾也！”

这奸相口內“哎呀！”說：“不好！”着忙胆怯眼如鈴。
王氏一边連忙問：“相公你为何驚慌心不寧？
妾身不曉其中故，可把情由对我云。”秦檜他
見問仰面長吁气，叫声：“夫人，了不成！合該我的大数到，
运敗时衰鬼弄人。只說是今日持齋求懺悔，
笑指望超度風波屈死魂；誰知反倒招灾禍，
瘋僧說話不同群，再三的劝我回头出家去，
若要是遇見施全失落魂。这如今
果然应了瘋僧話，眼下只恐命难存！”奸賊怕死双流泪；
王氏慌忙帶勸云，手拉手兒呼：“夫主！丞相寬心請听云。
这件事妾身猜透其中意，老爺你
何必焦急不安寧？”惡奸雄聞听此言揮眼泪，
不由的慘切悲哀把話云。

秦檜点头口中嘆气，說：“夫人，我如今意乱心迷、神魂不定、背后伤痕疼痛难忍，有何高見？”長舌妇說：“相公，想瘋僧、刺客，大

有可疑。咱的私事，他如何知道？若据妾身愚見，和尚与施全，都是岳家一党。快些差人把瘋僧拿住，非刑拷打，責問口供，必有主使差他前來行刺。”秦檜聞听，摆手搖頭，說：“那和尚拿不得！他的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呼風喚雨，善會定身妖術。憑咱有多少人馬，格不住他一定。”王氏說：“相公，我听說是妖人最怕髒物，何不差遣何立到靈隱寺誑哄瘋僧入府？咱再用狗血、尿、屎亂澆；憑他有什么法力，一定不靈，然後殺他，比宰雞還容易呢！”奸賊聞听，点了點頭。

賊奸相	床上聞听將頭点，	“夫人妙計果然通。
如今就差何立去，	靈隱寺	誑哄瘋僧到府中。
尿、屎能破妖邪法，	殺他犹如抹臭虫，	那時節
除去大患心痛病，	長享安然不受驚。”	王氏開言喚侍女，
“快去吩咐与秦能：	可把那	刺客首級橋邊挂，
曉諭	城內軍共兵，	差遣何立急速去，
誑哄瘋僧領進城；	他若是	粗心放走賊和尚，
定然歸罪不寬容。”	丫環答应說：“知道！”	連忙的
出离內室至儀門。	鈞諭傳出与总管，	惡奴遵命那稍停，
打發將官回汛地；	說与何立謹遵行，	府外上馬連屯轡，
不多時	出了錢塘水旱門。	馬上思想連嗟嘆：
“主人作事欠公平！	倚仗着	勢大权高欺文武，
屈誅良將与忠臣。	昨夜修本害忠將；	今朝懺悔遇僧人，
白白說透心中病，	如影隨身見的明。	恩主就該自省悟，
为什么	不改前非作好人？	依然还信夫人話，
差我前去哄禪門！	丞相你	愚蒙还要身作孽，
倒只怕	报应冤愆禍患臨！”	

風波亭卷十八

何立思前想后，意懶心灰，不知不覺來到山門。看門的老道站起身來，說：“何大爺來了？快去通報。接過坐騎。不多時知客來接，把何立讓到了禪堂，到方丈屋中歸座。沙彌獻茶。何立說：“在下奉家主之命，請也十一師父相府用齋，與相爺參禪講話。”知客聞言，心中害怕，說：“何大爺，也十一是個游方的和尚，沖撞了相爺，與小僧無干，求大爺方便一二。何立笑道，說：“師父，一人作事一人當，大略無涉，何必驚怯。快去請來，相爺立等。”“是。”知客答應一聲，往下開言道：“沙彌”“有。弟子伺候。”“快請也十一師父，何大爺立等。”“是。”沙彌去夠多時，轉來回話：“啓大爺：也十一師父正要洗澡，請到沐浴堂相見。”何立聞言，欠身離座。知客僧說：“小僧引路，大爺請行。”

僧知客	說着迈步前引路，	何立相隨在後行，
轉灣抹角來的快，	不多時	來到沐浴澡堂前。
瘋僧里面睜眼看，	慧眼觀睭好善人，	但見他：
頭戴青巾穿直袖，	鸞帶花紋腰內橫，	粉底快靴登足下，
安然穩步似鶴行，	眉高目朗鬚鬚善，	仙風道骨貌出群。
瘋僧一見何立到，	“善哉！”連連念兩聲。	何管家
走進門來忙稽首，	只把“師父！”口內稱，“弟子尊奉堂命至，	
特來請	禪駕隨我到府門。”	瘋僧合掌哈哈笑，
叫聲：“何立，你听云！	奸秦檜	听信妻子長舌話，
执意安心要害人，	等我更衣身沐浴，	同着你

去見欺君賣國臣。

何立，你的來意，我早知道了。出家人身上腌臢，如何出去？等我沐浴更衣，好与你主人相見。”何立聞听，只唬得驚疑不止，暗說：“真是一位聖僧，果有先見之明。他要房內洗澡，我在房外等着，憑有什么法術，料想插翅難飛。”想罷，帶笑乘手開言，說：“既是禪師要沐浴更衣，弟子等候，事畢好一同前去。”瘋僧笑說：“何立，去與不去，還你一个明白。”說罷，站起走進房內，“嘩唧！”一聲，把門插上。何立坐在禪房，與知客僧閑談，等候聖僧。

何管事	外房等候閑叙話，	知客相陪把話云，
言講佛門玄妙法，	不過是	行善積德奉靈文。
只听洗水連声响，	半日不見走出門，	看看的
紅日西斜交未正，	只等的	心中急燥不安寧。
連忙站起將門叫，	“拍、拍、拍！”	不住敲打內房門。
說：“禪師！	快些洗完咱好走，	去迟了
丞相生嗔法難容。”	連叫了	几声，并無人答应，
何立着忙心內驚。	知客撥開門兩扇，	走進房
大家齊說：“怪事情！”	但見澡盆當地放，	四下觀睃不見人。
滿屋尋找無踪影，	“難道說	使遁騰空會駕云？”
这何立	急的躁脚只叫苦，	“瘋僧活活坑死人！
叫我如何去回話？	太師爺	一怒嗔心命難存。
我死一身不大緊，	母老妻單靠何人？	这是我
運敗時衰陽壽盡，	大料無福橫禍臨！”	着急胆怯心害怕，
傷悲嘆氣汨珠淋，	忽然見	方桌上邊一張紙，
走進前	仔細觀睃看分明。	

何立的意亂心慌，滿屋里亂串，不見瘋僧的踪迹。猛然回頭，睃

見方卓上面一張字帖。走至跟前，拿起觀看，字迹未乾，上面寫四句詩詞：

脫却袈裟自了禪， 我今与你却無緣，
閑云野鶴歸何處？ 只在東南第一山。

何立看畢，不解其意。知客僧在旁邊開言說：“大爺，瘋僧既已脫逃，大料無處尋找。不如就將此詩拿去回話。太師爺目睹眼見，也知道他的神通，焉能問罪与你？”何立把頭點了兩點，無奈出寺上馬，扒旧路而回。不多一時，來到相府門前。弃騎，馬夫接去牲口。何立迈步來到儀門，叩點。丫環進內回話。少刻傳出鈞諭，說：“太師爺與夫人聞听大怒，說是何立買放瘋僧。盤費五十兩，路引一張，給快馬一頭，限三個月到東南山，務必把瘋僧拿住。立刻起身，不許違誤！且將你母親妻子鎖禁監房，拿了人來，方許釋放；如若限滿拿不來時，定要處死！”何立聞听此言，只唬得抖衣而戰。

這何立	聞听監禁他的母，	魂飛魄散胆戰心驚，
懼怕宰相家法重，	縱有那	滿腹屈冤不敢明。
連忙轉身往外走，	來見都管是秦能，	不由的
帶泪忿悲呼：“賢弟！	仔細留神听我云！	靈隱寺內瘋和尚，
法力無邊廣神通，	太師爺	尚且被他來凌辱，
定身術	手下誰能把僧擒？	何況劣兄人一個，
焉能拿住他禪門？	東南山	路遠途長無去过，
叫我那里找僧人？	妻母收監措牢獄，	却令我
吊胆懸心路怎行？	望乞賢弟行方便，	哀告相爺與夫人，
若能寬免這差使，	何立難忘大恩情！”	說着說着雙流淚，
眼望着	秦能雙膝跪在塵。	惡奴冷笑連摆手，
“兄長說話欠聰明！	此乃是	相爺動怒差遣你，

誰敢駁回去講情？

平日行為你还不知聞？

兄長若依小弟勸，

見机而作。

事体冷落可求容。

不能受罪保安寧。

相爺聞知定罪名。”

他只得

太师哀求还可以，

又陰又毒外帶狠，

不必扭難急速行。

或有或無，回來再云。

監中的

快些走罷！休誤事，

副管家

出府上駟去訪僧人。

夫人的

一怒生嗔活不成！

东南山去逛一趟。

隔上一年共半載，

伯母、嫂嫂我照管，

怕的是

何立聞听無其奈，

風波亭卷十九

何立見秦能如此言講，大約事不能挽回，無奈接過了路引、銀子，出了相府，跨上黑馬，加鞭頓轡，趕出城來。天色已晚，下店投宿。住了一夜，到了次日清晨，把馬備上，出離旅店，復又登程。心中憂悶，想母思妻，只顧低頭催馬前行。不防面前跌倒一個人，牲口眼岔，往旁邊一閃，險些掉下馬來。連忙勒住牲口，舉目往對面觀睇。

這何立	閃目留神觀對面，	迎頭跌倒一秀才：
而黃飢瘦腮帶怒，	歪戴着	一頂儒巾敝着怀，
气喘呼呼跑的緊，	指手画脚把胸拍。	又見那
兩個書童跟后趕，	喊叫連天說：“快 ^快 回來！”	秀才洋洋只不理，
口中大罵：“蠢奴才！	胡相公	一定要去參秦檜，
我問他	屈殺忠良該不該？	大宋現有賢文士，
豈肯容他暗安排！	九重殿	上本參革賊狗佞，
定把牛皮剝下來；	朝廷不准吾的本，	碰死在
御路金塔品級台。”	何立聞言將頭点，	不敢多言只打“嗜！”
暗暗只叫：“我的主！	是你奸心行事歪，	只因屈殺岳元帥，
天下的	文武軍民恨满怀。	親耳聞听人罵你，
如何叫我折証來？”	何立他	还怕后有言不遜，
一帶黑馬远走开。	胡迪难按心中气，	嗔地呼天怒满怀。
汗病才好身子弱，	一交跌倒地塵埃，	慌慌張張爬不起，
左脚上	吊了一支福履鞋。	

胡迪跑的緊，絆了一跤，摔掉了左脚上的鞋。一古碌爬起，彎着腰拾鞋，兩個童兒赶上，拉住衣衫，一齐高叫：“相公！相公！病体才好，將养將养才是。没什么要紧，瞎生这宗余气！”胡迪聞听，心中大怒，說：“哇！好奴才！奸臣作弊，殺害忠良——齐天的冤枉，这你还說是閑气？你这兩個奴才，与秦檜实是一党。該死！該殺！还不撒手，等到多嚙？”書童說：“相公，我們合奸賊一党？啊！相公必是同謀。”“哇！好奴才！我是正人君子，他是誤國的奸賊，我与他怎会是同謀？放你娘的狗屁！”“別鬧哪！他是当朝的宰相，你是鬻門的秀士。你要參他，比登天还要难呢！有他的坐处，只怕沒有你的！回去罢！”“偏不回去！”胡迪掙着要走，童兒不放，主仆三个揪成一处。

主仆三个	拉拉扯扯攪在一处，	彼此紛爭口内云。
从西走过人一个，	則見他	帶笑含春叫：“相公！
你乃鬻門一秀士，	素日之間甚斯文，	豈不聞
‘聖賢湿衣不乱步，’	为什么	有失規模乱胡行？”
胡迪聞听抬头看，	这來者	乃是玄門一道人，
則見他：	七星冠上簪別頂，	穿一件
道袍寬袖翠藍綾，	腰間系	水火絲織垂双穗，
水抹云鞋足下登，	白面無鬚年幼小，	重眉毛
一双慧眼有精神。	胡迪認得是叶道，	叫声：“小淵你是听：
难道你	不知秦檜惡奸佞，	通金誤國害忠臣？
岳家父子死的苦，	風波亭	廢命傾生甚慘情。
如今要去參奸党，	駕前啓奏正当行，	这两个
奴才拉着不撒手，	他說我	秀士难以見朝廷。
这話說的真可惱，	分明是	小視胡迪理难容！”
这叶道	聞听此言哈哈笑，	尊了声：

“相公，留神听我云。”

叶道聞听，不由哈哈大笑，說：“相公，这两个尊价，年幼無知，不明事务。这样奸臣，令人可恨，該参！該参！”胡迪拍手說：“着哇！还是小淵知理。”道人笑道：“相公，参是可参；就只一件，今日天色已晚，聖駕回宮，况且修本不及，难以口奏。依小道的主意，相公把气略消一消，請到庙中坐坐。不必回家，就在庙里安歇，等到明晨，好去見駕上本。”众公！“知性者，可以同居。”叶道明知胡迪是个順毛驢兒——等他消消气兒，慢慢的再劝，無有不依之理。胡迪見叶道說話投机，点头依允，說：“是。今日天晚，难以進朝。等我連夜修本，明晨見駕参他。咳：便宜奸賊多活一夜。”叶道說：“相公，小道引路，相公請走。”

这正是：	一日賣了三担假，	虛言只好哄書獃。
跟着叶道往前走，	不住的	搓手搖頭口打“咳”！
“偏偏晚上难上本，	只得等	天明五鼓步金塔。
定要参倒奸秦檜，	方把那	岳帥奇冤洗出來；
明日个	天子若是不准本，	我一定
死在金塔不回來，	捨着我	区区一命拚了罷，
定与那	万惡奸賊見明白。	自言自語說：“有理！”

咕咕嚕嚕喜又哀。

胡迪跟着叶道來至山門以外，說：“小淵，学生久未瞻仰，可喜你的这庙都盖得齐整了。”叶道說：“多虧施主們施捨，大动工程，重新翻盖。”胡迪說：“学生竟不知道，少賀，少賀。”叶道說：“不敢相啓！前年小道生辰，多蒙众位相公灵意，賜了一份厚礼，乃是一把詩扇，兩付斗方——也有七八位相公呢！湊起來每位也該十数个銅錢——倒擾了一頓素面。”胡迪笑道，說：“仙师，似乎我輩窮儒秀才，人情也不过如此而已。豈不開：

千里送鵝毛， 禮輕人意重。”

叶道說：“相公，小道見尊顏憂悶，不过玩笑而已。休得見怪。”說着，把胡迪讓進山門，丹房坐下。道童獻茶。茶畢，叶道帶笑說道：“相公为什么惱那秦檜？”胡迪咳了一声，說：“小淵，你明知故問。你猜我为什么惱他？咳！你猜我为什么惱他？”

胡秀士	未从說話先嘆氣，	叫声：“師父你听言！
可恨万惡奸秦檜，	佞党賊	無端起意害大官。
那日鎖拿岳元帥，	小生一氣染傷寒，	病在那
床上正正一個月，	今日个	出汗八天是實言。
睡夢只听人說話，	醒來時	却是書童閑敘談，
他說大理周三畏，	只为忠良弃了官。	新任的
刑官名叫万俟卨，	乃是秦賊一党奸。	允升仗义喊冤枉，
誰知他	被害遭屈死在監。	奸党夾打精忠帥，
肉爛皮开真可憐；	又將那	岳云、張憲都誣到，
父子三人陷在監。	武功侯爵上保本，	他把奸賊搗頓拳。
誰知道	朝廷偏心屈汗馬！	曲端碰死品級山，
安樂王	一怒自刎金鑾殿。	秦檜用計使黃柑，
去年臘月三十日，	風波亭	可憐勒死那三賢。
小生听見心難忍，	叫我心中怎不酸！”	胡迪他
說着不由嚎啕痛，	悲哀落淚叫：“蒼天！	人人只說天公道，
据我觀睹竟不然；	日月東西沒有眼，	全無報应与循环！
奸秦檜	賣國求榮真佞党，	夫妻富貴倒安然；
精忠赤胆岳元帥，	三父子	被害遭屈甚可憐；
奸賊得志忠良死，	不会为天强作天！”	哭着只把双眉皺，
不由的	咬牙切齒怒髮冲冠。	

風波亭卷二十

叶道士說：“相公消消气兒，听我言講。俗話說：‘飽子这么大，餓子那么長，說着容易做着難。’相公，你要參他，也該想想：那首相李老爺、宰輔趙老爺、察院張老爺、御史于老爺、大將軍毛老爺、軍門王老爺，多少大老先兒，俱參他不动？你要想參倒他，不好着比，就象驅羊向虎，以卵击石！”

叶道士	眼望着胡迪將头点，	連說帶劝把話言：
“相公要去參秦檜，	也該当	想想从前文武官：
李綱直諫遭謫貶，	趙鼎条陈死的冤，	虞允文
得罪权臣發海外，	張所充軍在嶺南，	屈殺大將毛叔度，
白綾絞死老王淵，	張浚、胡寅因他貶，	逼死 _{于安} 乐王爺和曲端。
岳少保	精忠之名傳天下，	却被奸雄殺的冤。
相公今去將他惹，	必須要	想想他为人平素間：
勢大权重多万惡，	欺君誤國胆包天。	滿朝中
都是格天府的奸党，	相公你	难到当今聖駕前；
从至今多少朝代，	那有个	秀才能將宰相參？
他若是	一怒嗔心誣害你，	就象殺雞一样般。
若依小道良言劝，	还需要	見机而作才算高賢；
且將冷眼睨螃蟹，	看你橫行到那边！	豈不聞
‘善惡到头終有报’？	只叫他	‘等待迟早冤报冤’！”
胡迪聞听复冷笑，	叫一声：“糊塗叶小淵！	自古人生終須死，
大丈夫	只要名留在世間。	吉凶兩字难預定；

謀事在人，成事由天。我胡迪 倘然參倒賊秦檜，
 治國安民除众奸，虽然天子殺了我，也算是
 取义成仁笑九泉；人人稱贊小生烈，留下芳名万古傳。
 吾師不必多言劝，又忠又賢可对天！”語罢言絕長吁气，
 叶老道 微微談笑把話言。

叶老道見胡迪一味的傲性，执意要行，也不好再劝。說道：“相公，参与不參在你，不必动气。且請游戲游戲，散散悶倦，回來再講不迟。”胡迪說：“也罷，我的鬱悶难消，且去游玩一番。”二人說着，欠身离了座位，逕出丹房，往后便走。

他兩個 說着一齐离了座，叶小淵、胡迪出丹房。
 轉过角門上大殿，胡秀才 举目抬头仔細观：
 七間大殿一条脊，碧瓦雕簷吻獸安， 迎面是
 硃紅柵扇刻花草，白玉石 台階鋪地細磨磚。
 進了殿門留神看：神將猙獰塑兩边；居中宝座裝金象，
 大紅袍 五爪金龍瑞霧旋，玉帶紅鞋腰中束，
 冕旒垂珠平頂冠，手秉着 七星玉圭端然坐，
 長鬚白面貌威嚴，兩道蚕眉弯又細， 明朗朗
 一双鳳目令人寒。胡迪看罢天齐相，不由的动怒眼睜圓，
 手指金身高声叫，說道是：“东嶽天齐听我言！
 人說你 执掌幽冥查善惡，正直無私报应全。
 一年四季起聖会，按朔望 張旛挂彩受香烟，
 天下的 文武軍民供奉你，实指望
 千灵万应掌循环。岳公今被奸臣害，緣何不报这奇冤？
 ‘褒忠獎善’虛言語！据我哨 ‘罰惡誅奸’竟謊言！
 既然是 称神作聖無灵应，枉为东嶽号天齐，
 木雕泥塑真無用，待等我 胡迪焚表把你參；

从今不許兴大会，砸碎泥胎断香烟！”

叶老道

見他出言多不遜，拉住書生青絹衫，說：“相公何必多^生氣，
且到丹房閑叙談。”胡迪帶怒出了殿，口內還說：“你听參！”

轉身形 下了台塔朝东走， 抬头見到五殿閣，
怒气昂昂止住步， 他这里 面对神象仔細观。

胡迪出了天齐爺的神堂，來到森罗殿前，止住脚步，默默的觀看。
但見神象塑的甚好，亞賽活人一般——冕旒冠、黑蟒袍、白玉帶、
皂朝靴，环眼双暴，鉄面鋼鬚。胡迪看罢，用手一指，說道：“好
一个閻罗天子！玉帝勅封你执掌陰司，賞善罰惡，报应無差。那岳
元帅忠孝双全，功高盖世，倒不能封妻蔭子，反被奸賊秦檜所害，
你为何不报？你、你、你为何不报？

胡秀士	手指神象高声叫：	“五殿閻君你是听！
生在本朝为丞相，	掌民詞	忠心赤胆最公平。
初任定远作知縣，	正直清廉爱黎民。	你也曾
訪拿惡霸除光棍，	殺趙大	召請鍾馗断烏盆。
科道言官上一本，	他道你	七品郎官擅殺民，
宋天子	一时不明將他准，	罢职削官为庶民。
多虧王苞將你保，	济貧民	陈州放賑秉忠心，
路过瘋人來告狀，	鎖拿國舅葛登云。	全不怕
权臣國戚从公断，	天子見喜受恩荣，	升坐南衙开封府，
善判無大案件明，	仁宗爱你多忠正，	加封龍圖爵位尊，
樞密使	如魚得水拜了相，	大展奇才断鬼神。
專保忠臣共良將，	掌朝綱	單參佞党与奸臣，
直言不怕君王怒，	犯法違条不容情——	普天下
軍民黎庶沾恩惠，	威鎮文武众群臣。	天齐庙內逢李后，
三審 郭槐把冤洗明，	唬死奸詐刘太后，	仁宗母子喜相逢。

欽賜你	銅鏹三口除惡霸，	讒臣匪棍尽消魂。
鉄面無私神鬼懼，	清似水	正氣照來比鏡明，
天下的	司刑衙門將你供，	立祠堂
朝夕禮拜把香焚。	生前正直多忠烈，	死 <small>后</small> 封神為何不靈？
鉄案虛名無報應，	業鏡高懸照不明！	精忠大帥遭屈死，
因什麼	賣國秦檜身受榮？	顛倒是非全不管，
想是閻君迷了心！	你為何	糊里糊塗裝聾啞？
善惡忠奸全不分？	枉作地府陰司主，	吳天帝
不明，封你作閻君。	下來吧！	不若讓我胡迪作，
管把那	善惡 <small>昭彰</small> 辦理分明。	

風波亭卷二十一

胡迪越說越惱，越講越氣，忙喚：“書香！快去把筆硯取來，你相公氣他不過。”書香說：“相公氣不過便怎麼樣呢？”胡迪道：“你相公要做詩罵他。”琴韻便說：“使不得！花花世界，一個閻王爺也是罵得的么？”胡迪大怒，說道：“哇！少打的狗才！這黑炭頭既無靈應，罵他几句何妨？还不快去把筆硯拿來！”書香無奈，答應一聲，如飛而去。不多一時，將筆硯拿來，說：“相公，筆硯來了，請做詩罷！”胡迪說道：“快些研墨！”琴韻連忙挽起袖來，把墨研濃。胡迪伸手提筆，添了几添，把筆添飽，心內尋思：“閻王的‘王’字在‘七陽’的韻內，就作‘陽’字韻吧！”

胡秀士	手中擎定瀟湘管，	叫聲：“老包你听知！
因你糊塗無報應，	待区区	揮毫標題一首詩。
你若有靈知羞愧，	應該此位讓胡迪。	可恨那
誤國欺君賊奸佞，	最狠長舌惡毒妻，	通金賣宋該万死，
陷害忠良是罪渠，	擅用那	一棵黃柑殺三將，
風波亭	父子含冤死的屈；	大宋倒了擎天柱，
社稷良臣一旦誅。	可笑你	既作閻君察善惡，
何故不殺賊夫妻？	莫非也怕奸秦檜，	所以才
袖手旁觀妝啞痴？	这正是	乾坤默默無報應，
地府冥冥却有私！	五閻王	若得讓我胡迪作，
定把那	万惡奸賊剝了皮！”	叶老道 _旁 微冷笑；
書香、琴韻笑嘻嘻：	“相公你	若是作了閻老五，

不用說 判官 小鬼是我倆的。”

書香、琴韻兩個書童嘻嘻帶笑說：“相公，你要作了閻老五，不用說咧，我們兩個就是判官、小鬼。”胡迪道：“哇！滿口胡言！快把灰塵擲去，你和公好在壁上題詩。”叶老道着忙說：“是。相公，这个断断的使不得。五殿閻王是最灵的，依我說別惹他罢。”胡迪聞听微微冷笑說：“小淵，慢道說是木雕泥塑的神象，就讓是活跳跳的閻君，我也不怕。你好胆小！”琴韻說道：“相公，壁上的灰塵擲的乾乾淨淨的了，請相公寫罢。”胡迪聞言，急忙提筆捋袖，举手向那粉壁牆上，帶草連真，一揮而就。寫完，停住丹毫，朗朗高吟：

霜打胡天二帝伤，	英雄血汗战沙場。
黃柑有計能梟首，	金牌無意痛慘伤！
憤怒人間空側耳，	徇私地府有貪腸。
果应不彰森罗案，	愧尔巍然尚称王！

上風波亭，全書一共是四十卷，現在只从卷一起收到第二十一卷的中間。后面所叙演的是：胡迪游地獄，何立东南山見地藏菩薩、看因果、速报司求情，何立回話，張保报信，鞏氏、銀瓶等拟起兵，一真道人說因果……等等关目，内容既过于迷信，文筆也不如前半精彩，所以也就不讓它來占篇幅了。

胡迪罵閻

(子弟書)

頭回、二回。

宋室洪福与天齐，
湯陰縣內有祖居，
牛皋、姚亨、王貴勇，
只殺得三歲番兒不敢啼；
多虧了守將他荐，
加封武昌國公侯；
朝了奸臣名秦檜，
宋朝的江山平半劈。
假傳聖旨十二道，
岳家父子死得屈！
士、農、工、商皆落泪，
这样事情了不的！”
一溜歪斜進了庙，
海馬朝云滾龍脊，
翠柏蒼松栽滿院，
方磚漫地上油漆；
左边是“忠心映日傳千載”，
幛旛宝盖配龍旗，
胡迪抬头朝上看，

天蓬元帅降瑤池，
姓岳名飛字鵬舉，
張顯英名天下知，
牛头山前又一陣，
吏部申文把本題，
奉行威守朱仙鎮，
外臣群臣內把君欺；
惟独懼怕岳元帅。
金牌調虎把山离；
合朝文、武齐贊嘆，
气坏了生員叫胡迪。
前走三步后退兩步，
巍峨殿宇甚威仪，
水磨方磚砌甬路，
歷代碑碣立丹墀，
明柱上挂一联对，
右边是：浩气冲霄万古題”；
銅絲勒就螺螄結，
正面坐着一位神祇。

生在河南彰德府，
文武全才数第一。
兄弟們大战云霞嶺，
槍挑金环兀兀啼。
只因無边功劳大，
屢展奇才定華夷。
奸党同謀勾外國，
东窗定計人不知，
風波亭上來審問，
軍、民、百姓尽悲啼，
揸拳擄袖說：“反！反！反！”
街东一头撞在街西。
但只見：明三暗九琉璃瓦，
玉石欄杆靠着蓮池，
朱紅亮榻画龍虎，
筆走龍蛇上好詞，
宝鼎金爐焚紫降，
斗大金錢遮面皮。
十二垂珠头上戴，

身穿一件滾龍衣。
大把抓錢朝上打，
打着金錢念“阿弥！”
神佛护佑全都假，
“^{上面}坐的甚么神祇？”
^{你本是兴}黃飛虎，
^{周滅紂的}
享受人間大祭祀。
^那家父子死的苦，
^岳
一筆勾消沒話提；
^{狠一狠}了天齐庙，
^{大火燒}
走上前，筒捧木魚。
碟子碗盞一齐打，
可惜东西与他吃！”
世上多少真君子，
‘天聞若雷’信不及，
指定塑象高聲罵：
世上愚人尽着迷；
求籤打卦是瞎眼，
吾今高兴要題詩。”
黃柑助謀千載恨，
地府森森果有私。
寫完將筆扔在地，
上眼皮合下眼皮。
閻王奉旨朝玉帝，
^{一抬頭}看見了牆上的詩；

大男小女將香降，
^{聚少}成多有三尺余；
胡迪一見哈哈笑，
便宜看庙的老住持。”
老道說：“这是东嶽帝。”
万花贈了你的职。
^{山前}
你既在此处受香火，
为何你觀妝不知？
^{袖手旁}
三日不降秦檜的禍，
打碎金身化为泥。”
噹啷、击碎神前磬，
湯饅首擲在丹墀。
一身跳上供桌上，
^{一翻}誰我胡迪心性直？
‘暗使虧心’天下曉，
^{“你醒}哄銀錢廢土泥！
大男小女將香降，
人人都信哄弄局。”
^{上寫的：}臣長子妻，
^{長脚奸}
青衣汨洒兩君妻。
胡迪若把閻君作，
不覺一陣短神思，
老道服侍去睡覺，
跟随众师上丹墀，
^从至尾念了一遍，

挨挨挤挤似螻蟻。
打着金錢乾生气，
“錢乃是：哄不尽的
愚人，網不尽的魚！”
看罢回头問老道：
胡迪說：“原是大天齐。
來是仁聖
壽誕
是三月廿八日，
就該查人間冤共屈，
三日了秦檜的禍，
你降
怒惱了区区定不依。
說着說着
怒从心上起，
搬倒香爐着脚踢，
“天大的事
情都無报应，
“捨着我胡迪拚了天齐！
‘人間私語’是混賬話，
‘神日如电’总不知！”
五色庄严將人哄，
叩头禮拜总愚痴；
吩咐老道：“看筆硯！
苦將忠臣受凌逼。
乾坤默默終無报，
拿住奸相定剥皮。”
張牙欠口站不住，
空中來了众神祇。
香烟繚繞進了庙，
墨水未乾是新詩。

“牆上詩句何人寫？
“是个生員叫胡迪。”
兩個小鬼不怠慢，
卽速快來莫延遲。”
兩個小鬼頭里走，
“黑臉一向在那里？”
閣王說：“你見孤王不下跪？”
專查人間冤共屈。”
你奉我玉皇的旨，
佛牒文，你就該稽查人間的冤共屈。
天大的事情無報應，
我替你斷斷曲共直。”
“空讀詩書不知禮，
碓搗磨研滾油糊。”
我若有罪甘心受，
我和你上見高低。
將你打在陰山后，
猛似懸崖把脚失。

大胆狂徒把我欺！”
閻王聞听心好惱，
禪堂之內叫胡迪，
胡迪夢中哈哈笑，
相公随后到丹墀，
閻王說：“牆上你寫？”
的詩句可是
胡迪說：“不認的尊駕在那里。”
胡迪抬頭啐了一口，
欽命叫你掌陰司。
岳家父子死的苦，
这样閻羅作不的！
閻王听說心好惱，
狂徒大胆太無知。”
胡迪聞听微冷笑，
我若無罪定不依。
檢查不明你該何罪？
管教你永世千年不能離！”
“哎喲一声睜开眼，

香烟跪倒忙回話：
“快拿狂生到陰司。”
“我奉旨意來拿你，
“我要正見他問端的。”
微微冷笑執手問：
胡迪說：“不敢，就是我区区。”
閻王說：“孤王執掌森羅殿，
“你这詞休向我提！
“既在其位，必謀其政，’
为甚么你总不知？
下罷么，你下來罷！
双眉緊皺罵胡迪：
吩咐兩边：“拿下去！
“黑臉的息怒莫着急。
今日晚上寫了表，
玉皇一革你的职，
閻王大怒說：“拉下去！”
原來是在茶飯時。

〔据清中叶百本張抄本校訂〕

謗 閻

(快書)

【詩篇】秦檜專權宋運終，東窗定計害英雄，岳云、張憲双双死，在風波亭上喪精忠。天地含悲軍民怨，山川震怒鬼神驚，日月無光星斗慘，惟有我秀士胡迪把鉄胆橫。

【春云板】這胡迪閑游閒听忠良死，不由得鬚眉乱乍眼圓睜，心头火起高千丈，把銀牙咬碎瞪双睛，大叫狂歌如酒醉，行哭就笑似顛瘋，方巾倒戴把藍衫敞，歪嘴搖頭口內哼，用手拍胸双足躁，歎气咳声不住停。一步步、迷迷糊糊朝前走，歪歪咧咧過了街東，見整齊齊殿宇巍峨一座廟，信步行來進了廟中；轉過云堂扑大殿，老道躬身把施主來迎。

【春云板】先生迈步朝里走，見金碧輝煌殿一層，琉璃瓦砌安吻獸，硃紅亮隔襯金釘；滿堂陳設是金銀器，玲瓏龕供正居中，一尊神象端然坐，白面長鬚帝王容；燭焰光輝結瑞彩，香烟繚繞透虛空，兩旁多塑众鬼判，一个个异相奇形猛又凶；還有那男男女女將香降，恭恭敬敬秉虔誠。這先生挺方巾、搖双袖、面含嘖、眉緊皺、后仰前合、扭項回頭呼老道：“我問你上面供着是何神靈？”

(話白)“老道，上面供着是何神聖？”“上面供的是東嶽天齊仁聖大帝。”

【流水板】好，好，好，好一位東嶽天齊仁聖帝，必然是執掌幽冥秉至公。你可曉“精忠報國”的岳少保，還有那岳云、張憲二位英雄？他們：忙忙碌碌在刀槍林里為事業；鉄錚錚，旌旗影里度平生；熱

扑扑，满怀壯志把綱常正；血淋淋，一片丹心把二聖迎；顛巍巍，金槍冷斬匈奴血；咻滴滴，戰馬橫冲寒北的營。为只为，凌烟筆画功臣的影；为只为，麟閣人标忠烈的名。他怎么不該蔭子封妻貴？他怎么只落得臨死不得善終？我想你“既在其位，必謀其政”，你本是陰間天子不非輕。似这等大丈夫、奇男子、秉忠心、怀大义、壯志未伸、雄圖未就、不白之冤、終天之恨，可憐他被害遭屈死，我問你袖手旁觀主的都是何情！

【流水板】拉拉扯扯离了大殿，丹墀越过繞碑亭，見翠滴滴、青松遮掩三間殿，端正正、玲瓏匾挂正居中，金碧輝煌四个大字；“森罗宝殿”甚分明。相公帶怒把礮礮上，見殿內神象令人驚。光閃閃、金翅御帽紅頂戴，黑漫漫、皂罗袍上綉飛龍，冷森森、劍眉環眼鋼鬚乍，黑漆漆、鉄面銀牙相貌凶，恭恭敬敬、判官手掌生死簿，威凜凜、拘魂小鬼把鉄牌擎。那一边，乍青鬃、張巨口、面如白紙、腰系虎皮、馬面手舉狼牙棒；这一边，挺双角、睜怪眼，面如藍靛、腿長飛毛、牛头鋼叉滾皂纓。相公細看是森罗殿，不由得無名火起怒氣冲冲，怪叫一声說：“好！好一位閻君我是久矣聞名！”

（話白）“俺想岳家父子，在朱仙鎮上東蕩西除，到後來只落得在風波亭上被奸臣所害，你为何不報？你为何不報？”

【联珠調】你、你、你、執掌幽冥查善惡，報應循环那一件清？我常見：奉公守法無結果，胡作非为身受榮；有錢便把高官作，無錢金榜不題名。秦檜專权为宰相，岳帥精忠把命傾，似这等复地翻天不平事，你、你、你、穩坐神龕总不哼！我今給你三天限，速拿秦檜赴幽冥。三天若降秦檜罪，区区信你有神明；三天不降秦檜罪，我和你、一往从前把賬清。放火燒了你三間殿，黑炭头！叫你閻君做不成。說着說着双眉皺，一腔怒氣把心攻。嘆通通、往前緊跑三兩步，噲唧唧、先給你砸碎淨水瓶，啞一錘、击碎佛前磬，

嘆！吹滅銀燭蠟千兒橫。霧騰騰、灰塵滿殿難睜眼，亂紛紛、椰子木魚往外扔，哧、哧、哧、經卷撕的紛紛碎，哧啾啾、揪斷金鎖掉了海灯。翻身跳在供桌上，擦拳磨掌擄袖挺身形，指頭指定閻君臉，哈哈狂笑兩三聲。哧啾啾、上前掀下王帽翅，哧哧哧、鋼鬚揪的亂蓬鬆，呸！呸！呸！吐沫粘痰臉上啞；咕咚咚、蹣跚的供桌似過雷鳴，彎腰脫下朱紅履，“我叫你舞弊徇私試試我的刑！”吧！吧！吧！閻王臉上着了重；只打得閻君臉上冒了鮮紅。

〔據流行演出詞口錄〕

如是觀傳奇

如是觀，一名倒精忠，又名翻精忠。据高奕新傳奇品說是張心其所作，据傳奇彙考標目又說是明末吳玉虹所作。

這傳奇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尤其突出的是交印（8）、刺字（9）、草地（23）、敗金（26）各出，不但在崑班里是盛演劇目；在很多種地方戲里也一直被保存着，為僅有的崑腔劇目之一。

這里所根據的是一個演員作掌記的抄本，題：“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孟秋江寧署中馬子元錄。”原本錯謬、脫落很多，但因為除了常演的几出之外，還沒有別的本子可作校勘，所以僅僅把明顯易見的訛誤略加訂正，其餘只好暫仍其舊。

第一出 (末上)

【滿江紅】宋室凌夷，兵戈動，衣冠倒着。同授首，文臣、武將受他欺虐。李綱定有守城謀，徽、欽難免巡沙漠。其間殉難亦堪悲，傷飄泊！中興功，精忠岳；悲中斷，遠和約。不平千古，吁嗟寥落。二聖南還酬素志，群臣戮力除姦惡。假真當作“如是觀”，开怀酌。

(白)來者，靖康是也。(下)

第二出 (生付一太監一二旦一宮女引小生上)

【女冠子】主宗立廟，傳來武勇文豪。風和日皎。太平天子，珠歌翠舞，月夜花朝。山河何足寶！喜來聖壽無疆，損罷合調。好光陰難討；秉燭夜游，金樽頻倒。

(白)錦帳春風堆絳雪，春殿嫦娥魚貫列，鳳簫吹斷水云烟，重按霓裳歌遍徹。寡人趙桓，乃徽宗之長子；年號靖康，乃太祖九世之主也。我父太上道君皇帝在位二十六年，邊庭雖有羽書之警，海內幸多升平之樂，因此留情木石，辭意花鳥：奇珍寶玩，無不搜集內苑；起造艮嶽萬壽山，以為游賞之地；高俅、童貫，為戲弄之臣。近又得羽士林靈素，道術高妙，我父皇遂立志焚修，以求長生之術；自號道君皇帝，禪位於朕，靜養于靈壽宮。自朕即位以來，且喜風調雨順，武偃文修，正可及時行樂。

方才內宴初罢，懶于視朝。內侍！（生、付）有。（小生）今乃臘月初旬，傳旨京城大放花灯，謂之“預借元宵”；我与太上皇設宴于万寿山，同乐太平之景。（付）領旨。（生）啓万歲爺：兵部侍郎李若水、樞密李綱有边庭事啓奏。（小生）这些文臣，一个个小事大言、小题大做，偏有这許多絮聒！傳旨宣李綱、李若水便殿奏事。（生）領旨。聖上有旨：宣李綱、李若水便殿朝見。（付、生下。內）領旨！（外上）

【引】燕雀处堂，積薪伺火何时了？（末上）

危亡难道，拼此丹心表！

（外）臣李綱見駕，（末）臣李若水見駕，（合）願吾皇万歲、万万歲！（二旦）平身。（外、末）万歲！（小生）二卿有何文表？明白奏來！（外）臣李綱奏聞陛下：今女真兵势强暴；破遼以來，日肆猖獗，大有進窺中原之心。乞陛下早調良將，把守关津要道，方保無虞。（小生）若水卿何奏？（末）臣李若水謹奏：古人云：“女真兵不滿万，可無敌于天下”；今已聚众数万，若率尔長驅，何以御之？乞陛下修聖德以化夷，罢土木以資餉。（小生）朕已知道了。自古道：“天生德于予。”金人其如何！二卿平身。（外、末）万歲！（小生）撤宴過來，二卿把盞，为朕开怀。（外、末）領旨！（合唱）

【画眉序犯】慶賞好良宵。百歲光陰水中泡，且开怀暢飲，莫負花朝。笑杞人漫自憂天，明日里陰晴难料。

（內吹打介。小生）何处笙歌匝地？（外、末）今日文、武狀元連轡游街，旧例游宮三日。（小生）文、武狀元連轡游宮，亦是盛事。傳旨駕幸翠華樓觀之。二卿同往。（外、末）領旨！（合唱）笙歌繞。楸枰一局成湯、武，杯酒千年起舜、堯。（上楼介。老旦、小軍引付上，唱）

【滴溜神仗】笙歌拥，笙歌拥，綠袍映飄。欢声微，欢声微，玉鞭袅。
花里紅裙欢笑，爭羨看狀元豪，狀元豪。

（下。小生）此是何人？（外）是文狀元秦檜，系江寧人也。（小生）
若水卿！（末）臣有。（小生）你精通九流之術，看此人可为太平
人物否？（末）臣不敢道。（小生）明白奏來。（末）臣啓陛下：此
人獐头鼠目、行动徘徊，利于北不利于南。（小生）既利于北，朕
当以北地任之。（末）万歲！（丑、老引生上，唱）

【神仗滴溜】軍民吵鬧，旌旗拥導，把英雄圍繞。念此君恩难报。十
年磨劍功，一朝光耀；問朝野不平，为君除扫。

（下。小生）此又是何人？（外）是武狀元岳飛，乃相州湯陰人也。
（小生）李卿，此人才識若何？可做干城推轂之任否？（末）臣据
相法观之，此人利于南不利于北。（小生）如此你傳旨：“选秦
檜为河北行人使司，岳飛为江南游击將軍。”二人各分南北之
任，以試李卿之術。（外末）万歲！（小生）就此回宮。（二旦）領旨！
（合唱）

【僥僥令】武臣功战討，文士重才略，只有报國丹心懸一道。文武
合、年歲丰、金遼扫，河清、海宴、边烽少，君明、臣直、民安乐；万
万歲皇圖浩。

【尾】君臣共乐風光好。內苑笙歌重又攪。

（二旦）退班！（唱）

秉燭莫辞醉潦倒。（外、末先下。小生、二旦后下）

第三出

（丑扮夜不收上白）天分南、北与華、夷，虎斗龍爭真是痴，試看千
村几家在，誰憐百战一身归！咱乃大金粘沒喝元帅麾下
一个精細小番是也。俺家四太子破遼之后，兵勢日增。俺元帅奉

四太子將令，与韓離不丞相分道南侵，因未知宋室虛實，着俺扮作南朝夜不收模樣，打听他的河、津、关、隘有無把守，如何防禦。俺已打听明白，不免回复元帅去也！（唱）

【斗鶴鷄】只为着虎斗龍爭，致令得神嚎鬼哭。因甚的妇北夫南？怎禁得天翻地复！貴的呵！他也保不定烏紗；富的呵！捨不下金珠万斛。把一个澤國江山入战圖。端的是一將功成万骨枯。好花枝拂着旌旗，閑酒杯伴着弓弩。

（白）俺奉元帅將令，直入宋家，却見关津無备、將怠兵殘；俺四太子大兵一出，眼見得宋室江山可也不保也！（唱）

【紫花兒序】却为着花魔、酒債，子幼、妻嬌，弄得个武意文疏；怎禁得靴尖踢倒这城都，投鞭兒断了这江潁。

（白）那宋官終日沉迷酒色，怎知俺四太子的英雄也！（唱）
雄圖，分明是虎入群羊、泰山压卵。

（內喊介。白）呀，你看那壁廂烟塵蔽日、殺气瀾天，想必四太子的大兵來也！（唱）

我遙望見旗閃似烏云，馬隊蛟龍，人威猛虎。（下。淨、外、付、三且、小生上唱）

【回回曲】大金武藝甚高能，直入中原夺帝京，驟馬城池一踹平。子女金珠打伙分，打伙分。真洒銀！打辣酥，吞了吞；嬌嬌馬上做成親。

（淨）俺，金邦四太子兀朮完顏亮是也。（外）喏，丞相韓離不是也。（付）喏，元帅粘沒喝是也。（淨）俺自起兵破遼之后，兵勢日增。聞得宋朝徽宗皇帝大兴土木、不理朝政，禪位于其子趙桓——年号靖康；又聞他耽于酒色。我欲乘其初立，統兵直入潼关，夺他的花花世界，有何不可！（付）喏已差精細小番，到南朝去打听关津險隘去处。（外）待他回來，便知分曉。

(淨)小番，扎住營盤！(眾應。(丑上)身輕如過鳥，足健趕飛龍。小番叩膝。(淨)看你：短甲隨身結束齊。(外)趙家國政事何如？(付)兩腳猶如千里騎。(淨)你細把機關說與知。喘息定了，慢慢說來！(丑)千歲爺，那宋官家即位之後，終日耽迷酒色、信任奸邪。朝政荒疏，怨嗟塞道，將老兵殘，城虛糧盡；俺太子起兵，只管長驅直入也。(淨)起來講。(丑)太子听稟！(唱)

【小桃紅】那汴京花酒古來多，昏迷了趙家哥；萬壽山徹夜听笙歌，嵌金珠不知野外有飢寒苦。滿道上短歎長吁，几多价流離痛楚，端只为蔡京、童貫坐朝都。

(淨)他那里關津險要若何？(丑)爺！(唱)

【天淨沙】我見几处关、隘、津、河，不曾有寨迹、營圖。都只是些偷安樂逸利名徒，甘受用皇家俸祿，肯存心社稷憂慮？

(淨)既如此，俺就起兵攻打便了。(丑)千歲爺！(唱)

【調笑令】憑着俺鉄騎驟、浮屠固、拐子馬到处成功奏凱多，恰便似疾風掃得殘紅墮。一望里投戈納款是良謨。投鞭斷了汴京河，管取那趙官家扶櫬出皇都。

(淨)且到后營吃些打辣酥，再去打听。(丑)謝爺！(下。眾)好洒銀吓！(淨)吩咐粘沒喝為先鋒，幹離不合后，俺督中軍便了。

(外、付)得令。(淨)小番，与我准备人馬前去攻打。就此起兵前去！(眾應，合唱)

【禿廝兒】呀！只听得一声笳鼓，却早躍馬揮戈。一片价殺氣騰騰貫牛斗，真个是神嚎鬼哭遍山河。

(眾)啓太子：已到黃河了。(淨)站開。啊呀，哈哈哈哈哈！好个宋官家，恁若得一二千人馬守住河口，俺这里豈能渡哉！吓，丞相，元帥！(外、付)太子！(合唱)

【聖藥王】啊哈！却，却怎生兵也無、將也無，俺可也長驅直搗汴京都；眼見得君也孤、臣也孤，把一座錦江山雙手奉与某——方顯得天意屬金胡。

（众）啓太子：已是汴京城下了。（淨）把都兒！与我把汴京城团团圍住，八面攻打。要道君皇帝親到軍前議和，方許退兵。

（众）得令。（淨）吓，丞相，元帅！（唱）

【煞尾】这一回趙官家驚得來死也么活，众文武降也么躲。管教他一个个到軍前齐頓首，方顯得大金邦俠少主。（众下。淨、外、付三跑馬下。）

第四出（末冠帶上）

【引】一座孤城累卵危，知此身死葬何方！殺气偏微，彼軍何壯，問天、天意兒怎向？

（白）万戶伤心絕炊烟，中原黎庶受連迢。可惜黃河東去水，化作胡兒飲馬泉。下官李若水，官拜兵部侍郎。不意聖上怡情酒色，不理朝政，因此边烽不絕。豈料金酋猖獗，突入長城，圍住汴京。無人与他对敌；勤王之師虽集，尽皆袖手旁觀。城中百姓倉忙慌亂，戢守無謀。金兵攻城愈急，眼見危如累卵。我亦無計可施；倘有不幸，惟有一死以報君恩便了！（內喊介）呀，你听殺声震天，莫非金兵入城來了？咳！正是：鼓無声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啊呀，教我如何是好？（外、小生、旦、丑、付、生扮文武臣上）走吓！（同唱）

【六么令】吾家師長——不用干戈，只用文章；雖然兵到好心慌，呼妻子，叫爹娘！

（末白）啊呀，列位要往那里去？（众）啊呀，李大人，不好了——那金兵勢焰滔天，攻破宣化門入城來了！我每三十六着，走为

上着。(末)城既已破，必須保駕出城逃難才是。(眾)呸！我們自己也顧不來，那里顧得皇帝，走吓！（唱）

（合）一時樹倒猢猻散。一時樹倒猢猻散。

（末扯丑介白）啊呀，將軍且住，在此保駕出城。（丑）他每都去了，扯我一个做啥？（末）你是武將——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丑）你可曉得：“養軍千日，用在一跑”；倘若扯我，我就一刀。逃命吓！（下。末）吓！啊呀！你看這些公侯，一个个都抱頭鼠竄而去，國家大恩置之何地？呀呸！（唱）

【前腔】那些文臣武將，闊論高談，閑坐朝堂；今國家有事，在何方？

（占上白）不好了！（末）來的好似康王殿下。飛馬何往？（占唱）君父難，萬民殃。（合）此身社稷誰依仗？此身社稷誰依仗？

（末白）殿下！君父有難，飛馬何往？（占）原來是李卿！時遭不幸，聖上與太上皇都在萬壽宮，遍召群臣，無一至者。那金人宣言：“必要太上皇親赴軍前議和，方許退兵。”奈太上皇年老成疾，不能命駕，我怎忍見君父憂懷！（唱）

【前腔】只得孤身前往，親到軍前，與彼端詳。

（白）李卿，你平日忠誠大義，孤所仰慕。今日我去議和，若議得成，乃萬幸也；倘議不成，太上皇與皇兄全仗于你。（末）那金人反復狡詐，殿下須當斟酌。（占）咳！（唱）

我身拚死葬沙場。

（末白）如今聖上在那里？（占）俱在萬壽宮。你快進去，把美言寬慰，勿驚聖躬。我自去也。（末）殿下不可造次，還須商議而行。（占）李卿，孤此去呵！（唱）

生和死，枉商量。（合）天，天忍把吾家喪？天，天忍把吾家喪！

（下。末白）呀，那康王殿下素稱慷慨，此去必定成功——但不知聖上與太上皇果在何處？（內）好苦吓！（末）呀！你听宮中

哭声震天，好凄惨人也！（外上）皇兒走吓！（小生上，老旦、旦隨上。小生）父皇請！（同唱）

【前腔】数遭乾亢，地复天翻，血战玄黄。未知何日再安康！欢未了，哭声揚。（合）天，天忍把吾家喪？天，天忍把吾家喪！

（末白）臣李若水見駕，願吾皇萬歲！（外、小生）吓，李愛卿，你可知金兵聲勢如何了？（末）聖上還不知？金兵攻破宣化門，進城擄掠。康王殿下飛馬到軍前議和去了。（外、小生）有這等事！但願此去退得金兵便好！（淨上）喲，宋官家听者！（末）什么人？（淨）奉四太子將令，道：“康王年幼，不准議和；須要太上皇親到軍前一議，方准退兵。如若遲延，大兵進宮，寸草不留哩！”（末）知道了。（淨）快快出城，不必遲延吓！（下。外、小生）吓，李卿，何處喧嚷？（末）聖上吓！那金酋宣令，道：“康王年幼，不准議和；須要太上皇出城一議，方准退兵。如若遲延，大兵進宮，寸草不留。”（外）吓？有這等事——兀的不痛殺我也！（倒地介。小生）呀啊，父皇甦醒！（末）太上皇甦醒吓！（外唱）

【紅衫兒】听聲震宮牆，唬得人魂魄飛揚。看我眼前骨肉，死生怎傍？事到此也，無計商量！（內喊介）恨金酋不良！（合）豈知道國破家亡，奈身經這殃！

（丑、淨上白）龍虎台前出入，貔貅帳下傳宣。喲，趙官家好不達理！（末）又是什么？（淨、丑）四太子鈞旨不是當耍的。太上皇再不出城，大兵進宮，就不与你講理哩！（末）知道了，候着！（淨、丑）煞，□□蛙布羅拉海赤！（外、小生）又有何事？（末）啊呀陛下！那金人又宣言：“必須太上皇親至軍前，方可退兵。”（小生）啊呀！太上皇年老病篤；為人子者，于心何忍！也罷，待寡人親往軍前一議便了。（外）啊呀皇兒吓！不可如此。我老迈余生，死不足惜；你春秋正富，豈可受那犬羊之辱？（末）啊呀

陛下！（唱）

【前腔】虽然是龍遭網，也做不得隨風飄蕩。陛下呵，你若是屈膝羶羊，也难免后世談量。

（外白）啊呀皇兒吓！（唱）

我無妨猛拚死，葬沙場，和他每面講。（合）說到此，痛斷肝腸！这吉凶未詳。

（淨、丑白）煞，不必多講，快些耶步吓！（外、啊呀皇兒吓！我就出城与他講理，料不怠慢孤家——我就去不妨。（小生）啊呀，这是孩兒不孝，有累父皇屈万乘之尊，受犬羊之辱——孩兒死有余辜矣！（合唱）

【獅子序】只為兵戈亂、宗廟亡，死和生憑誰主張？顧不得屈身倒着冠裳。惟願取從今以往，保全我家和國、父和兒、夫與妻團圓無恙！

（丑、淨白）扯了他耶步！（外、小生合唱）

（合）但願得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外、淨、丑下。老白）皇兒甦醒！（旦）陛下甦醒！（小生唱）

【前腔】听哀聲起，滿廟廊。慘悽悽天昏地暗，忍將我趙家兒照一点恩光！

（末白）李若水見駕。（小生）我想為人子者，怎忍見吾父陷身虜穴？此乃天亡我也！梓童，取佩劍，待我自刎。（旦）啊呀，陛下不可如此！（同唱）

虽則是危亡一响，或者是天不棄、國不亡、民不變、那時中興可望。（合）萬般皆是命，果然半点不須忙。（淨、丑上唱）

【東甌令】將軍令，豈尋常——疾似風雷凜似霜！

（白）四太子鈞旨，粘沒喝元帥將令，道：“太上皇年老成疾，難以議和。必要趙官家親往軍前一議，方准退兵哩。”（末）太上

皇議了是一般的。(淨)煞！(唱)

你要全家國多無恙，須是親身往。(老旦、末、小生同唱)算將來此事費商量，難保去無妨。

(小生白)我想金人必欲邀我出城；孤若不去，百姓必遭荼毒。我只得命駕一往。(末)陛下不可去。金人狡詐，再三邀陛下出城，恐生不測。(小生)李愛卿，今我是釜中之魚、几上之肉，料難違他了。(末)陛下既欲出城，臣當隨駕。(小生)若得愛卿協助，我父子兄弟之萬幸也！我國家養士二百余年，并無一人前來赴難；能存忠義者，今惟愛卿一人耳！(淨、丑)噲，羞吓！(唱)

【前腔】你空淒切，枉悲傷，禍到臨頭灼好香。(內喊介。小生眾唱)听一声声喊殺連天响，唬得人魂飄蕩！

(丑白)快些耶步！(小生眾唱)

怒轟轟催促似豺狼，凶吉怎隄防？

(淨、丑推小生介。末攔介，白)住了！(淨、丑)啞，啞。(外、小生、二旦)啊呀苦吓！(唱)

【哭引】家亡國破苦難支，何時再整旧官儀？(下)

第五出 (付上)

【引】世人尽把君親重，偏我老秦不用；我欲飄東轉西，只落得眼下通融。

(白)自古道：“落花有意隨流水”，哪怕他：“流水無心戀落花”。我今日：“不戀故鄉生處好”，只落得：“受恩深處便為家”。下官秦檜，本系江寧人也，別号會之，忝中宋朝狀元。平生見利忘義，一味妬賢嫉能。用几分脅肩諂笑，沒一些禮義廉耻；奉上人小心謹慎，與同列大言不慚。奸詐盜偽，不識的多道我希望希賢；那知殘忍刻薄，遭着的多道我活羅活利。不惟百俐千

伶，又喜我夫人巧言舌辯。他原出自名門，乃王莽、王敦之后；欺君誤國，家教相傳。區區多賴他指教。前日金兵渡河，我夫妻被擄，一時沒了主意，我就與夫人商議；他就說：“啐！如今時勢，圖了虛名，就失了實利。難道金邦不吃飯？不穿衣？”我一時被他說的如醉方醒、如夢方覺，因此我就一輟輟轉身來虛心下氣，降了金邦。今早聞得汴京已破、二帝出城、六宮嬪妃已囚禁在營，我想大事已屬金邦。方才又聞得韓離不丞相與二聖在四太子軍前議和已成，大兵即日班師。我今想來：還是去護駕還宮好呢？還是從四太子大兵北去的好呢？心下狐疑，且待夫人出來，與他商議便了。（占內嗽介。付）呀，言之未已，夫人出來了！（占上）

【引】妬春光几陣狂風，有誰人傷落紅！

（付白）夫人拜揖！（占）相公萬福！（付）咳！（占）吓，相公為何眉頭不展、面帶憂容，莫非有難決之事么？（付）夫人有所不知，如今大兵破了汴京，百官星散。勤王之師雖然雲集，不敢向前。二聖已邀至金營兩日，議定納幣。聞得要送二聖回宮，金兵即日班師。我如今還是護駕入城，依舊做宋家的官兒好呢？還是從金人北去，做金邦的官兒好？心下狐疑，特與夫人商議。（占）咳！可惜你睡夢中中一個狀元，風雲氣色一些也看不出！為了一個人，要識天時、明地理、辨人心。如今金邦兵不血刃、破城如破竹、宋兵望風而逃，天時屬之大金了；他破了汴京、內藏一空、他那里兵精糧足，這分明扼喉地利大金已得。如今只有人心未附。你若向了南朝，背了天意；向了北朝，被人唾罵。你如今只得做个身在南朝心在北——上合天時，下合人意——我包你一生的富貴了。（付）吓？包我一生富貴？啊呀妙吓！我的賢德夫人，如何叫“身在南朝心在北？”愚夫

一时昏聩，望夫人指教！（占）你道二聖即日还宮么？（付）是即日还宮了吓。（占）正好休想。此乃四太子之計。（付）何以見得四太子之計？（占）他若肯放二聖还宮，如何把宮中太后、妃、嬪、綵女尽邀出城？（付）这个——連下官也不理会。（占）他恐怕人心有变，故此揚言：議幣，送还二聖。依我看來，那二聖决不能够还宮了。（付）若如此，和你一心随順金邦；倘二聖有还宮之日，我原保駕入城。此計如何？（占）咩！你又痴了。万一二聖还宮，誰不知你我降順金邦？被人談議，取禍不小！（付）夫人高見。我今不管二聖还宮不还宮，一心降順金邦便了。（占）你又差了。（付）何差呢？（占）你若一心降順金邦，少不得从他北去。和你皆为夷狄，不能見故鄉。（付）这又难了！去又不好，住又不好，把一个身子弄得东又不东，西又不西，这就难了！（占）有甚难处？（付）还說不难？（占）我們且随他北去，慢慢結好了金人；等他信了我每是个好人，那时再尋机会，用些奸巧詐術，使宋朝也信我每是个好人——却与兩下暗通消息，那时再看时势随風倒舵，这叫做“身在南朝心在北”，就保得長久富貴了。（付）妙！夫人这篇議論，就是重生諸葛，再世張良。教我怎不依你行事！（占）你若果依我行事，不管在南在北，包你做个数一数二的臣子。（付）妙吓！只是还有一說，那四太子为人剛直，不比南人，怎生使他信服吓？（占）这个何难。只要随机应变，鑒貌辨色，一时也說不尽哩！（唱）

【四边靜】其中妙訣人难識，圈套瞞天織。随你勇力战千人，舌柔料难敌。（合）随曲随直，可南可北——兩下做人情，一心看風色。

（付白）夫人！（唱）

【前腔】平生自謂能得失，全賴妻賢德。膝下久無毛，心中有眞墨。

(合)隨曲隨直，可南可北——兩下做人情，一心看風色。

(付白)机关做就兩玲瓏。(占)隨北隨南西復東。(付)算定机关人不識，(占)那知奸狡在心胸。(付)吓，夫人，是便是了，畢竟怎样一个法兒弄得他信服才好？(占)我一向教你奉承人的法兒。(付)虽已知六七，还未全曉，望夫人一一明示！(占)那个也不消說了。只是一件，那四太子不比別人，万一被他識破你我是个奸詐之人，反为不美。(付)便是呢。要想一个万全之策，一心貼服我每才好。(占)只可惜吓！若是我……(付)若是夫人便怎么样？(占)我是为你而說吓。(付)自然为我了么。(占)若使我去見他，莫說是四太子，就是銅鑄的太歲，鉄打的魔王，教他犹如順手牽羊，隨我轉動。(付)唔，好便好，只有一節不停当。(占)那一節？(付)那四太子虽則英雄豪杰，也是个酒色留戀之人，万一見了夫人就要不三不四起來，那时教我就难为情了。(占)啐，走來！你若惜了这小費，則大事不成矣吓！(付)是吓！这叫做：捨得自己，贏得他人。(占)說便这等說，我迟了些还要商量。(付)商量什么！商量也如此，不商量也如此。我只是一心靠着夫人，但憑夫人如此便了。(占)啐！(同下)

第 六 出

(丑上白)陰陽分内外，人物重華夷。崑崗俱失火，玉石尽皆灰。自家，大金粘沒喝元帅麾下一个精細小番是也。奉四太子將令，將徽、欽二帝押解出城，着我羈留在營，已經三日。城内金珠掠尽，后妃俱都出城，着我將二聖解至軍前，不知如何發落。呀，言之未已，兩個皇帝出來了！（外上）

【引】戈戟如麻，旌旗似霧，馬嘶人語嘈雜（小生上）龍逢淺水，威武

不如蝦！(末上)國破家亡，身死留心，一念休差。

(見介。丑白)喲，南朝皇帝听者！(末)为什么？(丑)奉四太子鈞旨，請二位皇帝到營講話哩。(末)知道了。备車駕伺候！(丑)□□的車駕！还是这等大模大样！罢也，有兩匹驢兒，騎了去罢。(末)这等無礼！(外、小生)李卿，今日此去如何？(末)此去凶多吉少，臣不能料。(外、小生)啊呀皇天吓！不料我父子遭此閔凶，可愧吓，可嘆！(丑)不必迟延，快些耶步！(外、小生、末合唱)

【園林好】掩罗袍偷將泪洒，怕人瞧羞顏帶霞，犹道中朝官駕。遭不幸，受波查，南囚、姜里不爭差。

(丑白)住了！此是大营了。四太子鈞旨，須要下馬進見。(末)住了！豈不知宋朝与金邦旧有叔侄之称！今虽在流离困苦之际，亦須存天子之礼。(丑)呸！你这蛮子官兒，你曉得个什么的！不知俺四太子的利害哩！(末)有何利害？(丑)那大遼也是一國之主，尙且扭械囚服相見，希罕你这兩個皇帝么！你下驢不下驢？(末)不下驢便怎么样？(丑)不下驢我就一頓皮鞭，問你下驢不下驢！(末)咳！罢了罢了！(外、小生)不必囉唆，下來便了。(丑)□□蛙布罗拉海赤！(末)唬！騷羯狗胡講！(丑)也不怕你不下來。呏，这蛮子官兒淘死着咧。(小生)待孩兒同李卿扶了父皇，慢慢而行。(末)有理。(丑)快些耶步！(外、小生、末唱)

【尹令】步履离披高下。那里是称孤道寡！儿曾受恁般驚吓？

(內喝介。丑白)哪，此是大营了。(外、小生、末同唱)

看劍樹、刀林，退后趋前心如麻。

(丑白)吓，大將軍來了。站着，小心吓！(付、生隨口唱小曲上。丑見介。付)來的蛮子是誰？(丑)是宋朝皇帝，要見四太子的。(付)

吓！就是皇帝么？（丑）着。四太子可曾升帳？（付）还没有。我每来看皇帝。（生）着。瞧皇帝。（丑）煞，站好！（付）啞、这是老皇帝？（丑）着。（生）那是个小皇帝？（丑）着。（付指末）这是个？（末）哇！（付、生）吓，吓，阿媽易撒撒。（末）这等放肆！（付）來吓！这是？（丑）老皇帝。（生）那是？（丑）小皇帝吓。（付指末）那也是个皇帝么？（生）是中皇帝吓？（丑）爺，那是个蛮子官兒。（付）吓？是个蛮子官么？（丑）着。（付）□□□蛙布罗。望着俺發嘢？狠打！（末）哇！騷羯狗你來！（生、丑劝付）爺不必动气。（付随口罵下。丑）你也囉酥。在營門下伺候，我去打听就來。（下。末）啊呀，罢了吓！罢了吓！（小生）事已如此，草地上权坐一坐罢。（外）啊呀天吓，濛濛的下起雨來了！（合唱）

【品令】想昔日清歌妙舞，秋月共春花；珠圍翠繞，內苑撥箏琶；何期撇下！來此兵戈罅，鳴刀、桴鼓，多則是雷轟星馬——草地上含愁，比上苑絲綸不甚差。

（丑、淨上白）令行山岳动，言出鬼神驚。喲，南朝皇帝听者，四太子有令——（唱）

【豆叶黄】道：“趙官家，今日有甚良法？大金朝恩德褒容，天兵到壘暫征伐。”

（末白）有什么講？（丑、淨唱）

“免伊洗蕩，免伊哈喇。今日既扶櫬轅門，今日既扶櫬轅門，哪，特賜青衣一襲，恩寵遇加。”

（末白）吓？这样衣服豈是吾主穿的！（丑）啊呀，怎么的？怎么的；（淨）你換不換吓？（末）不換便怎么？（丑）不換又要打哩。（外、小生）不要打，就換便了。（末）咳，陛下不可吓！（丑）也不怕你不換。（末）咳！罢了，罢了！（外、小生唱）

【三月海棠】迅令發，一声未絕魂灵怕。把趙官家父子这等折罰！

(末唱)車駕，虽然顛沛遭困苦，也把中朝帝王來尊架。

(丑白)什么希罕！(淨)者。(末)也罢！(唱)

我事到头來，騰騰怒發。为人臣，不死难干罢。

(淨白)啲！(唱)

【五韵美】你不怕殺？

(末白)哇，不怕殺。(淨、丑唱)

你不怕剮？

(末白)我也不怕剮。(丑、淨唱)

輒敢把軍令当耍？

(末白)这些騷羯狗！(外、小生)啊呀李卿吓！(唱)

論死生一刹，还有甚礼法！我父子随地禁押。

(末白)自古道：“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时正当臣死之时也！

(唱)

怎忍見君王國主遭困下！教我鉄胆銅肝，泪珠如麻。

(丑、淨白)啲，蛮子！(唱)

【二犯六么令】有你焚焚土苴？枉自伤悲，徒然嗟呀。

(末白)閑說！(唱)

縱流离患难，須存綱紀法。怎做出天翻地塌！

(淨、丑白)啲，蛮子，你那兩個皇帝尙且釜魚几肉哩！(唱)

諒你这蝦蟆，做什么乖張口巴！

(末白)陛下，臣李若水不忍見陛下遭此慘毒，臣只得辞駕去矣。(外、小生)啊呀，今日患难之际，你若去了，身畔就無人了。

(末)啊呀陛下，臣李若水呵！(唱)

【玉交枝】不能隨駕。

(白)今生不能报陛下洪恩了！(唱)

待來生把君恩报答。

(酒介。淨、丑白)噲，羞吓！堂堂男子，哭起來！敢是怕死么？

(末)陡，騷羯狗！我李老爺豈是怕死的！（唱）

我咬牙切齒把胡囚罵。

(丑白)好罵吓！（末唱）

頓教人倒豎毛髮。

(淨、丑白)煞，你若再罵，我就砍了你！（末）喲，騷羯狗！你止殺得我一身，此心还未泯滅。我今生不能殺盡你每这班胡賊了！（唱）

我死为厉鬼还奮發。

(丑白)你若再罵，我就敲你的牙。（末）你要敲我的牙？（淨）還要斷你的舌。（末）你要斷我的舌？（外、小生）忍耐些罷。（末）騷羯狗！（丑、淨）好罵吓！（末）我口不能言，眼能怒賊。（丑）砍吓！（末）手能指賊。（淨）咻！（末）呀吓！（唱）

我無非是死，何足怕！

（下。丑、淨白）咻咻咻，好个嘴巴巴的官兒吓！（唱）

霎時間剝为肉鮮。霎時間剝为肉鮮。

（外、小生白）啊呀，唬殺人也！啊呀李卿吓！（唱）

【江兒水】我死知日下，不甚差。

（丑）好个官兒吓！（淨）鉄錚錚不怕死的好官兒！（外、小生唱）吞声掩面难干罢。父、子、夫、妻生抛下，君王、臣宰难招架！呀吓！做了一场虚話！这錦綉江山，一霎时烟消物化！

（淨、丑白）那边皇帝老婆來了。（付、老旦、正旦上。付）耶步吓！

（二旦唱）

【嘉慶子】把龍樓鳳閣生撇下，受地黑天昏胡地沙，骨肉分离誰訝！人乱乱，眼难霎；嬌怯怯，力难加。

（小生白）來的好象母后、梓童！（付）皇帝老婆。（丑）養，養。

(外、小生唱)

【川撥棹】啊呀，驚的怕，走將來誰信他！父和子受盡波查，婆和媳受盡波查，但相看泪珠似麻！你如何輕离家？你如何輕离家？

(老)自你父子駕幸金營，三日不返，金兵至城擄掠。我婆媳正在驚惶，見一隊胡兵拥入宮來，將我等驅逐出城；正欲一死，因未得你父子消息，为此苟延殘喘——李卿隨駕，為何不見？

(外、小生)罵賊而死了。(二旦)在那里？(外、小生指地介)这不是么？(二旦)啊呀李卿吓！(唱)

【前腔】不道你身遭这样痛殺，親骨肉逐浪花！(內喊介)呀！听声声忽奏胡笳，听声声忽奏胡笳，知我死在那一答！要生全，料是差；料團圓，总是差。

(丑)四太子升帳，快些進營罷，快些耶步罷也！(外众唱)

【尾声】生生的把人辱抹殺！怎禁得風吹雨打！下場头中朝官駕！

(下。升)快些耶步！快些耶步！(下)

第七出 (占上唱)

【綿搭絮】欲圖富貴，怎顧得一时差；因此假扮乔裝，布就牢籠香釣鉤。那怕他有机謀、猿馬牢收，相公呵！拚取出妻献子，欲圖拜相封侯。若得我夫妇榮華，方顯得我溫香第一籌。

(白)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里捉金烏。奴家王氏。我丈夫欲圖四太子歡心，無計可施，与我設个香粉鴛鴦之計，聞得四太子每日在北山游獵，我今扮作采桑婦人，等他到來，將机就計，哄他上手，有何不可。呀，你看那邊一簇人馬，想是太子來了。我且閃過一邊，只做采桑，看他如何。正是：欲圖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下。末、小生、二旦一小番一、淨一丑童一上唱)

【罕地錦襪】閑身獵馬射双獐，日暖風和草正芳。已知逐鹿走秦邦，

何处蟠溪老釣姜？

(淨)前隊為何不行？(眾)桑陰之下有个俊哈哪当路。(淨)与我輕輕地抓過來。(眾)吓，妇人，四太子喚你。(占)啊呀，大王饒命吓！(淨)抬起頭來。(占)是。(淨笑)妙吓，果然好个俊哈哪！吓，妇人，你那里人氏？不要慌張，細細講來。(占)大王听稟！(唱)

【醉扶归】妾家祖貫江寧甯。

(淨)江寧人——在此何干？(占唱)

隨夫逐宦帝京游。

(淨)你丈夫姓甚名誰？(占)姓秦名檜。(淨)是秦哈喇娘媽？

(丑)者。(占唱)

御苑爭先占鰲頭。

(淨)既是狀元的老婆，為何在此采桑？(占唱)

采桑井臼奴甘受。

(淨向丑)對他講，俺要与他成親哩。(丑)者。妇人，俺太子要与你成親哩。(占)啐！(唱)

羅敷錯被使君留，休認作牆邊柳。

(丑)太子，他肯吓！(眾唱)

【金字經】休認作牆邊柳，喜今朝得遇咱。在氍毹生春，醉打辣，醉打辣；稱風流，歡愛殺。□□□，□□□，□□□，□□□。

(付暗上)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你看四太子上了我夫人的鈎了，不免膝行而進。(淨)帳前跪的何人？(丑)是什麼人？(付)小臣秦檜，聞知太子游獵至此，特備斗酒助情的。(丑)是秦檜，特備斗酒助情的。(占)就是我丈夫，平昔最老誠的。(淨)好个知趣的官兒。(付)小臣叩見，太子千歲！(淨)吓，秦檜，我与你老婆成親，吃个合巹盃，你意下如何？(付)但

恐拙妻不堪侍奉太子。倘蒙不弃，臣之幸也。侍小臣把盞。

(淨)妙吓！(付唱)

【醉扶归】階前頓首為君壽，願皇圖永固萬年留。

(占)待奴也奉一盃。(唱)

翠袖殷勤半含羞，脂香雜處胡羶臭。

(淨)好洒銀吓！(付唱)

生羅刹鑽入在粉香兜，管取死俘囚抬上个云霄走。

(淨)秦檜營前听。吩咐回營！(众唱)

【金字經】抬上个云霄走，把佳人怀内抓。拍手哈哈，眼目花花，眼目花花；这風流，直恁佳。□□□，□□□，□□□，□□□。

(众下。付)啊呀完了，竟把我夫人抱上馬去了！我秦老爺今番有些想头了！(唱)

【皂罗袍】他此去必然有望，这其間难为了我那卽世親娘！

(白)且不要欢喜，还有一說：只怕他水性楊花，受用好了，竟忘了親丈夫怎么处？(唱)

况他風情嫵娜，料不是尋常；楊花性格，隨風飄蕩。

(白)这又是我多心了。我的夫人足智多謀，料不如此薄情！(唱)

□□□□，□□□□。□□□□，□□□□。

(白)只怕此計不就，做了“其計不成，反輸一貼。”罢，这也說不得了！(唱)

我眼前折本，指望他时長。(下)

第八出 (老、正引生上)

【引】一生落魄，忠孝平生乐。問丹心几时归着？為國深憂，思親愁索：兩事恨來飄泊。

(白)伏櫪悲鳴意不窮，相逢伯樂馬嘶空，人生莫恨無知己，英雄自古識英雄。下官姓岳名飛字鵬舉，乃相州湯陰人也。忝中武科狀元，除授江南游騎。向在張招討麾下，今歸宗留守轅門。聞得元帥有恙，不免前去問安。過來，到轅門上去！(老、正)吓，已是轅門了。(生)看那一位將爺在。(老)是。吓，那一位將爺在？(末上)巍巍元帥府，團團將士營。是那個？(老)是岳爺在此。(末)吓，岳將軍請了。(生)請問元帥起身了么？(末)还未起身。(生)相煩通報。手本在此，說岳飛問安。(末)既如此，且在馬台少坐，待元帥升帳，与你通報便了。(生)是。請便。(末下。生)過來，你每回去；若有緊要之事，即來報知。(老、正應下。生)英雄自恨英名事，心病難將心藥醫！(下。丑扶外上)

【引】心事將誰托？這兒日愁心越覺。白髮沖冠，丹心如昨，未審孤臣怎生着落！

(白)主開臣庸天地陰，羽書烽火動人心。胡酋未滅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下官宗澤，官拜東京留守。只因朝中奸雄跋扈，盜賊蠭起，蒙聖恩，命我出鎮荆、湖。一雖授節鉞之隆，實為疏遠之計。幸喜提兵到此，軍民有幸，烽烟無警。前日在張招討麾下新得一將，姓岳名飛。一有罪將刑；我見他一表非俗，免其一死，敕他帶罪立功，要彼撫順招逆。我看他實有大將之才。吓，我想朝廷得此一二輩也呵，何患金人跋扈哉！咳，只是当今主上勤于土木，信任奸邪！不料杞人之憂，積勞成疾，連日謝事臥帳。咳，不知可有痊可的日子么？過來！(丑)有。(外)喚中軍。(丑)是。中軍，老爺喚。(末上)是。(外)我有病臥帳，一应事情不許進見。(末)吓。(外)來！(丑)來！(末)有。(外)若有緊急軍情，才許通報。(末)是。啓元帥：岳飛問安轅門，候久了。(外)吓？岳飛在外么？快令進來！(末)吓。

(外)我正在想他來談談。來得好!(末)岳將軍那里?(生上)欲顯醫國手,須識病根源。(末)元帥令將軍進見。(生)是。(末)岳飛傳到。(外)你在外廂伺候。(末應下。生)元帥在上,岳飛參見。(外)鵬舉少禮。(生)問安!(外)請。(生)請。(外)看座。(生)吓。(生)元帥在上,小將不敢坐。(外)我來有幾句話兒談談,坐了好講。(生)如此告坐了。(外)把椅兒往上些(生)吓。(生)不敢!(外)再上些。(生)够了!(外)啞,啞,這里來!(生)吓。(外)快去烹茶來。(生應下。生)聞得元帥有恙,岳飛特來稟候。(外)多承!(生)元帥貴恙,幸得痊可了些么?(外)咳!怎能痊可吓!(生)請問元帥貴恙,從何而起?(外)吓,鵬舉,我這個病吓!(唱)

【高陽台】只為恩重身輕,愁真神失,丹心晝夜熱極。

(生白)緣何就得此症?(外唱)

積怒邪風,怕乘虛早晚徹入。悲憤!

(生白)不日自然痊可。(外唱)

目前恨無醫國手,

(生白)還請太醫調治。(外唱)

病膏肓料非藥石。

(生白)不用醫怎得痊可?(外唱)

則除是民安國泰,便是九還一粒。(生唱)

【前腔】得失事在於天,數皆前定,可見決非人力。一木難支,大廈可憐頽危!攻詰;但能保全神氣也,賊風邪自然難入。勸君俟此身倚重,甚勿輕擲!

(淨上白)報!萬騎胡兒入帝京,羽書飛報進軍營。將軍縱有回天力,此際應難定太平!來此已是帥府,轅門上有人么?(末上。淨)什么人?(淨)吓,爺!邊上夜不收報緊急軍情的。(末)住

着。(淨)吓,加,加……,啊呀!跑得渾身是汗,跑乏了!跑乏了!(外)鵬举吓!(生)元帅!(外)这几日不知边庭事如何了?(生)便是。(末)啓元帅:夜不收报緊急軍情事要見。(外)吓?夜不收报軍情事!速速令進來!(末)吓。(淨)如何还不出來?(外)才在此講,就有軍报來了!(生)是。(末)吓,夜不收呢?(淨)在。(末)元帅令你進見。(淨)吓,夜……(末)住了。元帅有恙,(淨)吓。(末)报事緩緩而講!(淨)我曉得。(末)隨我來。(淨)夜不收進見。夜不收叩头。(外)吓,夜不收!(淨)有。(外)我着你打听金營消息,如何了?(淨)啊呀爺爺……(生、末)吓,元帅有恙,悄悄的講!(淨)吓,爺爺!不好了——那金兀朮打破汴京、飛渡黃河,事在危迫了吓!(外)吓?怎么講?(淨)啊呀爺爺吓!(外)吓?(淨)兀朮打破潼关、飛渡黃河、直抵汴京,將勇兵强;事在危迫,一言难尽呢!(外)住,住了!那兀朮打破潼关?(淨)打破潼关。(外)飛渡黃河?(淨)飛渡黃河。(外)直抵汴京、事在危迫了么?(淨)事在危迫了。(外)你,你且起來講吓!(末、生)起來講。(淨)吓,爺听稟!(唱)

【前腔】即日胡馬長驅,看花洛苑,一片鬼号神泣。

(外白)可有人与他交战么?(淨)誰敢与他交战!(唱)

他就靴踢城崩,不費半矢人力。

(外白)那文武百官如何下落?(淨)那些百官呵!(唱)

安逸!或降或走文共武,止留得趙官家孤立。

(外白)城內百姓怎么样了?(淨)那兀朮在城擄掠,把百姓灼殺、砍殺也,慘不可言吓!(唱)

那汴京城、三宮六院,尽成空壁。

(外白)住了,城破之后那兀朮如何定夺?(淨)爺,那兀朮破城之后,他就——(唱)

【前腔】飛檄，

（白）要邀二聖出城議和。（外）可曾出城？（淨）怎么不去！（唱）
只得親詣軍前，偷安宗庙。

（外白）可曾还宮？（淨唱）

羈留至今不出。

（外白）后妃宮僚呢？（淨唱）

那些后妃、宮僚，俘囚百不存一。

（外白）二聖在虜營如何相待？（淨）小的一路打听，說二聖在虜
營好不苦哩！（唱）

絕食，

（外白）吓，絕了食！（淨唱）

青衣侍酒为异服。滿道上軍民号泣。

（外白）住了，可有勤王之师么？（淨）啊呀爺吓！（唱）

沒勤王；人人袖手，旁觀無策。

（外白）住，住了，那兀朮恁般猖獗！汴京破了？（淨）汴京破了。

（外）沒有人勤王？（淨）沒有人勤王。（外）二聖在虜營受苦？

（淨）虜營受苦。（外）呀，吓！（暈介，生）外廂伺候。（末）外边去。

（淨）吓。（下。生、末）元帅甦醒！元帅甦醒！（外醒介，唱）

【紅衲袄】我驟聞言，

（白）啊呀！啊呀！（唱）

日月昏，天地翻！

（生白）快看热湯水來！（末应介下。外唱）

不由人不箭攢心，魂魄散。

（生白）元帅保重吓！（外）啊呀，我好恨吓！（生）敢是恨小將不
能够为国分憂么？（外）非也！（唱）

我恨金酋恁猖獗，肆禍殘，把中原人看得來不在眼。

(生)其实可恨！(外)啊，鵬举，你道此事从何而起？(生)这个，小將不知。(外)多是朝中蔡京、童貫、楊戩、高俅那班的賊吓！

(唱)

他逞奸雄、弄朝权、蒙蔽了天，致令得宋江山宗庙迁、君父散。

(生白)原來如此！(外)鵬举，取我令箭，傳諸將進營議事。(生)

曉得。吓，那一位在？(末上)怎么？(生)元帅有令，速傳諸將進營議事。(末应下。外)啊呀二聖吓！(生)元帅，傳令出去了。

(外)唔，鵬举來！(生)有何吩咐？(外)扶我起來。(生)做什么？

(外)階下去。(生)何干？(外)我要遙拜二聖。(生)元帅，聖上

是該拜的；貴体有意，恐劳动不得。(外)咳！你怎說得个劳动不得？我就死，一定也要、拜一拜的！(生)如此，看仔細。(外)不

妨。(生)啊呀元帅！(外)你扶好了。(生)是。(外)咳，不想聖

上遭此大变！(生)元帅，已是階下了。(外)是階下了么？(生)

正是。(外)二聖行宮在那里？(生)望北一帶就是。(外)吓？望

北一帶就是？(生)是。(外)二聖在虜营受苦？(生)正是。受

苦！(外)受苦吓！(生)受苦！(外)啊呀，我那二聖吓！(唱)

不道須臾变乱如斯也！

(生白)啊呀元帅！(外)我宗澤老迈病篤，不能够瞻天仰聖，为國报仇了！(唱)

我除非做厉鬼，我殺——殺賊还！

(生白)啊呀元帅吓！(外跌介。生)元帅吓！(末引付、丑、淨、小生上)

太平原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末)随我來——众將到

——交令。(众)一同進見元帅——諸將打躬，問安。(外)諸將

齐了么？(生)俱齐了。(外)吓，列位將軍！(众)元帅！(外)我

宗澤老迈病篤，不能与諸公欢呼殺賊了吓！(众)元帅，吉人自

有天相，何出此言！(外)我死何足惜；但恨君父受此慘禍——

臣子聞之，五內迸裂。我死之后，公等當思忠義，為國報仇，我縱死在九泉，一靈兒只在諸公馬前旗下矣吓！（眾）元帥何出此不利之言，請自保重！（外）吓，鵬舉！（生）有。（外）你一生忠孝自許，智勇兼全。我意欲同你少建功業，吓，不料皇天不佑，中道捐生，恰當此國破家亡之日！中軍，取印信兵符過來——我今日就將兵符印信交付與你。我死之后，須要為國報仇，扫盡金酋，迎還二聖；此一節大事，全仗於你，還望你無負我意！送過去！（生）且慢。元帥在上，岳飛有一言告稟。（跪介。外）起來講！（生）岳飛一介武夫，蒙聖恩首拔，承元帥提攜，何惜一死，上報朝廷，下答元帥；只是家中有老母在堂，不能輕許一死，有負元帥重托，岳飛不敢奉命。（外）咳，鵬舉你差了！為人臣者，怎能忠、孝兩全？汝當細思，勿負我意。送過去！（眾）岳將軍，元帥執意如此，請收了！（生）既如此，小將只得權且拜領。多謝元帥！（跪介。外）請起。諸將都在么？（眾）都在。（外）我今日將印信兵符交付與岳將軍了。（眾）是。（外）我死之后，汝等當與岳將軍同心戮力，為國報仇。（眾）元帥遺令，悉听岳將軍指揮。（外）好！公等報效朝廷，名垂竹帛，我宗澤含笑九泉矣吓！（倒介。眾）啊呀，元帥甦醒！元帥甦醒！（生）吓！（唱）

【前腔】我見他剖丹心似濺蓑弘血一盤，狠号呼把忠心苦問天！

（外白）渡河殺賊吓！（生）列位吓！（唱）

他就死、不忘渡河殺賊還，可見忠心鉄石樣堅。

（白）皇天！我岳飛出自草茅，蒙聖恩首拔，今承元帥重托，況君父受此慘禍，若不能為國報仇，何顏立于人世！（唱）

我怎忍見君王受困殘！為人臣，真汗顏！

（外白）快快渡河殺賊吓！（生）吓，元帥！（唱）

你还須保重尊軀也，留取丹心為國全。

(外白)鵬舉，眾將還在么？(生)還在。(外)我死之後，切不可把我尸首埋葬。(眾)却是為何？(外)你每不知：二聖陷身虜穴：為人臣者，怎忍安然就土！直待諸公掃滅金酋，迎回二聖，那時才與我薄治棺殮——只要諸公在我靈前高叫一聲，說：“宗留守！宗澤！……”(眾)元帥！(外)“今日二聖還朝了！”那時我就……啊啲！啊啲！（囑介。生扶介。眾）快扶進去！（扶外下。生）啊呀列位！元帥嘔血不止，料不濟事了吓！（眾）便是。（末上）啊呀岳將軍，不好了——元帥進帳連呼“渡河殺賊！”嘔血而亡了！（下。眾）啊呀元帥吓！（揮泪介。生）啊呀，列位不必悲傷，恐亂軍心。元帥新喪，我自承理；今後有事，大家商議而行。（眾）這也有理。（生）吓！元帥吓，元帥！你赤胆忠心：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万事休！（眾）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同下）

第九出（旦上）

【引】侍姑余力守蠶桑；夫志忠良，妾志貞良。

（白）既受蘋蘩托，須承菽水歡；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妾身張氏，乃岳狀元之妻。我丈夫少孤、貧窶，虧我婆婆三遷之教，稍成頭角。我父張世遠，為本郡太守，見我丈夫文武全才，將奴侍奉巾櫛。不幸我父物故。喜得兒夫得中武狀元，除授江南游擊。雖則用武之秋，爭奈他時乖運蹇。初在張招討麾下，有罪當刑，虧得宗留守救拔，置之幕下。因出鎮荊、湖，我丈夫亦常得告假省親。今已兩月不回，想有戎事羈身也。正是：公而忘私事，為國敢辭勞！（四將引生上）

【引】萱親年邁景斜陽；欲報君王，難捨高堂。

（女白）老爺回府！（外〔院子〕上，接印）迴避。（四將下。生）夫人！

(旦)相公回來了。(生)母親康泰否?(旦)且喜平安。(生)如今在那里?(旦)在南樓拜佛。(生)同上樓去。(旦)是。(老旦上)阿彌陀佛!(生)呀,母親出來了。(旦)呀,婆婆出來了!(老旦唱)

【引】和丸教子喜飛黃,惟願流芳,不望門牆。

(生白)母親在上,孩兒拜見。(老)罷了。(生)只為邦家多是非,久遠膝下戲斑衣。(老)我做娘的:不圖鼎食三牲奉,惟願芳名萬古知。吓,你又回來怎麼?(生)孩兒在軍中因放母親不下,為此匹馬省候。喜得母親康泰,孩兒始得放心。(老)你此言差矣!做娘的呵!(唱)

【粉孩兒】熒熒的守孤燈,惟望你:報君恩立志,揚名于世。(旦唱)豈因小節失大機?論君、親要識高、低。(老唱)古人云:“為國忘家。”那曾有公后先私!

(生白)母親,孩兒只為這個呀!(唱)

【福馬郎】我幾度欲言仍自止,怕說着又添親怨憶。我偷將淚滴。

(旦白)相公!(唱)

為甚沉吟無語,幾多歎息?

(老旦白)岳飛!(唱)

你心戚戚,為何的?把衷腸事說與吾知。

(生跪介,白)告母親知道。(老)起來講。(生)孩兒非為別事。只因近日邊報到來,道:金人入寇、攻破汴京、二聖陷身虜營、朝廷盡被腥羶,因此孩兒太息。(老)你待要怎麼?(生)孩兒欲奮志勤王;恐違孝道,故爾回家稟知。(老)咳,罷了罷了!我家門不幸,養你这不肖之子!(生)啊呀,母親請息怒!(老)自古道:“君親本是一體。”父母有疾,為人子者不親侍湯藥,可為孝乎?君父有難,為人臣者不鞠躬盡瘁,可為忠乎?今君父

陷身虜庭，當此國破家亡，正是你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之日，你怎么反把我來借口？你事君不能盡忠，事親焉能盡孝；不忠不孝，非吾子也，還來見我怎么！（生）啊呀母親！非是孩兒不能為國報仇雪耻；正要稟明母親：今日宗留守一聞二聖陷虜，呼痛不已，即將印信兵符交付與孩兒，要孩兒為國報仇；孩兒再三以親老為辭；不想宗留守連呼“渡河殺賊！”嘔血而亡了。

（老）吓？那宗留守憂國而亡了？（生）是。（老）好！这才是个忠臣！（生）孩兒今欲養親行孝，犹恐有負于朝廷；欲盡忠報國，又恐貽憂于母親；因此孩兒進退兩難，望母親教訓。（老）好胡說！你不曾出仕，乃父母之身，今既受職，乃朝廷之身也。吓，自你父親亡后，我做娘的孤苦伶仃，教養你成人，指望你立節揚名，以顯我平日訓子之功；你今反以我衰朽之年，累你為不忠之士——咳，我何以生為！（生）啊呀母親！還有一節：自古壯士臨陣，不死即傷；孩兒此去，存亡未卜。媳婦又是女流，孫兒岳云尚在懷抱——教孩兒如何放心得下！（旦）相公！妾聞“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婆婆以節義自持，相公當忠良為重。婆婆在堂，奴家自能奉養；孩兒岳云，是我養育。你可放心前去，不必挂懷。（生）若得夫人如此，愚夫感激不淺也！（唱）

【紅芍藥】蒙美意，侍奉親闈，須替我問寢晨雞。（老唱）男子漢不流別離泪，你速行吾心方喜。（旦唱）君知家庭事且休提，但前去莫思迴退。你親老我自扶持，你子幼我當訓誨。

（生白）下官此去呵！（唱）

【耍孩兒】拚取此身全忠義，馬革裹尸還。夫人吓！也再、再休想望我生回！（老唱）吓，多言！大丈夫一死何足懼！對妻兒絮語成何濟！吓！你甘犯着逆親罪？

（生白）孩兒此去，侍奉無期，母親可有什么言語？早晚以為憶

記。(老)你要我憶記么，(生)是。(老)你且跪着！(生)吓。(老)朝上跪！(生)是。(老)解下衣服來！(生)曉得。(老)媳婦，取金針筆硯過來！(旦)是。(取介)婆婆，金針筆硯有了。(老)啊呀兒吓！(唱)

【会河陽】我二十載諄諄何言教你？食君之祿怎無為？我將“報國精忠”，刺入血皮。

(白)起來！我將“精忠報國”四字刺入你皮膚了！(唱)
你当日夜牢牢記！念君奮力把胡酋退！念親及早把捷書寄！
(丑、小生、末、付上，唱)

【縷縷金】齊隊伍，列旌旗。轅門宣將令，馬頻嘶。

(白)有人么？(外上)什么人？(众)各營兵將請爺議事。(外)住着。啓爺：各營兵將請爺議事。(生)在外廂伺候。(外)吓。
外廂伺候！(众)吓。(生)夫人，下官此去呵！(唱)
親老垂星鬢，孤兒年稚：衰親、弱子好扶持，全仗你干系！(旦唱)
都在我干系。

(老白)岳飛過來！我聞王陵之母，成子之功；陶侃之母，全子之孝——你今留戀不捨，皆因為我，也罷！我當先自刎以絕汝念。(走介。生、旦)啊呀！(旦)婆婆吓！(生)啊呀！母親不必發怒，孩兒就此拜別！(拜介，唱)

【越恁好】只得階前頓首，頓首百拜別慈闈。啊呀母親吓！你休將孩兒念；加餐飯，樂桑榆！

(白)夫人請上，下官有一拜！(合唱)
鸞鳳從此兩分離！叮嚀寄語。

(老白)過來！(生跪介)有。(老)你此去雪不得國家之耻，迎不得二聖還朝，你再、再休想來見我！(唱)
君父仇，不共天，須牢記！慈親語，不可忘，須常佩！

(生白)帶馬！(众应介。合唱)

【紅綉鞋】揚鞭一拥如飛，如飛。轟天炮响如雷，如雷。安社稷，定綱紀；迎二聖，雪臣耻；敲金鎧，凱歌回。(下)

(老旦)啊呀兒吓！(唱)

【尾声】我明知此去無归理。(旦唱)背地偷將珠泪垂。

(老旦)啊，媳妇！(旦)婆婆！(老)我教你丈夫一心為國、休念家鄉，你可怨我么？(旦)正該如此，怎敢怨婆婆！(老)吓，你不怨我？(旦)怎敢！(老)好，这才是我岳門的好媳妇！吓，媳妇！(旦)婆婆！(老唱)

我豈不念骨肉團圓也，只怕臣道虧！

(白)真个不怪我？(旦)怎敢怪婆婆！(老)难得！賢哉媳妇！隨我進來！(旦)是。(同下)

第十出 (末、丑引淨上)

【引】定霸圖王，宇宙易如反掌。

(白)破籠飛彩鳳，頓鎖走蛟龍；只因一着錯，滿盤都是空。俺，兀兀。自領兵以來，破了汴京，將二帝囚在金營，我只道天下已定；不料康王泥馬渡江，定鼎臨安；李綱、趙鼎等重頒政令，張俊、劉錡輩重整軍容。連日打听：他朝中政治，文武同心，比宣和之時大不相同；即日渡河，有恢復江山之志。我正在憂疑，又有邊報到來，說宗澤已死，他手下有一將姓岳名飛，提兵前來，連復數郡，所向無敵。我聞之大驚，意願班師北去；不想秦檜夫人獻上一計，說我兵一動，勢難再整，不如行一反間之計。只少一心腹之人前去。我想，若得他夫妻二人前去，做个細作，必能成事。只是我与秦夫人正在情濃之際，怎忍与他分離！咳，俺為天下大事，也說不得了！小番！(丑)有。(淨)后

帳請秦夫人出來。(丑)吓。秦夫人有請！(占上)

【引】平生志，枕上、衾里，百無一放。

(白)辱愛王氏見。(淨)秦夫人少禮，請坐。(占)千歲！(淨)吓，秦夫人！俺想起你夜來之計，十分有理。只少一心腹之人前去。我意欲着你夫妻同去做個細作，你意若何？(占)多蒙殿下重托。但一來我丈夫既受取于金；二來奴家辱愛，不思遠離麾下。(淨笑介)多蒙你的美意。但天下事大。和你後會有期，不須留戀。我有金念珠一串贈你，要你念念不忘始終為金之意。(占)多謝殿下。賤妾朝夕佩帶，如見太子金面。(兀朮授珠，占接介。占)奴也有金鳳釵一股，獻與殿下，以見賤妾不久還金、雙鳳和鳴之兆。(授釵介。淨)俺亦系之襟帶。(丑)啓太子：二聖皇帝要告請還宮，專候發落。(淨)這兩個酒囊飯袋的膿包，要他何用，放他們去罷！(丑)吓。(占)住了。(淨)吓，住了。(丑)是。(占)太子差矣！你若放他回宮，不惟長他人之威，我夫婦死無葬身之地矣！焉能成其大事乎？(淨)吓，我几乎錯了！傳令着精細小番，連夜將二人驅至五國城安置，不許放縱。(丑)吓。(淨)令秦檜狀元進營議事。(末)吓。秦狀元耶步，太子有宣！(付上)

【引】賴我妻房，所用必然有望。

(白)秦檜叩見。(淨)把酥，把酥。(付)太子呼喚，有何鈞旨？(淨)秦狀元！(付)太子！(淨)我待你情如骨肉、視同心腹，今有一事托你，不可忘情。(付)太子若有所托，萬死不辭。(淨)俺要你夫婦到南朝去做個細作。記俺十二个字——(付)那十二个字？(淨)主和議、收甲兵、逐李綱、殺岳飛：此四件事你須牢記着。(付)秦檜夫婦受太子洪恩，誓死圖報；只恐非材不堪重托。(淨)我知你夫妻忠義，不必固辭。事成之後，富貴不小。

取打辣酥過來，(末)吓。(淨)吓，秦狀元！此盃酒虽不是金符鉄券——(唱)

【降黃龍】只要你滴在心头；和議留机，醉迷君王。怕时易变迁，虽受恩深，故土难忘。(付唱)

我是忠良。一心为主，休錯認随波逐浪。

(淨白)你不可遺忘。(付)太子若疑我夫妻忘恩，情願立誓。

(淨)肯立誓？妙吓！(付)蒼天在上，我秦檜此去，若不主和議、殺岳飛者，死于刀劍之下。(淨)吓，吓，够了够了！(唱)

願你立功勛，名垂竹帛，万古称揚。

(付白)多謝太子。(淨)過來，与我点一百名小番，送秦爺夫婦过河。(众应。付、占)我夫婦就此拜別。(淨)罢了，罢了！(占、付唱)

【黃龍滾】辞君归故鄉，辞君归故鄉，携婦离氍毹。地北天南，朝夕空懸望。

(末白)小番多齐了。(付、占唱)

此身为國，敢將輕喪！

(淨白)所言不可忘了。(占)四太子吓！(唱)

臨別去，轉馬头，重稽顙。(哭介。付先下)

(淨白)去罢！啊呀秦夫人吓！也罢！(唱)

【尾声】天时已屬金邦向，趙康王已归吾掌，

(白)岳飛吓，岳飛！(唱)

笑你奋臂螳螂把車轍擋！(下)

第十一出 (小生上)

【引】夫妻父子羈囚，回首教人流泪。(旦上)

鳳閣与龍樓，今生怎得重游！(見介)

(小生白)陰霾風慘烈，何日布春光？(旦)受此苦中苦，誰憐君與王！(小生)梓童！(旦)陛下！(小生)寡人夫妻自从駕至金營，指望議成即返；誰知羈留在此，已經旬月。食、坐、帳具，一無所有；平常飯食，多是羶肉、酪漿，聞之嘔吐。我与你勉強掙挫；只是父皇、母后春秋高迈，積憂成疾。連日又飛雪成山，朔風刺體，如何是好？(旦)今日太上皇和太后要口粥湯蜜充飢。(小生)这个所在，那得有此？(旦)如今把我們拘于山窩之內，外有兵丁看守。只得与他討些囚糧清水，待賤妾支下地爐，煮口粥湯，進上公婆，少申孝道。(小生)言之有理。待寡人與他取討。(旦)陛下，我想此一时、彼一时，还当屈下些罢。(小生)我自理會。(旦暗下。小生)吓，軍士那里？(丑上)來了。得志狐狸強似虎，敗翎鳳凰不如雞。做什么？(小生)太上皇爺貴體有恙。有白糧蜜水，進些來。(丑)咳，皇帝，你死活不知哩！俺營中只有牛肉羶子、燒干棋子，不知什么叫白糧、黑糧；咱們喝的多是血水，有甚蜜水。你还記得在宮中吃的是白糧、黑糧，咱这里不能够吓！(小生)可有什么可口的東西？(丑)只有生炙肥羊肉、鹽燒牛子蹄；咱們喝的無非是打辣酥、燒刀子、麩面飯；这才有哩。(小生)这样東西，怎生吃得？(丑)別的休想。(小生)哦！這些東西多用不着。(丑)用不着？將就些罢！(小生)使不得。(丑)你就要吃，咱還沒有得把你吃哩！(小生)既沒有，去罢。(旦上)陛下，怎么样了？(丑)咳，好个俊哈哪！腹腹擻擻。(小生)还不走！这等放肆！(丑)若不是要緊俘囚的老婆，咱就扯他去□□□哩。(下。小生)咳，梓童吓！寡人不幸，遭累梓童受此苦楚，我有何顏立于人世！(旦)陛下善保聖躬，以待天時。他既無米，待奴拾些枯枝蘆葦，籠些火來，請公婆出來煖一煖也好。(小生)有理。待寡人去與他們討火。梓童

拾些枯枝，卽來便了！（小生暗下。旦唱）

【二郎神】呵纖手，剖瓊花向籬邊壁首，看斷竹枯枝何處有。沾泥帶水，湘裙羅袂來兜。啊啲！又被狂風吹倒走。鳳頭鞋難分幫扣。怎遮羞也！莫料殘生，浪里虛舟。

（小生上白）好了，有火在此了！籠起火來，待寡人去請父皇母后。父皇、母后有請！（老旦、外內白）寒顫立身不起。（小生）孩兒、媳婦籠得些火在此，請出來大家向火。（外）既有火，且扶我出來！（小生）是。（老扶外上。四人同唱）

【集賢賓】生來未知飢餒憂，正虛度春秋也！討不出个龍床，

（小生白）席地坐下。（合唱）

就在地下蹂；比甌觥、綉褥還浮。夫、妻、父、子，且圖个團圓聚首。休眉皺，且受他儂倦。

（淨上白）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吓，南朝皇帝听者：四太子有令，將你父子發到建州五國城安置。連夜起身，不得遲滯！（外、小生）吓？要我們到五國城去！有多少路？（淨）不多路。（外）這也還好。（淨）只有八九千里。（外、小生）多少路吓？（淨）八九千里。（外眾）吓，啊呀苦吓！（同唱）

【攤破簇御林】想生無望，死卽休；死和生，去与留。料今生返國無期，化啼鵲蜀帝魂游！

（淨白）這兩個妇人，文書上沒有名字的，留下罢。（外、小生）啊呀，这个那里使得！（合唱）

想离宮、去國、還要相分手！号天痛地，泪作長江溜。

（旦白）陛下，事既如此，也說不得了。妾身前日出宮之時，帶得金珠一囊，藏于臥榻之下。待我去取來。（小生）若有，快去取來。（旦）啊呀，我想为人在世，难免一死。也罢！（唱）

我在心头；殘花風驟，知道几誰留！（下）

(外、小生白)解官,今日这等風雪,如何上道,乞权歇半日如何?

(淨)咳,俺四太子的軍令,非同兒戲哩!(唱)

【前腔】他时和刻,立地逐;敢誰將,風雪留!

(外、小生白)此去,車駕在于何处?(淨)有車駕?(唱)

止有两个搭脚驢兒,对你苦伶仃一对俘囚。

(外、小生白)只是我夫、妻、母、子,那有分离之理?望乞方便!

(淨)咳,軍令一出,誰敢不从?况此去有千山万水,看他两个嬌怯怯的,那里受得这般苦楚,不如留下罢。(外、小生、老)吓,若如此說,畢竟不成了?(淨)使不得;若是去得,我也巴不能够行个方便。(外、小生、老)啊呀苦吓!(唱)

要分离,不若同授首,免相思兩地情难扣。

(老白)陛下善保聖躬,勿以老妾为念,我也不願去了。(外、小生)

如此怎么好?(老)咻!(唱)

我恨胡囚;一家拆散,能有几人留!

(白)媳妇來了。(外、小生)在那里?(老触階下。淨)皇帝,这婆子触階而死了。(外、小生)不信。(淨)这不是?(外)啊呀妻吓!(小生)啊呀母后吓!(同唱)

【猫兒墜】你衰年白首,露死在荒邱,便是鉄石人心也泪流。一霎天昏地慘是何由?啾啾,眼見得棺槨衣衾,何处搜求?

(小生白)梓童進去半日,不見出來,待我進去一看。吓,梓童!

梓童!(向內复出介)啊呀,父皇,不好了——梓童縊死在樹上了!(外)有这等事——啊呀苦吓!(小生)啊,梓童吓!(唱)苦吓!

【前腔】哀苦未了,苦事又重头。教我如何怎措手?未知吾骨情誰收!

(白)父皇吓!(外)千思万想,总是一死,不如死在一处罢!

(淨)你兩個文書上有名，死不得的。(外、小生)兩個屍骸暴露，教我如何放心得下！(淨)吓？你捨不得他么？我到有個落地在此。(外、小生)有什麼落地？(淨)你瞧吓，哪——(指介。唱)

撇向清流；流到南朝，再起瑩邱。

(外、小生白)啊呀苦吓！(同唱)

【尾聲】說什麼中華帝主江山后！葬清流湘君作偶。

(淨白)不要哭，耶步罷。(小生)吓，父皇！(外)皇兒！(同唱)

還不知何處消除咱兩口！

(淨白)耶步！耶步！(同下)

第十二出 (丑車夫推付、占上)

(付白)車夫趕行！(丑)是哉。(付唱)

【一江風】故鄉心，兩日情懷甚。鞍馬風塵浸。

(白)夫人，我每一路行來，風景幽淒，大非昔日，未知此去若何。(占)啊，相公！(唱)

你免憂深。應變隨機，巧語花言，管取人皆听。(內吶喊介)

(付白)為何喊殺連天，陰霾日慘？且下了車，草房權躲。車夫，快去打听的實，就來回話。(丑)曉得。(下。又吶喊介。付)吓！(唱)

听悲聲滿樹林，听悲聲滿樹林。

(丑上白)啊呀，不好了——小的打听，却是岳將軍領兵殺來了。

(付)夫人，這便怎麼處？(占)相公不必着忙，竟去見他。他若問時，只說殺了金禽看守之人，逃遁回來；再把二聖消息報與他知道：定然不疑你了。(付)夫人高見不差。且上了車，往樹林躲避便了！(唱)

天愁日也昏，來討个平安信。(下)

第十三出 (生、末—王貴一、老、正、外、小生上)

【一江風】战袍花，血濺無襟袖，尽染胭脂馬。笑胡兒槍至、刀臨、箭射、鞭敲，一个个無招架。殺他手也麻，罵他口也啞，人兒何事將他怕？

(末上白)報！啓元帅：小將四下巡哨，有个漢子、一騎馬，一个妇人、一輛車，在樹林窺探，反說要見元帅，(生)綁過來。(末)吓，綁見元帅——奸細当面。(付)啊呀，將軍饒命吓！(生)哇，这厮敢是奸細打探俺軍情么？(付)啊呀鵬舉，救秦檜之命吓！(生)秦檜么？放了綁。(末)吓。(生)原來是會之先生，請起。(付)多謝元帅！(生)多多得罪！(付)軍令正該如此。(生)吓，車內是何人？(付)是賤內。(生)吩咐秦夫人車兒暫駐。(末)吓。(生)請問先生何事到此？(付)一言難尽！(生)請道其詳。(付唱)

【大聖樂】自那日國破家亡，夫婦君臣苦斷腸。

(生白)先生既遭俘虜，必知二聖消息。聖躬安泰否？(付)說也可憐！(唱)

遭囚被辱言難尽：無衾枕，少衣糧……。(泣介)

(生白)為何掉泪？(付唱)

可憐北狩變輿去，羞殺南來旅雁行。

(生白)如此何不保駕，却轉南還？(付)下官立意保駕，爭奈金酋不許一人隨去。把我夫婦監守，不容疏放；我就乘夜殺了看守之人，同賤內在路途行了一晝夜，來到此間——遇着元帅，我夫婦就得生了。(唱)

(合)如重睹天和日也，死中重活，否極呈祥。(生唱)咳！

【前腔】恨金酋劫我君王，戴天仇不可忘。喜君家立節全忠藎，須急去面君王。

(白)先生可去臨安見君。若天不亡宋，待我領兵直殺至黃龍府，迎請二聖還朝，那時與君西湖痛飲。(付)那金酋十分驍勇，元帥須要見機而行。(生)咳，我岳飛呵！

拚微軀一死沙場葬，迎二聖還宮將夙志償。

(付白)自古有志者事竟成，下官專望捷音也。告辭了。(生)請。

(付唱)

(合)如重睹天和日也，死中求活，否極呈祥。

(生白)請了。(付)啊，拾了一條性命！(下)(末)啓元帥：方才這人言詞顛倒；他既在金營出來，又道殺了看守之人，焉能保得家小無事？必是奸細。何不殺之以絕後患？(生)他道返金歸南。我若殺之，非忠義之本也。他曾讀詩書作狀頭，豈無忠義與良謀？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東風卒未休。吩咐安營！(眾應下)

第十四出(淨上)

(白)啊，好冷吓！飛雪漫空天氣寒，朔風吹老太行山，居家莫道丰年瑞，今日方知行路難。俺奉四太子鈞旨，押解徽、欽二帝到五國城去。在路行了數日，不想天氣嚴寒，雪深三尺，難以行走。但軍令嚴緊，又遲延不得日子；他兩個又是皇帝性兒，耐不得飢寒——這幾日弄得不象個人了——我想若是死了，可不是老大的干系，只得又緩着他。且喜今日雪兒稍可，不免趁早趲路。吓，皇帝走動！(末上)耶步吓！(外上)

【引】思悄悄，甚孤悽！(小生上)死和生今朝難料！

(淨白)吓，皇帝老官！今日雪兒稍可，趁早趲路。(末)快些耶

步罢也！（外、小生）吓，長官！你看我父子二人身上單寒，口中乏食，这等風雪，也求緩寬几日。（淨）你好自在性兒！俺四太子的軍令，不似你那皇帝的性子。若迟了几日，我那吃飯的傢伙可是生根的？若不走，打哩！（末）罢也，讓他走罢也。（外、小生）如此帶驢過來。（淨）你还在那里做夢哩！前日兩個驢兒又沒料吃、路又滑、天又冷，前晚冻死了。走！（小生、外）只是雪深泥濘，如何行走？（末）这也顧不得你每。（外、小生）啊呀，你看又下雪了，把什么遮一遮便好？（末）也罢，來吓，把那破傘与他每撑一撑罢。（淨）咳，咱要撑的吓。（末）咱有一張破氈条在此，大伙兒遮着些罢。（外、小生）啊呀皇天吓！不想我父子遭此慘毒也！（唱）

【荷叶鋪水面】看云霾慘、風雪飄，伶仃骨肉愁路遙。受餒与冲寒，可知道死和生只这遭！不知溪与道，不分晚共早。步步低高，水裹泥包。（跌介）滑喇煞，路旁边齐跌倒。

（淨白）吓，跌死了，扶起來。（外、小生）啊呀好苦吓！（淨）不好了，满身多湿了！（付上）

【吳小四】踏瓊瑤，过小桥。明知酒价高，只为前村酒味好。

（众白）啊呀冷吓！（付唱）呀！

为甚悲哀雪地号？渾身上水泥澆！

（白）什么人倒在雪中？（淨）这狗头要砍了，砍了！（付）啊呀，都督爺吓！（末）为什么？（淨）这狗戴小帽，該砍不該砍？（付）我戴的是睡帽吓！（末）吓，他戴的是睡帽，不是小帽，饒他罢。（淨）造化了他。（付）我好意來看看为何倒在雪中，倒要砍要殺！（淨）吓，你是个好意？得罪你了。（末）我对你說了罢，这两个是南朝皇帝。（付）吓？是南朝皇帝！（淨）奉四太子軍令，押到五國城安置，不想跌倒在此。（付）咳，可憐！論起來，我

也是他的百姓。(淨)吓?你不信么?(末)他說也是他的百姓吓。(淨)吓,你既是他的百姓,可憐他冻倒雪中。(末)可有避風的所在?煖一煖也好。(付)吓,前道有所古庙。在那里权住一宵,明日再走罢。(淨、末)如此極好的了。來來,打伙兒扶他起來。有多少路?(付)就在前面。随我來。(众)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長安有貧困,此瑞不宜多。(走介。付)这里是了。請進去。(外、小生)好了!(淨、末)妙吓,煖了好些!(付)待我去弄些飯食,与皇帝充飢。(淨)吓,蠻子,取个火來。(付)做什么?(末)取个火來,嘖嘖。(付)吓,要个火吃烟吓?(淨)者。(付)要个火沒,火哉,勿知合个奢拉咀里,啲啲!(下。淨)行了一日,有些倦了。把庙門撐了,睡覺吓。(末)找一塊石头來。(淨)是了,睡罢。(小生)父皇权且安息罢。(外)你也睡罢。(小生)吓,你看这:頽窠、敗壁、墮栋、空椽,石爐烟断,烏鵲为巢,神座堆塵,狐狸留迹,風号雪猛,地慘天昏——在这古庙之中,好不悽慘人也!咳!皇天吓,皇天!不想我趙桓父子,死于此地也!(唱)

【錦纏道】命乖劣,不匡道如斯痛切。今在不如絕,又何須返今引古,誰正誰邪!身做了囚石室越王志竭,那里討苦从軍万里謀設,不想道是天滅!痛骨肉离缺,遭俘虜何年返金闕?受飢寒淒涼影子,嘆黄昏古庙受風雪!(付上唱)

【普天乐】草头霜,西山月,石中火,風中燐。

(白)这里是了。好困吓!開門,開門!(淨)啊呀不好了!皇帝走了!(末)吓?走了?不相干,門兒关在此。(付)開門!(淨)吓,方才那蠻子來了,待我端开了石头。(末)吓,蠻子,進來罢。(淨)火呢?(付)拿去。皇帝在那里?(末)那不是么?來,打伙兒吃烟。(付)吓,陛下,小老送些村醪野菜在此,不知可

用否？（小生）謝你美意，后当圖報。（付）我哀皇帝，故而進食，豈望報乎！（小生）如此待我請父皇共享。（付）說得有理。（小生）吓，父皇起來。（外）做什么？（小生）方才那野老送些酒食在此，請父皇共享。（外）既有酒食，快取來。（付）只是粗糲之物，不是皇帝吃的。（外）咳，還說此話！（唱）

我在窮途，命若懸絲耳，粗和糲怎地分別！

（小生）咳，這村醪野菜，如此之美！我想昔日食前方丈，怎比得它也！（吃完介。付）着都督爺也拿去吃子。（淨、末）好吓，這老头兒倒是個好的。好东西吓！好东西吓！（外、小生唱）

珍饈羅列，怎如得村醪野菜精絕！

（付）此乃野人獻芹，死罪。（外）野老叫甚名字？何方人氏？日后我父子南還之日，必當厚報。（付）小人原是陛下子民，流落至此；自小鬻身于人，從來無姓名，人皆呼為野老而已。（小生）父皇，孩兒謹記在懷。咳！我國家高官厚祿養士二百余年，到今不見一人；今在風雪古廟之中，得一野老進食——咳，我趙桓知罪也！（唱）

【古輪台】悔不迭，窮奢極欲向時節！

（白）咻！蔡京、童貫，你这班奸賊吓！（唱）

我一时信任奸謀設，無明無夜，致令得四海兵荒，累得个腥羶郊野。

（付白）陛下再用些罷。（小生）够了，把与差头吃罢。（付）亦造化俚罢。（淨）拿來，拿來。正不自在这里。（外）吓，林灵素先生，你此时也該來救我一救！（唱）

秘授符章，罗天醮設，飛升鸞鶴杳然絕。（付）陛下！（唱）你偶遭磨折，有日駕六龍飛上瑤闕。（外、小生唱）百僚潰散，妻孥不保，蒼生流血；江東父老見紅顏。

(淨白)來，把他的東西藏了，嘔他一嘔，耍笑耍笑。(末)作耍？
來吓。(小生)野老過來。(付)有。(小生)我聞御弟康王定鼎臨
安，你可到彼奏知。(付)只是沒有對証。(小生)我有龍犀玉佩
一枚，你可收下來！(付)是。(小生唱)

教他須嘗胆，千秋遺恨誓圖雪。

(付白)領旨。(淨、末)天明了，趕路罷。(付)就此拜別！(唱)

【尾聲】沿沿古戍聲不絕，鬼火熒熒明又滅。

(淨、末)耶步！(付)野老送陛下。(外、小生唱)

來日不知何處歇！(下)

(付白)啊呀，勿好哉！都督爺轉來轉來。(淨)怎么怎么？(付)
還子我个洒壺。(淨)沒有吓。(付)一个庙里只得你們兩個，沒
拿我物事？(末)罢也，還了他罢。(淨)造化这老兒。拿去罢。
耶步耶步！(同下)

第十五出

(末上)虎豹提兵自古無，威風凜凜震金胡，功名奏凱班師日，
管取凌烟閣上圖。(丑上)殺氣橫空透碧霄，為將寧辭汗馬勞，
劍戟光芒磨日月，管教醜虜望風逃。吾乃岳元帥麾下副將牛
皋是也。(末)吾乃岳元帥麾下王貴是也。請了。(丑)請了。
哥吓，俺元帥自提兵以來，所向無敵，那金酋望風逃遁，聞聲喪
胆。(末)正是：威名振四海，胡虜盡皆驚。(丑)伺候元帥升帳，
吾等一同進見。(末)有理。(內喝介。丑)吓，言之未已，元帥升
帳了！(三旦、小生、生上)

【引】冲冠怒髮忠心壯，誓圖恢復皇恩蕩。

(末、丑白)王貴、牛皋參見。(生)起過一边。(末、丑)吓。(生)万
里風沙咽鼓鼙，三軍殺氣傍旌旗，丈夫立志當如此，肯放胡兒

匹馬歸！我岳飛。自提兵以來，身經百戰，連復州郡，金酋望風而逃，眼見得兩京可復，二聖可還也。（外內白）聖旨下。（眾）啓元帥，聖旨下了。（生）排香案伺候！（外上）

【引】春色動龍顏，恩詔天邊至。

（白）聖旨已到。（生等跪介。外）詔曰：“朕躬不德，遭此閔凶。茲爾岳飛吐忠義之氣、施智勇之才、屢復州郡、捷書連轡，特賜綉旗一面，以壯軍威；銀牌十二面，以勞有功。爾其銳志精忠，迎還二聖，滅盡金酋以雪國耻。朕以此委卿，毋負朕！”望闕謝恩。（生拜介、起介）看酒過來！（眾）有酒。（生）蒼天在上，我岳飛若不以肝腦塗地，仰答聖恩者，有如此酒！（潑酒介。外）請過聖旨。（生）香案供着！（眾應。生）天使大人！（外）元帥請了。（生）請坐。（外）請。韓元帥、李尚書多多致意。（生）我岳飛一介武夫，蒙聖恩龍顧，敢勞諸位大臣如此過譽！（外）好說！（生）還有一事：前日秦狀元自北歸南，不知可曾面聖否？（外）元帥還不知么？秦狀元見駕，龍顏大悅，即拜禮部尚書，不日要領平章事哩。（生）好也，見他一番去逆效順。天使回朝，為我多多拜上。（外）領教。告辭了。（生）前營稍息。（外）復命要緊。（生）有慢。（外）皇華天子使，復命到宸京。請了。（下，生）眾將官，聖上念爾等在邊勞苦，特賜綉旗一面以壯軍威；銀牌十二面以賞有功。吩咐軍中扯起綉旗，殺豬宰羊，下教場祭旗發令！（眾）吓。（末）下教場去者！（走介。付上）祝生見。（生）請。（付）請爺拈香。鞠躬！祝獻！亞獻！三獻！進香！躬拜！獻爵！祝生退！（下。生）眾將，望闕謝恩！（下。眾拜介）吓，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生上）呀，你听山呼之聲聞于數里，莫說金酋，就是天神下降，也覺胆寒。大小三軍，與我擺齊隊伍，揚旗而出，以示金人。（眾）得令。（吶喊介。生）我岳飛呵！（唱）

【馱还着】感皇恩浩蕩，感皇恩浩蕩，念及封疆。銳氣加增，軍容添壯，報恩精忠佇想。鳳旗龍旌，爭呼萬歲聲，望空稽顙。罪有罰，有功重賞，博得個麟閣名上。弓彎月，刀挺霜，看掃盡金酋，易如反掌。

（末白）啓元帥，前面有粘沒喝帶拐子馬數千，欲劫御賜綉旗。

（生）叫大小三軍，與我擺開陣勢，生擒此賊，瀝血祭旗！（眾）得令。（唱）

【喬合生】仗平生胆量，仗平生胆量，武藝高強，吞胡掃虜忠心壯，怒髮沖冠直上，驟馬親身往。

（付上白）來將何名？（生）我乃都統制岳。（付）吓，原來是岳飛！咳，岳飛岳飛！我大金兵不血刃，平定兩京；那趙康王乃逃亡之徒，偷安一隅，危在旦夕；你敢率螻蟻之眾，來探虎狼之穴？咳，你好痴也！（唱）

你當知趨向，識時務俊杰從來講。枉將身喪！看風掃秋云胆氣揚。

（生白）哇！騷羯狗！我岳飛奉天子之命：恢復兩京，迎回二聖。我誓必殺盡你每這班胡酋。（付）啊啲啊啲！（生）我也不問你甚么姓名，只要借你這顆首級來祭我御賜的綉旗。（合唱）

我借你羶狗，當我餵羊。敢將蟻隊來攔擋？殺你不算高強，活捉鞍橋上，方顯英雄將。（殺介，生刺付倒介）

（生白）眾將官！（眾）有。（生）與我踹進他的營盤者！（眾）得令。（付暗下。眾圍上）啓元帥：殺得金酋片甲不存。金銀數十車，擄來婦女數百，盔甲馬不計其數；請元帥將令定奪。（生）听吾号令：擄來婦女盡行釋放，金寶解送朝廷，馬驅入后營。就此擺隊回兵！（眾）得令。（生）眾將！（眾）有。（生唱）

【越恁好】與我鞭敲金鐙响，（眾唱）鞭敲金鐙响，奏凱亂嚷嚷。肩挑

賊首，淋漓血染沙場。一呼奮勇，六軍氣壯，問誰敢當？長繩系得生擒將，倚干戈醉臥胡人帳。

【尾聲】掃平虜穴心才放，怒氣沖冠千丈。

（生白）大小三軍！（唱）

我直待二聖回鑾將素志償。（同下）

第十六出（占上）

【引】夢見雖多和見稀，淹煎病、藥實難醫。事在心头，淚含眼內，盟誓兩心知。

（白）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奴家，王氏。自別四太子之後，不覺又經數月。且喜我相公已到臨安，入覲天子，即拜為平章軍國大事——富貴無比。只是四太子實難拋捨；若不為天下大事，怎忍分離！臨別之時，金珠遺念、雙鳳分飛、誓海盟山：這些真誠之意，朝夕在念。怎奈和議未成、岳飛未死，朝暮憂懷，染成一病，今喜稍可。吓，四太子吓，我想你又沒有潘安貌，子建才，不知我秦夫人為何如此想念你！（旦上）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夫人，粥湯在此，請用些。（占）放下。老爺可曾回來？（旦）入朝未回。（占）咳，我想他終日忙忙碌碌，干的那一件正事？過來，可有邊報？取一本來看看。（旦）吓，夫人，恰好方才送得一本在此。（占）與我開了東窗。（旦）是。（占）放了粥湯，你自迴避。（旦）曉得。（下。占）吓，這是一本月報，待我看來：平章秦檜一本，“為和議、積餉、罷兵、養銳事，”聖旨道“與各司復議回奏。”我相公上此一本，倘四太子知道了，也見我夫婦忠心。再看各司可有奏章。李綱一本，“金人不可與和事”；胡銓一本，“為二聖北狩、國仇當雪事”。咻！可恨那些官兒，二聖、國仇與你每什麼相干？多該重處才

是。韓世忠一本，“为金人狡詐事”。啊呀四太子吓！不想宋朝有許多为國效忠的，教我夫妇如何措手？（唱）

【金絡索】非奴不見机，爭奈人心背。和你誓死捐生，須要殺尽如斯輩。

（白）且看后面可有什么事了。“十二日岳飛以五百騎大敗金人……駟馬尽弃……連复河南八郡。”啊呀四太子吓，不知你可在軍中？若在，可不驚坏了！“十三日，岳飛大敗金人于鹿城；十四日，岳飛与金人大战五日五夜，大败兀朮于高家堡；二十日，兀朮拥众二十万，用拐子馬困住岳飛……。”好了，謝天地，岳飛此番必被四太子所擒了！再看向后面去。如何下落了？“其夜，岳飛用鉤鏃槍破拐子馬，大败金人……尸積成山、血流数十里，兀朮身帶重伤，引数騎而遁。”啊呀，四太子吓！四太子吓！（唱）

誰知你受虧、气墮顏，此际应知埋怨誰？

（白）吓！岳飛吓，岳飛，我与你誓不兩立矣！（唱）

分明打散我的鸞鳳隊，休想輕輕饒过伊！

（白）啊呀四太子吓！（唱）

你今何地？須知見面杳無期。意中人飄泊在天涯，叫我按不住長吁气。

（白）且等相公回來，与他商議便了。平生莫作皺眉事，世上原無切齒人。（旦上）啓夫人：老爺回朝來！（外、小院子、老、末引付上）

【引】朝罢归私第，拥車馬新筑沙隄。

（外白）众人迴避！（众下。旦）夫人，老爺來了。（付）吓，夫人如何悶坐在此？（旦）我且問你，今日官从何來？（付）这多虧夫人妙計，四太子之恩，故有今日。（旦）可又來。为人須要知恩識义。

你今富貴，竟忘了四太子昔日之恩，真乃禽獸不若。(付)夫人說那里話。我自到臨安，朝夕不敢有忘；爭奈朝中人心未附，故尔迟迟行事耳。(占)我方才病起無聊，閱邸報，四太子被岳飛屢敗。我一時見了，好不着忙；你却不在心上，是何道理？(付)夫人你还不知，下官我为了金邦，費了無限心机，正要与夫人商議。梅香，看酒來，在东窗下与夫人解悶，便好商議大事。(占)心中事多端，那有心腸飲酒！(付)夫人，你最喜的是女真酒，昨日边上送得在此，我与夫人飲一盃。(占)既是女真酒，取來。(付)只着侍女承值，閑人不許窺探！(旦)是。酒在此。(付唱)

【浣沙溪】我酒在心，愁難廢。甚時得遂我心机？論咱家謀略尽堪為，只恨一种人心不尽归。(占唱)只在你心着急，用机謀、管什么忠良，管什么天和地！

(付白)夫人，我一向揚言：只有一計可以平定天下。未得相位，不易言也；今既拜相，聖上問我如何平定天下，我就將和議之策奏上。聖上道：“二聖未还、兩京未复，怎生个和法？”下官奏道：“若要天下太平，須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不想聖上一時不悅起來，道：“朕是北人，今將安归？”我一時回答不來。朝中紛紛談論。因此只得將和議暫緩。(占)这也罢了。你既掌朝綱，怎容岳飛屢立大功？結怨于四太子，这怎么說？(付)那岳飛我豈不欲殺他？可恨捷書連至，前日又賜精忠綉旗一面以壯軍威，今早又發金牌十二面着下官差人送去，因此不能下手。(占)住了。你自离了金营，和議未成，岳飛未殺，日后有何面目去見四太子吓？(付)夫人！(唱)

【金蓮子】我心下疑。此事非容易，怕画虎無成遭人耻。(占唱)你为變理，权柄在你。憑着我忠为佞、生作死，顛倒在人为。

(付白)夫人必有妙策，乞求教我。(占)四太子之意，以和議之事來愚弄宋朝，就中以圖大事。如今金兵屢敗，宋朝就有恢復之心，怎肯與他和議？若用岳飛，金邦怎得不敗？以此看起來，和議全在岳飛——岳飛不死，和議必不成；若要和議能成，必須先殺岳飛。(付)是吓，夫人說得有理，必定先殺岳飛。如此妙論，使下官心胸頓開。待我滿飲一盃。(占)和公，和你做事，須要人不知，鬼不覺，方為妙算。待奴再用一計，管教岳飛束手受死。(付)夫人還有何計？(占)你方才說，聖上賜岳飛金牌十二面，教他進征。你今假寫一道詔書，憑此金牌，只說准了和議，速召班師。怕他不收兵！(付)只是他回京面聖，對出此事，如何是好？(占)這個何難？不等他到京，即令一心腹之人首他一狀。(付)首他何事？(占)說：岳飛按兵不帶，虛運糧草，與金國通謀。這個題目盡你去了，即差校尉途中拿下，發在大理寺獄中，他就是犯官了。不容他朝見，內外隔絕，再着問官加刑，要他承招，那時殺他有何難哉！(付)妙吓！此非人謀，真乃仙机也！(占)事不宜遲，即差門下田思忠前去；他為人精細，倒也去得。(付)言之有理。傳家將田思忠進來。(旦)是田思忠，老爺喚。(淨上)來了。堂堂丞相府，巍巍閹閹門。老爺！夫人！田思忠叩頭。(付)起來，我有机密事托你，你須小心留意；事成之后，重重賞你。(淨)老爺委托，小官敢不尽心。(付)聖上發出催征的金牌，要你到岳飛營中。你到彼營，可改說是班師的金牌，要他連夜收兵，我自另眼相看。(淨)小官知道。(占)田思忠，你須要小心遵依，此事不是當耍的。你听我道！(唱)

【金灯蛾】你明朝御命如飛，班師即刻休遲。其中休漏此深机！

(淨白)曉得。(走介。占)田思忠過來！(淨)有。(占)我還有話吩

咐你。(淨)夫人有何吩咐?(占)我有私書一封;你到边上,差人溜至金營,到四太子那边投下。須要小心!(唱)

过关津小心,端的非兒戲! 回时賞賜不輕微。

(淨白)多謝夫人! 少頃領了詔書,就行便了。要將机密事,莫与外人知。(下。付)啊呀,哈哈哈哈哈! 妙吓!(唱)

【尾】妇人謀勝似讀書輩,吾家深賴有賢妻。(占)四太子吓!(唱)方知俺身在中華几曾忘記你。

(付白)十二金牌飛召,(占)抹倒百战边功。(付)莫道 人可恕,(合)果然情理难容。(占)和公快寫假詔;待奴修 与四太子,一來少申問候,二來报此消息,教他莫思退縮。(付)夫人高見,自是不同,下官实难理会。(占)这封書去,那岳飛这颗头穩穩在奴荷包里了。(付)好个大荷包,那些个袖里乾坤!(占)不要閑說,假詔要紧。(付)四太子的私書也是要緊的。(占)啐!(付)我恐怕夫人忘了。下官是知趣的人吓,哈哈哈哈哈!(同下)

第十七出 (二旦引丑上)

【四边靜】終朝把守防奸細,軍令非兒戲。來往要稽查,文憑有真偽。(合)一心為國,迎取蒙塵二帝。元帅令森嚴,各人担干系。

(白)我,牛皋。奉元帅將令,把守朱仙鎮。恐有奸細之人出入,須要搜檢明白。軍士們,小心把守!(末上)既為門下客,當做馬前人。自家乃田思忠手下家丁便是。我家老爺奉秦丞相鈞旨:夫人有封私書,要到兀廬四太子營中投遞。來此已是朱仙鎮,已近岳元帅營前了,不免悄悄過去。(老旦)有奸細!(丑)抓過來。(众)吓,奸細當面。(末)啊呀,小人不是奸細。(丑)既不是奸細,是什麼人?(末)是逃難的百姓。(丑)吓,既是逃難

的百姓，為何不往南行，却往北走？其中必有原故。左右與我搜搜看。（二旦應介。末）將軍，沒有什麼。（老旦）啓爺，搜出一封書信。（正）吓？有書信么？拿來。我說這狗頭有些詭異。左右，按着他，不許抬頭。待我拆開來看。吓，且住，那孔夫子是與俺老牛沒有緣分的，不知寫些什麼在上。吓，有了，待我假意拆開一看，唬他一唬。吓，待我看來。吓吓，好狗頭吓！原來有許多情由在里头！快快說個明白，饒你性命；倘有一字支吾，惱了俺牛爺爺的性子，我就一鞭打做肉醬。（末）啊呀，不要打，待小人實說。（正）吓吓，快講快講！（末）小人是用思忠家人。俺爺奉秦丞相之命，有封私書，差小人送到兀朮四太子營中去，說：不日假詔岳元帥班師，又用計殺害他，教兀朮莫思退縮。句句真情，望爺饒命！（正）可有話了？（末）沒有了呢。（正）好奸賊！左右，把這廝砍了！（殺末下。正）啊啲妙吓！還是我牛皋粗中有細；不然，俺元帥險遭毒手。我今就把這書報與元帥知道，速速進兵便了！（眾唱）

【前腔】奸臣做事真奇異，與金邦通消息，若不問因依，怎識其中意？教人怒氣，登時殺取。忙去報元戎，火速迎二帝。（同下）

第十八出（小生、古州生上）

【引】功業垂成，又誰知中途遭困！

（白）世事須防假與真，人情反復似秋雲。畫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使驚人。我，岳飛。自提兵到此，身經百戰，連復數郡，金酋望風胆落。眼見兩京可復，二聖還宮只在日下矣；不想昨日飛報到來，說：朝廷准了什麼和議策，差田思忠費詔前來，召我班師。我想其中未必無詐。咳，我岳飛一身既已許國，生死何惜？只是將垂成之功，弃于一旦！吓，也罷，且待詔書到來，

我留心稽察便了！（淨內白）聖旨下。（生）接旨！（淨上）

【引】事在心間。相見處把言詞宛轉。

（白照旧套。讀詔介）詔曰：“朕聞修德養仁，則遠戎賓服；黷武窮兵，致生民塗炭。茲爾岳飛，邊戎苦殘，朕實憫焉；着回調養，以慰朕心。張、韓、劉三處人馬俱已撤回，惟岳飛孤軍，不得久駐，特將金牌十二面，速召班師，另行升賞。”謝恩。（生）請過聖旨。（淨）元帥為何不謝恩？（生）請坐。此詔，岳飛這裡不敢奉命。（淨）將軍差矣！自古道：“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今將軍不奉詔班師，是何意見？（生）天使不知其故：前日岳飛奉旨復兩京，迎二聖；今敵人已挫其銳，目下正欲決一死戰以定勝負。今忽然有此班師之詔，誠恐其中有詐。（淨）有詐？將軍，如此說來，難道下官倒與金國通謀不成？（生）不是这等講。前日聖上諄諄諭告，今又有此詔：前後不符，未免疑怪。（淨）將軍到京，自知端的。請自三思，毋貽後悔。（生）我岳飛以死報國，決心久矣，不必多言。（淨）將軍若不同京，教小官如何復旨？豈不知“食君之祿，命懸君手”乎？（生）自古“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唱）

【夜行船序】你不見殺氣橫天？看人人立志，奮身血戰。那金酋遁，恢復只在目前。（淨唱）你休偏。但記功多，身背聖主，遭愆不便。

（生白）就有不便，我岳飛何懼！（淨）此和議策是滿朝文武公議的，故召回各路班師，也非是將軍一處。（唱）

傳遍，張、韓、劉輩，尽收兵轉。

（末上白）啓元帥：轅門外連接十二道金牌，催取班師。（生）知道了。（淨）那金牌來召，必要班師了；不然，卽為抗旨。（生）天使，岳飛只是可惜事成唾手。此機會一失，再不可得。只求天使緩言回奏，寬限岳飛十日；十日不能平定兩京、迎還二聖，岳飛

身認抗旨之罪。(淨)聖旨將來當要！今在將軍營中，就是聖駕也奈何不得，何況下官！將軍不班師，悉听指揮，不敢相強！(生)天使且不必發怒，再容商議。(付、外上)走吓！誰憐百姓苦？賊寇一年留。吓，長官。(末)你每什么人？(付、外)我每是朱仙鎮上百姓，攀留元帥保障地方的。(末)住着。(付)是哉。个个好老爺是去勿得个也。(末)啓元帥：朱仙鎮上百姓要攀留元帥保障地方的，在外候見。(生)有这等事！(淨)那里來的這些殺不尽的餓殍，也來相纏！(生)此輩多是身遭喪亂的無靠窮民，須好言慰之。吩咐着一二知事的進來。(末)得令。老爺吩咐，着一二知事的進見。(外)是。你們不必推擠。(付)待我每老誠些的進去罷。(外、付進介)啊呀，元帥去不得吓！救我們這些百姓之命！(淨)這也可笑。聖上因你每久困兵火，故尔罷兵議和；你每倒不要罷兵，是何意呢？(外、付)天使老爺不知道：我每百姓自遭靖康之亂，淪于左衽，苦不可言；幸得岳老爺提兵恢復，得脫腥羶，又見天日。況岳老爺兵到之時，我等是頂香盤、運糧草——金人聞之，切齒痛恨；今元帥一旦回軍，倘金兵又來，我們犹如滾湯潑老鼠，一伙兒多是死；只求天使老爺方便。(淨)你每說的話一發可笑。這是聖旨，教我如何方便！(付、外)若如此，我每死也不放元帥去的，只要天使老爺回朝——(唱)

【前腔】只說：蟻喘望獲哀憐，忍將吾赤子傷殘腥犬！

(淨白)你每既要保留，何不到臨安去？在此空說也沒用。(众)若然如此，也說不得吓！(唱)

就去攀龍螭，亂山登聞聲喧。

(淨白)我曉得你每多是賄賂出來的吓。(生)咳，天使差矣！(唱)休言，我死何難！辨志痛悲，千秋汨汨。

(淨白)啊呀，將軍莫怪小官唐突，你再三抗違，突欲反耶？(唱)
我去朝天，倘聖怒伊家，那時有何折辯？

(生白)这也由你！(付)去不得的吓！(丑上)啊哟哟，好惱吓！
(唱)

【黑麻序】天、天不絕英賢，早瞞天打破賣國奸讒。

(外、付白)啊吓，我們營門前去吓！將軍吓！(丑)你每什么人？
(外、付)我們是百姓，攀留元帥，望將軍鼎言相助——是去不得的吓！(丑)不要嚷，在我，保管元帥去不成。(外、付)極好的了。
(丑)吓，元帥呢？(進介。生)過來，見了天使！(丑)吓，天使在那里？(生)这位。(丑)也呔！(唱)

到如今方識你這般交串。

(淨白)吓？什么人這等放肆！(丑)你還不知我牛爺的放肆呢。
(生)牛泉，使不得，不可動手。(丑)咳，元帥，我牛泉不怕什么天使，綁這狗男女，試試俺牛爺爺的利害。(生)不可亂動。(淨)我奉旨而來，誰敢無禮！(丑)呔，你還說奉旨而來么？(唱)

還要昂然？金曾私下連，還謀烈士捐，

(生白)此話從何而來？(淨)你每性命个个難逃。啊哟，反了反了！(丑)元帥，牛泉在四路巡哨，拿得个奸細，搜出私書一封，乃是秦檜老婆寄与兀朮的。恰才呵！(唱)

不費半文錢，拿得回來作証。再有何辯？

(白)元帥請看。大家笑笑。(淨)天吓，完了！放我去罷！放我去罷！(丑)呔，狗囊的那里走！(付、外)原來是假的！如今元帥是去不成了！(淨)好人，放我去罷！(丑)好好賊吓！(生)待我來看——(看書介，唱)

【一封書】蒙辱愛拜言：泪相思各一天。因和議不免，為岳飛命未顛。
今召班師歸帝里，殺取強人報大賢。你可守邊疆，莫向前。書寄淮

言兩汨漣。

(白)有此可笑之事！几乎死于非命。吩咐將田思忠斬首示眾。

(淨)啊呀，這是秦檜的主意，並非小官之事。(丑)非干你事？待我動手殺盡你這班奸賊。(殺淨下。外、付)啊呀好了！我們皆得活命了！(丑)吓，元帥，好暢快！(生)奸細！(丑)元帥，叵耐他每與金國通謀，欲害忠良，不若先發兵去殺了奸賊，再來與金酋打仗。(生)不必多言！(丑)吓。(外、付)元帥在上：如今宋天子听信奸邪，弄我們百姓于金酋；我們也不願作宋朝的百姓，也不願作金邦的百姓，只願做元帥的百姓罷。(生)哇！尔等今日不是來攀留我，却來陷我為不忠、不孝、無父、無君之人也。我自离家之時，老母將“精忠報國”四字刺入皮膚，待我卸袍与你每觀之。(卸袍，眾看介。眾)啊呀，元帥真天神也！(唱)

【黑麻序】神天鑒取忠堅，把金酋滅盡，賊臣夷剪，使吾儕再睹風和日暖。

(末、丑)元帥若不去明正其罪，那奸賊反誣我每有反叛之心，如何處置？(生)我也別無良策。連夜發兵，殺到黃龍府，迎請二聖還朝，表我為國之心！(唱)

听言，此身天地間，須難忠孝全。

(付、外白)百姓怎么處？(生唱)

百姓免憂煎。此際教人不覺感傷腸斷！(眾)元帥！(唱)

【錦衣香】那賊子謀，深而遠，罪妻孥不便；若不先發制人，恐難舒展。

(生白)我豈不慮及此；但我一身既已許國——(唱)

那私情怎敢亂心田；總之，听命，万事由天！(外、付)我每百姓呵！(唱)拚死向前，到臨安鳴辯其冤，万死多情願呼天救援，扶童擲叟、短眉長担。

(生白)啊呀，我那親娘吓！（唱）

【漿水令】恕孩兒貽伊暮年，為忠君孝養未全。一身拚死尋荒烟，妻子流離、老母顛連！（眾唱）言及此，腸寸斷。惟願老天從人願！

(生白)我好差也！想宋朝一國之主，尚然骨肉飄零、夫妻分散也，何況于我吓！（唱）

身何望，身何望骨肉團圓？（眾唱）金甌滅，金甌滅二聖回鑾。

【尾聲】忠良不死天須鑒，惟願把奸人盡殄，那時民安國泰樂怡然。

(白)接踵奸人在帝前，要將忠直喪黃泉。萬事不由人計較，只將身命付蒼天。(生)父老百姓各自回家安分生理，凡事有我在此。(外、付)多謝元帥！好了，萬民安樂！（付）救子我里個星性命哉。難得好老爺！（下。生）與我傳令：連夜發兵，殺到東京。如若不遵，即時梟首！（末、丑）得令！（同下）

第十九出（老旦上）

【引】霜鬢如蓬，星眼如盲。禮蓮台，暮鼓晨鐘。（旦上）稟砧別去信難通。子愚頑、婆年邁、己身窮。

(白)婆婆萬福！（老）罷了。游子天涯不得歸，功名常有捷書來。（旦）萬事不由人算計，一生都是命安排。（老）媳婦，自從你丈夫去後，喜他不背我言，奮志向前，常有捷書報至；不知何日才得成功歸來。（旦）婆婆，料得天從人願，請自寬懷。喜得孫兒岳云武藝有成，稍習父風；但他年幼，未能成立。（老）孫兒雖然年幼，看他孝敬之心甚勤，吾心甚喜；早晚已宜就學，不可放蕩了他。（旦）婆婆之言甚善，媳婦敢不听从。（老）我今想起你丈夫幼時呵！（唱）

【顏子樂】熊胆礪其鋒，教子三遷勤功。晨鐘暮鼓，把忠良兩處作用。家風為國，嘆邊城，勞苦奴身慄。坐南窗祿享恩榮，深深的

拜告蒼穹。

(占—岳云—上白)啊呀不好了!(唱)

【賺】獵馬秋風，為有傳言心下悚。

(白)婆婆、母親，不好了!(二旦)為何如此?(占)孫兒今早在村中打獵，聞說今日城中有駕官到來，說我爹爹不奉詔宣、擅殺天使、反投金國，因此朝廷有旨來拿逆黨。岳云一聞此言，撥馬跑回，報與婆婆、母親知道。(二旦)有这等事!(旦)丈夫吓!(唱)

恁孤忠，緣何一旦聲名送?

(老白)住了。你丈夫在家稱孝，為國盡忠，決無此事!(唱)

或者妬其功，輸金反間奸謀中，致使市虎、投梭疑似中。

(占白)婆婆請寬心。爹爹既在邊關，憑着孫兒兩柄銀鎚，保護婆婆、母親前去。豈可束手被擒?憑他鐵騎趕來，我岳云呵!(唱)

逞英雄，頓開金鎖騰蛟鳳，怕誰攔踪?怕誰攔踪!

(老白)噠!小小年紀，这等胡講!既有聖旨拘拿，定當赴闕明辯;自有公論，豈可胡為!(旦)我想此事，必是朝中奸黨妬功排陷。万一削草除根，孫兒有所不免，如何是好?(老)媳婦也慮得極是。孫兒過來!你作速上馬，逃往邊關，尋見你父親，教他奮志盡忠，勿以家事為念;若得成功，朝廷決不虧你。(占)只是放婆婆、母親不下。(老)岳氏一脈，惟汝一人;若有不測，岳氏香火絕矣。我婆媳挺身進京，料不妨事。快快去罷!(占)如此孫兒就此拜別!(唱)

【催拍】曾聞說男兒英雄，不肯作別離汨灤。南北西東，南北西東;上馬登程，涼月寒風;休念親娘，善保身躬;人語亂，莫被樊籠;金鞭耀，疾如風。(占下。小生、付一校尉一引淨上)走吓!(唱)

【前腔】为朝廷勅書捕凶，府縣官星飛协同。

(淨白)这里是了。(付、小生)打進去！(老)列位何來？(淨)下官是湯陰縣尹，奉聖旨——(同唱)

为岳飛这宗，为岳飛这宗：背叛朝廷，与金國私通。(二旦)那里說起？(众唱)大逆賊臣，自古难容，妻孥尽解京中。(白)上了刑具！(唱)須牢固，莫賣松。

(付白)快走！(二旦)正是：渾濁不分鯁共鯉，水清方見兩般魚。
(下。淨)封鎖好了。(付)曉得。(小生)走吓！(同下)

第二十出

(末上白)齒強先去口，舌柔長自存；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自家乃李老爺府中蒼頭便是。我家老爺一味剛直，真心為國，忠肝義胆，奮不顧身。近为秦檜專權，倡立和議，屈陷岳爺，將他家屬拿入監中，非刑拷打；我老爺心自不甘，欲待碎首金階，与他辨冤。咳，只是那秦檜，皇上寵倖非常，誠恐我老爺禍有不測。但秉性如此，無人可解。咳，老爺老爺！你不如閉口深藏舌，到处得便宜。呀，言之未已，老爺出來了。(外上白)素性稱忠勇，心怀抱不平。奸邪害良將，拚却喪吾身。我李綱。叵耐秦檜這廝倡立和議，屈陷忠良。目睹其奸，豈可袖手！俺今日拚得碎首金階，必須明辨其冤也！(唱)

【端正好】俺老头顙，堅肝肺。拚一付老头顙和那堅肝肺，那里肯眼睜睜看着他以是為非！俺只向金階叩首号天地，感動俺君王意。
(白)今聖上被奸臣矇蔽，把岳飛譖折，已入聖心矣。俺不免肉袒負斧，死諍一番。吓，蒼頭過來！(末)老爺有何吩咐？(外唱)

【滾綉球】恁与俺除下了挖錚錚鐵豸冠，露一綰蓬蓬的短髮垂，把一

紙血淋淋奏表來扎起。再与俺相下了重浣絳衣，現一身清白無瑕疵。

(末白)啊呀，老爺不可如此。(外唱)咳！

剖一点丹衷向日披，还抱斧鉞來加肩背，效龍逢晉諫死何疑！

(白)蒼头，快將我綁起來！(末)叫小人怎生动手！(外)我意如此，于你無罪。(末)啊呀，小人決不敢的呢。(外)哇！吓，我命你如此，你还敢違抗我么？(末)老爺尊意如此，小人勉強从命了。(綁介。外)綁緊些！(末)是了。啊呀老爺吓！(外)好，綁得好！(末)老爺，象什么模样吓！(外)你管我怎么？有話吩咐你。(末)老爺有何吩咐？(外)我此去、倘望上回心，不必說起；倘若不悟，必將我賜死，你可說与夫人、公子知道，切不可把我尸骸安葬。(末)却是为何？(外)你把我皮囊撇在西湖之內。(末)为何撇在湖内？(外)你不曉得；为人臣者怎忍見君父陷于虜廷而不能救、國家大仇而不能報，反見奸人竊柄！此乃名教之罪人也，安可安葬！(唱)

我暴屍欲把君心感，伴一个鴟夷鳥援隨，何由——(末)老爺吓！

(外唱)伤悲！

(老旦、旦上。老旦白)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啊呀，相公为何这般光景？(旦)啊呀，爹爹为何这般模样？(外)夫人、孩兒不必心慌，我为岳飛有莫大之功，今被奸人排陷，不忍二聖永沉北虜，——食君祿者豈容坐視——今日我到午門叫冤，願以赤族担保岳飛，不知夫人、孩兒亦肯为國家而死否？(老)相公既已为忠，妾身情願死節。(外)好，真吾妻也！(旦)爹爹既已为忠。母親情願死節，也帶孩兒死孝如何？(外)好，真吾子也！你每都進去！(末)啊呀老爺、夫人吓！老爺为國尽忠，夫人死節、公子死孝，小人情願死义。(外)好，真吾僕也！夫人死節、

孩兒死孝、蒼頭死義。(旦、老、末)正是。(外)吓，啊呀哈哈！若如此說，忠孝節義聚于一門也。都進去！（二旦）是。（下。末）小人隨老爺入朝。（外）你也不必隨我，可同夫人、公子在家候旨便了。（末）曉得。（下。外）吓，啊呀妙吓！我李綱今日死得有名也！（唱）

【倘秀才】恁只曉麼子封妻是喜，俺只道尸祿貪榮是愧。取義忘生何足奇。俺今日个忠良受謗議，說起來毗裂髮起。

（白）來此午門，不免俯伏。（末內白）來者何官，赤身綁縛？就此披宣。（外）臣李綱謹奏：今統制岳飛連復州郡，金人望風而靡，即日二聖可還、中原可復；不料奸臣妬其功績，陷為叛逆。臣不忍見陛下為奸臣所誤，敗忠良垂成之功，千載痛惜；臣不敢愛死；願以全家保岳飛不反。（內白）官里道來：“岳飛與金國通謀，何言不反？”（外）啊呀聖上吓！（唱）

【叨叨令】這的是奸讒用的毒計，為貪婪不把朝廷計。怎不念父兄行未得歸？把一個和字兒來顛我氣！怎不念祖宗疆未及恢？怎無辜將邊城來便廢？兀的不痛殺人也么哥！兀的不痛殺人也么哥！忍包羞含耻，擅把君親弃？（白）那岳飛呵！（唱）

【脫布衫】他鄉閭中孝養親闈，在邊疆忠烈堪持，他豈肯背君親反投那醜虜？殺岳飛明是金人之計。

（末內白）聖旨道來：“逆黨重罪，死有余辜。李綱苦諫，若非旧誼，即系同謀。”（外）聖上吓！（唱）

【小梁州】李綱與岳飛無旧誼，是同謀為國心齊。

（白）那些邊報來說：金人被岳飛屢敗；東京一路，軍民俱不听金人約束，箚食壺漿以迎王師；金人已遁，盡携輜重渡河北去。不出數日，東京可復，二聖可還。如若不然——（唱）

乞將老臣犬子與山妻，甘同罪，向云陽斷首有何疑。怎忍見抱屈

無分地，去股肱反資仇敵？望丹墀号啕揮泪，念臣愚戇死何惜！

（內白）聖旨道來：“誹謗朝廷，毀辱朕躬，其罪可惡！即發去西郊，斬首示眾。”（外）萬歲，萬萬歲！（二生一創子手一上）走吓！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李老爺，聖上有旨，請到西郊去——喲，閑人站開！（外）吓，哈哈！我李綱平生素志，今日已遂，就此去也！（二生）喲，閑人站開，快些走吓！（外唱）

【上小樓】這的是死忠、死義，平生經濟。須索要談笑臨刑，慷慨餐刀，引領同歸。

（二生白）已是西郊了，請跪下罷。（外唱）

死生皆命，父與兒、夫與妻、還存綱紀。（白）聖上吓！（唱）也是俺父子夫妻，骨肉一堆，難道你少無同意？

（二生白）開刀。（末上白）刀下留人！太后有旨：“李綱系先朝老臣，暫免一死，全家監禁。十日之後，岳飛不能恢復東京，即系叛黨，明正典刑。”謝恩。（外）萬歲！（眾）好了好了！（外）啊呀蒼天吓，蒼天！俺李綱今又不能夠盡忠而死，可恨吓，可恨！

（二生）方才的聖旨，還請老爺到監中將息將息。（外）咳！（唱）

【煞尾】怎教俺去將息，俺這背皮兒難貼席，夢魂兒不離了東京迎二帝。（白）岳飛吓，俺今日呵！（唱）只為四海的蒼生，那里是為着你！

（二生白）快些走吓！（同下）

第二十一出（丑上）

【縷縷金】姣姣女、縷縷金，明珠和綵緞，結人心。暮夜無知者，不知是怎。

（白）俺奉四太子將令。只為岳飛渡河、所向無敵、以五千人馬破三十萬之眾，勢不可當，俺四太子無計可施，為此將這金珠、

綵緞、美女、名馬，乘夜前去私奉与他；又有誓書一封，願割東京十二郡為鼎足之勢；求他退兵。把这些禮物擺在轅門首，再將些猛古兒奉与他門上將官，方好進見。只得前去走遭。（唱）

（合）還將和議結盟深，殷勤致詳審，致詳審。（下。生上）

【引】思慕君恩難報，盡忠為國謀身小。

（白）我，岳飛。前日在朱仙鎮殺死奸賊。奮勇進兵，一路士民壺漿擁道，以此軍中不愁匱乏。連日又屢敗金人；恢復東京，只在口下也。只是朝中這班奸佞，必以為我抗拒朝命，殺死使臣。我身已听于天；但不知我老母、妻、子性命如何，教我常懷挂念。也罷，只是順理行將去，憑天降下來！（末上）好將机密事，報与老爺知。啓爺：營門外有兀朮差人，將許多子女、金帛并兀朮手書，在轅門外奉上元帥。（生）有这等事么？（末）正是。（生）且住。那兀朮智勇兼全，今日乃至計窮力竭矣。吩咐不容進見，亂棍打出去！（末）得令。（生）住了。那兀朮既差人來，必有話講，且看他如何賄我、如何愚我。着刀斧手伺候，吩咐開門！（末）吓。元帥有令：多着刀斧手伺候，吩咐開門！（外、小生一餽子一上）開門！（三旦、付一侍女一丑上。丑）你每都隨我來。黃金堪結士，紅粉可酬恩。（三旦、付）命數當該苦，到底受遭連。（丑）已是營前，把这些禮物擺齊，你每都在此伺候。（三旦、付）曉得。（丑）吓，長官！（末）怎么？（丑）相煩通報，說金邦四太子差人求見元帥。（末）住着。中軍告進！（外、小生）進來。（末）啓爺：兀朮差人已在營前。（生）着他進來！（末）得令。喲，兀朮的人呢？（丑）在。元帥着你每進見。小心吓！（丑）知道。你每都隨我來。（三旦、付）是。（末）兀朮差人進！差人當面。（丑）元帥爺！金邦四太子差人叩頭。（生）你是兀朮差來的么？（丑）正是。（生）喛！你豈不知我岳飛威名，大胆到此

么？看刀！（刽子）吓。（丑）元帅，小番奉四太子将令，多多拜上帅爷：自提兵以来，伏元帅神威，不敢争较，为此特具黄金千镒、美女四十名、綵缎、明珠、良马百匹，献与元帅，请盟和好。特遣小番送上。过来，见了元帅爷。（三旦、付）是。元帅在上，贱妾每叩头。（生）起过一边。（三旦、付、丑）是。（生）小番过来！（丑）帅爷。（生）听吾吩咐！（丑）是。（生）这是你辈无知，侵我疆界，犯我人民。既要求和，怎不言送还二圣？反将货物愚我！咳，兀兀吓兀兀，你好痴心也！（丑）元帅在上，我四太子呵！（三旦、付、丑同唱）

【尾犯序】顿首望旌旄。已伏神威，不敢争较。约守成和，愿南北通好。

（生白）怎生通好？（丑）四太子恐人知觉，故差小番黑夜而来。

（同唱）

祈禱：呈玉帛軍前充賞，獻歌妓營中洒掃。

（生白）待要怎么？（丑等合唱）

从今后，边疆罢守，烽火了然消。（生众唱）

【前腔】堪嗟虜虜出無聊！搖尾乞憐，千古遺笑。暮夜輸金，却原來当我兒曹。

（丑白）暮夜無知，元帅何必膠柱鼓瑟？（生）哇！胡講！你道暮夜無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你看本帅是何等人吓？（众唱）

我是英豪，若貪榮利，怎肯忘生就死；若貪美色，肯拋家失小！

（丑白）四太子还有后报。（生众唱）

休饒否！若全蟻命，除是二聖送还朝。

（白）本當斬首；諒尔輩死在目前，倒要借你口、傳我言，教兀兀要战來战、要降來降，決無別議。刀斧手！（外、小生）有。（生）

快赶出去。(外)吓。走吓！(三旦、付)啊呀，元帅救命吓！(生)却为何來？(三旦、付)元帅听妾輩苦告。(生)講上來！(三旦、付唱)

【前腔】哀告苦号：万丈深淵，墜入难撈！

(白)妾輩之中，也有民間处子，也有內苑宮妃，俱是被擄的噯！
(唱)

今日得睹君侯，指望再返天朝。

(生白)这句差矣。自古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士不受嗟來之食，我怎留得你每！(三旦、付)啊呀元帅吓！(唱)

听告：忠义志虽然固守，惻隱心还需暫保。(白)啊呀爺爺吓！
(唱)望你开生死路；願得身归故土，不致染腥臊。

(生白)咳！看你每如此哀求，使人悽慘。也罷，中軍！(末)有。
(生)把这些女子留下。將这臊韃子赶出去！(众)吓。哟，臊韃子走出去！(丑)啊呀且住。事既不成，反留下女子，怎好回复狼主？也罷，我且大着胆上前，再和他講論一番。啊呀元帅爺！(生)哇！既已赶出，又來怎么？(丑)小番还有一言奉告。
(生)你还有什么講？(丑)小番奉命而來，指望罢兵和好；今元帅和議不許，反留下女子，叫小番还有何顏去回复？(生)好胡講！你不見这些女子說！原系中朝赤子，被你每擄了？將別人之物，作己之情！言及于此，痛心切骨。你若罢兵，可也休想！(丑)元帅，俺四太子还有一言稟上，实不敢言；今元帅外敌未平，內难將作；進不能成功業，退不能保身家。今日俺四太子非……(生)吓？为何不言了？(众)講吓！(丑)小番不敢說。(生)各为其主，你且講來！(丑)吓，俺四太子非不能与元帅决战，所為兩賢不忍相厄耳。望乞三思。(生)哇！汝等犬羊之輩，觀來如土穴之蜂、枯桑之蟻，敢在我面前攀今掉古么？

刀斧手，与我綁了！（外、小生）吓。（丑）啊呀元帅爺吓！元帅爺吓！（生众唱）

【前腔】使我騰騰烈火烧。誰教你弄得冠履顛倒，屠我人民，迁我宗庙？

（丑白）元帅吓！小番奉命而來，不得已，望乞饒恕！（生）唛！（众唱）

你叨叨，能殺我成伊奸狡？（丑白）只求和好。（生众唱）吾未死，休想和好。（丑白）元帅呵！（唱）真神武，如今方識义比若天高。

（生白）吓，也罷。看你如此哀求——常言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且留你性命，回去說：若要求和，今生休想！与我放了。（丑）謝元帅！（生）過來！本帥还有几句言詞，对你那兀朮講。（丑）是。（生）可笑金酋少智謀，却將貨利說吾儕。我忠心似鉄難回轉，壯士如金豈得柔！報國精忠深入骨，此身誓死滅金酋，立意北征迎二聖，朝夕驅馳復大仇。咳，兀朮吓，兀朮！你今若要猖和獞，除非等待岳飛死，我身不死怎干休！且待長繩系却單于头。哈哈，管教野草閑花滿地愁。乱棍打出去！（众应。丑）罷了罷了！青龍白虎同行，吉凶全然難保。（下。生）中軍過來！（末）有。（生）吩咐着老誠將士，把这些女子：如有家屬的，訪問的確，各家領去；如無家屬者，着該地方擇配。如有軍中淫污者，軍法重治。（末）得令。（三旦、付）老爺再生之恩，使我每重見天日，待我每拜謝！（唱）

【滴溜子】齊拜禱，齊拜禱階前麾下；啣環報，啣環報來生犬馬。感戴恩波德化，願公侯世代熙、壽綿福大。（众同唱）从今去，准备泪珠，尋爹覓媽。

（生白）中軍領去！（末）是，隨我來。（众）再生重見日，恩波浩蕩中。（下。生）吩咐众將，連夜進兵，不得有違！就此掩門！

(同下)

第二十二出 (占士)

【引】可怪狂且跋扈，敢將使命成誅！教人心下重重怒也，須再設機謀。

(白)不作皺眉事，人間切齒無。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妾身王氏。憑着一生机巧，輔佐丈夫总理朝政，內外專權。只為四太子之情，朝夕在念，前日已假詔班師，指望取他回來，結果他性命，以報金國之恩；不料那岳飛不惟不肯奉令，反將使臣殺死。我今若不用計害他，日後成功，不惟四太子歸罪于我，我夫婦反受其害。前日我相公密奏一本，說他謀為不軌，聖旨已將他家屬扭械來京，監在大理寺獄中。向聞岳飛事母極孝。我今只說奉隆祐太后懿旨，着我勘問，取他母親到來，將些好言勸慰他。他是个女流——愛子之心，人皆有之——若賺得他手書前去，岳飛必定班師，那時殺之，有何難哉吓！家丁那里？(外、小生上)來了。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夫人有何台旨？(占)与我吩咐前堂安排異樣刑法，後堂擺下丰盛酒筵，一面到大理寺獄中，說我奉太后懿旨，取岳飛母親勘問。不得遲誤，取罪未便！(外、小生)領鈞旨。(占)安排良計策，勘問岳家人。(下。外)噲，哥吓！我去獄中調取人犯；你去後堂安排筵席，前堂準備刑法。(小生)說得有理。欽承台旨去，(外)誰敢不遵依。我且往獄中走遭。(走介)才離丞相府，又到大理獄。这里已是監門上了。禁子那里？(付上)來了。公門里面好修行，勝似終朝禮懺經。是什么人？(外)太后有旨，要提岳老夫人到秦府中勘問。快請出來！(付)原來是秦府中大叔，請進來。待我請出來。(外)快去！(付)岳老夫人有請！(老旦上)

【引】無端三尺把身拘，花語文犀總不知。

(白)請我怎么？(付)啓老夫人：太后懿旨，要請老夫人秦府勘問。(老)既有懿旨，就去不妨。(外)請老夫人移步。禁子閉上監門。(付)是哉。噲，第二个，我去去就來个。(老)我根深不怕風搖动，樹正何愁日影斜。(外)出得大理獄，(付)又到相府門。(外)請太夫人少住。(付)是哉。老夫人請等介歇。(外)击云板，傳話后堂。(旦內)怎么說？(外)岳老夫人到了。(旦內)家丁听者！夫人有命：今日勘問，非比等閑。將欽犯帶到后堂听審！(外)曉得。夫人有命，請老夫人到后堂相見。(老)还要到后堂去么？(外)正是。(老)好个大所在。世間丞相府，天上蕊珠宮。(外)請少待。击云板，請夫人上堂。(旦內)小心伺候，夫人出堂！(外)是。夫人出堂！(小生上)把刑具伺候着！(占、旦隨上，占)

【引】笑面蛇腹，誰識胭脂化虎！

(旦)啓夫人：犯妇帶到了。(占)吩咐帶進來！(旦)是。家丁！(外、小生)有。(旦)夫人吩咐帶犯妇！(外)吓。(付)犯妇帶進……(老)哇！誰是犯妇？(付)衙門規矩。(老)什么規矩！(付)吓，進！(小生、外)犯妇当面。(占)吓？这犯妇好大胆，見我怎么不跪？(外、小生)为何不跪？(老)老身魯氏，誥封一品夫人。孩兒岳飛，現为統制。我怎么跪你？(占)吓！原來是岳太夫人。哇！家丁每好打，怎么不稟个明白？(外、小生)小的每不知。(占)咳，还要胡說！开了刑具！(外、小生)吓。开刑具！(占)众人，外廂伺候！(旦)外廂伺候！(小生、付应下。占)請太夫人上前相見。(旦)太夫人上前相見。(老)夫人在上，犯妇怎敢？(占)好說。今早奉太后懿旨，令妾身勘問叛臣家屬，竟不知是太夫人，多多有罪！(老)豈敢！(占)請坐。(老)老身侍立候命，焉敢望坐！

(占)不必过遜。(老)既蒙夫人垂愛，告坐了。(占)好說。看茶。

(旦)吓。(下。占)請問賢郎之事，因何而起？(老)夫人在上，念命妇呵！(唱)

【啄木兒】三迁教，十載余，熊胆和丸教讀書。

(占白)久慕老夫人教子之功。(老唱)

慈与節，老妾能操。

(占白)可惜屢建大功，一旦付之东流！(老唱)

忠和孝，孤子叨居。

(占白)擅殺使臣，叛入金營何也？(老唱)

是何人妄造瞞天布？使复盆冤陷無門訴。

(白)求夫人念此無辜，使老妾面叩九重——(唱)

願保我孩兒不背主。

(占白)老夫人！(唱)

【前腔】只怕天高远、听見疏，事已怀疑如市虎。

(白)賢郎既不背主叛國；朝廷已立和議，他却立意用兵，可不是逆了天了？(老)此話从何而起？(占唱)

他只圖身后功勛，竟不顧眼下誅夷。

(老白)那有此事？(占)妾身今日有一絕妙之策在此，不知老夫人允否？(老)夫人有何見諭？老妾敢不从命。(占)为今之計：聖上取罪賢郎不肯奉詔班師；如今老夫人修下家書，待我差人往边上去請你令郎到京——一則見你令郎無反叛之心，二則免老夫人受縲紲之苦！(唱)

何不做众人皆醉同啜麴，众人皆濁須同混？獲罪于天难禱訴！

(老白)咳，我孩兒呵！(唱)

【三段子】他矢忠自許，喪其身要与國家少补。

(占白)只怕补不成！(老)况老身呵！(唱)

守貞自固，豈肯敗垂成十年勞苦！

（白）吓，我曉得！（占）曉得什麼來？（老唱）

這多是欺君誤國奸人賄，指鹿作馬將朝廷誤。

（占白）誰是欺君誤國？我好意勸你吓！（老）咳！（唱）

恐遺臭千年，怎不把心頭自摸！

（且上。占白）吓？我好意勸你，反來挺撞我么？扯開椅兒！（且）是。（占唱）

【前腔】看你子身老婦，對吾行攀今掉古！

（老白）有理講理，不曉得什麼攀今掉古！（占）哇！你方才說奸臣是誰？啊呀！（唱）

全不想你是逆奴，反罵誰人是奸讒嫉妬？

（老白）自有奸讒之輩。（占）我奉旨勘問你，你反如此倔強，我如今要用刑了。喚家丁！（且）吓，家丁！（外、小生）在。（老）咳，你就千刀萬剮，我此心端的無愧。（占）好個無愧。吩咐看刑法伺候！（众）吓。（占）你若仍前倔強呵！（唱）

要受敲牙、截舌、鞭笞苦，剮身、刖足、刀和斧。生死明懸，憑伊自取。

（老白）住了。你把死活來唬我么？我——（唱）

【歸朝歡】存忠義，存忠義，死非我懼。縱刀斧，難將志磨。

（占白）我叫你兒子回京，也非歹意。（老）吓？吓？你還說不是歹意？（唱）

你行奸宄，行奸宄，將花言巧語。不想頭上有青天攔住！

（占白）我奉旨勘問，還如此可惡，與我將犯婦拿下！（外、小生）吓。（老）住了！我所犯何罪？（占）你是叛臣之母，還說無罪么？

（老）叛逆事大，有何憑據？（占）哇！（老）哇！（占）吓？（老）吓？

（占）你還敢強辯？那岳飛呵！（唱）

不受命擅把皇宣破，背君投入金邦去。

(老白)殺使臣、破皇宣必定是假，背君恩、投異國未見是真。

(占)喛！誰与你通文調武！叫手下！(外、小生)有。(占唱)

与我繩縛、鞭捶休慢取！

(外、小生)吓。(老)誰敢？(唱)

【前腔】我年衰迈，年衰迈，殘生几許？縱殺死，何足为慮！

(旦白)老夫人！(唱)

和为貴，和为貴，把言詞少阻。何事願受無情痛楚？

(老白)喛！你是何人？要你多嘴！(旦)我好意劝你吓！(老)誰要你好意！(旦)吓喛！那里說起！(占)好偏强妇人！(旦)其实利害。(老)啊呀兒吓！願你在边毋負我言，尽忠报國，我做娘的今日为你死义也！(唱)

我身甘做王陵母。

(白)呀喛！(旦)吓，好放肆！(老唱)

千年唾罵你这長舌妇。罢！拚取清白紅顏点破齷齪除。

(撞旦介。旦)不許放潑！(占)拿住了！上了刑具。(外、小生)吓。

上刑具。(占)这老賤人少不得死在后边！(老)我死了你也活不成！(占)吩咐禁子，好生收管。(外、小生)曉得。禁子進來！

(付)是。來了。(占)与我把他緊緊看守。朝廷重犯，不得放縱！

(付)曉得。走！(老)厉鬼能除逆賊，舌存堪罵妖狐。(占)饒你人心似鉄，(旦)怎当官法如爐！(老)私通金虜的小賤人！(占)

敗國亡家的老賊婢！(老)小賤人！(占)老賤婢！(众)走！(老)

这等無礼，待我罵完了走。(占)你还敢罵么？(老)你，你这与金人睡的小淫妇！(占呆介，旦)帶去收監！(外、小生、付)吓，快些走罢！(下。旦)吓，夫人不必动气，待我取茶來。(下。占)咳，

常言“不道不知，不試不明”。我只道他是庸流之妇，可以愚

弄；原來是個鉄錚錚刀斧不懼的，怪道養出這樣狠的兒子來！方才把我惡言詈語，使我慚愧無地。咳，罷！總為四太子面上，也不必說了。只是如今拔刀之勢，怎生是了？吓，我有了計了。府中有一戚方，十分勇悍，且待相公回來，差他到邊上去，投在岳飛帳下，着他相機行事，刺殺岳飛，大事必成矣。吓，四太子吓四太子，那知奴家為你如此用心也！（唱）

【鮑老催】有萬千反復，奴身日夜為你岡。功勞簿上知有奴？為你恩情，愛海盟山衷肺腑。香閨有夢連宵做，相思有病通宵坐，怎見我多情處！（外、小生引付上）

【尾聲】平章旦夕歸私府，從簇擁馬前呼。

（外、小生白）老爺回府了。（下。旦）夫人，老爺回府了。（占）請進後堂來。（旦）是。老爺，夫人在後堂。（付）吓，夫人在那裡？（占）咳！（付）夫人！（唱）

你為甚吁嗟愁未除？

（白）吓，丫環。準備筵席與夫人解悶。（旦）是。（下。付）夫人，你早上定計要賺岳飛母親的手書，可曾賺得否？（占）不要說起，反被他搶白了一場，氣還未平。（付）吓？有這等事！可恨，可惱！如今岳飛之事，與我冰炭不同，勢不兩立，這叫做一不做二不休；只是如今將何處之？（占）我方纔思量一計，只等你回來。（付）夫人有何妙計？（占）且到東窗下細講。（付）我已吩咐擺酒與夫人飲宴。（占）平生不做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付）夫人請！（占）相公傳話出去，快着戚方伺候！（付）這個容易。請！（同下）

第二十三出 (外、小生引淨上)

【剔銀灯】拔山力，英雄虎鬚；時不利，烏騷不逝。追思戰勝歸來際，山河掃唾手風雷。

(白)我欲恕人人不恕，人難容我我難容。俺，兀朮。自起兵以來，所向無敵；可恨岳飛，屢屢敗我。前日無可奈何，只得將金珠、子女私送與他，求他退兵和好，誰想他執意不從。也罷，俺今日與他決一死戰。把都兒，就此發兵！(外、小生)啊呀，太子使不得，那岳家兵馬凶狠，小番每多害怕哩！(淨)吓？你每也害怕么？(外、小生)正是。(淨)也罷，俺如今用個“石欄伏象”之計。(外、小生)怎麼叫做“石欄伏象”之計？(淨)听者：那岳飛神武，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我如今將鉄浮屠四下远远埋伏。我親自與他打話，一聲炮响，我就詐敗佯輸，誘他進陣。四下將鉄浮屠团团圍住他几百層，既不與他交戰，也不與他答話，將他困死在內。咳，岳飛吓！饒你銅筋、鉄骨，也延挨不得几日飢餓哩！(外、小生)太子妙算。那岳飛若死，小番每就得生了！(淨)一面傳令出去，一面與他答話便了！(合唱)

把君臣系，金珠盡歸，誰想到遭顛沛！(下。老、正末、丑、生上唱)

【前腔】君父仇不同在世，忠孝心死生難背。生來恨見胡兒隊，不由人怒從心起。

(生白)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正人磨。我，岳飛。連復數郡，已近東京。爭奈兀朮傾國前來與我交戰，被我屢挫其鋒。兀朮之計已窮——掃蕩只在目下矣——昨日又打下戰書，約在今日會戰。王貴、牛皋！(末、丑)有。(生)你二人押住陣脚，我親自出馬與他決一勝負。(丑)元帥，待牛皋一馬當先，管教胡兒盡成齏粉，何必元帥親自迎敵？(末)元帥，那兀朮屢敗，今

日又來，恐其中有詐，元帥不可輕出！（丑）着吓。（生）你每不必多言，我自自有道理，看他如何打話。眾將官，与我發兵！（合唱）

把君王系，臣心痛悲。誓扫尽胡兒輩！

（眾上戰介，淨敗下。）（丑）吓，王哥，我牛皋看得眼熱熱地，也去殺他一陣。（末）住了。元帥軍令，不可亂動。（丑）啊，悶死了！（淨上，生眾追。淨）吓，元帥請住馬，俺兀朮有一言奉告哩。（生）既有言語，速速道來！（淨）此間草坡之上，儘可略談，請元帥暫息戰馬，略談片時，再戰未遲。（生）大丈夫以信義待人，就下馬一談何妨，請。（淨）也，咳，兩旁將士所者：不許發冷箭；冷箭傷人，非為好漢。（生）咳，我岳飛手中槍可以明白交易，何懼于汝？却來暗算！有何言語？速速道來！（淨）請收槍。（生）請。（淨）吓，元帥神威，諸夷共仰。俺兀朮雖不才，也是一國之主，情願下札卑詞；元帥倨傲自尊，并無一言回答！俺兀朮雖是粗鹵難馴，也頗曉這麼一二。（生）你曉得什麼？（淨）我怎么不曉！（生）你曉得些什麼來吓？（淨）啊，啊，我有什么不曉！（生）講！（淨）我聞仲尼不為已甚，交以道、接以禮；元帥之固執，不為太甚乎？（生）咳，汝言差矣！（淨）差了些？（生）自古天尊地卑，人尊獸卑。汝自不量，犯我中原、劫我聖主、腥羶我宮禁、擄掠我人民，如天居下而地居上、獸居尊而人居卑，冠履顛倒，豈能安乎？三尺童稚，無不切齒。我岳飛清白傳家，忠孝自許，焉肯忘君父之仇，受你那犬羊之賄！（淨）啊，啊，好罵吓！（生）兀朮，你要我罷兵也，可也休想，可也休想。（淨）吓，元帥，你且休發怒，還有一言，乞盡其詞。（生）还有什么言？速速道來！（淨）凡事不可執一而論，自古識時務者稱為俊傑，元帥既以忠孝自居，必當以仁智為念。今宋主已准和議，

天下罷兵，兩邦和好以息干戈；今元帥貪一己之功，背萬乘之主，可為忠乎？元帥久戍沙場，令堂必倚門而望；今將父母之遺體，甘冒白刃，貽白髮之親憂，可為孝乎？驅無罪之生靈，餉空山之餓虎，可為仁乎？內乏糧餉，外無救援，將老兵疲，身死何益，可為智乎？我想為人失此四者，何以為英雄吓？元帥請自三思。（生）咳，我岳飛但知有君，不知有身。你不復我封疆、送還我二聖，翻把那花言巧語來說我？咳，兀朮吓，兀朮！汝但能勝我手中的槍，這些言語可也休講！且自上馬，決一勝負！（淨）啲啲！（生）吩咐軍中速擂戰鼓，待我生擒這廝。（淨）呸，啊呀元帥，你也欺人太甚了！俺兀朮呵！（唱）

【光光乍】如此的下札不回答，勸你又不納。挺槍跳上能行馬，把宋兵殺得光光乍。

（殺介。生）兀朮吓，兀朮！（唱）

【前腔】我觀你似蝦蟆，尙敢嘴喳喳？贏我槍尖方才罷。胡兒掃得光光乍。

（殺下。末、丑上）呀！好一場廝殺也！（唱）

【前腔】看旗影閃飛鴉，刀舞亂霜花；看來眼內教人怕。沙場踐得光光乍。

（淨上）啊呀岳爺爺吓！（唱）

【前腔】你休趕、且饒咱，救苦叫菩薩！

（生上白）兀朮那里走？（唱）

焰摩天拚取騰云駕。鞭梢兒一指光光乍。

（淨下。末、丑）元帥，兀朮已敗，待我等追上擒來。（生）住了。兵法云：“窮寇莫追”。我等身入重地，若追下去，恐有埋伏。（淨內白）把都兒，與我將鉄浮屠团团圍住者！（內吶喊）得令。（众上圍介，繞場下。末）元帥，他逞鉄浮屠之勢，將我等困在垓心，不

如冲將出去，殺他个尽絕，方为好漢。（丑）是吓，方为好漢哩。
（生）兵法：“避其銳气”，且不可乱动。你每把馬匹且在草地上
放飽了來！（丑、末）得令。（丑）吓，王哥，好个自在性兒。正是：
急驚風，（末）撞着慢郎中。（下。淨率众上）把都兒，將岳飛重重圍
住者！（繞場下。生）呀！（唱）

【風入松】你看重重鉄騎八方排，

（內喊介。生）啊啲！（唱）

待把咱每戕害，我安然不动如山泰，料蟻隊蜂屯空摆。

（白）我岳飛今日就死呵！（唱）

成馬革英雄志來，說什麼師戎債，敗名該！（末、丑上唱）

【前腔】解鞍牧馬示襟怀，以逸俟他兵怠。

（白）元帅，馬已喂飽，只是人不及餐，怎生出戰？（生）豈不聞：

“渴飲刀頭血，飢餐胡虜肉”哪！（唱）

看攢山簇簇餓糧在，犬羊食吃些何害。罗雀鼠別求物外，行仁义，
莫生猜。

（內喊介。生）呀！你听东南一角喊殺連天，似有人在彼厮杀。牛

皋去看來！（丑）得令。（下。生）此間有一土山，我且上去一望。

（占追淨上。占）啲，那里走？（淨下。丑）穿白小廝，我來也。（占）

你來？吃我一鎚。（丑）啊啲啲！（下。生）远远望見牛皋被一穿

白小廝战敗。王貴，快去救应！（末）得令。（下。生）呀，你看那

穿白小廝使得好兩柄銀鎚也！（唱）

【急三槍】看他馬前冲、車后擋、似飛龍勢。神斧劈，泰山开。

（占追丑上）那里走？（丑）啊呀呀，慢來。（末上）不必动手，請小

將軍留名。（丑）留名吓，留名。（占）不須留名，要見岳元帅的。

（末、丑）岳元帅是你何人？（占）是我父親。（丑）怪道殺他不过。

（末）那綉旗下就是，随我每來。（末、丑）啓元帅，小將軍到了。

(占)爹爹，孩兒在此。(生)血里沙場，面龐不識，報名上來。

(占)是孩兒岳云在此。(生)啊呀兒吓！(唱)

【前腔】你因何事輕身到沙場上？你把家中事說明白。

(占白)前日呵！(唱)

【風入松】道爹爹降虜背君來，把家屬盡皆扭解。恐除根斬草遭毒害，叫孩兒逃生邊寨。知此去存亡好歹？思量起，泪盈腮。

(生白)吓，啊呀親娘吓！(唱)

【急三槍】兒不孝、貽親累、家園敗！

(白)我如今進不能夠盡忠，退亦不能夠盡孝，咳！(唱)

教我進與退、好難排！

(末、丑白)元帥，今日雖在患難之際，又得小將軍相聚，此乃天意與元帥成功也。家庭之事，何用悲傷，有亂軍心。(生)言之有理。吓，孩兒過來，(占)爹爹。(生)吾父子今日相會。二聖尚在沙漠。你婆婆、母親生死必在一處。我和你同葬沙場，是吾之願也。(占)只是放婆婆、母親不下。(生)啊呀兒吓！(唱)

【前腔】我死忠、母死節、兒死孝；死得所，不須哀。

(占白)既如此，待孩兒引路，殺出重圍，再作道理！(同唱)

【風入松】雙龍飛出鐵城開，潮涌山崩人敗。銀冠兒猛勇岳爺愛。

鎗到處馬頭羅拜，不怕死誰人敢來？頭顱嫩，不經挨！(殺下)

第二十四出

(付上白)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我乃秦丞相府中一個家將戚方是也。我自小弓馬熟嫻、膂力過人。流落錢塘，剪徑為活，被官兵獲住。幸得秦丞相見我一身勇力，免我一死，收為家將，十分抬舉。我相爺近為岳飛不遵和議，差我前來行刺。被我混入營中，只是難以下手；奈他昨日兒子又到，猶如虎添

双翼。聞得金人已归北去，如今宋兵已复东京，若再迟延，事不济矣。我如今不免备下弓弩，先入东京城内，相机行事便了。正是：欲报主人命，不辞涉险劳。（下）

第二十五出

（外、小生上白）走吓！（唱）

【出隊子】蒼生赤子，淪沒腥羶醜虜中，衣冠無奈變夷風，捫地号天無處控。恩出重生，天賜岳公。

（白）我每多是东京百姓，久沒金邦，幸得岳爺奮力大戰，殺得金酋連夜北去，我每才得重見天日。为此备下壺漿、酒食、香花、灯燭，迎接岳爺兵馬入城。（內吹打介）呀，你听鼓乐喧天，想是岳爺兵馬到了，不免打扫則个。噲，众朋友，快些挂紅結彩，迎接岳爺進城吓！（下。生內白）傳令各营，把人馬扎住城下，不許一人進城騷擾。違令即時梟首！（內）得令。（老、正一軍一占、末、丑引生上）

【引】咒虎連宵逃遁，狐狸尙隱瑤宮。

（外、小生白）东京百姓進献酒食，以表寸心。（生）生受你每。就煩引導到諸帝宗庙去！（外、小生）是。（众唱）

【出隊子】离宮別館，瓦礫成堆荆棘叢，頽窗犹挂碧紗籠，夜月烏啼泣曉風；昔日繁華，依稀夢中。

（外、小生白）此是諸帝庙了。（生）排香案！（众应，生）宋家諸帝先灵在上，孤臣岳飛朝拜！（众同唱）

【刷子芙蓉】稽首祝長空，原來庙灵塵土蒙。叢啓太祖諸灵，今日見我孤忠。悲忡，誰弄得江山若是？教人見伤心哀痛！

（白）我想太祖手持一条杆棒，打下百二軍州，不料傳至今日，如此頹气也！（唱）

一似敗陵破隴！

（白）啊呀二聖吓！（唱）

弃江山远征沙漠杳無踪。

（生白）吓，这是什么楼？（外、小生）这是翠華楼——金人牧馬在內，故未拆毀。（生）我連日鞍馬勞頓；各人暫在楼下安营，我在楼上少息片时。（众）吓。听得一声令，偷將半日閑。（下。生）上得楼來，呀！你看：宮也無、殿也無，破壁危闌花柳疏，狐狸禁苑呼。（付暗上。生）君也孤、臣也孤，行旅嗟吁故旧疏，英雄按劍呼。（唱）

【傾盃芙蓉】臨風付嘆吁，泪洒紅，感昔伤今痛。

（白）我記得向年蒙聖恩賜宴游宮，傳道二聖在翠華楼觀看，念此洪恩，敢不粉身圖報。我今看此敗樹、危楼，怎不痛切伤心也！（唱）

說什麼翠繞、紅圍，玉砌、香鋪，秋月、春花，暮鼓、晨鐘！

（白）啊呀且住。我又想起國耻君仇，咻！不覺令人切齒。（付攀弓搭箭介。生唱）

我捐生为念君恩重，边將據忠將凤志公，那时朝金闕、賜黃冠短笏，羨五湖烟水一帆風。

（付白）看箭。（生下。付）咦，妙吓！那岳飛被我一箭，倒地無声，必然死了。我今不免报与四太子知道。双手劈开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下。生上看介）众將，拿奸細！（末、占、丑上）來了！（唱）

【雁过芙蓉】將軍数当窮，專諸暗相逢，明槍易躲暗箭凶，英雄到此渾如夢。

（同白）奸細在那里？奸細在那里？（生）我在楼上观望，忽射來冷箭一枝。（众）可有名字？（生）上有戚方名字。（众）可曾受

伤？（生）幸有襯甲，不曾伤損。（升）待我去拿來。（生）且慢，我如今將机就計，只說已被射死。軍中都要服蔭戴孝、哭声四起。那兀兀聞之，必定復來，擒之必矣。再一面搜取奸細，以報一箭之仇便了。（众）得令。（生）過來！（众）有。（生唱）多要分头去，急追踪捕風。（众唱）那怕他升天入地会騰空。（同下）

第二十六出（老旦、正旦引淨上）

【山桃芙蓉】岳元帅，天神勇，又兼个銀冠猛。

（付上白）四太子請住馬。（二旦）有个蜜子請太子住馬。（淨）抓過來！（二旦）吓。（付）特將驚喜事，前來說与知，小的叩头。（淨）你何人？（付）小將奉秦丞相鈞旨，特來行刺。（淨）住了。行刺那个？（付）行刺那岳飛。（淨）吓吓，起來講！行刺岳飛，事可成否？（付）太子听稟：那岳飛呵！（唱）

難防暗箭英雄送，翻身跳入刀槍閨。

（淨白）吓？那岳飛被你射死了？（付）被小將一箭，倒地無声，立刻死了。（淨）你叫什么名字？（付）小將叫戚方。（淨）好戚方，我的兒！你的功劳也不小。后营飲酒去。（付）謝爺。（下。淨）啊啲啲，好洒銀吓！（众）好洒銀吓！（淨）把都兒，那岳飛已死，你每各整精神；一面差人打听的实，就來回报。（二旦应下。淨）吓，哈哈！正是：不施万丈深潭計，怎得驪龍領下珠。咳，岳飛吓，岳飛！俺一天好事已在手掌之中，被你殺得俺奔走無門，豈知你今日死于一卒之手！（唱）

到如今誰把英雄痛？（合唱）滿营欢呼、酌酒謝天公。

（二旦上白）報！啓太子：那岳飛果然死了，銀冠亦自刎身亡，营中哭声震天；三軍慌亂！多投往西北去了。（淨）吓，那銀冠兒

也死了？（二旦）正是。（淨）啊呀洒銀吓！（內）洒銀吓！（淨）不想他父子俱死，那王貴、牛皋何足慮哉！吩咐軍中宰牛殺馬、祭賽天地，一面着戚方引路，連夜殺奔東京便了。（二旦）得令。（淨）俺兀朮今番可以橫行天下也！（唱）

【醉花陰】銳氣英雄再重好。

（內白）好洒銀吓！（淨）呀！（唱）

滿營中欢声也那不小。我旗旛重整馬重驀，慶賀酒吃一个醉醺醺。

（白）岳飛！（唱）

可憐你对西風枉把英雄弔，枉从前空自逞英豪，只落得一箭身亡，把功劳似風扫！

（外、小生、付上）啊呀不好！（二旦）啓太子，四下有人奔走。（淨）与俺抓过来。（二旦）吓。（捉外、小生、付介。二旦）走！走！（外、小生、付）福無双至，禍不單行。啊呀饒命吓！（二旦）蛮子当面。（淨）你每是什么人？（外、小生、付）小的每是岳爺手下兵丁。（淨）既是兵丁，为何如此打扮？（外、小生、付）小的每随侍岳爺，所向無敵。不幸他父子俱死，那牛皋、王貴干得甚事！（淨）吓，吓。（外、小生、付）况他二人呵！（唱）

【画眉序】一味逞英豪，酷法無恩恣殘暴。更留連酒色，有甚軍条！

（淨白）难道你每就捨之而去么？（外、小生、付）岳爺在日，軍令森嚴；今日肆無忌憚，營中多不願为軍了！（唱）

做一个樹倒猢猻，好一似失林的烏鳥。

（淨）既然如此，放你每去罢。（外、小生、付）多謝元帥！（二旦）去罢。（外、小生、付唱）

此恩他日啣环报，再不去荷戟持刀。（下）

（淨白）吓哈吓哈，妙吓！你看宋軍多已逃散，俺可以長驅直入

也！（唱）

【喜迁鶯】做一个迅雷風掃，沒頭蛇奮什麼雲霄！得這虛器，撞軍營似平堤坦道，怎如得向日英雄泰山价窄！

（二旦）啓太子：進得宋營，人影不見，莫非中了計么？（淨）閃開。

（二旦）吓。（淨）你每不見方才逃去的兵丁，說多已散了？那王貴、牛皋濟得甚事！（二旦）是吓。（淨唱）

自今朝平白地踹平山島，有誰人再敢逞這謀略？

（二旦下。宋上。淨笑，接戰。丑引占上。占）喲，兀朮那里走？（淨）吓，

啊呀呀！（生上）兀朮，本帥在此。（淨）啊呀罷了！（敗下。眾追

上）走了。（生）王貴、牛皋，帶領五千鉄騎，追趕兀朮，不得放

縱！（丑、宋）得令。（下。生）岳云听令！（占）有。（生）与我即刻

草成奏章，星夜到臨安報捷；一面打听你婆婆、母親消息。（占）

得令。（下。老、王、付上）走！走！啓元帥：營中搜出刺客戚方当

面。（付）爺爺饒命吓！（生）你这賊子！我与你何仇，放此冷

箭？快說，何人所使？（付）是秦丞相所差。（生）又是這奸賊。

与我上了囚車，解京對証。（付）咳，罷了罷了！（下。生）与我傳

令，好生把守東京，我親往五國城迎請二聖還朝便了！（二旦、

外、小生）得令。（生唱）

【滴溜子】从今后金兀朮魂飄胆消，誓滅盡此賊國仇得報。自今把忠义心略表，奸人枉用心，誰知天報！兀的奸謀，如同电掃。（同下）

（淨上白）啊，殺坏了，殺敗了！（唱）

【出隊子】只教俺無門可告，对天口苦叫号。到如今升天入地怎生逃？

（內白）赶吓！（淨）啊呀岳爺爺，俺兀朮今后呵！（唱）

也再不肯逞虎威把你中原來攪。我走吓，走的俺悶昏昏歪得

这槍倒。(下。正、老、付、小生引丑末上)

(丑、末白)众將官，与我緊緊追上者！(唱)

【鮑老催】不留一毛，兒童老叟只一刀，日追夜赶难恕饒。

(白)我元帅前日在翠華樓被賊方放枝冷箭，幸有襯甲，不曾受傷？反將机就計，揚言中箭。(末)那兀朮不知是計，認以為真，就領傾國之兵而來，不想我伏兵四起，唬得兀朮魄散魂飛。

(丑)元帅命我二人追赶，必要扫尽胡虜，方許退兵。(末)众將官，大家并力殺去。(丑)必要拿住金人，各个有賞！(唱)

除是天上飛、地下鑽，多追到。天昏地黑烟云攪，兒啼女哭尸橫倒；敗樹叶，狂風扫。(下。淨上唱)

【刮地風】俺則見殺氣騰騰滿四郊，分不出前、后，低、高。想当日破宋英名好，到如今时衰一旦拋！

(內白)拿兀朮！(淨跌介。內)休放走了兀朮吓！(淨)吓！(唱)

只听得“休走了兀朮”的声声叫，也罷，俺只得弃兜鍪、裂下了征袍！这壁廂、那壁廂望空周遭，虛影过似旗幟飄，樹林边疑是弓刀。

(內喊介。淨)啊哟！(唱)

風声鶴唳魂驚落。

(白)啊呀兀朮吓！(唱)

你把那霸業心付水飄。

(內喊介。淨)啊呀！啊呀！(下。小軍、丑、末上唱)

【神仗兒】穿林渡島，雷轟电扫，听哀声滿道。

(白)我每奉令追赶，不分晝夜追來，不知什么地方了。(末)趁这殘月朦朧，再追上去！(唱)

料难輕輕饒了，多应今夜里渠魁追剿。能削草，肯留苗？能削草，肯留苗！(下)

(淨,上下馬跌地介)俺兀朮單人獨騎行了七晝夜,力盡筋疲,水米不曾沾牙,况又追兵漸近,今番性命休矣!(內)拿兀朮!拿兀朮!(淨上馬跌下,復上馬介)也呌,岳飛吓岳飛,俺和你什么死冤家?苦苦追趕俺怎的?(唱)

【四門子】急煎煎盼不着藏身窖也,战、战駒兒可也灾星照。人不及餐,馬不及草,騁沙場不論昏和早;爬的是山,渡的是濠,呀!此去何方是了?(下)

(外上)得福何須喜?受禍也休悲。人間興廢事,不在几多時。貪道鮑方是也。身列仙班,掌人間之大劫。今有大宋徽、欽二帝荒于酒色,听信奸邪,將玉帝表札誤書奏上;玉帝大怒,差下赤鬚龍攪亂他的江山,將他囚禁。今當數滿,令其返國,又差白虎將岳飛等提兵扫尽金人,伏尸千里。上帝命我遣角端神獸擋住宋兵,海中再現金橋一座,渡兀朮过北海以全其種;此乃上帝好生之德,原非庇佑夷狄也!(唱)

【滴滴金】你看天門殺^ㄟ昏迷了,原來世上龍爭虎斗攪,穹蒼生肝腦塗荒草。走休慌,追慢到,物^口籠倒,好生心暫將身命保。怕犬羊敢犯,把中原自招!

(淨內)啊啲啲!(外)呀,那邊兀朮來了,我且按下云頭,看他如何措手?(下。淨上唱)

【水仙子】走走走,走得俺沒處逃;怎怎怎,怎說得窮寇休追最上着?(內吶喊介)听听听,听一派軍声滿四郊;望望望,望一派刀槍擾。

(白)呀,行到这里,白茫茫一片大海。你看前無去路,后有追兵,俺兀朮今番死也!(唱)

悲悲悲,悲煞我垓下、烏江到。

(白)皇天吓!(唱)

做做做，做一个英雄死赴馮夷弔。

(白)罢了，事已危急，不如跳在北海內死了罢！(鬼上現桥介)呀，你看海中霎时現出一座金桥，多应是天救俺也！(唱)

我謝謝謝，謝天意未肯滅金朝。

(白)也呌，誰敢來？誰敢來？哈哈！(下。众軍、末、丑上)走吓！行人赶行人，一程又一程。(末、丑)呀，方才明明見一人一騎；赶到此間，为何不見？与我四下搜捕一番。(众)吓，啓將軍：前面有一异獸擋路，非虎非彪，一角三足、口吐烟火，人不敢近。(末、丑)不信有此事，待我每看來。(獸上介)呀，果然有异獸擋路，我每下馬來禱告一番：蒼天在上，我二人奉元帅將令，追赶金酋，到此忽有异獸擋路；若天意不該滅金，你可高叫三声而去。(獸叫三声跳下介)呀，果然大叫三声而去，兀兀数不該絕。这里可有土人？抓他一个來問。(众)有个道人來了。(丑)抓來。(外上)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众)將軍喚你。(外)將軍稽首！(末、丑)罢了。你还是云游到此，久居于此的？(外)貧道是久居于此的。(末、丑)我每奉岳元帅將令，追赶金人到此，不想忽有异獸擋路。你既久居于此，可知此獸何名？(外)此獸名曰角端，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其性最慈。上帝見將軍殺伐太重，故遣此獸警戒將軍耳。(末、丑)此处什么地方？(外)是北海边。(末、丑)我每出塞來有多少路了？(外)八千余里。(末、丑)前面可还去得么？(外)將軍！(唱)

【双声子】他不道，他不道今日里遭君剿；伊过暴，伊过暴怕一报还一报。

(末)你敢是兀兀奸細？(丑)來說我每回軍么？(外)非也！(唱)有数定着，不可逃。華、夷天塹，各自高标。

(末、丑)我每不信。(外)將軍不信？抬头观看，北斗归南了。

(下。末、丑)我每看來。呀，果然北斗归南了。吓，道人呢？(众)化陣清風而去了。(末)这也奇怪。人馬不必前進，差人报与元帅知道便了。(丑)有理。正是：用箭当用長，(众)挽弓当挽强。(末)射人先射馬，(众)擒賊先擒王。(下。淨上)吓，啊呀，哈哈，好洒銀吓！俺兀朮如入云雾，已过北海來了。你看追兵已不見了。俺且下馬拜謝天地！(跪拜介。唱)

【尾】俺这里举手遙空重拜禱，向鬼門关救回俺这胡騷。从今后小番每牢記着，再休想不守分、犯天条。(下)

第二十七出 (生上)

【引】功成名就男兒願，孝养还疏远。

(白)我岳飛。被秦檜暗差戚方行刺，我幸無伤，反將机就計，大敗兀朮。我已差鉄騎追赶，誓必扫尽金酋；只是二聖尚在五國城，未知存亡下落。已曾吩咐軍中备下鑾輿法駕，扎住村口；我已野服齋戒，往五國城迎請二聖，你看此地白草連天，黃沙蔽日，好荒涼所在也！(唱)

【香柳娘】望孤城樹杪，望孤城樹杪，鳥栖鹿放，痛君王怎受这淒涼况！

(白)來此已是城下了。城門大开，不免進去。呀，你看敗垣破壁、兔走狐奔，人影也無，却是个空城。我岳飛此來，指望迎駕还朝，誰知杳無踪迹。啊呀二聖吓！(唱)

敢为腥羶难捱？为腥羶难捱？厭世返瑤房，鼎做冠履葬？生死存亡，毫無影响。

(白)行过山來，不觉数里。你看日已沉西，回營不及了，如何是好？(内木魚声)呀，那里有木魚声响，不免上前問一声。(外内白)阿弥陀佛！(生)那边有个老道來了，上前訪問則个。(外

上)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問何生度此身！你是那個？(生)老道，我是問路的。(外)這裡深山窮谷，已近黃昏，莫非是鬼么？(生)老道不須驚訝。我是南方人，尋訪一個親戚，不想天色昏黑，暫借寶庵一宿，來日自當奉謝。(外)吓？(生照前說介。外)吓，你既是男子，不妨就住一霄。請進去。(生)老道，我是南方人吓。老道聲音不象北方生長，請教高姓？(外)吓，你問我姓名么？我姓宋，不姓趙。(生)姓趙、吓姓宋……。請問老道，可知二聖何在？(外)我兒子在里边念經。(生)不是，問的是南朝皇帝吓。(外)你要招個女婿么？(生)南朝皇帝。(外)咳，我不耐煩与你兜兜搭搭，你就此處睡罷，我也進去睡了。欲知方醒無如夢，方見生時不若亡。阿彌陀佛！(下。生)咳，天吓！我尋覓了幾日，人影也無；今見道人，又是耳背——我問他東，他倒答了西去。好難明白！我左右睡不着，不免對天禱告一番！(唱)

【鎖南枝】我忙稽首，拜月光：天，天鑒我一片腸！我萬死復封疆，不知二聖今何往？我思量起珠泪汪，望虛空如飛報應响。(小生上唱)

【前腔】夢里家鄉遠，提起鄉情事復長。

(生白)里边又有一個道長來了。(小生唱)

忽听有鄉人鄉語，不覺觸起鄉情，和泪把家鄉望。

(生白)呀，上人！(小生唱)

客官你因何到此方？試問姓和名，和你叙鄉黨。

(白)坐了講。(生)咳，可見山野之人，坐也不分一個賓主。(小生)客官，看你模樣好象是南方人。何事至此？請道其詳。(生)上人听啓。(唱)

【前腔】我是湯陰縣，家世良，學成文武作名狀。

(小生白)原來是一位殿元。為何到此？(生唱)

豈知遭着這流離，君父多飄蕩。

(小生) 啞！(生唱)

因此冒万死，到窮荒。願得早團圓，頃刻見親党。

(小生) 咳！(唱)

【前腔】莫与愁人講，愁人愁正長。我有那宗人、宗令，到得患難之間，有那一个能和傍？

(生白) 咳，可憐！(小生) 吓，客官吓！(唱)

你要訪何名姓，作何勾当？他是你何親，这般痛悲伤？

(生白) 說起，非同小可！(唱)

【前腔】他年方壯在都汴梁，

(小生白) 有些意思。(生唱)

金枝玉叶龍鳳龐。

(小生白) 为甚飄流？(生唱)

只为着國破家亡，被虜驅前往。

(小生白) 可知下落？(生唱)

聞說在五國城，又誰知空殿荒！

(小生白) 是何名号？(生唱)

他曾掌宋江山，号靖康。(小生唱)

【前腔】你笑道名和望。

(生白) 在下是岳飛。(小生唱)

你因何到此方？

(生白) 那兀朮已敗，特來迎駕还朝。(小生) 吓？你特來迎他还朝？(生) 正是。(小生) 啊呀且住！(唱)

只恐怕还是那奸人設計。

(白) 過來！(唱)

他与你有何义、何恩，你独自一个來相訪？

(生白) 奉旨前來迎請。(小生) 住了。你就要迎請二聖回鑾——

(唱)

只是那兀朮，勢不可當。

(生)金酋已扫尽，特地前來迎請。若知消息，望乞指引。(小生)

吓？那金人多已扫尽，故此前來迎請二聖还朝的？(生)正是。

(小生)吓，啊呀哈哈！如此說來——(唱)

我就是宋官家，何用再相訪。

(生白)吓？就是聖駕？(跪介)臣該万死！(小生)平身！(生)太

上皇今在何处？(小生)方才那老道就是。(生)如此謝天地。

吓，竟被我訪着了。这也可喜，这也可喜！(小生)父皇快來！

(外上)自不整衣毛，何須夜夜号！如何大驚小怪？(小生)方才

講話的是岳飛，他已扫尽金酋，特來迎我每还朝的。(外)如今

岳爱卿在那里？(小生)这不是么？(生跪介)岳飛朝見！(外)起

來！好吓，你來迎我每还朝！哈哈！怪道昨夜夢見乘龍上天，

果应此兆！(正、淨、老、末一小軍一上。外、小生)岳爱卿，多虧你

了！(生)万歲！(众小軍)走吓！踏破鉄鞋無覓处，得來全不費

工夫。元帅不見回营，莫非在这草庵内？(生)門外喧鬧，待臣

去看來。(众)吓，元帅在此。(生)不許囉唆！聖駕在此，取冕

服過來！(众)吓。(取衣，外、小生換介。生)臣岳飛朝拜，願吾皇

万歲！(外、小生)平身！(生起介)就此起駕！(众)領旨！(唱)

【甘州歌】山呼頓首。看馬蹄車轍，震谷驚丘。山花野鳥，三載伴人清幽。今朝已离边戍苦，还怕長安非旧游。

(付上白)山头月，寒上秋，般般多是动人愁。(众)來的什么人？

(付)我是野老，聞得二聖还朝，特來進献酒食并玉龍神珮。

(小生)寡人昔日若無你青飯野菜，几乎一命难逃。(外)吾父子

再領你的美情。(生)聖上，山野粗食，不堪御用。(小生)爱卿

你有所不知，向日朕与太上皇在風雪古庙之中，得此而食，其

味甚美。(生)是。(小生)傳旨把野老帶回朝去，拜為思賢侯，賜他黃金千鎰，以為一飯之報。(付)萬歲！走開點，思賢侯來哉！（下。小生）傳旨前行！（眾）是。（唱）

胡笳奏，牧馬收，回頭幾度淚凝眸。

（小生白）這是什麼地方了？（生）是滹沱河。（外、小生）咳！（掩淚介。生）啊呀陛下！（唱）

【前腔】你是潛龍風雨困，豈無端觸口，反動離愁！

（小生白）朕向年北行之時，我母后、梓童在此殉節而亡。今日誰想重到此处？怎不痛心傷感！（唱）

楚音何處？望招魂再返湘流。

（哭介）啊呀母后吓！（唱）

心愁脈脈浮雉尾，

（哭介）梓童吓！（唱）

血淚盈盈溢馬頭。

（生白）聖上請免愁煩！（眾唱）

休悵快，免涕流，前途歌舞正悠悠。千年恨，萬載仇，浮雲風掃一時休。

【尾聲】六龍車，紅雲復，長安還在望中浮。再休向萬壽離宮續旧游。（同下）

第二十八出（占上）

【引】誰知道悔已無及，設機謀、到今何益！

（白）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我只向年身擲金邦，丈夫將我獻與四太子，十分情好，托我南朝作個細作。誰想天不從人，一事無成，反被岳家成了大功。如今兀朮已敗、東京已復、二聖已還，我想岳家不念旧惡還好；倘若發覺，我夫婦就無容身之地

了。(付上)咳，暗里損人輪到我，逆風点火自燒身。怎么了吓！
(占)相公為何如此慌張？(付)咻，你害得我不淺吓！(占)害了你什麼？(付)我好端端做平章之位，一生富貴也够了。多是你今日殺岳飛，明日殺岳飛；岳飛不曾殺得，看看輪到自己身上來了！(占)呀！多是你四太子跟前設誓，与我什麼相干？
(付)呀呀，這是個脫身之計吓。離了他的地方，一樁事撒開了吓。那岳飛与你甚冤仇，苦苦要去殺他？倘此事發覺起來，多是你吓！(占)倒說得乾淨！自古罪坐于家長，是你的主意，我是強得你的？(付)我當初原是有主意的；被你終日耳根前說四太子長、四太子短，如今四太子呢？扫兴！(占)咻！四太子那里我要如此的？還虧你說！羞也不羞！(付)咻，羞也不羞我曉得吓？(唱)

【刘潑帽】你与他私情結，好將咱惑。好事兒以曲作直。(占唱)又非桑間、陌上情兒覓，把老婆換個平章，還虧你羞不識！

(老、丑引淨上)走吓！(唱)

【賺】駕帖机密，擒拿奸党是叛逆。

(白)这里是了，打進去。(付)列位何來？(老、丑、淨唱)

且莫驚嚇，官家拿你辨虛實。

(付白)辨什麼虛實？(淨)聖上有旨：“賊臣秦檜同妻王氏暗通金國、謀害忠良，着錦衣衛拿下。”上了刑具！(老、丑應介。占唱)悔無及。从前做事難自適，事到头來推不得。

(內众喊介)好好賊！(付、占唱)

你听万民唾罵声不絕，還有何言來辨白！

(淨)封鎖了。帶了走。(唱)

誰不要寢伊骨皮，寢伊骨皮！(同下)

第二十九出

(末、旦引外上。外白)士为知己情甘死，女为悦己倍添容。孤臣不惜头颅赠，英雄自古識英雄。下官，李綱是也。向为秦檜弄权，沉冤挫狂。且喜今日二聖回鑾，國仇已雪，复見太平，人民得所，皆賴鵬举之功也！昨蒙官里欽召入覲，大开御宴——聖上父子团圆，賜宴犒賞功臣。只等鵬举到來，一齐入朝謝恩。左右，岳爺到時，急忙通報。(丑、淨——劍子——引生上。生)十載劬勞變鬢毛，归來解甲血腥臊。君王若念孤臣力，乞賜五湖烟水澆。(丑)岳爺到！(外)少保請了。(生)大人請上，下官拜謝。(外)老夫也有一拜。憶昔当年禍患叢，(生)君王迁徙乱离宮。(外)老天未絕中原主，(生)一鼓欢呼靖虜鋒。(外)恭喜令堂、老嫂俱各無恙。(生)多蒙大人周恤老母、山妻，幸得無恙，還要踵門叩謝。(外)不敢！(小生)聖旨下！(众)接旨！(小生上)

【引】麒麟圖閣尽英雄，聖旨褒封慶有功。

(照旧云云)詔曰：“朕惟邦家不造，遭此憫凶；父兄北轅，朕躬南渡。國家大仇，臥薪尝胆以圖报复。賴尔中兴武臣岳飛，奮不顧身；文臣李綱，協力輔政；同建大功——今得父兄同聚，邊疆尽伏，皆尔等之功也。特封岳飛为武穆王，食邑五千戶；李綱封靖國公，領左右平章事。岳母魯氏，封为相州郡主；妻張氏封为鄂國夫人；子岳云封孝义侯。奸臣秦檜、妻王氏欺君誤國，朕当寢皮食肉，即令李、岳二卿勘問回奏。其余李若水、宗澤等，忠义凜然，另行祀封褒祭。尔其欽哉！”(外、生)万歲，万万歲！恭喜、賀喜！(外)我等奉旨勘問，从公問斷，不負聖主便了。(生)有理。請。(外)奸臣多喪胆，(生)忠士笑顏开。左右，帶秦檜夫婦听審！(丑、淨)領鈞旨。喲，秦檜、王氏走動！(付、

占上)从前做过事,沒兴一齐來!(丑、淨)秦檜、王氏当面。(付)二位大人請了。(外、生)怎么不跪?(丑)跪吓!(付)昔为朝内相,今作階下囚。求二位大人哀憐,少存体面。(外、生)你这奸贼还存什么体面?打膝盖!(占)老爺叫跪就跪了,还要多說。(付)就跪。(外)吓,秦檜,你任平章,当以忠孝自持,(生)为何与金國通謀,排陷忠良,以此乱法?你有什么辯?(付)二位大人!(外、生)还称大人!掌嘴。(众应,占)啐,称老爺!(付)吓,老、老爺!(生)你假詔班师,使戚方行刺,并有王氏私書,(外)暗通金虜,排陷忠良,还有什么講?(付)大…,啐、啐,老、老爺在上,这几節实非秦檜本怀。哪,都是惡妻王氏長舌妇的奸計噫!(占)啊呀二位老爺吓!不要听他。噲,你是男子漢吓,又是朝中大臣,自己做了事,反推在妇人身上來,好不識羞!(付)啲啲!(外、生)不須爭辯!秦檜講來,怎么多是長舌的奸計?(付)二位老爺,那日呵!(唱)

【憶多嬌】君被辱,無所贖。

(白)秦檜一身被擄,死生难保。不想那賊妇呵!(唱)

他就暗地淫奔兩下睦。

(占白)沒有此事,二位老爺不要听他。(生)下去!(众)不許多說!下去!(付)以后秦檜回南,蒙聖恩寵顧,立意要恢复的呀!

(外、生)怎不恢复,反施誤國?(付)那里当得这賤人——(唱)

只管在耳畔叨叨將和、守逐。

(生白)你不該听你那賢妻之言才是。(外)今日罪坐于家長了。

(付)我秦檜是該死了。只求二位大人开恩!(唱)

今日呵,死有余辜!死有余辜!全是他云翻雨复。

(外白)帶下去!(生)帶王氏上來!(丑、淨)吓,王氏当面。(生)吓,王氏!(占)老爺!(生)你丈夫說你与金主有私情,故尔設

計害賢。(外)還有何辯?(占)爺爺吓!自古天字出頭夫作主。
他向年被擄之時呵!(唱)

【前腔】身被拘，志氣毒。

(白)我丈夫沒廉耻，教我去勾引兀朮。(生)你從也不從?(占)
吓，爺爺，小婦人是貞烈之婦，立意不從。(外、生)哈哈，好個貞
烈之婦!(付)啊啲，好老臉吓!(占)他在兀朮面前呵!

立誓回南將和議復。

(白)就是要殺岳老爺這件事，小婦人再三阻擋的嚕。(生)排陷
忠良、假詔班師、使戚方行刺等事，是誰主見?(占)就是假詔
班師、戚方行刺一節——(唱)

我也曾勸解多番，勸解多番，以致今朝反目。

(生白)下去!(付)啊啲，好騷淫婦吓，真個說他不過!(生)吓，
秦檜，你曾讀詩書，怎行此狗彘之事?(付)二位老爺不要听他；
他是有名的長舌婦，憑你利口，說他不過。二位老爺不信，他
懷中尚有金念珠一串，是兀朮的表記。(生)左右搜來!(占)沒
有吓。(搜介。淨)果有金念珠。(呈介。付)如何如何?(外)深為
可笑!(生)下官向在朱仙鎮上，獲得王氏私書，恰合其事。你
還有何辯?(占)小婦人還有辯。(外)還有何辯?(占)他既知小
婦人与金主私通，怎么直到今日才說出來?明明排陷小婦人
了。(外)真是敗俗傷風、寡廉鮮耻的奸賊。劊子手，都綁起來!
(付)你如今叫四太子來替替呢。(生)劊子手!(淨、丑)有。(生、
外唱)

【斗黑蠅】將他劍劍抽筋、刀刀割肉、斷脊剜心，剖腸破腹，莫須有
再誰听?天道昭昭，報復慇速。綱常反复，廉耻事事沒。禽獸何
分，禽獸何分，与犬羊性睦!

(白)与我斬訖報來!(丑、淨押付、占下。生)大人，今日之举，可謂

快事也！(外)奸臣之報，正該如此。(內白)殺得好吓！(淨、丑上)稟爺！小的奉令斬了秦檜、王氏，那些众百姓呵！(唱)

【前腔】滿道上欢呼，典衣慶祝。又有怒擲其頭，爭啣其肉。(合)能排陷，善殺戮。誤國欺君，奸謀恣毒！

(生白)把首級号令通衢。(外)吓，大人！如今大惡已除，万民欢乐。同至午門謝恩回奏。(生)有理。打導！(唱)

今日梟頭斷足，書書事事錄，曉諭通衢，曉諭通衢，將他面南背北。(同下)

第三十出 (老、正上唱)

【泣顏回】龍虎慶風云，喜君臣得意殷勤。相携便殿，天恩世掌絲綸。重沐寵倖，感皇恩，德厚多封贈。也不負報國精忠，方顯得教子成名。(生上唱)

【引】感謝聖明君。(占上唱)今喜滿門封贈。

(生白)母親請上，孩兒拜見。(老)不消了。(生)母親諄諄庭訓，遂得朝廷恩寵。(老)我兒奮身護國，方能婆媳褒封。(生)夫人代調菽水，又承教子有方。(旦)相公誓復國仇，端賴一力回天。(占)婆婆！爹媽！孩兒深蒙祖蔭，得沐世襲一侯。(老)我兒，秦檜夫婦怎生处置了？(生)母親，且喜聖上着孩兒勘問明白，押赴市曹凌迟了。(老)且喜二聖回鑾，又除大惡，天下从此太平了。(生)母親，一家多有封贈，大家望闕遙拜！(同唱)

【山花子】岳侯至此何曾殞？幸今朝已戮奸臣。願边疆从此太平，復國仇尽扫胡塵。論傳奇可拘假真？借此聊將冤憤伸。本色填詞不用文，嘻笑成歌、削旧为新。(同下。完)

統一書號：10080·69

定價：一元一角